武俠世界

酋長首級 這是一個收買人頭的故事，一名紅番酋長的首級價值幾何？請閱本期爲你而刋出的鐵拐俠盜故事，自有分曉！



899

◀編 後 話▶

「酋長首級」是今期推出的「鐵拐俠盜」故事，作者馬雲君以最新穎題材、最巧妙構思、最離奇曲折內容完成是篇，全文佈局脫俗清新，情節迂迴令人不可思義……文中主角呂偉萇三俠等人爲了追查有關一具紅番酋長頭顱的秘密，展盡渾身解數，過程歷盡厄境，荊棘滿途，但三人憑着不凡身手，機靈頭腦，終於揭破了這個令人費盡心思而欲得的「首級」驚人大秘密！

***　　　***　　　***

「紅袖刀訣」與「楓紅山莊」兩大巨著今期同時刋出，前者是名作家高庸先生的最新佳作，高君過去曾在本刋發表不少作品，深受一般讀者愛戴，好評如潮。而「楓紅山莊」也是朱羽君繼「金菩薩」後一篇嶄新的民間俠義傳奇故事，朱羽作品，篇篇精彩，毋須編者累贅推介了。

***　　　***　　　***

譽滿東南亞老牌名武俠小說作家臥龍生先生，下期將在本刋以別開生面的筆法撰寫一期完巨型俠義小說：「隱俠」。是篇爲一部最正宗的武俠小說，內容情節詭秘傳奇，迂迴曲折，令人莫測高深，請千萬留意下期本刋。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格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5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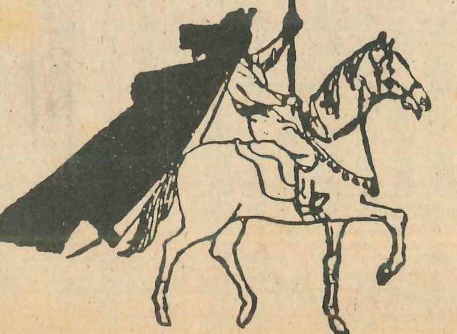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9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酋長首級



遊大瀑布 遇怪事情

以前有人時常說「英國是個太陽不下山的國家」，意思是指英國屬地遍佈全球，只要太陽照射到那裏，那裏就有他的屬地！

但時至今日，香港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其他的都先後宣佈獨立了。

現在我們倒不妨說「中國菜征服了全世界」！因爲除了未開化的非洲土人之外，全世界的人幾乎一致愛上了中國菜。

因此，歐美各地中國菜館越開越多，加上中個人的適應能力特強，於是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都佈滿了中國人。

如果說「中國人是最聰明的民族」，會被人誤作自大狂，但是，當你有機會到世界各地走走，再深入了解一下，你就不能不佩服中國人的聰明與智慧。

原來中國菜搬到外國，未必盡然適合各國人的口味，於是聰明的中國廚師爲了遷就當地外國人的胃口起見，將配料和烹飪之法一改再改，改到受歡迎爲止。

因此，當閣下有機會在外國嘗試到中國菜的時候，未必就像在香港吃到的一樣味道。但你不必爲此而驚奇或者担心，總之在當地外國人口中吃起來還是一流的。

例如在美國，你想吃到像香港如此正宗的「叉燒」根本不可能。因爲那邊早已經沒有「炭」，只可以用電爐。

但是，香港人都明白，可口的美味「叉燒」，是眞眞正正用「明火」叉住來燒的；那些「明火」就必須用「炭」。

其他菜式，在美國必須適合美國人口味，在法國亦必須適合法蘭西民族的胃口，這些中國廚師都懂得如何變通。

妙就妙在表面上他們吃的仍然是中國菜，却無不慣之處，反而讚不絕口；相反，若以正宗中國菜，讓外國人吃，反覺不慣。

因此，說我們中國人聰明，絕非自大，誇張，而是有實際根據的。

南美的巴拉圭，在香港人聽來，對這國家相當陌生。但是香港足球迷却在世界杯足球大賽中，聽過一支衆所觸目的球隊，那就是一字之差的烏拉圭。

呂偉艮等三俠突然想到南美這個小國一遊，是因爲巴拉圭的入境手續簡易得令人出乎意料之外！

事實上巴拉圭不但是南美各國之中入境手續最簡便的，也是移民手續最易辦的。主要由於該國人少地方大之故。

巴拉圭位於南美洲，東面是巴西，西南是阿根庭，北面是波里維亞。全國面積約有十五萬平方里，大部份係平原地帶，而「烏拉圭」，則在南美洲的更末端的南部。

巴拉圭這小國全國人口僅及香港的一半——二百餘萬而已。其中包括了各式人種。

由於地大的關係，非常適宜於耕種，所以年來有不少亞洲黃種人，尤其是日本人，移民該國，以農立業，重建家園。

這裏也有中國人，但爲數並不太多。首都亞森信比較多些。

有中國人的地方毫不例外地，也有中國菜館。三俠看見那些方塊的中國字，自然份外親切。

但是呂偉艮等三俠到此一遊，目的並非爲了嘗試中國菜；除了入境手續易辦之外，另外還有兩個旅遊的目的。

第一個是參觀大瀑布。

世界上知名的三大瀑布分別是非洲的都格拉，美加邊境的尼加拉以及位於南美三國交界處的安琪兒大瀑布。

如所週知，瀑布之形成係由於水流突然中斷，水道高低之間相差甚大，而形成水流急湍，因而造成的壯觀場面！

一高一低之間相差越大，水流自然越急，但未必壯觀，而須要看河床的闊度，越闊自然越覺壯觀！

根據記錄，落差最大的就是呂偉艮等三俠現在要來參觀的這個安琪兒大瀑布。它位於巴西、巴拉圭與阿根庭三國之間。

所謂「落差」，就是一高一低的相距，根據記錄，安琪兒大瀑布的落差是三千七百呎，南非都格拉大瀑布的落差是二千八百呎，美國的郁散密底大瀑布是二千四百二十五呎，新西蘭的薩特爾蘭是一千九百零三呎，美加邊境的尼加拉則只有一百六十一呎而已！

就憑上述記錄看來，安琪兒大瀑布最可觀，但最著名的似乎是尼加拉大瀑布，爲什麼？主要是歸功於發展旅遊的商人的宣傳！

當然，交通上的方便，自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尼加拉大瀑布之所以聞名於世，一則就是交通方便，二則就是宣傳。自從瑪莉蓮夢露的「飛瀑慾潮」一片面世後，慕名而來者大不乏人。

此外，值得不值得看，亦與聞名有關。例如目前的安琪兒大瀑布，呂偉艮等三俠就認爲值得一看。這也是他們決定到此一遊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更大的原因則是狩獵。

近年各地人仕熱愛於旅遊，於是旅遊公司紛紛各出奇謀，有關新旅遊路綫的，也有以新奇刺激爲主題的。

新奇刺激項目之中，就有狩獵一項。但是，人們似乎只知道到非洲去狩獵，很少人知道，原來到巴拉圭狩獵，才是第一流！

事實上除了看瀑布和狩獵之外，到巴拉圭也沒有什麼好看的。因爲這裏既沒有古蹟，又沒有什麼值得你去看。

唯一值得一提的，似乎還是首都的小販。這裏小販攤檔之多，足以令人想起香港。

香港自從「小販認可區」施行之後，不少隣近的商戶大叫「救命」！

小販不必納店租，不必科稅，售出的貨價自然低，因此搶走了商店的顧客，於是生意一落千丈，他們不叫「救命」才怪呢！

巴拉圭首都亞森信的情形也是如此，商店店主同樣因感到不滿而向政府投訴。但是，政府只有勸店主當做善事，同情一下小販，別無他法。

呂偉艮等三俠未出發打獵之前，先在嚮導的引點下，選定獵槍和子彈。

獵槍有多種，十二號標準雙筒獵槍，是比較普通的一種；但如果爲了對付獅子，斑豹等速度極快的兇殘野獸，嚮導勸你非選一枝可以發射爆炸式子彈的十二號單筒大槍不可！

子彈也有多種，一號或三號彈，在彈導學的理論上，速度竄動快而準，所以如果你準備射殺野鹿，這是較適合的。

至於七號半的爆炸子彈，威力極猛，老虎獅子和斑豹，只要中上一彈，就會臥倒。

一般準備引領遊客進入狩獵區的嚮導，都會具備這方面的常識。同時出租獵槍的商店，亦備有小册子，詳加說明，以便遊客知道如何選擇。

當然，有嚮導爲你介紹，出租槍械的商店不會担心你賴賬，至於子彈的消耗，是等你回來之後才計數的

除了槍械，子彈之外，還有露營的帳幕，代步的吉甫車，引路的獵狗以及神槍手等等，一併出租給遊客。

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神槍手」，因爲他們槍法如神之外，還深懂各種野獸的特性。如果租一至兩個神槍手同行，你等於買了保險，不必爲自己的安全而担心

了！

神槍手既然「受人錢財」，自然會「爲你擋災」，不過他們並非輕易開槍，除非迫不得已，例如，當猛獸企圖傷害你，而你又無能爲力之時，他們就會「大開殺戒」！

一個有經驗的神槍手，並非在你面前表演他的槍法。

相反，他會在途中借故先試試你的眼力有什麼程度的水準。

例如在前往森林狩獵區的途中，他們會慫恿你試試射殺一隻水鴨，或者野兎，以確定你的水準如何，而私下裏作好他本人的心理準備。

巴拉圭狩獵區的森林距離首都並不遠，開車西行，再渡過一條河，彼岸就是野獸出沒的森林狩獵區了。

因此，你可以在河上試槍，射殺幾隻水鴨，也可以登陸後試射跳躍得極快的野兎。

呂偉良等三俠事前接受友人的勸告，僱用了一名嚮導，租了數頭獵狗，但沒有請來神槍手。雖然友人認爲這是十分危險的事！

呂偉良他們有自己的見解，他們認爲僱用神槍手雖然安全得多，但却失去了找尋刺激的眞正意義。

跑到這兒來打獵，爲的就是要找尋刺激，假如沒有把握，又何必多此一舉？——這就是他們的見解。

由於沒有神槍手同來，連嚮導也顯得小心翼翼！

到了森林區之後，他們便得提高警覺，因爲毒蛇，猛獸，甚至意想不到的事，隨時都會發生。

嚮導的代價比普通的高，那是因爲三俠不肯僱用神槍手的緣故。嚮導感到本身也缺乏了保障，所以索取較高的酬勞。

三俠不會怪他，因爲他們明白到嚮導這種心理。同時他們不想在森林中迷途。

但是，進入森林不及半小時，嚮導就立即改變了他的觀感。

首先是一頭獵狗的奇異反應！

這幾頭受過訓練的獵狗，突然朝一顆大樹上狂吠，同時裹足不前。當時各人已經心感有異，但嚮導仰望上樹上，却見不到什麼！

突然之間，樹葉搖動，沙沙作响，一頭斑豹由左側一顆大樹上急竄而下，來勢之急勁，有如火箭一般！

說時遲那時快，「砰！砰」連續兩聲槍响，緊隨而來的是一聲慘厲的嘶叫！然後是一大堆物件墮下之聲。

最後，除了狗吠聲之外，樹林中一片沉寂！

斑豹很狡猾，通常牠是比較喜歡由側面撲擊敵人的。

但是，牠似乎並未知道今天牠的敵人是槍法如神的東方三俠。

剛才那兩槍，是呂偉良和阿生同時發射的獵槍。

他們師徒二人反應之快速與準繩，令到嚮導心裏佩服，觀感也隨即改變，有這麼好槍法，也難怪他們不僱用神槍手作保鏢了。

一枚爆炸子彈已足以令到一頭斑豹重傷，師徒二人不約而同地分別發射了各一枚，總共也就是兩枚，那頭斑豹簡直連動也不能動一下。

由三俠僱用同來的四名土人脚夫，發夢也想不到這麼快就要加重負担——其中二人必須將死豹抬着一齊走。

土人脚夫不但是有氣有力的好助手，也同時具有多方面常識，例如架設帳幕，劏野獸以及剝皮等等。

黃昏將到，他們一行八人就在嚮導的建議下，在樹林中一處地方，架設起帳幕，準備在此渡過一宿。

嚮導特別發出警告，這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爲這兒除了有野獸毒蛇出沒之外，還有毒蚊，大家必須小心！

土人一邊架帳幕，一邊在四周撒琉璜粉末，據說這是防止毒蛇偷襲的較有效方法之一，但未必絕對有效，因爲上面有樹枝，毒蛇仍可以「空襲」他們。

帳幕架好了之後，土人分工合作，一邊劏開斑豹，剝皮拆骨；一邊搜集乾樹枝生起火堆來，實行紅燒豹肉。

根據土人說，烟可以暫時將蚊驅走，火，可以生烟。

但各人入睡之前，仍然要塗抹蚊水，以及放下蚊帳。

那一晚，四個土人輪流看更之外，五條獵狗也是最忠心的守衞。尤其是吃了一頓美味可口的紅燒斑豹肉之後，狗兒更加顯得虎虎生威！

呂偉良他們現在開始相信朋友們的說話了。到巴拉圭狩獵，比去非洲不但方便得多，也舒服寫意得多！

翌日一早起來，他們吃過了帶備的乾糧和水之後，又再出發。

在嚮導的提議下，他們仍向西行，深入森林腹地。

陽光由樹葉的罅縫間透射入來，未到中午，這裏的氣溫已令人覺得炎熱！

忽然傳來一陣奔跑聲。

狗兒狂吠，土人們紛作戒備。

嚮導有過上次的經驗，總比較冷靜得多了，他注視着三俠的反應。

呂偉良提出警告：「小心！切勿亂開槍，這不是野獸。」

呂偉良是個很有經驗的老江湖，他注意到這是一個人的脚步聲，不是野獸的。

野獸通常用四隻脚走路，但人只用兩隻脚去奔跑。

即使明知如此，但在聽覺上要分別那是人，那是野獸，仍不是容易；呂偉良一聽就知，自然是完全靠經驗。

但是，呂偉良話猶未完，突然又傳來一聲槍响。

「砰」然一聲過後，隨即聽到「喲」的一聲。

奔跑聲停止了。

代之而起的，是一陣陣的呻吟之聲。

呂偉良他們立即循聲搜索過去，獵狗在狂吠聲中衝刺。

阿生連聲叱喝，只不過是担心沒有人性的獵狗會傷人。

但是，當獵狗停止前進時，他們却發覺一個人倒在血泊中！

那是一個棕色皮膚的男子。

三俠看見他胸部中了一槍，傷勢不輕

，立即爲他展開急救！

阿生却帶了二名土人，持槍奔跑了一程，目的自然是爲了追兇手。

突然一排子彈射來，把阿生他們嚇得紛紛伏了下來。

樹林中視綫有障碍，既看不清目標，更不知道對方有多少人。

阿生示意土人，指揮獵狗打前鋒，刺探對方的虛實。

但是，狗兒撲前十餘碼，立刻被人擊斃了三頭；其餘兩頭，在狂吠聲中節節後退。

阿生他們無可奈何，惟有暫時採取了守勢。

樹林中逐漸沉寂下來。

阿生在戒備中搜索，竟然連人影也不見一個，對方一定已經走了。

回頭看看那個傷者，林愛莉和那名嚮導正在掺扶住他。

呂偉良蹲在一旁，爲他把脈，發覺他的脈搏經已停止。

他死了！

林愛莉和嚮導輕輕將他放下。

他傷正了要害，呂偉良一看就知道他遲早也會死的。

但嚮導却有點莫名其妙，因爲他死前說過一句話。

死者是巴拉圭人，講的是西班牙語，所以當時呂林夫婦二人聽不懂。

嚮導當然聽得懂，因爲他是當地人；當地人絕大部份都是講西班牙語的。但這嚮導却懂得跟遊客們講英語。

呂偉良當時也看得出嚮導的迷惑神氣，於是問道：「死者是什麼人？」

嚮導說：「他可能被人追殺，但身份不明，無論如何，目前我們必須報警。」

林愛莉想起剛才的情形，也問道：「剛才他說了一些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說一些什麼。」嚮導沉吟道：「他似乎語無倫次。」

呂偉良道：「他身受重傷，自然語無倫次，但他臨死前所講的，必然十分重要。你照實告訴我們好了。」

嚮導說：「他斷斷續續地說『酋長……首級……別忘記……』他說的就是這麼多了。」

這時候，阿生回來了，三俠聽了嚮導這麼說，交換了一個眼色。

這眼色並不表示什麼，同樣是莫名其妙的。

嚮導示意一名土人去報警，其他人則留下現場等候。

事情來得太突然，但又不到他們不理會，因爲這是一宗命案。

三俠不敢亂動死者身上的一切物件，他們因爲不懂得當地的法律，恐怕惹來官非。

嚮導表示他們是主要證人，當然要留下來；但他又說，此人未必是他的行家。

嚮導對一切表示難以理解。尤其是死者的一番話。

三俠直覺上覺得這死者一定不是個平凡的人，可能是個問題人物，因此，他死前的一字一語都十分重要。

然則，他對嚮導所說的話又是什麼意思？

不久，警方人員開到了現場上來，嚮導向他們交代一番。

大批警員在森林中搜索。就憑找到的彈頭，證明那些來歷不明的人用以射擊的，不是獵槍，而是强力來福槍和手槍。

警方感到迷惑，起初他們還以爲獵人發生了誤會，但現在看來，事情似乎沒有那麼簡單。

經此一役後，呂偉良等三俠興趣頓失，最後亦只有跟隨警方人員離開了森林，返回市區去。

× × ×

呂偉良等三俠爲了森林中的命案，被警方一再邀請到警局中問話。直到阿生的國際特警身份獲得證明，才得到信任和尊重。

巴拉圭並非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但却承認該組織的合法地位。

呂偉良有感於行程早經編排，所以在獲得警方的允許之後，便離開亞森信。

他們的下一個目的地就是安琪兒大瀑布。

位於南美阿根庭、巴西和巴拉圭等三個國家交界處的安琪兒大瀑布，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瀑布，可惜地處偏僻，交通不便，所以沒有尼加拉那麼聞名於世！

呂偉良等三俠坐了七小時的汽車，然後才到達。

由於該處位於三個國家的交界，所以三個國家都有觀光酒店。

阿根庭酒店位於瀑布之側，巴拉圭酒店位於瀑布之後，巴西酒店則設於瀑布之前。三者比較，自然是巴西佔了優勢！

因此，巴西酒店的租金順理成章地最貴，遊客也最多。

三俠在旅遊公司的協助下，在巴西酒店租了兩間房。

原本打算呂林夫婦二人佔用其中一間，另一間給阿生和嚮導住；但是由於森林命案中，嚮導是主要目擊證人之一，爲了免阻三俠行程，他自願留下供警方問訊，所以未有同行。於是阿生獨佔一間，向隅者大感羡慕。

呂偉良等三俠本來也是森林命案中的證人之一，但是，由於嚮導的留下，以及阿生的特警身份，獲得了巴拉圭警方的通融。

在旅途中遇上這種不幸的事情，心理上難免會有些忐忑不安。三俠亦是人，人總是有情感的，何況那件命案又充滿了神秘！

因此，三俠在來此途中，對那宗命案仍耿耿於懷！

直至來到了大瀑布之前，面對萬馬奔騰，一瀉千里的急流，心情才稍爲開朗了一些。

地理上的環境所造成的奇景，的確非人力所能及其萬一！

這兒一帶俱是黑色的岩石，假如沒有水流經於此的話，這兒便應該是一處懸崖峭壁，現在水流滙集於此，奇景立見！

數十條水柱沖下懸崖，有如萬馬奔騰，水花飛濺於黑色岩石之間，更加顯得奇偉萬狀，場面壯觀異常！

儘管酒店已距離瀑布有半里之遙，但遠望過去仍覺雄奇！

尤其是水流冲擊岩石之聲，隆隆然不可終日，酒店的窗戶被震盪得格格作響，午夜夢廻，也覺驚心動魄！

晨光曦微之際，應是觀瀑覽奇之時，因爲在陽光投射之下，激流萬丈，水花飛舞，折射出奇麗無比的七彩飛霞，在視覺上造成壯麗奇景，人生難得一見！

呂偉艮等三俠，儘管心胸間有千愁萬結，在目前這種環境底下，也爲之滌然無存！

急流上游，當地人仕爲迎合愛好刺激者的心意，想出了一種死亡遊戲；有一種可容納五人的出租小舟，由專人操縱，沿急流划向崖前的岩石之間，倘專人無法控制，小舟則沿崖前冲下，一瀉千丈，人舟俱亡！

這種與死神開玩笑的玩意，竟然大受遊客歡迎，紛紛以身相試。

但是話得說回來，負責划舟的土人都是力大如牛的有經驗舟子，水流未到崖前之前，並不太過急湍！

因此只要舟子力划，航道必可由搖槳控制，安抵崖前的岩石之間。於是遊客即可安坐於岩石之上，俯覽飛瀑奇景！

在一般遊客來說，這是太危險的玩意；但在愛好刺激的人來說，他們會認爲這是「人生難得一試」的機會！

呂偉艮等三俠是屬於後者，所以他們也僱了小舟一試。

小舟順住水流而下，自然驚險萬狀，但舟子手搖木槳，控制自如，小舟邁向崖前岩石之側。

岩石高出水面數呎，那兒已坐了好一些遊客；有人在攝影，也有人在驚呆中注視眼前奇景。

每個置身其間的人，都難免會假想自己萬一由此墮入急流之中時的後果將會如何！

那一定是沿住水流被冲落下游，最後粉身碎骨！

事實上負責控制小舟的人，也花費了不少氣力，只要他們手力較差，後果就難以想像！

因此，呂偉艮覺得這些與死神作戰的舟子才算得上是眞正的偉大舵手！

事後呂偉艮賞了頗大手筆的小賬給那舟子。對方自然千多萬謝！

返抵酒店房間，由於天氣奇熱，呂偉艮扭開了那架陳舊的冷氣機，豈料開到了最冷一度，仍覺熱氣迫人！

林愛莉把疲倦的身軀投向床上，突然感到有些不妙！

枕頭底下有些東西壓住，嚇得林愛莉整個兒跳了起來。

呂偉艮以事出突然，立即戒備。

林愛莉小心翼翼地，將枕頭移開，下面赫然放了一具無綫電對講機。

「我們可能走錯了，這是別人的房間。」林愛莉對她丈夫說。

但是，呂偉艮覺得沒有理由，因爲剛才是侍者開門帶他們入來的，怎會錯？

他扭開機掣，立即聽到一陣笑聲！

這分明是一件偶然的事，是有人故意將這物件留下。

對講機內傳出一個陌生男子的聲音：「你們玩得開心吧？」

呂偉艮問：「你是誰？」

「我是要與你們交朋友的人。」那男子說，「這方式可能不够禮貌，但也有值得原諒之處，因爲我們知道有人跟踪你們，迫不得已才會出此一着。」

「有人跟踪我們？」

「是的，你們的處境十分危險，朋友，請相信我。」

「我還不知道你是誰呢，如何可以相信你？」

「那並不重要，總之那秘密一天不說出，你們就有危險，信不信由你。」

「什麼秘密？」

「沙格死前對你們講過一些什麼？」

「沙格？」呂偉艮猛然想起了森林命案中那個死者。

「是的，就是沙格。」

「我們是局外人，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你們是最後與沙格接觸過的人。」

「這又有什麼關係？」

「他一定會對你說過一些話。」那人說，「如果你能合作，坦白告訴我他當時說了一些什麼，我會放過你，否則，你們隨時有生命危險！」

對於這一類恫嚇，呂偉艮不知道受過多少次了，他當然不會放在心裏。

但是爲了引出對方，呂偉艮却故意說道：「我如何見你？」

「不必見我，這裏說好了。朋友。」

「如果我不說呢？」

「你們三個人會死無葬身之地，經過剛才急流盪舟之後，你們一定明白這是到處可能有陷阱，我們隨時可以讓你們死得順理成章。」

「你不肯見我，又要我說出秘密，似乎太過了吧？」

「我剛才也說過了，這是迫不得已的事，有人一直監視你們。」

「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可能是警探，也可能是……嗯！總之，我只希望你合作一些。」

呂偉艮想了想，又說：「那秘密關係重大嗎？」

「非常重大。」

「老實告訴你吧，我根本不懂西班牙話。」呂偉艮只好這樣說。

林愛莉已經心裏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早已竄到隣室去找阿生。

阿生和林愛莉在酒店內內外外巡視了一遍，找不到可疑的人。

回到房間裏的時候，只見呂偉艮已經將那具無綫電通話機的機掣關上了。

呂偉艮呆在一旁，喃喃自語地說：「這班人在幹什麼？」

阿生問起剛才的情形，呂偉艮一一說了。

林愛莉道：「看來我們必須返回亞森信市。」

「爲什麼？」阿生問。

林愛莉道：「我們就算不理這件事，他們到頭來還是要糾纏住我們。」

呂偉艮道：「對了！這班人不惜追踪而來，一定大有道理。」

「我忽然担心一個人的安全。」林愛莉說。

呂偉艮和阿生都明白她指的是誰，就是那個嚮導員。

那嚮導員仍留在亞森信市協助當地警方偵查森林命案。

呂林二人和阿生分頭檢查房間各處，但並無竊聽裝置。

這兒由於空氣激動的關係，窗戶又陳舊得可以，所以一直格格作響。

引致空氣激動的最大原因，就是大瀑布的水流冲擊。

因此，即使剛才的無綫電通話，也是不清不楚的，勉勉强强可以聽到。假如有人要在房間中安置竊聽儀器，相信效果一定很差。

那具無綫電對講機之上，有較好了的收段頻率，呂偉艮一直保持着它，因爲他知道對方一直在跟踪他們，遲早總會捲土重來。

以其一直被人跟踪糾纏，三俠寧願主動地插手這件事。

於是他們又重新折返亞森信市。

亞森信市是巴拉圭的首都，這裏的人由於天氣太過炎熱，午間差不多完全陷於停頓狀態。直至三四點過後，人們才再恢復常態。

三俠沿途上留意着是否果眞有人跟踪他們，但由於遊客來來往往，很難確定。

呂偉艮每在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扭開那具對講機。

但是，除了沙沙作响的電流聲之外，沒有人聲出現過。

回到亞森信市原來居住過的酒店，侍者們有些意外，因爲他們本來已經退了房了。

有個領班問：「你們三位不是去了瀑布觀光麼？」

「是的。」呂偉艮說：「我們覺得這兒很好玩，所以又回來了。」

「歡迎歡迎！」領班說，「這次準備住上多少天？」

呂偉艮等三俠一邊隨他進了電梯，一邊答道：「不一定。」

阿生却忍不住問：「還記得你們介紹給我們的那位嚮導麼？」

「當然記得，」領班說，「你們想找他？」

「是的。」阿生說。

「可是，這兩天來，我一直沒有見過他。」領班又說，「不過，我可以代你另找一位更好的嚮導。你們有何打算？」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阿生又問。

「平時他每天必到這兒來一次，這兩天人影也不見。」領班想了想，又說：「我想，他可能有點事吧！」

「有事？」阿生敏感地怔了一怔。

「我的意思是：他可能病了。」領班道。

「請告訴我，他的電話號碼。」阿生道。

領班笑了笑：「這裏的電話不像美國那麼普遍。」

「那麼，他的住址呢？」阿生問。

「嗯，讓我設法替你查查看。」領班說。

這時候，各人已經進入一間房；放下呂林二人的行李之後，領班又帶阿生到隣室去。

大瀑布雖然很多人參觀，但參觀的人却未必到這兒來。

因此，亞森信市的旅遊事業並不發達，這可能與天氣太過炎熱有關。

這裏的房間可以讓三俠挑選，但他們還是住回上次住過的那兩間。

呂偉艮將房門關上，對他妻子說道：「現在我們必須決定，應否與本市警方連絡。」

林愛莉指指那具無綫電對講機，道：「先聽聽我們那班『朋友』的意思吧？」

呂偉艮會意，於是打開機掣。

一陣電流聲浪過後，果然有了反應。

「朋友！你好？」那聲音似乎還是同樣一個男子。

「你果然一直在跟踪我們。」呂偉艮說，「這是什麼意思？」

「保護你們！」對方說：「在巴拉圭，你們隨時會被殺！」

「如果我們是怕死的，就不會回到這兒來了。」呂偉艮道。

「你們回來幹什麼？」

「難道你不歡迎？」

「據我所知，你們參觀完大瀑布之後，下一個目的地是巴西的聖保羅市。」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們消息十分靈通。」

「但爲了你，我們必須回來一次。」

「爲什麼？」

「找答案啊！」

「你倒好奇。」

呂偉艮笑道：「我怕你苦纏住我，所以我們只有回來這裏。」

「這也好！」

呂偉良道：「爲什麼沿途上無法與你們連絡上？」

「你們一直被人跟踪監視，我不想引起對方的注意。」

「你查到了對方是誰麼？」

「還沒有。」

呂偉艮心裏想，到底是否眞的有人追踪他們到大瀑布去？

然則，他們又是何方神聖？

假如對方是警方的人，倒還不成問題，否則，問題就複雜！

呂偉艮又透過通話機問：「你們爲什麼苦纏住我們？」

「就是要知道沙格對你們講過了一些什麼？」那人道。

「我早已說過，我們不知道。」

「可惜我們不相信。」

「信不信由你，不過，我們會設法查清楚這件事。」呂偉艮又問：「我們如何連絡？」

「就憑你手上這通話機！」

「好吧！必要時，請你們助我們一臂之力！」呂偉艮說，「現在我們開始爲你們去查。」

「謝謝你！」那人又說，「只要有結果，你總會有好處——」

林愛莉在窗前俯視街上，但看不到什麼可疑人物出現。

呂偉艮在沉思中，有人叩門。

進來的是阿生。

阿生說：「我有了比利的住址。」

「誰給你的？」林愛莉問。

「那個班領。」阿生說，「我們立刻就去找他好嗎？」

呂偉艮却主張先與當地警方連絡一下，於是阿生先撥了一個電話到警局去。

但是，三俠會晤過的一位警官剛有事外出未返。

三俠爲了先要了解一下這件事的發展情形，決定去找着那個嚮導比利。

比利自願留下協助警方調查此案，以免阻滯三俠的行程，單是這點已够三俠懷念這個朋友！

何況三俠想到酒店那位領班說的話，更加急於見見他。

酒店侍役領班說已經有兩天未見過比利，阿生又找不到那位警官，這令到三俠感到可能又有一些事情發生了。

於是他們匆匆按址找到一幢舊樓去。

雖然有地址在手，找起來也並不容易，因爲他們不懂西班牙話。只有用手勢，然後出示那字條。

好不容易才在銀彈政策下，召來一名少年人，按址將他們帶到這兒來。

少年人年約十四五，只會講幾句生硬的英語，但這已經十分難得了。

三俠到了門外，敲了很久的門，也沒有人出來應門。

阿生感到不妙，立刻撞門入去、

說時遲那時快，門開處，有些東西迎面擲來，嚇得各人急忙閃避。

那是一把椅子。

三俠身手不凡，及時避開了，但那帶路的少年人却閃避不及，傷倒地上。

就在這刹那間，三俠看見有人爬出窗外去，也有人拿起了另一張椅子襲擊他們；留下來的人正企圖奪門而出。

三俠合作慣了，他們非常有默契，分工合作完全不必說半句話。

只見阿生衝向窗前，追踪由那兒逃去的可疑人物。

但是，那人沿住窗外水管，差不多到了地上，被阿生吆喝一聲，立即拔槍還擊，嚇得阿生倒退幾步。

林愛莉看見傷及無辜，急忙照料傷倒地上的少年人。

呂偉艮鐵杖橫掃，對那個以椅子襲擊他們的人，毫不讓步。

由於室內只留下一個來歷不明的人，阿生不必担心呂偉艮應付不來，於是三縱兩跳，奪門而出，直奔樓下。

阿生的目的要追踪剛才由窗口逃出去的神秘槍客。

林愛莉把受傷的少年人扶過一旁。

呂偉艮速戰速決，連消帶打，把那個手持椅子的青年人迫得喘不過氣來。

他事前顯然想不到這跛子如此厲害，一根鐵枴杖舞得虎虎生風，他手上的椅子已被震得四分五裂！

眼看形勢不妙，青年人擲椅跪地，聲聲求饒，看得呂偉艮有些愕然！

「你是什麼人？」呂偉艮問。

青年人用生硬的英語說：「我只是被人收買的，求你手下留情！」

「誰收買你？」呂偉艮感到奇怪。

「美國人——一個美籍遊客。」青年人說，「他要我帶他到這兒來。」

「到這兒來幹嗎？」

「我也不大清楚，最好你還是去問問他吧。」

「他在那裏？」

「我不知道。」

「你又怎麼知道他是美國人？」

「他自我介紹說的。」

原來有個自稱美國遊客的人，在街口遇上了這青年人，給了他一些錢，懇求他帶他來找一個名叫比利的嚮導。

青年人是本地人，他帶了那個美國人入來之後，却見不到比利，於是在屋內展開搜索。豈料搜索中，三俠突如其來。

青年人表示事前不知道美國人有槍，只是受人錢財，替人擋災！

林愛莉看見那少年人傷勢不重，扶他進來休息。

呂偉艮看過屋內沒有人，於是到窗前俯視街上情形。

這時候，阿生剛由街上回來！

呂偉艮揚聲向他問道：「阿生，追到他嗎？」

阿生仰首回答道：「沒有，給他溜掉了！」

呂偉艮道：「不要上來了，快些去把警方的人找來。」

這兒一帶十分偏僻，尤其是午間過後，街上人跡罕見。

阿生轉到一些大街，仍然不容易找到一個電話。

最後他只好親自到警局去。

即使到了警局，仍然十分麻煩，主要還是由於言語不通。

阿生好不容易才找到他見過的一位警官——也是唯一可以講流俐英語的高級警官。

「怎麼你們又回來了？」警官向阿生問道。

「是的。」阿生說，「我們參觀完大瀑布之後，就折返這兒來，不久之前找過你，剛巧你出去了。」

「好極了，我正要找你們三位。」

「你也要找我們？」

「是的。」

「什麼事？」

「爲了比利——你們三位曾經僱用過的嚮導。」

「他怎麼樣了？」

「失踪了！」

「失踪？」

「嗯！你們一定知道此人下落。」

阿生苦笑一下：「老實說，我找你也是爲了比利。」

警官怔了一怔：「比利不是跟你們在一起麼？」

「當然不是。」於是阿生開始向他說出剛才找比利的情形。

警官連忙開車載阿生趕回現場去。

出乎意料之外，儘管剛才响了一下槍聲，仍引不起隣近人家的注意，那一帶仍舊是冷清清的。

警官吩咐他帶來的人在樓下戒備，然後落車與阿生登樓。

呂林二人正看管住二名本地青少年，他們兩個都傷了。

二名青少年都是當地人，平時游手好閒，如果有遊客過路，就上前兜搭，或者帶他們去購物，賺些回佣。

想不到這一次他們分別被三俠和美國人收買，却遇上了麻煩。

警官問了幾句，叫人先把少年人送院敷藥了，至於那青年人，却成了追查美國槍客的主要綫索之一。

警方不相信他剛剛才結識那神秘槍客，但青年人發誓並未說謊。

呂偉艮在警官和阿生未到之前，已問過他，所以爲他向警官求情，免挨皮肉之苦！

另一方面，阿生勸警官設法向各酒店訪查美國槍客的下落。

到了這時候，他們才明白，原來大家都在找嚮導比利。

比利到底知道了一些什麼秘密？爲什麼他突然不知所踪？

可能是由於職業上的敏感，阿生覺得事情有點不妙！

阿生問那位警官：「比利向你作過什麼口供？」

「他說，死者沙格只對他說過什麼酋長首級，但我不大相信。」警官道。

「爲什麼？」

「因爲後來我們查出了沙格的身份。」警官說。

阿生問：「沙格到底是什麼人？」

「與比利本來就是認識的行家。」

「嗯！那就是說：沙格也是一名嚮導？」三俠幾乎一齊叫了起來。

「是的。」警官點點頭：「所以，我肯定比利知道內情。」

三俠逐漸明白了。

比利自願留下，表面上是爲了協助警方查案，實則另有目的。

三俠當初還以爲比利這人够道義，但是到了現在，假如這警官所講屬實，比利是個十分狡猾的人！

警官又說：較早時，他們早已來這兒找過比利，但找不到他。

那麼，剛才要找他的人又是誰？

阿生爲表清白，把「無綫電對講機」的怪事也說了。

警官接過對講機，扳開了機掣，但對方全無反應。

那個青年人，堅持在街口兜搭上那個神秘美國人。在此之前，他們從未見過面云。

美國人問及一個地址，於是青年人帶他找到這兒來。

後來美國人到處搜索之際，三俠到了，美國人示意他阻止三俠追他，他本人則由窗口遁去。

警官對青年人的話半信半疑。

呂偉艮想起一件事，對警官道：「我想，有個人可能見過那美國人。」

「誰？」警官問。

「就是酒店的領班。」呂偉艮說。

警官留下一些人在現場調查，親自開車帶三俠返回酒店去。

在車上，呂偉艮解釋他的見解：主要是事情來得太過湊巧！

他說：「既然有人跟踪我們，又這麼巧一齊在差不多時間找到比利家中去，這美國人可能自始至終與我們形影不離。」

警官亦覺得呂偉艮言之有理。世間上的事不可能這麼湊巧的，因爲比利已經失踪了兩天，如一直留在本市的人，也許是早已找到比利家中去了，不必等到現在。

既然現在他才和三俠差不多同時一齊去找比利，這正好表示：第一，他也是剛剛由別處返到本市。

第二，他可能還是剛剛才查到了比利家中的住址。

比利是個獨身漢，他常常到一些旅遊酒店去，由酒店介紹一些遊客給他，所以他與侍者領班混得很熟。

當三俠和警方找到酒店來的時候，一名侍者說，他們的領班剛下了班。

警官表明身份，一名總管感到責任重大，暗示領班可能還未離去。

於是三俠和警官趕到更衣室去，領班果然在着！

領班面色一沉：「你們找我，有什麼事？」

警官顯得態度暴躁，指示帶來的一名助手過去搜身！

領班企圖反抗，反而先吃了苦頭，在衆目睽睽之下，挨了兩拳，最後他只好乖乖舉起雙手，背身爬在牆上讓探員搜身。

探員在口袋中搜出了兩張二十元面額的美鈔，以及一些當地貨幣。

警官要領班解釋來源。領班說這是遊客的賞錢。

阿生和呂偉艮沒有跟入來，他們轉向管房部查問。

他們要查的對象是一些可能是美國人的遊客。

呂偉艮想像中，由大瀑布跟踪他們來此的人，可能也住在同一間酒店中，只有在這短距離中，他們才可以利用對講機通話。

但是，這間酒店管房部的記錄，當日入住的只有他們三人。

呂偉艮並未失望！

他在酒店門口，凝視着對面一間酒店樓上一個窗口。

他覺得如果有人由那兒望過來，同樣可以窺見他們在這間酒店的動靜。

這時候，警官剛由裏面把領班押了出來，呂偉艮和阿生向他表明，希望到對面那間酒店去查一查。

警官於是派一名探員陪他們過去。

毫無疑問，呂偉艮等三俠已經獲得了這位警官的尊重。

阿生到了對面那間酒店之後，探員表明了身份。

一查之下，當日果然有個美國人入住，那間房正是與這邊呂偉艮他們所稅居的一間房遙遙相對。

但是，侍者說：「那位住客，外出未返！」

探員與阿生入內搜查，發覺裏面根本連行李也不見了。

「不會的，我親自替他把行李挽入來的。」侍者說。

但搜遍了房中每一角落，也找不到一件行李。

探員回到樓下，管房部的人說：「那

美國人叫史達靈，交了三天房租，而且還留下他的護照，叫酒店保管。

因此，照計他不會不回來的。

但行李爲什麼不見了？

酒店後面有太平梯，說不定他眼看勢色不對，偸偸回來，把行李取去了。

探員通知他上司，於是那位高級警官過來，要看看那本美國護照。

護照是由經理放在保險箱內的，所以安然在着。

警官簽下字條，將護照取去。

回到警局裏，警官一方面叫人通知美國大使館。

另一方面，又把那名襲擊過三俠，在比利家中抓到的青年人召來，要他辨認護照中的照片中人。

那青年認爲：正是這個美國人要找比利，以及用了二十元美金去收買他。

至於那酒店的侍者領班，當到了警局之後，也乖乖的招認了，他承認在呂偉艮等三俠向他查問過比利的居處之後，不久就有人以四十元美金代價，要他說出比利之所在。

領班認出正是護照中的史達靈！

毫無疑問，史達靈比三俠早一步到達了比利的家中去。

但是，他到底爲什麼找比利？

與呂偉艮形影不離的，大概也是他。

到底他有何企圖？

不久之後，美國大使館的人來了。

大使館派來的人檢驗過史達靈的護照之後，竟然說這是假的。

警官問：「護照是假的，這個人你們可曾見過麼？」

大使館職員道：「我們不管見過與否，只要他是美國人，很快就可以查出他的底子來。這假護照暫時交給我帶走，答案很快就會給你送來。」

警官沒有意見。

大使館的人走了。

三俠覺得這裏警方人員的辦事能力實在不敢恭維。

例如那本美國護照，如果在別處先進國家的高級警官手中，很快就會看得出它是贋品，最低限度也會生疑。

即使交給阿生這名國際特警隊隊員，他也會分辨得出眞僞。

但是，這位警官似乎一無所覺。

憑這點忖測，他們辦案時的效率如何？亦可思過半矣。

但無論如何，這是人家管轄的地方，所以三俠不敢開罪這位幾乎是唯一會講流俐英語的高級警官。

這件事似乎越來越令人費解！

到底死者沙格，是眞的認識比利嗎？然則，比利爲什麼要隱瞞事實？

根據警官說：沙格有一名同居情婦，她是巴拉圭人，可以作證，證明沙格生前的確與比利互相認識。

呂偉艮覺得彼此既是行家，認識是不足爲奇的。

然則，殺死沙格的人，又是什麼人？

看情形，只有找到那個美國人「史達靈」才可眞相大白。

但是，史達靈用的既是假護照，大概他也不是一位等閒之輩。

目前美國大使館方面，已將此人的資料透過機密通訊系統，要求美國聯邦調查局方面代查此人，只要一有消息，他們就會通知巴拉圭警方。

呂偉艮不知怎的，他總覺得對比利有一件情感上的負担。

爲了查出比利的下落，呂偉艮等三俠當晚跑到一些遊客出沒的酒吧去。

只有這些遊客常到的地方，才可以找到另外一些嚮導。

呂偉艮覺得只有從另外一些嚮導的口中，才可以知得較多。

凡是嚮導都會講英語，即使不大流俐，最少亦會講。

不但是這兒巴拉圭的嚮導如此，相信世界上大部份地區的嚮導們也會講英語。

因此，呂偉艮在偵查方面，方便得多了。

三俠是黃種人，嚮導們見了他們出現，以爲是日本來的遊客，自動地找上了他們。

這也難怪，年來日本經濟發展迅速，遊客到世界各地旅遊的數目大大增加，甚至比美國遊客更多。

別的不說，單是香港，已經是個很好的例子。日本遊客一般總是最多的。

呂偉艮乘機留住一名嚮導，追問比利的下落。豈料他聽到比利的名子便想走。

阿生在旁用質問的口吻道：「你大概與比利有過關節，是不？」

「不！你千萬不要這麼說。」那嚮導說：「只是警探這幾天已問够了，我們根本所知不多。也不知從何說起。」

「原來警探巳來過了。」呂偉艮道：「但警探不會付你代價，我就會。」

呂偉艮出示了一叠美鈔。

那年約四十的嚮導眨着眼。

阿生在旁慫慂道：「你只要實話實說，知得越多，代價越高。」

「那麼——」嚮導吞了一口涎沫：「你們想知道一些什麼？」

「所有關於比利和沙格他們二人的一切，我都想知道。」呂偉艮說。

嚮導想了想，道：「比利爲人比較老練，他與沙格是互相認識的。」

「他們同是嚮導麼？」呂偉艮問。

嚮導點點頭。

「你叫什麼名字？」

「你們想將我名字交給警方？」

「不，與警方無關。」

「那麼，最好不要問了。總之，我講的保證是眞話。」

「用什麼保證？」

「人頭。」

「人頭？」呂偉艮想起了「酋長首級」這些字眼。

嚮導很認眞地說：「是的，我們風俗發毒誓，最怕有一天給人斬首。」

呂偉艮道：「但是你一定知道，即使你說謊，我也不會斬下你的首級。」

嚮導說：「你是外國人，可不知道一個流行的故事，以前有個酋長，他答應族中人，如果背信說謊，就會人頭落地，豈料這毒誓靈驗了，他欺騙了族人，於是被人斬下了他的首級。」

「這是故事？」

「是的。」

「那位酋長呢？」

「他死了幾千年啦！」嚮導笑道：「我只是作個譬如，目前，我們這裏並無酋長。」

「最近你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呂偉艮忍不住問。

「沒有。」嚮導又說：「不過，我肯發毒誓，證明一言一語　決不虛假！」

「那你說下去吧！」

「比利爲人不錯，就是太貪婪一些。」嚮導說：「這也無可奈何，也許這與他嗜賭有關。」

「他很嗜賭？」

「是的，據我所知，他輸過不少錢，也欠下朋友的債。」

呂偉良道：「那麼，最近他的失踪，會不會是——」

「老實說，我正與其他行家忖測，他可能借故避債。」

「你一定也認識沙格吧？」

「是的，我們另一位行家。」嚮導說：「沙格比較沉實，而且有許多熟客。」

「他接的多數是什麼客？」

「美國客。他以前去過美國，說得一口流俐的美音英語，許多美國來的遊客，指定要找沙格做嚮導。」

「那麼，比利認識沙格，會不會二人之間有過瓜葛？」

「錢銀方面？」

「是的。」

「大概有可能。」

「沙格的妻子住在何處？」

「不是正式妻子，只是情婦。」

「可以帶我找她去麼？」

「這麼深夜，方便嗎？」

呂偉艮想想，也是道理。這麼深夜，怎麼可以去找一個陌生的女子？

但林愛莉另有想法，她說：「你不妨帶我們去一次，如果她未休息，女人拜訪女人大概不會有問題吧！」

嚮導看錢份上，只好帶三俠乘車到一處橫街去。

他指住一間舊屋，說道：「有燈光亮出來的那一間，就是沙格與他情婦依素居住的地方。」

林愛莉獨自落車而去，呂偉艮，阿生和嚮導留在車內。

這舊車子是嚮導的，由他親自駕駛，載三俠到這裏來。

三俠答應付他代價，所以他顯得非常合作。

林愛莉走到了屋前，發覺那亮了燈光的窗內有人影。

這不是深夜時份，林愛莉發覺隣近的屋宇都熄了燈。

這是單層建築物，林愛莉可以不必攀登，也可以找到空罅窺看屋子裏的動靜。

她倚住窗外，彷彿聽到了人聲！

根據剛才那嚮導說：沙格死後，他的情婦依然獨居於此，怎麼還有別人？

她側耳細聽，竟然還是個男人的聲音，不由得吃了一驚！

林愛莉雖然是個女人，但她年前移居過加拿大。

因此，她對於外國婦女的作風，早已見怪不怪！

爲什麼現在她反而呆住了？

主要還是那口音聽來竟然會那麼的熟悉，儘管她聽不懂，却也認得，似乎是比利的聲音，

她偸偸望入去，但見不到那男子的正面。

林愛莉只見一個女人，她大約二十餘歲，身裁中等，以當地人的審美眼光，應該是個美人兒的典型！

林愛莉急忙回到車子旁邊，把情形告知呂偉艮。

呂偉艮帶住阿生和那嚮導一齊過去。

嚮導似乎很怕事，但看在錢的份上，答允爲他們翻譯。

可惜，當他們再回到屋子旁邊時，燈光剛剛就在此時熄了。

呂偉艮想了想，覺得不能再等了。

他向林愛莉打個眼色，低聲說：「你去叩門找依素。」

林愛莉會意，於是過去叩門。

出來應門的，正是依素。

林愛莉早巳準備好了，如果她不懂英語，才叫那嚮導露面，現在他却躲在黑暗處。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依素竟然會講英語。

「小姐，什麼事？」依素問。

林愛莉道：「對不起，我是沙格先生的朋友。我可以入內嗎？」

「沙格？」依素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

林愛莉道：「是的，你當然認識沙格先生，還有沙格的朋友比利先生，他們都知道我是誰啊！」

「但是，這麼深夜了，小姐，你……你有什麼貫幹？」

「很重要的事。」林愛莉一邊說，一邊硬要入去：「讓我們坐下慢慢的談談好嗎？」

豈料林愛莉剛進去，門立即被人關上了。

原來門後有個男人。

「不要動！小姐，高舉你雙手，不准回頭來看我。」那男子狠狠地說：「你不聽話，腦袋會開花！」

林愛莉毫不感到意外，因爲她早知道這裏有人。

男子道：「你是什麼人？」

「比利，你何必多問。」林愛莉舉起雙手，沒有回過頭來，但她除了認得聲音之外，還從一面鏡子中的反映，看見背後握槍的人，正是比利。

「你來這裏幹嗎？」

「找你！」

「找我？」

林愛莉道：「是的，比利，你心裏一定明白。」

「嘿，你們不是走了嗎？爲什麼又回到這兒來？」

「我們掛念住你！」

「少說廢話，你丈夫他們呢？」

「在酒店裏。」

「那你來此何爲？」

「本來想找依素，現在順便找你問個

明白。」林愛莉氣定神閑地說：「比利，那天在樹林中，原來你對我們說謊，爲什麼？」

「我沒有說謊，沙格的確說了一些無法連貫的話。我都告訴你們了。」

「但你本來認識沙格的，爲什麼偏偏說不認識他？」

「我不想多事。」

「現在又怎麼解釋？」

「現在嗎？」比利冷然一笑，道：「你有什麼資格要我解釋？」

「你偷人家的妻子，太沒有朋友道義！」林愛莉說。

「胡說，依素本來就是我的，你是外人，豈會明白？」

「爲什麼你要躲起來？」

「我不想被人殺死！」

「誰殺你？」

「殺沙格的人。」

「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如果我知道，我只要報警就行，何必躲起來。」

「那麼，你放下槍吧！」林愛莉說：「我們有話好說。」

比利有些猶疑！

林愛莉道：「你以爲我會在這樣深夜一個人到這兒來麼？」

比利剛回轉身，阿生巳經用手指抵住他的背部：「放下你的手槍吧，比利！」

連依素也不知道阿生如何進來的，當時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却忘記了來自背後的危機。

阿生是由窗口悄悄爬入來的。

比利被阿生輕而易舉地繳械。

阿生開門，讓呂偉艮押住那個嚮導入來。

比利見了這位「行家」，冲口而出：「勞里，怎麼是你？」

勞里囁嚅着說：「比利，一切與我無關，是他們迫我的。」

呂偉艮說：「比利，趁警方未到，告訴我們全部眞相吧！」

比利冷聲道：「你以爲我知道一些什麼？」

阿生道：「最低限度你一定知道沙格何故被人追殺？」

「我不知道。」比利道：「我知道的早巳告知了警方。」

「比利，你小心聽住，」呂偉艮很認眞地說：「追殺沙格的人，正在四處找你，趁他們未到，說實話吧！」

「我所說的全是眞實的話。唯一說謊的，只是怕麻煩，所以對你們說並不認識沙格。」

「那你何必躲起來？」

「因爲——」

比利說到這裏，瞪住依素。

在燈光下看依素，只覺得她透發出一股南美成熟婦人的美！

她說：「比利，也許他們說得對了，你躲起來，只有令到事情更爲複雜！」

比利道：「是的，但如果我露面，警方未必保得住我的生命！」

「誰要殺你？」阿生問。

比利嘆了一口氣：「美國人。」

「你怎知道美國人要殺你？」阿生又問。

比利於是說出三俠去了參觀大瀑布之後的情形。

原來三俠走後，比利曾接見一個美國人，對方問及他樹林中的情形。

當時比利已感到不妙，因爲聽對方的口氣，知道對方來意不善，而且聽來對方對森林命案非常關心。

他當時曾經向比利問及沙格死前的情形。

但是比利當時不想直說，又無法應付過去，唯有推說三俠才是最後見過死者沙格的人，因爲比利以爲對方一定找不到呂偉艮他們。

呂偉艮想想，認爲比利的口供可信的是：那個美國人果然信了比利的話，不惜追踪到大瀑布去。

但是當時他何故不敢直接找三俠，而用無綫電通話機？

根據當時對方的解釋，是担心被警方發現他的行踪。

但是，事後呂偉艮回到亞森信市之後，那位高級警官否認曾派人跟踪過三俠。

因此，那個美國人除非說謊，否則，可能又有另一批神秘人物跟住三俠。

然則，這些人，到底須要知道一些什麼？

比利的口供有值得同情之處，所以三俠在考慮他們應該怎麼樣做。

報警麼？

萬一當地警方無法抵擋得住美國人，豈非害死比利！

比利到底知道沙格的秘密麼？如果他根本不知道，美國人何故找他？

呂偉艮等三俠左思右想，決定把這件事告知警方。

但是這裏沒有電話，於是呂偉艮叫各人自行選擇，一是到車上去，一齊到警局去，一是留在這裏，等警察來。

比利選擇了後者。

於是阿生獨自去報警！

比利嘆氣道：「你們這樣好容易害死人，這裏的警方根本無力可以保護我。」

呂偉艮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警方巳與美國大使館連絡，相信美國特務不會讓美國歹徒殺你。」

比利無話可說。

依素却在沉思。

午夜突襲　千里追踪

屋子外面，一片沉寂！

屋內也有過片刻沉寂，但是刹那之間，各人的眼神之中却充滿了疑懼！

各人最初用眼，跟住用鼻。大家的鼻子一搐一搐的，聳動着。

「什麼氣味？」

「似乎是煤氣！」

「糟糕！快逃命！」

於是有人奪門而出，走得最快的是比利，他掩着鼻子逃了出門外。

呂偉艮覺得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理由阻止人家逃命，於是，其他人也奪門而出！

豈料就當各人逃到門外時，槍聲乍然響起，嚇得各人急忙伏下。

一輛汽車在黑夜的街頭飛馳，車窗噴出火花，有人仍在車中開槍掃射。

車子以高速一掠而過，來得突然，去得奇快！轉瞬之間，消失在黑夜的街頭之上。

現場上一片混亂！

附近的人家都被這陣黑夜的槍聲吵醒了。

於是平靜而黑暗的環境中，紛紛亮了燈，也傳出孩子的哭聲。

街上，有人在呻吟！

屋子裏的人紛紛忖測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就算身爲局內人的呂偉艮他們，也不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唯一知道的，就是由屋子裏逃出街外的人之中，可能有人受傷。

呂林夫婦二人剛才要不是及時滾身避過一旁，受槍傷的極有可能會是他們。

夫婦二人同是江湖中人，武功底子固然好，遇險的經驗比一般人要豐富得多，所以當他們發覺黑夜的街頭上有汽車奔馳而來時，便心感不妙；就以迅速的反應，極其敏捷的身手，就地翻滾，分別滾向路旁一些障碍物後面暫避。

他們幾乎還來不及抬頭細看，就巳經聽到一陣密集的槍聲。

現在他們曉得危機巳成過去，紛紛回到現場——屋子的大門門外。

正在呻吟的是屋子裏的女主人依素。

依素中了槍傷，肩、腿等處仍在流血，林愛莉急忙爲她止血裹傷。

阿生本來要去報警，聽到槍聲之後也折返了現場來。

事實上剛才那陣突如其來的槍聲，不但驚動了隣近的住宅和商店裏的人，也讓正在附近當值的警員聽到了。

不久，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調查，但除了呂偉艮等三俠之外，就只有一個受了槍傷的依素留下來。

比利不知所踪，就是那個帶路來到這兒來的嚮導，也不知去了何處。

依素被送往醫院急救，呂偉艮等三俠則被警方帶走問話。

由於語言不通，三俠這回被當作罪犯一樣，被人押走。

呂偉艮他們當然明白，依素雖然受了傷，也一度獲得林愛莉的照顧，但他們畢竟也曾拆散了依素和比利的好夢。因此，依素可能在用西班牙話向警方作供時，指三俠是歹徒亦未可料。

幸好回到警局之後，有個懂英語的當值，於是呂偉艮叫他通知那位高級警官——只有這位懂英語的高級警官了解三俠和知道阿生的國際特警隊隊員的身份。

三俠向警官詳述今晚事發經過，警官才知道比利自我失踪。於是匆匆趕往醫院，向依素查問一切。

依素雖然受傷纍纍，還好所傷只是皮外，敷藥後並無大碍。

根據依素的口供，與她同居的沙格，的確知道一些秘密。可惜沙格生前對她也只是吞吞吐吐，不敢直說出一切。

不過，沙格生前常與一些美國遊客來往，依素有理由相信事情亦必與美國人有關。

表面上看來，依素的口供似乎毫無用處。

然則，比利爲甚麼在自我失踪之後，躲到依素那兒去？

依素解釋：在她未與沙格同居之前，比利巳經認識她。

這次依素認爲比利一定是走投無路，最後才投奔她。

據依素說：比利只對她提及他可能有麻煩，因爲他是最後接觸死者沙格的人。

比利又問依素：知不知道「酋長首級」是指什麼？但依素並不知道。

現在，比利又失踪了，他到底去了何處？

跑到依素家門外，展開午夜偷襲的，又是一些什麼人？

國際特警隊方面巳接到報告，正由美國派人趕到這兒來調查。

巴拉圭警方一籌莫展！

呂偉艮等三俠決心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　　×　　×

比利悄悄舒了一口氣！

雖然他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但却知道這班人的企圖。

比利由依素家中衝出來之後，就想到要逃避呂偉艮他們的糾纏。但在街上却遇上了一輛汽車，車裏有人一邊推開車門，一邊叫他快些登車去。

比利曾在依素家中作客，自然明白到她家裏根本沒有用煤氣，那麼，煤氣洩漏的事又如何會發生呢？分明是一項來自外間的詭計。

誰最會用這種詭計？

比利當時也想到可能是美國人，因爲依素告訴過他，沙格死後，經常有來歷不明的美國人來訪。

因此，比利乘機逃走，想不到美國人的車子早巳在外面恭候。

他當時上了汽車之後，立即被人警告，必須伏下不能動。

不久，他聽到槍聲。

時在黑暗，車子在急速飛馳，他不知道意欲何爲，更不知他們要往何處去。

直至到車子停下來，才有人叫他抬起頭來，跟他們落車。

車子似乎停在一間郊外農莊的廣場上，黑夜中只可以聽到虫聲唧唧。

現在比利面對着好幾個人，其中有本地人，也有美國人。

有人問他：「你可是嚮導比利？」

「是的。」比利也知道無可避免，因爲對方既然巳經知道他的來頭，他想裝傻扮懵也不可能。

「你當然認識沙格吧？」那人又問。

比利點點頭。

「他對你講過一些什麼？」

「我不知道你指那一方面。」

「是他臨死之前一刹那。」那人盯實比利，「我們知道你當時正在他身邊。」

「是的，這點我不會否認，當時我正帶人到該處去狩獵。」

「那麼，你一定看見他被人射殺的情形了？」那人又問。

「我見不到。我們聽到槍聲之後趕上去看看，當時沙格巳倒臥血泊中。」

「但你對警方作供時曾提及：你曾扶起過受了重傷的沙格。同時沙格在臨死之前，也對你講過一些說話。」

「是的，但只不過是斷斷續續的三句不成句子的說話。那就是『……酋長……首級……別忘記！』跟住，他便氣絕身亡了！」

「眞的就是這麼多？」

「是眞的。」比利反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你少管。」

「既然叫我少管，爲什麼要載我到這兒來？」比利說。

那人含怒瞪住他：「就是爲了要知道沙格死前還說過一些什麼？」

「既然如此，你們就不該叫我少管，反而要尊重我，否則保你一無所獲。」

「你這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在這裏，你們沒有我那麼熟悉環境，如果不與我合作，一定處處受到制肘。」

那人面色一沉，不作聲。

比利並不因此而恐懼，反而得意洋洋地在笑。

這班人在互相交換着眼色，看來對比利並無惡意。

其中數名男子耳語一番，他們不知在商量着一些什麼。

剛才與比利對話的人又走過來，他的態度有了顯著的改變。

他對比利說：「你是沙格的朋友，我們與你合作倒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你必須謹守秘密，不能向別人宣洩。」

比利苦笑道：「事到如今，我還能與外人連絡麼？相信不久之後，警方便正式宣佈通緝我。」

「你可以放心！」那人說，「巴拉圭也不是一個好地方，我們會在計劃完成之後，帶你到美國去另謀發展。只要你肯合作，不必担心其他的。」

「你們有辦法把我帶到美國？」

那人道：「當然！我們本來就是來自美國的。」

「到底你們在找一些什麼？」

「一批價值連城的珠寶。」

「珠寶？」

那人道：「是的，如果找到了，你也可以分益一部份。因此，你必須充份與我們合作。」

「你似乎在開玩笑，我的朋友沙格怎會知道這種秘密？」

美國人互相望了一眼，笑了笑。

爲首一人又說：「沙格太不忠實，否則他不會招致殺身之禍！」

「他到底知道一些什麼秘密？」

「就是藏寶的秘密！」那人又說，「他是個嚮導，但不該竊聽別人的秘密；當有人發覺他知道了該項秘密之後，立卽追殺他；這些就是你的朋友被殺的前因後果了！」

比利怔了一怔！

他又問：「你們殺了他？」

「不！不是我們，」那人說，「相反，我們只希望他生存；只有他繼續生存，才能將刺探到的秘密轉告我們。」

「那我明白了，」比利忖測着說，「你們事前收買了我的朋友沙格，向另一批遊客刺探一項關於藏寶的秘密，可惜事機不密，讓對方知道了，於是對方追殺他。是不？」

「不錯，大致情形正是如此！」美國人又說：「所以，沙格死前的說話，對我們非常之重要。你想要有好處，半句不能假！」

「我所講的全是眞話，」比利道，「當時我也不明白他的用意，可惜他只說了這些，人已死去，想問也無從問起。」

「但是，這些話似乎沒有意思。」美國人束眉深思着說。

「我看未必！」比利煞有介事地，瞪住所有美國人輕輕一笑。

爲首的人立即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躲起來，你以爲爲的是什麼？」比利道，「就是爲了發財！於是我借故親近沙格的情婦依素，她本來也是我的女友，但年前開始，與沙格實行同居。」

「然則，你查到了一些什麼？」

「我早已想到，沙格一定有些秘密讓依素知道。但是——」

「爲什麼你不說下去？」

「嗯！我想先了解一下，那批珠寶值多少錢。」比利狡猾地笑了笑。

「他媽的！你到了這時候還敢耍花樣？」有個美國人狂衝過來。

但是立即有人制止他。

比利不慌不忙地說：「你們不必焦急，如果我不充份合作，恐怕你們殺了我，也同樣得不到半點好處！」

「你繼續說下去吧！比利。」爲首一名美國人說，「我們不會難爲你的。」

「但我必須了解那是什麼東西，值多少錢？」比利又說，「我的心理你也不難理解。這世界上每個人都會爲自己的利益設想一下。」

「嗯——」那個中年美國人與他的同伴交換着眼色。

他謹愼地想了想，又說：「比利，我不妨告訴你，那批是賊賍。」

「賊賍？」比利又是一怔！

「是的，由於風聲太緊，有人把它暫時收藏起來。」中年美國人又說，「爲數約在千萬美元之上，否則也不會引起多方面的注意。」

「多方面。嗯！然則，你們又是屬於那方面的？」比利疑惑地問。

豈料這一問，立即又引起美國人的反感！

只有那個像是這帮人首領的中年人一直顯得十分冷靜。

他說：「你不必知道我們是誰，總之有了收穫，你必有好處。」

比利笑了笑：「我不是懷疑什麼，只是聽了你剛才一番話之後，担心你們是美國聯邦密探。」

「傻瓜！如果我們是美國聯邦密探，何必如此鬼鬼祟祟？」

「然則，我佔若干成？」

「你別太貪婪！這是過千萬美元的賍物，我們不會讓你佔一成以上，因爲即使是一成，也超過一百萬美元。」

「那麼，百份之五如何？」

「嗯！」美國人又在耳語一番，最後才由那個中年人說：「好吧！給你百份之五，但是，你必須澈底協助我們。」

「一言爲定！」比利興奮地，與中年美國人握手。

他忽然又探手口袋中，但立即被另一名美國人制止。

「你想幹什麼？」美國青年問比利。

比利道：「你以爲我幹什麼？」

另外二名美國人過來搜身。

比利苦笑道：「我沒有手槍，但却有些資料，可能對你們有用。」

「什麼資料？」中年人問。

比利於是從口袋中，取出了一些照片來。

美國人接過了那幾幀照片之後，所有的視綫都集中在這上面。

他們一邊看，一邊交頭接耳，交換着眼色。

比利不耐煩地問：「你們的意見認爲如何？」

「我們看不出有什麼用處，」中年人說，「你爲什麼會把這些照片帶來？」

比利道：「自從沙格說過什麼酋長，什麼首級之後，我一直不明白他的意思，直至到後來在依素那兒無意中發現了這些照片，才稍爲明白了沙格臨死的遺言。」

「照片中確實有一張印第安族人的酋長照片。你一定以爲與此有關，是不？」

「對了。」比利道：「根據依素解釋，照片是一名遊客送給沙格的。毫無疑問，那一定是一名美國遊客。」

「但是，你會相信，過千萬美元的賍物，竟然會收藏在這個頭顱之中麼？」

比利呆了一呆！

「不過，無論如何，你已盡力協助我們。」美國人又說，「你還找到了一些什麼？」

「我可不能太過明目張胆地去搜索，但我覺得無意中發現這些照片十分有用。」比利仍然堅持他的見解道，「沙格提及酋長的首級，會不會秘密盡在這張照片之中？」

「嗯！」美國人恍然大悟地，又把視綫集中到那照片之上。

照片是一張七彩甫士咭。

照片上的人是個印第安酋長，雙臂交加搭在胸前，面無笑容，滿頭飾物，睜大了雙眼讓人拍照。

美國人道：「他是誰？你可知道？」

「我怎麼知道。」比利說，「但從外型看，他是一名酋長則毫無疑問。」

中年人把照片在燈光下左照右看了一會兒，說道：「這是一幀普通甫士咭，我就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比利道：「但我一直在想：沙格不但在死前提及酋長、首級等名詞，而且，又把這照片珍藏起來，這一定有道理。」

「你有沒有問過依素？」

比利苦笑道：「別開玩笑了，我取去這些照片，也是悄悄的，我的企圖豈可讓依素知道？」

美國人道：「是的，表面聽來十分有理，沙格可能在向你暗示，秘密就在酋長的首級中，但未必就是這照片。」

另一個美國人問：「有沒有美國遊客之中，有個酋長？」

「據我所知，就未見過一名作酋長裝束的人到巴拉圭遊覽。」比利又說，「但是，他會不會除下這些古古怪怪的裝束，穿便服前來旅行，我就不得而知。」

「既然沒有人穿這印第安人的衣飾前來旅行，那麼，沙格這照片又從何而來？」中年美國人自言自語地說，「看來我們必須找依素問個明白。」

一個年青美國人道：「我却有點担心，巴斯先生。」

「你担心什麼？」中年美國人瞥了他一眼。

青年人道：「我們逃走時曾開槍朝他們射擊，會不會殺了依素？」

那個叫巴斯的美國中年人道：「明天去打聽一下再說。」

於是，比利被人安置在一間房內，由另一名美國人陪伴。

其他美國人則在巴斯的領導下，細心研究比利交出的照片。

照片全是七彩甫士咭，有些是人物，有些則是風景。

但是，只有一張是涉及一名印第安酋長的。

× × ×

國際特警隊由美國方面派來的人已經到達首都亞森信市。

特警隊是由紐曼率領。

紐曼隊長與阿生等三俠會晤之後，便開始與巴拉圭警方的人細談，最後才帶人到美國大使館去。

紐曼過去曾與三俠合作過，那是在美國發生的「空城夜雨」一案。

美國一名特務頭子在大使館之內，會晤了紐曼和阿生三人。

這名特務頭子叫力克，四十五歲左右的年紀，灰色頭髮。

那雙烱烱生光的鷹眼，令人一望而生畏！

力克坦白說出了中央情報局所担心的事，就是怕這件事，涉及出賣美國國家情報。

力克所堅持的道理就是：華盛頓方面已查出使用「史達靈」這名字的美國人，實際上是個通緝犯，原名叫巴斯。

過去巴斯在美國犯過間諜罪，而被中央情報局秘密追緝。

但是，站在國際特警隊的立場上，他們所担心的只是：國際性的犯罪行爲之中，是否涉及人命，以及危害和平的事。

因此紐曼問：「有關於巴斯的詳細資料嗎？力克先生。」

力克拍拍枱面一叠文件：「這些全是他的，你不妨細心查看一下。」

「他現在巴拉圭嗎？」紐曼一邊翻開那些文件，一邊問道。

「巴斯是個僞證件專家，我們正留意他會否用另一份證件離境。」力克說，「但至今爲止，巴拉圭海關還沒有此人的情報。」

阿生道：「如果他未離境，你以爲他留在這兒幹嗎？」

「據說，他曾經追踪過你們到大瀑布去，」力克道，「你可見過此人？」

「沒有見過其人，却聽過其聲。」於

是阿生說出遊大瀑布時，所遇到的怪事。

當時有人將一具無綫電通話機留在呂偉艮的房中。

力克早已知道此事，否則他剛才也不會這麼樣去問阿生。

因此力克說：「差不多可以肯定，巴斯正在追尋一些秘密，他和他的同黨以爲你們知道這些秘密，所以不惜追踪你們三位。」

「但事實上，我們根本一無所知。」阿生說。

「可惜他未知道，以爲沙格死前見過你們，對你們說了很多。」力克道、

「沙格死前只對嚮導比利說過一些話，但用西班牙話說，我們在旁也聽不懂！」阿生說。

「當時你在場？」力克問。

「不！我去追兇手。」阿生道，「但我師父則在場。事後比利說：沙格死前只提及什麼酋長和首級。」

力克沉吟道：「這可能是間諜用的一種暗語，我們仍在細心研究它代表着一些什麼。」

「有比利的消息嗎？」阿生忽然又問道。

力克搖頭道：「還沒有，但我相信他可能與巴斯等人在一起，巴拉圭警方答允我們，只要有消息，即刻告知我們。」

紐曼已約略翻看過關於巴斯的資料。他說：「這傢伙很貪婪，他到底在找尋一些什麼？」

阿生則問力克：「你們有沒有發覺蘇聯KGB特務的踪跡？」

「這個世界上，每個角落都可能有KGB的影子，表面上沒有，實際上却可能有。」力克道，「如果KGB的人與巴斯連絡，我們反而容易查出他的下落。」

「爲什麼？」阿生問。

力克道：「因爲KGB的人可能在蘇聯大使館出入。」

紐曼道：「在情理上，身爲沙格情婦的依素一定知得很多，爲什麼她不肯說出來？」

力克道：「是的，我的想法亦與你相同，可惜他們問過她，她所知有限。現在我倒有個主意，就是讓依素提早出院返家休養！」

紐曼和阿生交換了一眼，明白了力克的意思，他無非想用依素爲餌。

於是由力克與巴拉圭警方連絡，設法說服醫院方面，讓依素自行返家休養。但是，醫生却認爲依素傷勢頗重，不允讓她出院！

力克等人沒有辦法，別說這是人家的地方，加上在醫院裏，醫生權力是絕對的。力克這特務頭子唯有退而思其次，讓依素搬到普通病房，戒備上故意露出破綻！

因爲較早時，依素是由警方看守，在特別病房中留醫的。

但現在，她就像普通病人一樣。連依素本人也鬆了一口氣，因爲她以爲警方不再懷疑她了。

其實，暗中監視依素的責任，已經落在力克等人的身上。

× × ×

化名史達靈的美國遊客，已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方面證明他就是積犯巴斯。

巴斯是一個犯罪集團的首領，目前他與他的黨徒是以假護照進入巴拉圭國境的。身份自然是一批觀光客。

但是，這班人現在身份敗露之後又怎麼樣？

巴斯並不担心，因爲他們這一次是有備而來。

否則也不會讓假護照落入巴拉圭警方的手中。

現在他們所担心的，只是如何查出沙格死前的秘密。

巴斯等人由美國到巴拉圭來，目的只爲了找尋一個叫沙格的巴拉圭人，想不到竟然有人及時將他追殺。

巴斯等人面對住一叠由比利交出的照片，仍然毫無頭緒。

照片之中最令人觸目的，自然是那幅酋長的彩色相。

那張照片令人不明之處就是：像這樣裝束的一個印第安人酋長，豈會跑到巴拉圭這地方來旅遊觀光？

如果他根本沒有到這兒來，那麼，這幀照片，又爲什麼會落在這位嚮導沙格的手上？

沙格曾到美國，然則，這照片是他從美國帶回來的，還是美國遊客帶來交給他的？

沙格死前既然對比利提及「酋長首級」這些名詞，究竟是否與此有關？

如果有關，那麼，是與人有關呢，還是照片有關？

假如與人有關，又似乎講不通，試想想，酋長首級之內有什麼秘密，即使有，也只不過是個腦袋，一切秘密既然收藏於一個腦袋之中，外人又如何可以將秘密取到，就算是把整個腦袋斬了下來，相信也不知道其中有些什麼。

因此，巴斯等人在照片之上，就花費了不少工夫！

他們希望一切秘密都可以在照片之上找到，可惜他們費盡心思，也找不到絲毫綫索。

巴斯等人，無計可想，只有把比利找來。

比利目前是走投無路，他也知道警方在找他，所以他希望找到眞正的答案，將秘密揭開。

只要找到答案，比利就會有好處，而最重要的，還是他可以離開巴拉圭。

他絕對相信巴斯這班美國人可以帮助他離開巴拉圭。

在他的心目中，這班人的確是神通廣大的。他們既可以查出他的行踪，又公然開槍將三俠等人擊退，然後以車子載他到這兒來。

巴斯現在要比利冒一次險，化裝混入醫院裏去。

比利睜大雙眼：「你開玩笑麼？這個時候叫我去，豈非送羊入虎口？」

巴斯道：「你儘管放心，我已經查過了，依素已由特別羇留病房遷出，警方不再懷疑她，你與她相熟，我們想把她弄出來，因此你須要進去連絡一下，我們在外派人接應。」

比利仍在猶疑！

巴斯又說：「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謎底必須盡快揭開。」

比利無可奈何，他只有相信巴斯這班人的化裝術和胆色配合起來，最後或者可以成功並未可料。

× × ×

一名男護士進入了一間病房，他就是比利化裝成這樣子的。

比利在巴斯等人的安排下，順利混了入來。

依素就在這病房內留醫，與她同房的，是一名聾啞婦人。

比利進房之後，依素已經發現他了，但沒有做出任何驚奇的樣子。

比利故意站在聾啞婦人的床邊，以免引起房間外面經過的人的注意。

比利在說話，但並非與聾啞婦人說話，因爲對方根本聽不到。

比利對依素說道：「依素，你想離開這裏嗎？」

「你有辦法？」依素問。

「是的，我有辦法，」比利又說：「但是，你必須想辦法帮帮我，他們要知道一個秘密。」

「我知道你所指的秘密是關於什麼的。」依素道，「你只要弄我出去，我想我可能會滿足你們。」

「眞的？」比利有點喜出望外，「爲什麼你不早說呢？」

「我一直想不起來，沙格經常鬼鬼祟祟的在一處牆角活動，我想，那兒可能有個暗格，也許其中會有一些秘密，亦未可料。」

「那麼，等會兒你到洗手間去，我離開這裏之後你就進去，那兒已放了一套白色的工人制服，你先穿上它，然後我會進來把你帶出去。」

「好吧！你先出去，別引起他們的注意。」

「你自己小心一些，我們最後會離開這兒到美國去。」

比利離開那間病房，似乎沒有人留意他。不過那只是表面上的事，實際上一直有人在監視，剛才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談，美國特務們都從望遠鏡和竊聽儀器的帮助之下，聽得清楚，也看得十分的清楚。

於是力克首先帶人趕往依素家中附近一帶，展開佈防。

不久，依素和比利都由醫院後門溜了出來，表面上並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一輛車子早已停在附近等候。

車上的人就是巴斯派來接應他們的。

巴斯沒有在這車子之內，他是個十分小心謹慎的人。

比利和依素一上車，車子就開走。

只拐了一個彎，立刻就有另一輛車子跟上來，但是，這車子並非巴拉圭警方或者美國特務派來跟踪他們的。因爲美國特務早已從竊聽儀器中知道二人的去向，根本無須跟踪他們，只須在依素家門外等候便行。

那麼，這輛神秘車子裏的人又是誰？是巴斯和他的手下們。

巴斯透過無綫電通話機問：「比利，依素怎麼樣了？」

比利在另一輛車子裏說：「沙格生前一直可能已經知道了一項秘密，但他連依素也瞞騙住，現在依素要返家看看，秘密可能在一個暗格之內。」

二輛車子迅速開到依素家門之外，那兒出奇的平靜！

巴斯叫比利和依素要快些，因爲醫院方面遲早會發覺依素失踪；他担心有人會追踪到這兒來。

比利和依素落了車之後，匆匆閃進了屋內。

屋內很靜，沒有人是意料之中事，被人大事搜索過也是意料中事。

比利在依素的指示下，先將一個櫃推開，那兒果然有個暗格。

二人很高興，依素說：「我一直覺得奇怪，沙格每當我不在家的時候，移開此櫃，要不是這次在病榻上苦思，我根本疏忽了這件事。」

比利不敢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因爲警方隨時會追踪依素而跑到這裏來。

比利將暗格打開，發覺裏面，空空如也！

依素呆了一陣！

比利獃在一旁，木然地瞪住她！

其實比他們更驚奇的，還有守候在屋子外面的力克等人。

他們也以爲依素的想法有道理，沙格必然會有些秘密收藏起來，難得她記起這疑點。可惜到頭來還是落空！

爲什麼會這樣？

依素覺得她可能想錯了，沙格根本就沒有什麼放在這裏。

比利道：「算了，我們還是走吧！遲恐不及，因爲警方一定會追捕你。」

於是二人匆匆離去。

但是，他們只走到了門外，就感到不妙！

門外人聲哄動，顯然有事發生。

比利拖住依素轉向後門逃跑，但後門也有人正在恭候他們。

美國特務和當地警探們，將比利和依素帶到前門去。

原來這兒前門的街道上，也有一些人被捕，他們是巴斯的手下。

美國特務在力克的率領下，老早已在此佈防，可惜他們雖然聰明，無奈巴斯比他們更機警。結果只有二名在門外接應的人被力克他們抓住，巴斯本人和他的主要助手却及時逃脫了。

即使如此，收穫還是不錯的。

比利和依素等人被押返警局問話。

比利直認他除了想發財之外，還希望和依素一齊遠走高飛。

他又承認見過巴斯本人，但看情形，巴斯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否則他根本亦無須要比利找依素。

力克感到失望！

他正奇怪爲什麼不見了紐曼和阿生這班國際特警人員，紐曼就在這個時候回到警局裏來。由於這兒沒有國際特警辦事處的設立，所以紐曼和他帶來的特警隊員暫時在當地警局作爲連絡中心。

紐曼看見力克，首先問他：「你可知道這件事的最新發展？」

「我正想告訴你，我們已抓到了一些

人，」力克說，「只可惜讓巴斯等人逃脫了。」

一位警官則告知紐曼，一隊警方人員已按照比利所說的地址，去找巴斯他們。但憑常理，巴斯等人不可能再獃在那臨時巢穴。

紐曼道：「有件事你們一定意料不到，就是當你們未到依素家門之前，已經有另外一批人去過了。」

在塲的警官和力克都感到有些意外地怔了一怔，互相以莫名其妙的目光瞪住對方。

力克首先問道：「他們是誰？」

「可能是與巴斯懷着同一目的的人，」紐曼說道，「他們在依素家中搜索時，給阿生他們碰上，於是，他們立刻展開追踪！」

「你是指那三個中國人？」力克又問道。

「是的。」紐曼道，「他們堅持要分頭偵查，就是因爲他們想像到在這件事件裏面，除了巴斯之外，一定還有另外一班人，他們才是殺死沙格的眞正兇手。」

「他們現在呢？」

「已經離開這裏。」

「他們到了何處去？」

「追踪那批可疑人物，」紐曼道：「據我所知，他們去了美國。」

「美國？」力克又是一怔！

紐曼點點頭，說道：「是的，他們去了美國，我已經通知我們的人，在那邊接應他們。」

「爲什麼不在這裏逮捕那班人？」

「我說過了，他們只是可疑人物，並無任何罪證，如何可以逮捕他們？」

「但是，你不是說過，有人偷入過依素香閨麼？何不當場拘捕他們？」

紐曼道：「東方三俠做事向來不依常理，他們也許認爲時機尙未成熟。」

「但是現在——」力克想了想，「我們連巴斯的蹤跡也失去了。」

紐曼道：「照我意見，巴斯既有兩個手下落網，此事仍未失望。」

「你的意思是：迫他們供出巴斯的下落？」

「不！他們可能根本也不知巴斯等人身在何處。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巴斯等人一定未離開這裏。」

「然則你有什麼意見？」

紐曼道：「我們不妨把視綫轉移到機塲方面去。」

紐曼說到這裏，非常愼重地，先去把警官辦公室的門關上……

× × ×

午間，烈日當空！

街上不但找不到一個行人，連狗也不知躲到何處避暑去了。

亞森信警局之內，沒有空氣調節，只有幾把陳舊的吊扇。

警局的覊留室之內，更加熱得要命，比利是本地人，習慣了當地的氣候，倒還可以勉强抵受得住，但那二名巴斯的手下卻悶熱得差些兒昏了過去！

女子覊留室這一邊，依素是唯一的女犯人，她的傷勢已被認爲並無大碍，所以沒有被送返醫院裏去。

看守住兩間覊留室的，只有一名武裝警員，他在悶熱的天氣下，雖然可以享受到風扇，也顯得懨懨欲睡！

外面突然有個人闖入來。

亞森信市警局沒有守衞，就像許多城市的警局一樣，任何市民都可以入去。

湊巧這個時候是午睡時間，人們都懶洋洋的，顯得沒精打彩。

有人睡在椅子上，也有人伏案假寢。因此那人進來之後，幾乎毫無阻攔地，來到覊留室前面。

那個武裝守衞從半睡狀態中一紮而醒，問道：「你來幹什麼？」

那人不慌不忙地答：「找你。」

「找我？」守衞怔了一怔！反問道：「你來找我幹什麼？」

於是那人四下裏張望了一遍，鬼鬼祟祟的，摸了一叠鈔票出來，塞進了那守衞的手中，然後又與他耳語一番，看情形二人分明是相識的。

這時候，正在覊留室中的比利和二名美國人都隔住鐵枝的空罅見到了此種情景，但卻猜不透他們所幹何事。

只見那守衞把鈔票袋好了之後，突然背轉了身，那人於是從後用木棒擊了他一下，守衞就此昏倒地上！

那人迅速從守衞身上取得鎖匙，扔給比利，匆匆先走了。

比利也會意，急忙開了覊留室的鐵閘，然後又到隣室將依素放出，四個人由後面悄悄逃出了警局。

一切就是如此這般的順利。

比利帶着依素和二名美國人逃出了警局之後，沿住一些橫街窄巷左穿右插。

最後，他們進入了一間屋內。

這是比利一個朋友的住宅。但是，他的朋友卻不在家中。

四個人暫時留在這裏，不敢再在街道上走動。

在他們想像中，警察必然會四出追踪和搜索，問題只是遲早而已！

但是這時候街道上卻靜得可以。

天氣實在太熱，四個人口渴得要命。

比利喧賓奪主，在屋子裏四處走動，找一些吃的和喝的。

比利對各人說：這是他一位好友，還未成家立室，只有一個人住在這裏，但現在他不在家，這裏就不必担心有人回來。

兩個美國人都是巴斯的手下，一個叫布列治，一個叫活特。

布列治問比利：「你認識那個行賄的人麼？」

比利搖搖頭：「我不知道他是誰，但這裏賄賂是見怪不怪的事。」

布列治道：「剛才那一幕戲，你猜是誰導演的？」

比利毫不考慮地答：「還用問麼？一定是你們的首領巴斯。」

「然則，他爲什麼不派人在外面接應我們？」布列治道。

「嗯……」比利答不出話來，其他人也呆住在一旁！

「這件事有些古怪，」布列治說，「巴斯他們究竟在何處？」

比利沉吟道：「我猜，我們太過胆小，不該走後門的，也許，車子在前門等我

們。」

「那豈非太過明目張胆？」活特插嘴道。

「未必，這裏午間一切都靜止下來，我當時計錯了數，」比利嘆了一口氣，「現在我們如何可以與他取得連絡？」

四個人八隻眼睛互相交望着，似乎毫無辦法可想。

活特忽然對布列治道：「有個地方可以知道巴斯他們的下落。」

「那裏？」布列治問。

「汎洋旅遊公司。」活特說，「我記得巴斯說過在那兒可以取到證件讓我們離境。」

布列治回頭問比利：「有電話麼？」

比利聳聳肩，把手一攤，苦笑道：「這裏的電話不像你們國家那麼普遍。」

依素由窗口那邊答過來：「街口似乎有個公衆電話亭。」

各人湊近窗前，果然見到電話亭一角，但距離頗遠。

街上還是很靜，太陽像火傘，把所有的人都嚇得不敢露面似的。

比利道：「找到巴斯之後，我們是否可以立刻離開這裏？」

「要看看是否弄妥了證件。」布列治道：「現在先讓我去打個電話。」

布列治像老鼠似的，出了門口，四處張望，然後匆匆沿住路旁走向街口的電話亭！

比利等人在窗口一直瞪住他。這時候只要有個警察出現，各人也會退縮一角。

但是馬路之上，有如正在打巷戰似的，難以見到一個人。

布列治進了電話亭，他在電話簿中找到了汎洋公司電話號碼，但响了很久，仍然沒有人接聽。

布列治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他一邊等候對方接聽，一邊又要留心外面的動靜。

因爲他隨時會再次被捕。

他在心裏吃驚巴拉圭人太懶，即使在冷氣辦公室之內，每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這段時間之內，也陷於停頓狀態！

布列治正想把聽筒掛上，對方卻在最後半秒鐘傳出一個男子的聲音，懶洋洋地問：「找誰？」

「費瑪先生在嗎？」布列治記得巴斯曾與這個美國人數番連絡。而且他也數次見過此人！

「我就是費瑪，請問你是誰？」對方問道。

「我是巴斯的人，叫布列治。」

「噢！」費瑪立刻呼吸急促地問：「布列治，你在何處？」

布列治左張右望，他對這兒的環境並不太過熟悉。

「我也不知這是什麼地方。」布列治說，「附近有間教堂，我現在教堂左邊一個電話亭內。有巴斯先生的消息麼？」

「別問這麼多了，你就在那兒等我，我立刻開車過來接你。」費瑪道。

「不！」布列治說，「我不能獃在這兒等，太危險了！」

「我知道那教堂的位置，是不是用紅磚砌成的那一間？門外植了兩棵大樹，鐵欄柵漆上了綠色。那兒街口有個電話亭，我相信你現在就在那兒打電話給我。所以只要你在那兒等我數分鐘，我們就可以見面，假如你跑往別處，只怕我不易找得到你。」

「不，只要你說出你車子的外型，顏色和車號，然後沿住教堂面對住的這條街東行，大約一百碼左右，我們就會找到你了。」

「好吧！」費瑪又問：「活特呢？」

「他和我在一起。」

「你們準備好，我們即刻來接你們去見巴斯他們。」費瑪又說出了他車子的外型，牌子和編號。

電話掛了綫。

布列治看看外面沒有人，匆匆走了回去。

沿住行人道，他一直左張右望，總是担心被人跟踪。

事實上街道上面太靜，反而多些人來往，他會覺得安全一些。

進入屋內，活特等人立刻問結果。

布列治道：「巴斯並未忘記我們，他吩咐費瑪在等我們的消息，數分鐘之後，費瑪會來這兒把我們接去見巴斯。」

不久之後，街上出現了一輛美國大房車，顏色和編號，都與費瑪所說一樣。

於是各人離開了那間屋子，但首先現身於街道上的是布列治。

那車子依足布列治在電話中的指示方向前進，然後慢慢地駛過來。

布列治露面後，車子停下來，車門立即打開，各人非常有默契地迅速登車。

這是一輛裝有冷氣的豪華大房車，費瑪在車內。

車門關上之後，車子立即開走。

費瑪道：「巴斯等得你們很焦急，我現在就送你們到他那兒去。」

車子往郊外飛馳，最後沿住一條小路開進了一個小農莊。

附近沒有其他屋宇，因此各人都顯得較爲輕鬆。

巴斯等人果然就在這裏。他們看見布列治等人回來，有些意外。

巴斯未問布列治等人的「脫險」經過，卻急不及待地先問費瑪：「我們幾時可以起程。」

「今天晚上。」費瑪說：「所以我說他們回來得及時。」

布列治知道費瑪是開旅遊公司的，但爲什麼要在晚上起程？

原來過去巴斯用的假護照已被有關方面識破，現在不敢再冒險使用，惟有偸渡離境。

費瑪與巴斯約好時間之後，又匆匆開車走了。

巴斯這時候才開始查問布列治如何脫險，於是布列治說出警局中守衞受賄的事，但是巴斯卻因此大吃一驚！

因爲巴斯並未派人去營救他們。

「我們中計了。」巴斯恍然大悟：「費瑪不該將你們帶到這裏來。」

話猶未完，直升機聲在頭頂上响了起來。

各人衝出屋外，但軍警已將這一帶重重包圍，首先落網的是費瑪和他的司機，

他們的汽車只開到小路路口，就被一輛警車截停，跟住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是美國特務頭子力克等人，最後他們被帶回這小農莊來。

費瑪這時才知道他們一直被人跟踪到這兒來。

爲求答案　收買人頭

巴斯的落網，令到有關方面對整個事件的眞相有了一些眉目。

巴斯承認他帶人不遠千里而來，無非爲了追查一項秘密！那秘密關係到一批價值千萬美元的珠寶。

據說，數年前有一批珠寶被竊，竊匪人數不明，但失物却被保險公司詳列清單，附上精細圖片，由電視和報章公開，徵求有關消息，如有人提供，即可獲得巨額花紅云。

但是，如此一來，却嚇怕了竊匪集團，久久未見脫手，那批失物自然下落不明，聯邦密探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仍無法偵破該案。

現在巴斯並不承認他是竊匪集團中人，雖然他在美國是個有過犯罪紀錄的人。

巴斯只承認他知道這項秘密。

秘密的要點在乎該批賍物並未脫手，主要因爲風聲緊之外，就是有人企圖黑吃黑，於是有人展開明查暗訪云。

巴斯說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知道有個叫沙格的巴拉圭人可能知道這批珠寶的下落，因此透過他那個開旅遊公司的朋友費瑪，用假護照，假姓名，帶人南下，到巴拉圭首都來找沙格。

但是，想不到除了他之外，還有另一批人想知道是項秘密，而且看情形，這批人可能比他更早到達這裏，否則，沙格又如何會被人追殺？

根據當日樹林中的情形忖測，死者沙格是與一些人在樹林中展開追逐，最後被槍殺的，然則這些人又是誰？

可能是遊客。

兇手極有可能以遊客的身份，借故聘用死者沙格爲其導遊，然後誘他到這兒——樹林中來，最後暴露其眞正身份，向其迫供。

也許死者沙格眼看勢色不對，及時逃走，於是雙方在樹林中展開追逐，對方爲阻止其逃脫，迫於開槍向他射擊。

又或者兇手最初的目的只想射傷他，但槍法失靈，擊中了沙格的要害，以致死者當場傷重身亡亦未可料。

不過，這一切只是憑巴斯等人的口供，加上沙格被殺前的忖測，實情究竟如何？也許要經過有關方面的一番追查才可知道。

無論如何事情至此亦算告一段落了。最低限度，巴斯等人的落網，令有關方面知道了沙格被殺的眞正原因，在巴拉圭警方這方面來說，任務亦告了結。

現在留下來的問題就是：誰殺沙格？

沙格臨死前，爲什麼會對比利說：「……酋長……首級……別忘記……」？

這是臨死前的遺言，沙格必然知道自己沒有生還的希望才肯對比利說出，因爲比利本來就是他的朋友。

然則，這句斷斷續續的話，到底是何用意？

至此爲止，留下來的答案就只有留給國際特警隊和東方三俠去追尋。

目前東方三俠巳經追踪一些可疑人物到美國去了，這是紐曼告知力克他們的。

現在巴拉圭警方只有等待美國聯邦密探和國際特警隊爲他們去抓眞正的殺人兇手！

除了比利與依素二人之外，巴斯他們既是美國人，自然由力克他們引渡回美國去受審。

×　×　×

呂偉亘等三俠又到了美國。

這次他們是爲了千里追踪一班人而來，這班人表面上是遊客，但是，阿生有理由懷疑他們。

首先阿生爲了追尋殺死沙格的兇手，向一些酒店和旅遊公司着手偵查。

他發覺沙格當日並未負上任何「導遊任務」，而向有關方面稱病告假。

通常一個嚮導員是由某一間旅遊公司僱用，支取月薪的，他在巴拉圭，大部份嚮導員屬於自由性質，那兒有生意就到那兒去，因此除了旅遊公司之外，還有酒店的待役，亦與嚮導連絡。因爲有些個別遊客是臨時才僱用嚮導員的，那就只有懇待役介紹。

阿生又從另一方面查到，有一批五名的美國遊客，當日並未僱用嚮導員陪同，自行進入樹林中去遊覽。這是十分罕見的事。

通常外地來的遊客，參加旅行團的例外，否則一定會托酒店代僱嚮導員，然後才可以前往充滿危險性的樹林狩獵區。

阿生因爲沒有這批美國遊客僱用嚮導員的記錄，心裏巳經生疑，後來又從一名渡河船的船夫口中，證實他們一來一回的時間，而那段時間正是命案發生前後。

於是，三俠開始對這五名美國人展開暗裏跟踪，但却未驚動警方，以免打草驚蛇。

不久，他們發覺五名可疑美國人之中，有二人潛入依素香閨搜索，毫無疑問，這些人的目的，無非想找出沙格的秘密。

阿生他們當時不知道這班人是否找到了所希望找到的東西，總之經過一番搜索之後，匆匆離去，不久就起程回美國。

呂偉亘等三俠覺得事不尋常，立即展開追踪，也到了美國。

那五個美國人首先到了美國最南部的城市美亞美，然後飛去紐約。

看來他們並未發覺被三俠步步追踪而來。

但是，可能由於紐曼巳致電紐約特警辦事處，因此，當三俠抵達紐約機場時，竟然有數名特警隊員前來接機。

三俠對此並不感到高興，反而覺得可能因此壞了大事。

因爲他們此行並非來此遊覽渡假，而是跟踪一些可疑人物，既然任務在身，自然希望不要太過引起旁人注意。

紐曼的助手——紐約特警隊副隊長列頓，也在機場的接機行列中。

阿生與他們打過招呼之後，示意呂林二人切勿放過那五個美國人。

呂偉亘看見五個疑人匆匆離去，立即

與林愛莉跟出機場外面去。

呂林二人看見一輛汽車將五個美國人接走，立即跳上一輛街車。

這時候，阿生與列頓等人交代過後，也匆匆趕來，乘坐特警隊的車子，尾隨而來。

特警隊的車子並無特殊標誌，就像普通私家車一樣。

阿生一方面替呂林二人担心，另一方面也暗自埋怨列頓他們，要不是他們前來接機，阿生根本無須應付他們。那麼，現在三俠就可以在一起。

路上車子太多，阿生他們根本見不到呂林二人所乘坐的街車。

這是阿生事前意料不到的事，他只是遲了一步而巳，想不到就此與呂林二人失去了連絡。

特警隊人員也覺得他們這一次可能做錯了，當時他們只是奉了紐曼之命前來機場接機，却想不到反而壞了大事。

也許是紐曼太過大意，在密電之中未有提及阿生他們正跟踪着一些人，因此列頓他們並未會意，直至到他們看見呂林二人匆匆跟出機場外面，未有與他們打招呼，這才醒覺，可惜巳經太遲了！

列頓令開車的特警極力設法「扒頭」超前，無奈路上車輛擠迫得達响號的警車也無法擠在前列，更不要說其他車輛了。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叫列頓通知特警隊的紐約辦事處，如果有呂林二人的消息，立即通知他們。

三俠不是頭一次來紐約，在此之前，他們不止一次與當地警方和特警隊合作辦案，因此，呂林二人應該知道特警隊辦事處的電話號碼才對。

列頓的車子有電話，可以和辦事處隨時連絡。

美國的電話服務是世界上最完善的，私人汽車之上固然可以安裝無綫電話，私人飛機之上同樣也可以。不少大老闆都擁有私人飛機，東飛西飛，四處去視察他們的業務。

許多時候，大老闆就在飛機之上召開他的業務會議。

這種「空中業務會議」幾乎近乎狂想式，但在美國却是事實。

什麼叫做「空中業務會議」？

原來大老闆們有時在飛行途中突然要召集各地經理級下屬商討一件重要事務，但又不想不同地區的經理們浪費時間，於是就只有通知電話公司，利用無綫電話開會。

不管分公司的經理們遠在西岸的三藩市，或者西北的西雅圖，又或者南部的美亞美，只要透過電話公司是項特殊服務，大老闆即可在他的私人飛機上召開「空中會議」！

當然，這只是「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但電話公司的專門人員於接到大老闆的臨時通知之後，即可在短時間之內，替他們把各地經理級人物在電話中找齊，然後爲他們把綫路轉爲無綫電話，讓正在紐約南飛華盛頓的老闆，召開一次「空中業務會議」。

毫無疑問，這項特別服務的費用一定不會少，但對一個大機構而言，單是節省時間，就巳經「值回票價」了。

何況分佈在不同地區的經理們，如果個個要集中在一個地方開會的話，單是飛機票亦甚可觀，但這項特別電話服務，最少比機票便宜。

儘管有不少人在詛咒美國是個「資本主義帝國」，但是，若非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又那裏有這種狂想式的特殊服務。

阿生所以要求列頓通知他的辦事處，就是想像到呂林二人在有所發現時，會設法找阿生他們。

但是現在他們既然失去了連絡，相信呂林二人定必會致電特警辦事處。

可惜，阿生和列頓他們的車子在街上走了超過一小時以上，辦事處仍沒有呂林二人的訊息。

於是，阿生開始越來越担心。

×　×　×

呂林夫婦二人到過紐約好幾次了，他們對這個世界第一流大城市的情形相當熟悉。

因此，上車之後，呂偉亘一邊叫司機跟踪前面的車子，一邊大手筆地給了司機一筆小賬。

街車司機見錢眼開，想盡辦法不讓前面一輛大房車失去踪跡。

黑色大房車裏面，坐了五個人，但並非呂林他們由巴拉圭跟踪來此的五個人，有兩個坐着原車來接機的，只有三個是由巴拉圭返美的可疑遊客。

至於另外兩個疑人，則坐在前面一輛較小的白色房車內。

由車子的大小，亦可分出這五個疑人的地位來。

坐在黑色房車的三個可疑遊客之中，有個年紀較大的，年約四十許，其他二人約三十歲上下。

那個中年人叫保加——這是呂偉亘從飛機乘客名單上找到的。

看這陣仗，那個中年人保加就是這五個疑人中的首領。

坐着原車來接他們飛機的，是個年約五十許的男子，另一個是司機。

呂林二人由於距離與角度的關係，只能看見車中人的輪廓——五十餘歲的男子坐在汽車後面，咬住雪茄戴住一副茶色太陽眼鏡，銀灰色的頭髮和鬍子。

根據呂林二人的估計，此人的地位可能比保加更高一級。

當時在機場外面，保加登車後，就攢到後排座位去，與那神秘人物並排而坐，其他二人則坐在前面司機位旁邊。

至於另外兩個同來的男子，則坐到較小的白色房車去，車內亦有二名大漢。

一黑一白兩輛車子，開進了市區之後，轉進了東區的一條街道，速度也慢了下來！

街車司機於是回頭問呂偉亘：「要跟入去麼？先生。」

呂偉亘發覺這條街頗靜，除了剛才二輛開進去的車子之外，沒有其他車輛。

他忍不住問司機：「這是什麼地方？你可知道麼？」

「據我所知，這一帶是貨倉。」街車司機把車子停在街口彎角之前，那位置和

角度，僅僅可見前面街上的情形。

假如街車在這時候開上去，前面被跟蹤的車子一定發覺情形有些不大對勁！

於是，呂偉良付了車資，和林愛莉落車。

街車開走了。

前面一黑一白兩輛汽車，就在這時候開進了一間貨倉之內。

二輛車子開了進去之後，貨倉的門立即關上了，一切都顯得極不尋常。

林愛莉道：「總算有了一些收穫。」

「現在我們必須設法與阿生連絡。」呂偉良看看腕錶，說：「他這時候在什麼地方？」

「他跟不上我們，大概會先返特警隊的秘密辦事處去。」林愛莉說。

「那麼，我們就先設法通知阿生。」

「前面似乎有個公衆電話。」

「是的。」呂偉良又問：「你還記得特警隊辦事處的電話號碼麼？」

林愛莉道：「我手袋中的小冊子，可能有記下來。」

「那麼，你先去通知他們，最好能找到阿生。」呂偉良說。

於是林愛莉一邊把手袋裏的小冊子搜出來，查閱那個電話號碼，一邊走進了貨倉側邊一個電話亭裏去。

呂偉良則在貨倉對面徘徊，可惜，貨倉大門關上了，他根本無法看見裏面的情形。

電話亭之內，林愛莉放進了硬幣之後，首先覺得有些不妙。

林愛莉是個相當機警的人，她彷彿聽得「卡察」一聲。

回頭一看，那度玻璃門自動掩上了。

隔着玻璃，林愛莉看見有人悄悄由貨倉的旁門閃了出來。

那人手持怪棒，向呂偉良的頭部擊下去。

林愛莉目覩此情形，急忙放下手中的電話聽筒，就要衝出去。

但是，那度門不知怎的，緊緊地閉上了，她無論用上多大氣力，亦無法推開。

林愛莉已無暇去分析這一切，她只想着如何及時去救她丈夫呂偉良。

但是，她目擊呂偉良被人抬進了貨倉去，却是一籌莫展。

她沒有聽錯，剛才那「卡察」一聲，就是這度門，被人用遙控裝置自動鎖上了的。

假如這是公共電話，爲什麼會這樣？

林愛莉沒有時間多想下去，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似的，整座電話亭正在急速移動，人在其間，難免頭暈眼花。

在這一刹那間，她才開始明白，原來這「公共電話亭」只是一個陷阱。

「電話亭」在急速旋轉中，遁入了貨倉內，但仍然轉個不停。

直至到林愛莉昏倒其中，這才停止了轉動。

有人把她自亭內拖出來，然後又抬進了一間房間裏去。

×　×　×

列頓帶着阿生一齊回到辦事處。

接綫生告訴列頓，他始終未曾接到過呂林夫婦二人的電話。

列頓一看腕錶，他們離開機場至今，已經先後二小時又十五分。

「看來可能出了事。」列頓束着眉梢說：「他們去了何處？」

阿生也同意列頓的見解，他知道呂偉良和林愛莉都不是這種人，不管他們是否有收穫，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裏，最少也會用電話通知特警隊辦事處。

列頓一邊吩咐下去，叫人通知正在巴拉圭方面的紐曼。

另一方面，他則致電紐約警方。

列頓找着他認識的一位探長奇里夫，這位便衣警探是負責特別罪案組的，過去經常與特警隊合作。列頓亦因此與他成爲好友！

列頓在電話中道出一切來龍去脈之後，又說：「奇里夫，看情形須要你出面向那些的士公司調查一下。」

奇里夫在電話中苦笑道：「你別開玩笑了，紐約有數以千計的街車，除非你記得它的車牌號碼，否則叫我如何帮你？」

列頓說：「你是偵探，在這裏你的權力是被公認的，其他的相信亦不必我多說了。」

奇里夫想了想，終於答允趕來會見阿生和列頓他們。

×　×　×

貨倉之內，呂林夫婦二人先後甦醒過來。

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却依稀記得昏倒之前的情形。

他們四下裏張望，這裏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四壁蕭條。

那邊的一度門，但門分明被人在外反鎖。

林愛莉記得有人向她丈夫襲擊過，因此她關心地撫摸着他的後腦：「他們有沒有擊傷你？我本來看見的，但無法加以援手。」

呂偉良也摸摸看自己的後腦：「還好，只是昏了一陣！」

「這是什麼地方？」

「可能是他們的巢穴。」

「現在我們怎麼辦？」

「試開那度門。」

「我看情形已經鎖上了。」

呂偉良道：「何不利用你的髮夾？」

「我怕沒有用。」

話雖如此，她還是摸下一枚髮夾，試行在匙孔上動手脚。

出乎意外地，門開了。

呂林夫婦二人本來十分頹喪，這時候却爲之精神一振！

林愛莉在門旁探首往外張望，見不到有半個人影！

她向她丈夫打了一個手勢，呂偉良即拄杖走了過來。

外面堆了一些木箱，木箱之上漆了一些番號，却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們原來仍然留在貨倉之內。」呂偉良道。

「爲什麼沒有人？」林愛莉感到有些迷惑！

「可能他們太過相信這些門鎖。」呂偉良一邊低聲說，一邊找出路。

突然之間，背後刮起一陣怪風，老江湖的呂偉良當然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立即反手出杖，迅速被人一手接住。

二名大漢不知由何處撲出，總之由呂林二人背後攻來。

呂偉良鐵杖被人握住，順勢一擺，鐵拳疾似流星！

「蓬」的一聲，那大漢百多磅的身軀往後飛出，結巴巴地撞向一堆木箱旁邊，「嘩啦」連聲，木箱也被震跌數個。

另一名大漢却欺林愛莉是個女流，一拳落空，仍不知機，繼續飛撲上來，被林愛莉借力彎腰，輕易將他摔倒！

二名大漢來得突然，却也敗得莫名其妙，只有冷眼旁觀的人才看得比較清楚。

在一陣掌聲之中，有數人由一排木箱頂上出現。

林愛莉被困電話亭中・目睹呂偉良被人偷襲・但却無法赴援。

由於突然開亮了的强烈光線影响，呂林二人夫婦仰首上望，却看不清楚那些人的面目。

「好！打得好。」一個男子拍手叫好，哈哈地說：「中國功夫果然了不起。」

數名大漢首先由木箱上面跳下來，呂林二人立即戒備。

但是，當他們小心看清楚時，却又呆了一陣。

原來那數名首先由木箱跳下來的大漢，個個手上都握住手槍。

一個年約五十餘歲的男子，在保加的陪同下，慢慢地由木箱上逐級下來。

保加是五個疑人中的首領，呂林二人當然認得他。

「好身手！」保加瞪住呂偉良：「你究竟是什麼人？」

「你以爲我是什麼人？」呂偉良反問道。

保加道：「我只知道你們是跟踪我的人，却不知道你們的身份！」

林愛莉笑了笑：「然則，你可知道我們爲什麼跟踪你？」

「我正想這樣問你。」保加道。

「你們在巴拉圭犯了罪！」呂偉良盯實保加，說道。

「我犯了何罪？」保加反問道。

「殺人！」呂偉良說，「你心裏大概也明白，可不是嗎？」

保加冷然一笑，說道：「然則，我殺了誰？」

「一名巴拉圭嚮導——沙格。」呂偉良說：「你敢否認麼？」

「我承認和否認，又有什麼分別？」保加傲慢地說，「反正這些事完全與你無關。」

林愛莉凜然一笑：「然則，另一項罪名，不知道可與你們有關？」

「什麼罪名？」保加又是一怔。

林愛莉道：「入屋行竊！」

「你說什麼？」

保加生氣地想衝過來。

但是，他身邊的中年人一手拉住他：「保加，不要衝動！」

保加的地位顯然不及中年人的高，他只好乖乖的站住了。

林愛莉氣定神閒地說：「你們殺了沙格，還找到了他的秘密，於是逃回美國，是不？」

中年人問：「你們似乎一直很注意這件事，爲什麼？」

呂偉良道：「我們本來是遊客的身份，不幸你們要殺的沙格却死在我們身邊，這就是我們不能袖手旁觀的原因之一。」

「保加已經告訴過我，你們是最後見過沙格的人。」中年人說，「你們到底還想知道一些什麼？」

「最後那一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呂偉良煞有介事地，陰森一笑。

保加和那個中年人同時一怔，然後交換了一個眼色。

「你知道沙格的秘密？」保加問。

呂偉良笑道：「是的，是他死前說出的秘密，我相信他是迫不得已的。當時我們也聽得莫名其妙，後來多得你們，終於提醒我了。」

林愛莉一時之間，也給她丈夫弄得糊塗起來，他爲什麼要說謊？

這看來是十分愚蠢的事，因爲如果他們是局外人的話，危險性就沒有那麼大。但是現在，他們既是知道秘密的人，情形可又不同了。

呂偉良爲什麼這麼笨？——林愛莉想不通他的意圖。

保加半信半疑地問：「你們原來才是最後見過沙格的人？」

「是的。」呂偉良道：「比利只是後來趕到他身邊的人。但在他之前，沙格已經對我們說出了一些秘密。」

「是什麼秘密？」保加說。

「既是秘密，我又豈可告訴你們？」

呂偉艮笑了笑。

「你似乎忘記了自己目前的處境。」保加得意洋洋地說。

呂偉艮却若無其事地笑道：「我目前的處境怎麼樣？」

「你是我們的俘虜！」保加說，「你二人的性命掌握在我們手中。」

「但是，你們尋寶遊戲是否成功，關鍵却在我們手中。」呂偉艮還是那副滿不在乎的神氣！

說話時，竟然瞧也不瞧他們一眼。

中年人又與保加交換眼色。

他們二人耳語了一番，其他大漢却在旁持槍監視着。

「偉艮！你瘋了嗎？」林愛莉趁此機會，低聲埋怨着。

呂偉艮道：「讓我來應付他們吧，你不會明白的。反正我們逃不了，何不趁機跟他們混下去？也許會有更大的收穫！」

林愛莉與呂偉艮對話時，是用他們的家鄉方言，對方的人根本聽不懂。

但當他與對方談話時，却說英語。

這時候，那個中年人又問呂偉艮：「你到底知道了一些什麼？」

「你的意思是——」呂偉艮故作神秘地說：「要我們與你們合作呢，還是交換一下所收集到的有關情報？」

保加道：「你應該把你知道的，告訴我們。」

「如果我不說呢？」呂偉艮笑道。

保加說：「我會對付你。」

「那麼，你最後會一無所得。」呂偉艮道。

保加很生氣。

但中年人爭先說：「好吧！你不過想分肥而巳，我就讓你們加入。」

「波士，你——」保加想阻止。

中年人不等他說下去就說道：「保加，我決定這樣做，你還是少管。」

保加無可奈何地，輕輕嘆了一口氣。

中年人態度改變，令到槍手們的戒備也告鬆弛了。

呂林夫婦二人由階下囚變成了貴賓，這確非林愛莉所能預料得到的。

× × ×

阿生，列頓和奇里夫探長等人，現在正在一間的士公司的無綫電台之內。

他們正在等待着一輛黃色的士——街車回來。

他們相信那輛街車是儎過呂林夫婦二人的。的士公司方面巳答允了奇里夫探長的請求，透過無綫電話，將司機召回這兒來。

首先是阿生憑一刹那間的印象，記得呂林二人當時在機場外面，似乎匆匆登上一輛黃色的士，於是他告訴了奇里夫。

奇里夫就從全市的「的士公司」之中，查出那一家公司的街車，是漆上了黃色的。

最後他們查到了這家「黃色的士公司」來，奇里夫出示了身份證明文件後，表白了來意，要求對方充份合作。

奇里夫既然是當地一位探長，自然沒有人拒絕他的要求。

不久，一輛黃色街車開了回來。

司機是個中年胖子，他從無綫電通話機中巳知道有事發生。

他們公司裏的無綫電台的廣播員，是照阿生的描述和吩咐而發出呼籲的。

阿生知道這是紐約，像他師父那副模樣的中國人一定不會多。

因此，只要的士公司的無綫電台提出某一個時間之內，在機場外曾接儎過一男一女中國人的街車司機，請立即與電台連絡。

那對中國人的特徵就是：男的三十餘歲，持鐵枴杖。

女的未到三十，長髮，牛仔褲T恤，中等身材。

這項廣播發出不到三分鐘，一輛街車巳經有了反應。

街車司機用他們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電台，說他接儎過類似的二個中國人。於是電台叫他回來。

現在，各人就在街車司機的引導下，前往那間貨倉。

途中，阿生從街車司機的口中，確信他儎過的一男一女就是呂林二人。

司機所以印象深刻，主要是因爲呂偉艮的小賬給得特別多之外，還叫他跟踪過二輛大小房車。否則，也許他可能想不起來。

奇里夫等人的車隊只停在街口，各人就悄悄落車步行。

司機遙指那邊一些貨倉，表示他當時看見一黑一白的大小房車，可能巳開進其中一間貨倉之內。

奇里夫和阿生商量如何採取步驟。

列頓認爲應該先將這兒一帶，重重包圍。

阿生則覺得太過大陣仗，反而可能會打草驚蛇！

因此，他憑了自己的判斷力，先在附近一帶，進行實地觀察。

阿生忽然把列頓召來，指住地上說：「你瞧！這是什麼？」

列頓道：「這是貨倉區，這是路軌，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不！」阿生說，「除了路軌之外，還有些不尋常的痕跡。」

列頓這時才注意到，地上有些重物磨擦過的花紋。

但是，這兒既是貨倉，一箱箱的貨物在地上弄得到處花紋，又有什麼出奇？

阿生却認爲，奇就奇在那兒有個電話亭。

奇里夫一直帶人從另一角度查。

他是一名探長，自然比較方便，可以逐間貨倉去查。

阿生突然跑進電話亭去。

拿起聽筒，又放下，然後又跑了出來，在四周觀察着。

阿生是個鬼靈精，沒有人曉得他正在想一些什麼事。

忽然之間，他又用手推電話亭。

列頓過來笑他：「你以爲你是大力士麼？這是深陷入地下建造的。」

但是，阿生却瞪住地基，怔怔地說：「我看未必吧？」

列頓笑道：「我在紐約住上了不少時日，你何必疑神疑鬼？這電話亭根本無可疑之處。」

這時候，奇里夫也過來了。

他的調查毫無結果，所以過來看看阿生他們有何發現。

阿生把他的想法說了出來：「我覺得這電話亭有些古怪！」

說到這裏，阿生又蹲了下來。

其他人也蹲了下來，跟住阿生的視綫，注視電話亭最底層的地方。

阿生又說：「這電話亭沒有深入地下，而且可以移動的。」

至此，阿生又站了起來。

他沿住路軌，追尋至那間貨倉去。

貨倉距離電話亭不遠，路軌將二者之間連接起來。

由於這一帶乃貨倉區，馬路上有不少縱橫交錯的路軌，主要是利便運貨的，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及此。

但是，阿生就覺得這兒有問題。

奇里夫剛才訪問過隣近幾間貨倉，大部份沒有人留守。

年來世界大鬧經濟不景，許多貨倉一直空置下來，沒有生意。

奇里夫記得這一間被阿生認爲可疑的貨倉，也是拍門時沒有反應的。

奇里夫聽阿生說得有道理，路軌的起點不該通至電話亭。

於是他召人將貨倉大門弄開。

裏面似乎沒有人。

大半個貨倉是空的，只有小部份堆滿了一個個木箱。

木箱箱面都分別寫住：「中國瓷器，小心搬運」。此外還有編號，數量等等。

奇里夫和阿生他們，追踪地上的路軌，進入一間房。

房門本來鎖上了，但輕易就給阿生弄開。

在此之前，奇里夫只聽過列頓的介紹，說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他與呂林夫婦二人又稱「東方三俠」。

但是，直至到了現在，他才覺得阿生果然名不虛傳。

那並不單止就是爲了阿生先露了一手開鎖絕技，而是出現在他眼前的事物。

原來那間房之內，果然是一些控制機關之所在地。

阿生試開動一些機掣，由一些半隱蔽式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不遠處的電話亭正在急速地轉動起來。

再按另一個機掣，電話亭就沿住路軌，迅速滑進了這間貨倉中來。

一切證明阿生的見解是對的，所以奇里夫心服口服。

奇里夫試進了那個活動電話亭之內，拿起聽筒，果然有些異樣，但仍可以投入硬幣，把綫路接到電話公司去。

於是奇里夫乘機通知了總部。

貨倉內的控制室有一套竊聽裝置，目的是要偷聽每一個由該電話亭打出的電話內容。

另一套儀器更妙，就是可以冒充電話公司的接綫生。

也就是說：必要時，這裏可以將電話亭與外間的綫路暫時截斷，由電話亭打出的電話，只可以接駁到這兒來。

警探，特警隊隊員等人，巳在貨倉各處展開搜查。

但是，除了一些木箱和貨物之外，找不到其他人。

「不可能連管理貨倉的人也找不到一個。」阿生說：「一定是他們聞風先遁，又或者——」

阿生說到這裏，突然頓住了。

「這些未必是瓷器，開箱看看吧！」阿生忽然有此提議。

一名探員，設法把其中一個木箱撬開，裏面果然不是中國瓷器，而是一箱子磚頭。

「他們爲什麼要作此種僞裝？」列頓一時也想不通。

阿生繼續向其他木箱觀察，敲敲打打的，令人莫名其妙！

阿生忽然之間，又停在其中一個經他敲打過的木箱之前，設法將一塊旁邊的木塊撬開，裏面却空空如也！

爲什麼會有些是空的？

當時在塲的人也覺得驚奇不巳！

但是，阿生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因爲他巳經彎腰走了入內。

原來裏面可以通往一條隧道。

隧道之內，有煤鑛坑所用的滑輪車，直通往另外一條街。

現在大家才明白，貨倉中人，早巳聞風先遁！

從控制室中的「半隱蔽式」玻璃小窗中既然可以窺見外面的情形，那麼，貨倉中人能及時逃脫，絕非意外！

所謂「半隱蔽式」，就是由外面看上去，那些只屬貨倉的通風小窗而巳，外面的人無法由此窺見內裏情形。

但相反，裏面的人却可以由內望見外面的一切情形。

爲什麼要作這種設計？

警方立即對貨倉的主人是誰這一點，先行着手偵查。

列頓和阿生，則設法追尋在逃人等的下落，以便營救呂林二人！

× × ×

呂林二人被保加等人帶走。

他們是在半小時前才先後乘車離開那間神秘貨倉的。

呂偉艮和林愛莉二人都不知道阿生會追踪到這兒來。

現在他們在另外一處地方。

這時候，保加才告訴呂林二人，他的老闆叫麥哈爾——就是那個中年人，保加稱他「波士」。

麥哈爾年約半百，他對呂林二人十分友善，所以連帶保加也不得不客氣一些。

這兒似乎是麥哈爾的大本營，他親自倒了兩杯酒走過來，交到呂林夫婦二人的手上。

麥哈爾擧杯，說道：「祝我們合作愉快！」

呂林二人擧杯淺飲。

麥哈爾笑道：「發財是人人都希望的事，但爲了此事，我們巳花費了不少心血，你們反而是中途加入的。」

呂偉艮笑了笑：「我明白，你在担心我們的分賬問題吧？」

「正是！」麥哈爾道。

「我不會要求太高，因爲我們只有兩個人。」呂偉艮說。

保加立即插咀：「不！不是兩個，是三個，先生！」

呂偉良一怔，心裏有些吃驚。要不是他們早巳知道三俠跟踪而來，又怎麼知道三個，不是「兩個」。

麥哈爾笑笑說：「不管你們兩個也好，三個也好，總之，你們只可以佔百分之二十。」

林愛莉道：「太少了！」

呂偉良却說：「算了，即使百分之二十，數目可也不少。」

麥哈爾道：「是的，我作出這種決定，已經十分的大方。」

「我們花費了不少時間和金錢，」保加說，「你們只是見獵心喜的旁觀者，有此數目巳經很不錯了！」

「旁觀者？」林愛莉哼一聲說：「你太小睹我們了。」

呂偉良道：「若非物有所值，相信麥哈爾先生也不會作出此種決定。」

「是的。」麥哈爾道：「至到如今，相信我們彼此之間，也該坦白一下，交出所獲得的資料了。」

「我想先知道你們在沙格那住所中搜到了一些什麼？」呂偉良問。

「只是一些照片。」麥哈爾把一個紙袋遞了過來，「你可以拿去看看。」

呂林二人接過了，袋中果然有一些照片，都是黑白甫士咭照片。

每張照片中的人都不同，唯一相同的，就是每張照片只有一個人。

有些是半身照，有些是生活照，總共有七張。

呂偉良發覺其中是一個粗綫條中年男子的，此人外型倒有八分似電影明星查理士布朗臣。也就是那個綽號「斬柴佬」的大明星。

他雙手交加搭在胸前映這張照片時，顯得十分神氣！

將照片反過來，後面寫住：「卡塔特，印第安人，四十歲」。

其他照片背後也有字寫上，無非都是人名，身份與年歲等。

從筆跡上分析，似乎是同一人寫上去的。

呂偉良道：「你們在暗格中，就只找到這些照片？」

「是的。」保加說，「這就是從沙格情婦家中的暗格中找出來的東西。」

麥哈爾道：「現在，到你們交出秘密了！」

呂偉良呷了一口酒，道：「我不會在這個時候告訴你。」

「爲什麼？」麥哈爾面色一沉！

保加也生氣地大聲說道：「你敢作弄我們？」

「不是我作弄你們，是你們作弄我們才是眞的！」呂偉良又說：「你們進入依素那住所時，我在窗外窺伺，分明見到你們拿走兩樣東西，一個是厚皮紙信封，另一件是一本日記。」

保加「嗯」的一聲，呆住了！

他回頭望住麥哈爾。

呂偉良又繼續道：「厚皮紙信封之內，就是這些照片，但日記呢？我以爲那才是最重要的綫索。」

麥哈爾苦笑一下，道：「你很厲害，不過，在你未說出秘密之前，我又豈能讓你看那本日記？」

「你担心一些什麼？」呂偉良說：「我們夫婦只有兩個人，你們佔盡了優勢，我不可能作反，更不可能出賣你。」

林愛莉道：「對了，但是，相反呢，只要我們說出你們所須的秘密，你們即可殺掉我倆，所以這份秘密我們必須保留到適當時候，然後才可以說出。」

「也有些道理！」麥哈爾放下酒杯，回頭走進了一間房間去。

保加對呂偉良說：「你的另一位朋友呢？」

「那個小孩子麼？」呂偉良道：「他是我朋友的兒子，我們結伴南遊，到了紐約之後，我們就分手。這時候，他可能巳回到他父親那兒去了。」

麥哈爾捧出一本紙張巳經變黃的日記交到呂偉良的手中。

呂偉良剛剛接過，保加忽然又一手按住：「慢着！」

「什麼事？」呂偉良問。

「你必須保證，自始至終只可以和我們合作。」保加說：「還要發誓，不准把這裏的秘密，告知外人。」

呂偉良笑道：「這件事我們互相信賴才可以成功，你何必疑神疑鬼？」

麥哈爾也覺得保加太過嚕嗦，叫呂偉良先看一遍，然後再說。

於是呂偉良翻開那本日記。

林愛莉湊過來看，發覺日記紙張巳經發黃之外，有些還被虫蛀。

用藍色墨水筆寫上的字跡，也開始褪色了。

毫無疑問，這的確是一本收藏了相當日子的日記。

日記用英文寫成，非常簡短。

麥哈爾道：「你不必浪費時間由頭看起，前面大部份與我們無關。」

呂偉良於是聽了麥哈爾所說，由夾住一頁書簽那處開始，逐頁看下去！

用書簽夾住那一頁，日期是三月二日，天氣十分寒冷。

開始一段是這樣寫着：——

三月份的天氣還在下雪，我眞不慣！我覺得還是住在我的家鄉好，可能是喜歡炎熱多過寒冷的緣故。

還好，我們的計劃巳完成了，只要一切順利，我便會衣錦榮歸！……

下一頁的日子是三月三日，天氣還是寒冷。

這一頁寫住：——

老頭子巳把計劃擬好，據說萬無一失，只要我們依計行事。

今天我們開最後一次會議，明天就要把我們的夢想完成！

我實在太興奮，不久之後我便可以離開這裏，不必捱冷了！

三月四日，寒冷，下雪。

一切順利，眞是謝天謝地！

我現在要好好睡一覺，因爲我巳經失眠了好幾晚。

明天我們會完成最後程序，我最少也有一百萬以上。

想到這裏，我又再度失眠……

三月五日，寒冷。

在約好的地方見面，令我十分失望，他們不肯立刻分配。

老頭子的意思認爲風聲太緊，因爲這是一單大生意，太轟動了……

范禮士他們也同意了老頭子的決定，噢！我有什麼辦法？只好默然！

如果這些東西凍結下來，如何處理？老頭子要我們明天再去一次。

三月六日，寒冷，下雪，下午天氣稍爲回暖。

老頭子的意思令我十分不舒服，他叫我們暫時四處分開，避避風頭。

這是令人喪氣的事，早知如此，我才不會參加這次的行動。

偏偏那些東西又不易脫手，有什麼辦法？我們惟有相信老頭子。

三月七日……

呂偉良看到這裏，忽然停止下來。

他仰頭問麥哈爾到底當時他在何處？上面何故不提呢？

「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所以只要他看得明白就行了。」麥哈爾又說：「不過，你繼續看下去，你會知道當時他身在何處。」

「三月七日」一頁，上午的天氣是「寒冷」，但下午則寫住「和暖」。

內容則寫得明白：「我終於離開了紐約，今天開始南下……」

比較重要的是「三月八日」一頁。

內容寫住：「老頭子通知我們，只許留下地址，不許再在電話中，問及其他。

「沒有辦法，只好等下去。

「麥錫和我一齊南下美亞美渡假，但我希望先返巴拉圭等消息。

「我掛念依素，本來以爲，衣錦還鄉之後，可以與她享受一番，想不到還是要捱！

「唉！眞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呂偉良看到了這裏，才明白死者沙格，原來是一個由巴拉圭到美國來的大盜。

但是，日記中提及的「老頭子」又是誰？

滋日記中的語氣忖測，「老頭子」可能是首領，而且上了年紀。

呂偉良把日記交還給麥哈爾，問道：「你如何知道沙格屬於竊匪集團中之一員呢？」

「我不會把此中秘密告訴你。如果你想發財的話，只有盡量提供一切綫索。」麥哈爾接過日記審愼地說。

呂偉良道：「你可知道酋長是誰？」

「匪徒之中有個印第安人，他叫卡塔特，可能是他。」麥哈爾說。

保加道：「嚮導比利會向警方作供，提及酋長首級的事，你當時也聽到沙格臨死前說過這句話麼？」

「是的。」呂偉良撒謊道。「此外，他還說過一些話。」

「什麼話？」麥哈爾問。

林愛莉扯了呂偉良一下衣袖。他們如此有默契地「演戲」，無非想引起麥哈爾的興趣，因此更相信他們知得很多。

但是，却又因此引起保加反感。

保加要揍呂偉良，但給麥哈爾喝止。

如果眞的要打架，呂偉良當然不會怕他，但呂偉良不會先動手，他只希望用他的辦法，查出此事的眞相。

麥哈爾也見過呂偉良的身手，更明白他不肯一次過說出「全部秘密」的原因。

這也難怪，如果換轉是他，他也會爲了保全性命而保留一些秘密。

因此麥哈爾比保加顯得更加明白事理，和有耐性。

麥哈爾道：「你以爲我們現在應該怎麼樣做才對？」

呂偉良毫不考慮地說：「先要找到那個叫酋長的人。」

麥哈爾從照片中揀出那個印第安人卡塔特的半身照。那樣子除了有八分相似「斬柴佬」查理士布朗臣之外，並無特別的地方。

麥哈爾把照片交給呂偉良：「他可能有個綽號叫酋長。」

「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呂偉良把照片反過來，「後面沒有住址。」

「我會另想辦法叫人去查他，」麥哈爾把卡塔特的照片轉交一名大漢，「立刻叫人照印一千份，我要找這個人。」

呂林二人偷偷交換了一個眼色。

聽麥哈爾的口氣，彷彿警隊中的探長，而卡塔特好像通緝犯一樣。

到底眼前這個麥哈爾是個什麼人？呂林二人難以了解。

但是看他的威勢，此人絕不簡單！這點却是可以肯定的。

× × ×

奇里夫探長因爲來遲一步，找不到呂林二人。而澈查那間貨倉的主人是誰。

所得的結果令他有些意外！

貨倉屬於一個集團，但由於近年經濟不景，貨倉巳丟空了一年有多。

美國法律很寬容，什麼都講證據。沒有足够現塲證據，誰也不必負上責任，這大概就是美國這個國家爲什麼罪案比別的國家特別多的緣故之一吧！

奇里夫又考慮公佈此事，進一步找呂林夫婦二人的下落，但被阿生阻止。

阿生透過國際特警隊的名義，要求奇里夫保守秘密。

阿生相信呂林二人雖然正身處險境，但憑他們自己的力量，足以化險爲夷！

假如公佈了二人的身份，反而對呂林夫婦造成危險！

紐約特警隊隊長紐曼，正兼程趕回美國。

CIA特務頭子力克則押住一干犯人巴斯等，帶同有關資料回來。

各有關單位爲了此事而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

有關單位包括了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際特警隊等等。

此外，由於紐約地方警局介入調查貨倉的事，亦在被邀請之列。

他們集中研究巴斯等人的口供，發覺其中絕大部份是眞實的。

最低限度三年前一間珠寶公司確實失竊，損失了千多萬美元的珠寶，而受保的一間保險公司不久之後便宣告倒閉。

這件事至今仍成懸案，主要因爲失物一直未見出現。警方因此亦無法查下去。

根據紐約地方警局的記錄，這宗竊案

被稱爲「歷史上最周密」的竊案，而數目之大是十分可觀的。

聯邦密探也曾插手調查，可惜毫無綫索可尋。

轉眼三年，綫人們已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惜還是沒有用！

有關方面一直等，只希望等到有人[illegible]失去的贓物脫手，自然有綫索可供追查。

但是竊匪集團似乎比警方更有耐性。

辦案人員甚至認爲，贓物是早已被偷運外國，因此他們除了通知國際刑警之外，實際已放棄追查。

想不到事隔三年之後，又傳出一項傳說。

根據黑道中人所說：有些人無緣無故死去，可能與三年前的「千萬鉅竊案」有關。

但是，在美國，黑社會互相仇殺的事是見怪不怪的，因此警方並未注意。

事到如今，巴拉圭方面既然發生了這件奇案，美國治安單位才舊事重提！

就在那次聯席會議之上，聯邦密探透過電腦資料系統，找出一份檔案，那是一個叫「溫尼」的死者的。

溫尼是黑社會份子，月前在紐約被謀殺。

當時紐約警方認爲此乃黑社會仇殺事件，但聯邦密探接到綫報，認爲溫尼曾與人談及「千萬鉅竊案」的事。

可惜當時聯邦探密認爲綫人志在騙取報酬，溫尼是個活躍的黑社會份子，根本不會參加這種周密設計的竊案。

而且事隔三年，贓物既被認定已偷運出國，此事無形中亦已了結。

現在聯邦密探覺得這條綫索不宜放過，立刻由電腦控制的資料檔案中，找出「溫尼命案」的資料。

根據資料所示：溫尼死於他的寓所。

到場查案的警方人員，認爲他死前曾與人發生毆鬥。

事後警探抓過一些敵對的黑人物，可惜都因證據不足而放人。

翻查以往的記錄，溫尼不但犯過案，也入過幾次獄。

根據當時聯邦密探提供綫報的綫人稱：溫尼死前，曾在一間酒吧與人討論過「千萬鉅案」中的贓物。

當時一個男子在酒吧中與溫尼密談，後來雙方似乎發生爭執，互指對方併吞了贓物。

但事後聯邦密探翻查過去紀錄，這綫人過去所提綫報十之八九都是假的，他是個吸毒者，志在騙取報酬。

黑社會中不少綫人，有些十分可靠，這類人常常死得不明不白。自然是被黑道中人查出是「鬼頭仔」而置諸死地！

但是，綫人中也有不怕死之流，活躍於夾縫中——警方與黑勢力之中，做其「兩頭蛇」，左右逢迎！

另一種則是不擇手段，爲了求取報酬，生安白造。

後者屬於「胆生毛」一類，他們明知欺騙警探的後果，却偏偏要在「太歲頭上動土」，目的只爲「錢」而已！

總之，黑社會中千奇百怪，什麼人都有，尤其是美國各地的黑社會。

現在聯邦密探既然翻查「溫尼命案」，自然他們會想起那個被認爲不可靠的綫人來。

那個綫人叫古柏，是一名吸毒者。

紐約警探奉命四出找尋古柏。國際特警隊則以明查暗訪呂林二人的下落，以防不測！中央情報局奉命秘密調查巴斯等人出國的眞正的目的，他們担心其中牽涉到出賣國家情報這方面來。

至於保加等人被三俠開始追踪時，紐曼已知道他們所用的護照姓名。但當呂林二人失踪之後，在機場入口名單中，護照竟然是假的，自然無法查下去。

古柏終於被警探找到了。

紐約警探與世界各地警探並無分別，綫人始終是他們的「最佳助手」！

古柏知道有警探找他，他不但不躲避，還笑嘻嘻地說：「我正有好消息帶給你們，想不到你們就在這時候來找我。」

當時出現在古柏面前的二名美國人，一個是紐約地區性探長奇里夫的助手胡里。另一個是聯邦密探布查。

布查問古柏：「別胡扯，否則你會吃苦頭的，古柏！」

古柏笑道：「我豈敢在老虎頭上捫虱，這是出爐消息。」

胡里問：「什麼消息？」

古柏攤大了手掌。

「別繞圈子。」胡里生氣地說：「我們不會欠你的，快些說。」

「有人出高價，收買人頭！」古柏說道。

「誰的人頭？」布查問。

古柏道：「一位酋長的人頭。」

布查又問：「什麼酋長？」

「印第安人酋長啊！」古柏說，「黑道上的職業殺手們，都已接到通知，只要斬下一位酋長的人頭，即可獲報酬十萬美元！」

「你從那兒聽來的？」胡里以懷疑的口吻問道。

古柏笑道：「許多人都知道此事，但我要領頭功！」

布查道：「好吧，說出那位酋長的名字，給你二十元。」

「二十元太少吧！」古柏貪婪地奸笑着。

胡里怒聲道：「你再嚕嗦，只有加你五元。」

胡里生氣地作勢，伸出五隻手指。

布查道：「你合作得好，我不會難爲你，你先收二十元再說，我們往後還有事求你帮忙，你會繼續有收入。」

古柏只好收下布查一張二十元面額的美金。

一般來說，聯邦密探的地位固然比地方性的警探高，修養也較好。

這並非關乎待遇問題，而是工作的環境直接影响，地區性的警探，每日面對住一班牛鬼蛇神，自然了解黑道中人欺善怕惡的個性。所以常常「聲大夾惡」地，去對付那些黑道中份子。

但是聯邦密探的工作環境比較特殊，若非迫不得已，他們不會穿州過省地插手調查一宗罪案，除非是越出了地區性的範圍。

古柏收了錢之後，說出了那位印第安酋長的名字。

「他叫卡塔特，」古柏又說，「此人又是電影明星。」

「電影明星？」布查問：「他拍過電影麼？什麼片名？」

「我不記得了，總之在荷里活混過。」古柏道：「目前他在紐約市。」

胡里又問：「誰要殺他？」

「我不清楚，但黑道中正爲此人此事而議論紛紛。」古柏說。「因爲要殺死一個人較易，取其首級實在殘忍，一般忖測，卡塔特可能背叛了他的族人。」

「這件事你要繼續查下去，」布查說，「越詳細，你的報酬越多。」

胡里道：「另一方面，你曾提供過溫尼命案的事，記得嗎？」

「溫尼？」古柏沉思一下，「記得，他是被人謀殺的。」

「是的，你提供過消息，說他死前與人發生過爭執！」布查道。

「但是，當時你們不相信。」古柏道：「我知道自己有個缺點，沒有錢用的時候，偶然會說半句謊言，嘻嘻，但大部份是眞的。」

「溫尼見過的人是怎個樣子？」布查又問。

「金髮，嗯……」古柏故作神秘地抓抓頭，作苦笑狀。

胡里瞪住他：「不要裝模作樣，你已阻我不少時間。」

「嘻嘻，我記得，當時你們不接受我的提供，綫費亦未付。」古柏道。

布查摸出另一張鈔票，胡里却嚷着要揍古柏一頓。

布查一邊制止他，一邊付錢給古柏：「說吧，那人是怎麼樣的？」

「金髮，高高瘦瘦。」古柏道：「三十五歲左右。」

「知道他的姓名麼？」

「不知，眞的不知。」

「當時他與溫尼在那一間酒吧？」

「金角酒吧。」

「大約什麼時候？」

「溫尼死前一晚。」

「記得他們談過什麼嗎？」

「金髮男子問溫尼是否把價值千萬的贓物獨吞？溫尼極力否認……嗯！讓我想想……」古柏抓抓後腦。

布查又摸摸口袋。

胡里十分生氣。

但是，古柏却說：「不！千萬別誤會，我不是個貪婪的人，我正在回憶當時的情形，老實說吧，當時若非你們對此事不感興趣，我不會忘記得這麼快。」

胡里道：「別嚕嗦！快些想清楚，當時怎麼樣？」

古柏道：「當時……嗯！對了，是這樣的，溫尼被人指責之後，十分生氣，所以雙方才會吵得較大聲，後來，他們沒有結果，金髮男子走了，溫尼倒了一大杯酒入口，不久也走了，翌日即傳出溫尼的死訊。」

「你記得他們確實說過『千萬贓物』這件事？」布查問。

古柏肯定地點點頭。

布查給一張印有姓名電話的咭片給古柏，叫他一有進一步的消息，便立即通知他！

胡里又問了許多話，古柏支吾以對，最後才走了。

布查這時候，才把口袋中收藏的袖珍錄音機關上。

儘管有人認爲「水門事件」發生之後，偷偷錄音是不法行爲，但聯邦密探往往爲了節省時間，總是喜歡這方式。

他們要把這聲帶送到上司手中，以確定是否對一連串的案件有帮助。

當然，阿生是有機會聽到這聲帶的人之一。

有關人等 先後被殺

在一間下等酒吧中有人要找古柏。

古柏以爲是警探，示意他到外面去。

那人問：「我知道你叫古柏，很有名氣的綫人。你可聽過一個叫卡塔特的印第安人？」

「嗯！似乎聽過。」古柏故作沉思。

「這張是百元面額的美金，你喜歡麼？」那人把鈔票一揚，笑了笑。

古柏伸手過去，那人立即縮手，沒有讓他取到那鈔票。

古柏苦笑着說：「卡塔特是一名印第安酋長，曾在荷里活拍過電影，這陣子有不少人要找他。但老實說吧，我不想牽入是非圈子裏，除非有相當代價。」

「你能說出誰要找他麼？」

「警探是其一。」

「還有呢？」

「黑社會中的職業殺手們。」

「職業殺手們何故要找卡塔特？」

「因爲有人出價十萬大元，買下卡塔特的人頭。」

「誰？」

「我不清楚，」古柏道：「但，我敢肯定，紐約市大部份的殺手們，都知道此事。」

「那麼，你可知我是誰？」

「嗯，我們似乎未見過。」

「是的，這是第一次，但以後，你每次見到我，必有好處。」

「你是警探？」

「不！」

「聯邦密探？」

「也不是。」

「那麼——你是？」

「我是CIA人員。」

「噢！中央情報局特務。」

「我奉命獨立調查此事，因此，你不能對任何人提及見過我，包括警探和聯邦密探在內。」

「你貴姓？」

「叫我S先生吧！」那人給了一百元給古柏，又說：「我們約好一個地方，隨時見面，我會陸續給你好處。此外，你還要主動打探一下，誰要卡塔特的人頭，以及他們身在何處等。所有消息，歸我專利獨有，包保沒有人能夠出到我這麼高的價錢！」

古柏接過百元大鈔，喜極忘形地說：「好極了，我們一言爲定。」

「S先生」又問：「你可知道誰殺死溫尼?」

「一個金髮，高高瘦瘦的男子。」古柏道：「我已對警方說過。」

「以後你不必對他們講眞話，這件事有關國家機密。」

「我明白了，S先生。」

「你可以走了，以後，我們就在這間ABC酒吧見面。時間是晚上八點鐘至九點鐘。」

「我會準時恭候！」

「記得，別對任何人提及我。」

「我知道了。」

二人就此分手。

古柏滿懷高興，因爲他從未遇上過如此大手筆的人。

× × ×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一直被監視。麥哈爾雖然很尊重他，却担心他們逃走，因爲保加認定呂林二人不是爲錢而來。

麥哈爾却以爲：即使呂林二人在「演戲」，也要留下他們。

麥哈爾認爲呂林二人是人才，而且對他會有帮助！

呂偉艮知道麥哈爾四出派人找卡塔特，因爲他是唯一被稱爲「酋長」的印第安人，但由於呂林二人與外面斷絕連絡，却不知道有人要取去卡塔特的首級。

直至到這一天，麥哈爾有個手下向他報告，說全紐約的職業殺手們，都爲卡塔特的人頭而四出打聽，麥哈爾這才緊張起來。

麥哈爾把呂林夫婦請來，對他們說出了這件事。

麥哈爾又說：「看情形，沙格死前一句話：『酋長首級』已傳了出去，否則，爲什麼會有人出高價收買他——卡塔特的人頭?」

「比利曾把此事告知巴斯等人，傳開去不足爲奇，」呂偉艮分析着說：「但是，沒有人爲了一句傳言而殺人的，何況出到十萬大元的高價，這事顯然有內幕。」

「是的。」麥哈爾道：「到底他的頭有什麼秘密?」

「要知道其中秘密，相信必須了解卡塔特此人的背景。」呂偉艮說：「例如他有個富有的仇家，或者，他是一名間諜之類！」

「那只須殺了他就行，何必一定要他的人頭呢?」

「會不會是故作神秘?」

「我看未必。」

呂偉艮忽然沉默了下來，輕輕地嘆着氣！

「你有什麼意見?」麥哈爾問。

「我覺得我們這樣合作下去，不會有結果。」呂偉艮說：「你太不信任我，我自然無法盡我所能。」

麥哈爾苦笑一下，道：「你是指行動上的自由吧?」

「是的，我們現在無疑坐牢！」

「那你想怎麼樣?」

「讓我們出去活動。」呂偉艮道：「尤其是到了目前這階段，知道秘密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了。如果我們不主動出擊，恐怕沒有好結果。」

「好吧！」麥哈爾想了想，又說：「但我要派人與我們一齊。」

「這也好！」呂偉艮說道，「反正，一則以示清白，二則表示我們也須要人帮手。」

「第一步，你們打算怎麼樣?」

「先去查卡塔特的下落。」呂偉艮說道：「此印第安人，肯定是個關鍵性的人物。」

麥哈爾於是把保加召來，叫他陪呂偉艮出去活動一下。

呂偉艮到了這時候，才知道他答應得如此爽快，是要留下林愛莉在此。

林愛莉雖然反對，她說她不能離開他丈夫一刻！

但是，麥哈爾無論如何也不允夫婦二人同時離去，呂偉艮無可奈何，惟有婉言安慰他的妻子。

麥哈爾又對呂偉艮道：「保加熟悉本市的環境，尤其是黑道中的情形，你和他在一起，總比較方便。」

呂偉艮覺得，他們身份未明，留下林愛莉在此，當然危險。但是，如果一直不出去活動，會被迫處於被動狀態，那對他們夫婦二人來說，就更加危險！

麥哈爾的助手保加爲人雖然陰險，呂偉艮和他在一起，也惟有處處提防。

× × ×

在ABC酒吧之內，侍役叫一個熟客去聽電話，他就是古柏。

這裏的侍役都知道，近來古柏的手段十分闊綽。

古柏去聽電話。

「你是誰?」古柏問。

「S先生。」對方反問道：「有消息麼?」

「有。」

「五分鐘後，在街口見。」

「好。」

古柏回到他的座位去，大約過了三分鐘……

他若無其事地，召來侍役結賬離去。

在街口彎角處，古柏左張右望之際，突然有一輛汽車開過來。

雖然是晚上，憑街燈的光綫，古柏還可以看見車中人的樣子。

坐在車子裏的人不是「S先生」還是誰呢?

「快些上車。」S先生一邊推開車門一邊說道。

古柏匆匆登車。

車子立刻開走。

「有什麼消息?」S先生一邊開車，一邊問古柏。

古柏交一張字條給S先生。

他說：「你可知道這電話號碼在何處?是一間酒店，有人托我查卡塔特的消息，只要有什麼蛛絲馬跡都可以打這電話通知他。他只給我十元。」

「那人怎麼樣的?」

「中等身裁，棕色頭髮，三十餘歲，很壯健。」

「好極了！」S先生又把一張鈔票給古柏。

古柏一看，是五十元的。

S先生又說：「下次有消息，你可能

得到一百元。」

古柏連聲稱謝！

「你先下車，明晚同樣時間，我會找你。你在ABC酒吧等我。」

「我明白了。」

S先生停下了車，古柏走了。

× × ×

一間酒店發生命案！

奇里夫探長帶人趕到那兒去的時候，一名住客巳死在血泊之中。

死者叫何遜！

根據酒店住客登記紀錄，他是前天才入住的，來自肯薩斯州。

何遜年約三十許，棕髮，中等身裁。

接綫生對警方查案人員說，何遜死前數分鐘，有人打過電話給他，是個男子。

奇里夫因爲死者自來另一州，於是通知了聯邦密探。

聯邦密探透過電腦資料控制中心，查出了何遜是個有過犯罪紀錄的人。

但是，他何事來紐約?

奇里夫叫人四出打聽，看看何遜死前曾與那些人接觸。

奇里夫探長還未離開兇案現場，他正向一名酒店侍役查問當晚的情形。但侍役只供稱聽到一聲槍响。

等到他查到何遜那間房時，發覺房門緊閉，於是通知上司。

現場證據顯示，兇手由窗口爬太平梯逃走。

奇里夫正在四下裏觀察，一名助手又過來向他報告：曼赫頓區發生了另一宗街頭兇殺案。要他立即趕去。

奇里夫探長帶同助手匆匆趕到現場，那兒一帶巳被警方封鎖。

時間巳接近午夜。

死者初步證明死於槍殺，頭部和胸部先後中了兩槍。

「查出了他的身份麼?」奇里夫問一名屬下的探員。

探員說：「是一名職業殺手，我們在他身上搜到一支手槍。」

表面上看來，身爲職業殺手的死者，是被人伺機暗殺的。

奇里夫開始覺得從此多事！

紐約雖然是世界知名的大城市，但一夜之間，發生兩宗槍殺案，而且都做得如此乾淨俐落，實屬罕見。

爲了證明二宗命案，是否同一人所爲，奇里夫下令加緊檢驗死者體內取出的彈頭。

× × ×

ABC酒吧內的電話又响起來了。

古柏又被S先生召見。

但是這一次，古柏沒有以前那麼輕鬆了。因爲電話响起來之前，古柏在酒吧內見過兩個人。

這兩個人曾出示一張照片，問他是否見過此人。

古柏當時呆了半晌！

那兩個人就是：呂偉艮和保加。

他們找到ABC酒吧來，是保加的主意。

保加知道這是下九流的聚集地點，要找綫人最易。

呂偉艮當時出示的照片，正是卡塔特其人的。

也就是那個有八分似「斬柴佬」查里士布朗臣的人。

呂偉艮發覺古柏見了這照片之後，渾身打顫，心裏巳感到奇怪！

但後來古柏却又死口說：「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

保加也覺得古柏正在說謊，他很生氣，但是，給呂偉艮一個眼色制止住。

後來他們一齊走了。

古柏現在聽了「S先生」的電話之後，忐忑不安！

但是，他又不敢不去赴約。

他一邊看住腕表，一邊慢慢地沿住行人道走向街口。

這手表還是最近買的，過去他有過一個長時期未戴過手表。

但是這一陣子，他從「S先生」那兒得來的錢，除了足以供他吸毒之外，還可以有餘欵購買衣服和飾物。

難怪不少黑道中人都羡慕他，可惜沒有人知道此刻他的心情！

車子又來了。

同樣是突如其來地，在他身邊停一停，讓他上車後就開走。

古柏幾乎不想上車，雖然他明知S先生一定不會難爲他，每次見面不是一百，也有五十元給他。

但是自從今天報紙上報導過那二宗命案之後，再加上呂偉艮持照片來找過他，古柏心裏就覺得不妙！

S先生一邊開車，一邊照例問他：「古柏，有消息麼?」

「沒有。」古柏反問道：「請你坦白告訴我，你是誰?」

S先生笑道：「我早巳對你表明了身份，CIA。」

「不，你不是CIA。」古柏忽然說道：「你是卡塔特，對吧！」

S先生面上的笑容消失了！

「你怎麼知道?」

古柏道：「爲什麼你要騙我?」

「你的目的是出賣消息賺錢，我是誰又有何分別?」

「但是，如果讓警方知道，我便是帮兇！」古柏又說：「何遜的死，當然是你所幹吧?因爲昨晚我把他酒店的電話號碼和房間號碼，都交給你。」

「是的，何遜是我殺的。」

「你爲什麼要殺他?」

「因爲我不殺他，他便會殺我！」卡塔特說：「如果你是我，你也會如此。」

「那麼，那個職業殺手呢?」

「也是我幹掉的，他跟踪我，大概有人僱用他取我首級！」卡塔特苦笑一下：「可惜他太不濟，這種人豈可受人所託?如果我要請職業殺手，我才不會選他。」

古柏道：「他們何故稱你酋長?」

「我是印第安人，時常在電影中扮演紅番酋長。」卡塔特道：「也許因爲這樣，所以他們叫我酋長。」

「他們何故要殺你?」

「我也不清楚。但是，我一定要查明白這件事。」

「我要走了。」

「嗯！今晚眞的沒有消息?」

「是的，沒有。」

車子慢下來，卡塔特又付古柏一些錢，但古柏不敢收下。

突然間，卡塔特感到不妙！

他一手把古柏拉上車。

古柏不明白他的意思，拚命掙扎。

卡塔特只好順勢推了他一掌，讓古柏直滾向路旁。

原來卡塔特發覺後面有人跟踪他。

他急忙逃走，但對方一步也不放鬆，苦苦追來。

卡塔特開足馬力，風馳電掣地，橫衝直撞。

他只能從望後鏡中知道後面的情形。後面似乎只有一輛車子，但開得奇快，最初它只是暗裏跟踪，現在却是明明白白的追踪而來。

卡塔特不難想像得到，對方一定不懷好意，甚至他懷疑自己被古柏出賣。

只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對方不會是警方的人。

如果對方是警探，這時一定會有所表示，例如响起警號等等。

對方既然不是警探，還有些什麼人要找他？

這一陣子，實在有太多人要找他，包括心狠手辣的職業兇手在內。

那麼，對方可能就是職業兇手——卡塔特心裏想。

突然間，橫街有車子駛出。

卡塔特的車子去勢正銳，一時刹掣不及，「轟隆」一聲，頓然車毀人傷。

卡塔特眼前一黑，昏倒過去！

× × ×

奇里夫探長漏夜帶人找到古柏。

古柏承認見過卡塔特，但他表示今夜之前，他並未知道「S先生」就是卡塔特其人。

直至到有個手拄鐵枴杖的跛足男子和另一人來找他，他才知道「S先生」就是被稱「酋長」的卡塔特。

但是，古柏發誓未有出賣過卡塔特，他反而因向卡塔特提供何遜的消息，而感到有些後悔。

奇里夫道：「你剛才說什麼跛子男子，是怎樣的？」

「中國人，拄枴杖。」古柏說：「他要卡塔特的消息，但我未告訴他，後來有人跟踪，可能正是他們。」

奇里夫懷疑那個跛子就是呂偉艮，於是叫人通知阿生。

阿生和紐曼匆匆由特警辦事處趕來！

這時候，古柏已被「請」返警局中探長辦公室來。

阿生叫古柏再回憶那人的形象，肯定到ABC酒吧的人就是他師父。

由於沒有林愛莉同行，阿生知道呂偉艮可能受到威脅。

但無論如何，這時候卡塔特已失了踪跡。到底他被誰人帶走？

卡塔特的失事汽車被警方發覺躺在道上，才揭發此事。

但撞毁了的汽車中，却見不到卡塔特本人在裏面。

因此，奇里夫才担心這位「酋長」已被人抬去「斬首」。

正因為他的首級值上十萬大元，所以警方才這麼担心！

× × ×

卡塔特從噩夢中驚醒！

他渾身疼痛，眼前似乎見不到任何事物，只聽到有人聲。

「他好像醒過來了！」

「是的，這傢伙死不掉，是他的運氣！」另一個人說。

又有人問：「你叫卡塔特麼？」

「是的，」卡塔特反問：「我為什麼見不到東西？」

「你撞車，傷了眼睛，我們已替你急救，包上綳帶。」

「你們是誰？」

「救你的人。」

「不！你們是跟踪我的人。」

「好吧，你怎麼說都好，現在我要你答我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那批贓物呢？」

「什麼贓物？」

「別裝蒜了！」

「你們先說出你們的身份好嗎？」

「好，讓我告訴你，我是麥錫，認得我吧？酋長！」

「哦，原來是你，麥錫！」

「記得三年前的事麼？」

「當然記得。」

「那好極了，這樣可以省下許多工夫。」麥錫道：「把贓物交出來吧。」

「什麼贓物？」

「價值一千萬元的贓物，朋友們都說你會知道。」

「誰說的？我一無所知。」

「胡說，」麥錫生氣地問：「那麼，我問你，你為什麼殺死何遜？」

「因為他要請職業殺手對付我，我為了自衛，這有何不對？」

「你說千萬元贓物不在你處，但我發覺你手段闊綽，這又如何解釋？誰都知道荷里活很久沒有請你拍戲了。」

「我可以和你們結夥去偷竊，當然也可以和別人合作，老實說，三年的日子不短，如何可以等到分贓的日子來臨？」

「你們約好分贓的日子到了吧？」

「嗯！你——麥錫，你可是麥錫麼？」卡塔特突然又覺得有些不妙！

「我當然是麥錫。」

「那麼，你何必問我，當年我們七個人約好，三年後在此重聚的，你是其中一份子，怎麼可能不知？」

「是的，可能是我健忘。」

「不！你根本不是麥錫。」

「……」那人突然不再聲。

一些人的步聲離去。

然後有人關上了門。

卡塔特忍住痛楚，由床上落地，立刻有人制止他。

那人對他說：「卡塔特，你要好好地休息，你傷的很重！」

「這是什麼地方？」卡塔特聽到自稱麥錫的人和其他的步聲離去，還以為這兒沒有了人，想不到還有個女人。

那女子道：「這是醫院病房，我是護士，你不能走動。」

卡塔特的情緒這才稍為安定下來！他問道：「護士小姐，剛才那些人是誰？」

「警探！」那女子答了。

「哦，原來是警方的人。」

「你為什麼不合作？」

「我合作又有何用？」

「當然有用，例如，警方找回那批贓物之後，再抓齊你的同黨，這件事就了結了。」

「可惜我現在是個殺人兇手！」

「哦，我明白了，你是為了道義，所以懶得累了別人是不？」

「是的。」

「可惜你不知道他們想你死掉，四處僱用職業殺手取你首級。」

「嗯……」卡塔特呆住了。

那女子說：「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和警方充份合作，也許將來上法庭時，你是控方證人，獲得減刑亦未可料。」

「也許你說得有道理，但是，剛才警方的人為什麼不坦然說出他們的身份？」

「他們想騙你口供，把你其餘的同黨一網成擒！」

「你可以再請他們入來麼？」

「當然可以，門外有武裝警員守衛，你的安全根本無須担心，我勸你還是坦白與警方說出一切。」

「好吧，我聽你勸。」

那女子於是到門外去了。

不久，又有人入來。

卡塔特於是說出三年前一宗轟動一時的大竊案的前因後果。

三年前某一天，有個自稱「老頭子」的老年人，千方百計糾集了六個人，他們分別是：范禮士，溫尼，何遜，麥錫，沙格和卡塔特等。

加上「老頭子」，便是七個人。

一切由老頭子策劃，他們用科學方法，爆竊一間珠寶公司，窃去了過千萬美元價值的名貴珠寶！

這六個人之中，包括了開鎖專家，拋繩圈的特技人員、鑑辨珠寶的專門人才，懂得利用燒焊器的技工……等等。

那間珠寶公司在一幢大廈之上，他們必須凌空橫過一條馬路，因此十分危險；同時保險庫十分堅固，稍不小心，就會觸動警鐘！

但是，在老頭子的策劃下，一切竟如戲劇化地順利完成！

事後，他們未留下絲毫痕跡，令到警方辦案人員非常頭痛。

但是，另一方面却由於風聲太緊，他們担心會敗在黑社會綫人的手上，因此同意暫時各自避避風頭。

大家又同意三年後在紐約聚會，到時才分贓。

但是，三年後今日，事情似乎起了變化，他們撥一個約好了的電話號碼，却找不到「老頭子」；同時沙格竟在巴拉圭被殺！

此外溫尼又在紐約被殺；卡塔特又將何遜殺死。現在眞是所餘無幾。

卡塔特道：「我所知的，已經說了出來；現在我只要求你們保護我的安全！」

但是，對方沒有回答。

突然之間，卡塔特感到他又一次上當了！對方可能不見警方人員。

一個女子的聲音喝止着說：「不要殺他。」

剛才和卡塔特對話的男子道：「不要阻止我，滾開。」

原來那自稱「女護士」的，是林愛莉；那自稱警探的，是保加。

保加和呂偉艮奉了麥哈爾之命，出去查訪「酋長」卡塔特的下落，結果找到ABC酒吧才找到了綫人古柏。

古柏當時雖然不允出賣卡塔特，但却被呂偉艮窺破了心事，因此呂偉艮佯作偕同保加離去。

其實，當時他們只候在門外的汽車之內，等古柏出來。

後來古柏與卡塔特會面，呂偉艮令保加開車跟踪……

直至到被卡塔特發覺了，拚命開車逃走，保加由暗跟至明追。

最後，卡塔特在一處十字路口與另一車子相撞，這時保加和呂偉艮才落車將昏倒的卡塔特抬走。

呂偉艮在卡塔特未醒來之前，向麥哈爾獻計，當他傷重損及眼睛，用綳帶把他雙目綁了起來！

然後，佯稱是他的同黨麥錫。

至於麥錫這名字，却是卡塔特在昏迷中不斷叫出的。當時他曾在半昏迷中說：何遜不該買兇殺他，當日若非麥錫介紹，他也不會參與其事云。

因此，呂偉艮知道麥錫是他同黨之一，便授意麥哈爾。

麥哈爾覺得此法妙絕，便叫保加依計行事，想不到保加做得不好，終於露出了破綻，令卡塔特不肯說下去。

還好林愛莉在旁，見勢色不妙，揮手示意大家出去。

等到保加等人離房後，林愛莉才順水推舟地，佯稱自己是護士。

於是他們「第二步計劃」才得逞。

可是，當卡塔特說出了一切之後，保加竟然要殺他。

呂林二人立加制止。

卡塔特雖然見不到，却也聽得到。可惜他一再上當，完全是無可奈何的事！

而當呂林二人與保加發生爭吵時，麥哈爾闖了入來。

他喝止保加。

保加道：「波士，他已供出一切，不殺他，留下必有後患！」

呂偉艮却說：「他的口供未必可靠，我們必須留下生口，何況他還是『酋長』呢！」

林愛莉也說：「是的，酋長首級之謎，至今還未解開。」

保加道：「此句話是沙格死前說的，你們還不理解麼？」

呂偉艮反問道：「難道你已了解它的眞正用意？」

「我當然明白。」

「請說來聽聽。」

「沙格早已知道，這傢伙獨吞了贓物，所以在臨死之前，仍念念不忘，要取他的首級！」

呂偉艮苦笑道：「這是你的想法，事

實却不可能。」

麥哈爾走到床前，向床上的卡塔特道：「你想活下去麼?」

「當然想。」卡塔特說。

「那麼，那千萬元贓物在何處?」麥哈爾問。

「在老頭子那裏。」

「誰是老頭子?」

「我們不知道。」

「傻瓜，你們不知道他是誰，豈可受人利用?」

「當時他用非常動人的口才說服了我們，而且，他私人墊支了一筆欵項出來，我們沒有人懷疑過他。」

「然則，你這次到紐約來，見過他嗎?」麥哈爾問。

「那個電話一直沒有人接聽，分明是我們被出賣了。」

麥哈爾又問：「你可認識沙格?」

「我們一名同黨。」

「他在家鄉被殺，死前說過一句話：『酋長……首級……別忘記』，你可明白是什麼用意麼?」

「我不明白。」卡塔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說：「但我相信，這是大家紛紛僱用職業殺手取我首級的眞正原因吧?」

「我亦與你有同感。不過，照我看，沙格沒有理由害你的。」

呂偉良忽然插嘴問：「除了你之外，還有誰叫酋長?」

「據我所知就沒有。」卡塔特又說：「我是印第安人，在影城拍電影時，常常扮演紅番酋長，因此而得名。如果說這批寶藏在我首級之內，眞是天大笑話。」

呂偉良回頭對麥哈爾道：「我似乎有了一個結論。」

「你以爲怎樣?」

「在分贓之前，有人希望由七份分爲兩三份……」

呂偉良話猶未完，卡塔特已叫將起來：「是的，我眞是生番一名，爲什麼我想不到有人存心挑撥?」

麥哈爾也說：「是的，可能有人要他們造成爾虞我詐的局面，互相殘殺，由小份變爲大份。」

卡塔特道：「一定是那老鬼作怪。」

「不會是他!」呂偉良說，「如果他存心獨吞，何必約你們到紐約來?」

「但是，那電話爲什麼沒有人接聽?」卡塔特說。

「電話號碼告訴我，讓我試試!」呂偉良說。

「沒有用的，我試了幾次。」卡塔特道。

「也許他剛出去了。」呂偉良道，「相信我，我是帮你的，酋長。」

於是，卡塔特說出了一個電話號碼。呂偉良用紙筆記下。

保加接過紙條，去撥電話，果然响了很久也無人接聽。

呂偉良道：「看來我們又要另外再想辦法了。」

「你有什麼辦法?電話公司不會對我們說出這電話之所在。」麥哈爾道。

「我有個辦法!」保加忽然說。

自從呂偉良來了之後，他搶盡了保加的鏡頭。

本來保加才是麥哈爾的心腹，但自從呂偉良加入之後，他在他「波士」的心目中，變了有勇無謀之輩。

相反，呂偉良處處表現得有辦法，加上他的武功身手，令到麥哈爾心服口服。唯一只是日子太淺，不敢太過信任而已!

保加爲了爭取「波士」的信心，於是說道：「我們可以打個電話到警局去，說這電話一直無人接聽，担心屋中有事發生，要求警方派人去查。」

他說完之後，他的「波士」麥哈爾却在笑!

麥哈爾道：「這又怎麼樣?」

「我們可以派人在警局門外等候，然後跟踪到那兒去。」保加說，「這樣一來，自然知道老頭子的居處何在。」

「笨蛋!」麥哈爾道，「連這些常識你也沒有。警方收到了電話之後，只會透過無綫電話，通知巡邏車前往查究。甚至警方會反問你，那沒有人接聽的電話在何處。」

「嗯……」保加無言以對，面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麥哈爾經過連串考驗之後，似乎對呂偉良更具信心!

因此他回頭問：「你有什麼良策?中國朋友。」

呂偉良束眉道：「辦法倒有一個，但是……嗯!算了!還是不要說了。」

「爲什麼?」

「我怕又生誤會。」

「你說吧!我相信你。」

「這是唯一可以查出老頭子居處的辦法，就是讓我去報案。」

「你去找警方?」

「是的。」呂偉良道：「我知道你可能因此而生疑，但我可以留下我妻子。」

麥哈爾沉思着說道：「先讓我考慮一下。」

林愛莉道：「除非你不想找到那批珠寶，否則一定不能再拖!」

呂偉良道：「是的，目前似乎有太多人要爭奪這批珠寶。」

一直躺在床上的卡塔特也插咀道：「是的，除了我和老鬼之外，最低限度還有范禮士和麥錫未死!」

麥哈爾問呂偉良：「然則，你怎會有把握查出老頭子的地址?」

「我被你們帶走後，警方一直未公佈此事，證明我是個無關緊要的人物。」呂偉良又說，「我現在去報案，是指老頭子是我在這裏唯一的朋友，可惜我只有他的電話號碼，却無地址，請警方帶我去。」

「嗯!」麥哈爾想了想，「這辦法倒不妨一試!」

保加立刻反對：「這是詭計，萬一他帶警探來抓我們怎辦?」

「我妻子可以做人質，」呂偉良說，「而且，大家無非想發財。別忘記，我佔二成，二百多萬不是個小數目。」

麥哈爾想想也是道理，終於答應了。

× × ×

一輛警察巡邏車上的警員，見到一輛被通緝的車子由一個車房門口開出，立刻用無綫電話通知總部。

那車子是呂偉良和保加二人跟踪卡塔特那一晚，被人見到的。

目擊者告訴警方：有人把一名傷者抬上一輛綠色房車之內開走。

那綠色房車正是保加駕駛的那一輛。現在他又以此車載呂偉良到警局附近去，讓呂偉良「報案」。

想不到車子未到警局，已被數輛聞訊而至的警車包圍。

那屋子也被警方重重包圍。

當大批警員衝入來時，麥哈爾一度斥責林愛莉。

但林愛莉表示她丈夫出去還未及三分鐘，而且有保加相伴，不會是他們出賣他的。

無論如何，麥哈爾等人，已被一網成擒!

「酋長」卡塔特也被送往醫院羈留病房去。

這時候卡塔特才知道他並未失明，只是些少的皮外傷而已!

他雖然中計，却未後悔!

外面太多人希望獲得他的首級，太過危險了!

這裏最少有警方保護他啊!

因此，卡塔特不但沒有埋怨呂偉良，反而心裏非常感激他!

× × ×

呂偉良和保加在警方重重包圍下，雙雙「落網」。

保加儘管詛咒，但這確實與呂偉良無關，只怪他不該用這車子再出現!

無論如何，呂偉良現在總可以鬆了一口氣了。

他被帶到警局，立即就要找阿生和紐曼隊長。

不久之後，林愛莉也被警員帶了回警局來?

阿生和紐曼隊長趕到警局，知道呂林二人無恙，當然高興萬分!

爲了揭開「酋長首級」的秘密，紐約警方，聯邦密探和國際特警隊，分頭進行連串調查。他們分別派人到醫院去，向「酋長」卡塔特細查。

尤其是卡塔特的頭部。

另一方面，警方正式向電話公司查「老頭子」的正確住址。

電話公司只要警方正式具公函申請，他們才可以把用戶的住址公開。

於是三俠和警探們趕到「老頭子」家中去，那兒無人應門。

奇里夫探長因爲電話久久無人接聽，所以早有了準備，帶同入屋搜查令前來，正式破門入屋搜查。

屋內沒有人。

但是，憑屋內的文件及其他物件，例如照片，證書，聘書等等，却把「老頭子」的眞正身份揭開。

原來「老頭子」眞名叫符利沙。

他是個退休教授，年紀已七十過外，是個獨身主義者。

然則，他現在又往何處去了?

警方只要知道其人的身份，一切似乎易辦了!

根據正在醫院中留醫的卡塔特說：兩天後便是他們「三年之約」的聚會日期。

由於消息一直保密，警方希望兩天之後，符利沙教授，范禮士和麥錫等人，仍會依約出現於自由神像之下——那是三年前他們約好見面的地方。

因爲卡塔特落網的消息未公佈，各人出現的機會仍在。

× × ×

兩天之後，警探在自由神像之下扮成遊客恭候。

中午左右，有兩個男子先後出現，但警探却希望等到符利沙出現才一齊動手。

可惜等了一小時多，連中午已開始到達的范禮士和麥錫也等得不耐煩，二人商商量量之後，也要走了。

警探仍未採取行動，只有跟踪他們。

回到市區，二人曾經到公衆電話亭打電話。但對方無人接聽。

看情形，他們分別又是找符利沙。

二人邊行邊談，最後，麥錫再去打電話。這時警方已知會一個老聲老氣的人在教授家中接聽，同時假扮符利沙，叫他們到他家中去。麥錫等人果然上當!

二人按址到教授家中，裏面沒有人，於是他們動手搜查。

警探就在此時出現。

「你們是什麼人?」麥錫問。

「警探。」奇里夫道：「你們犯了入屋行竊罪!」

「不!我們只是來找符利沙老教授的。」麥錫道。

「誰可以證明?」

「嗯…」麥錫和范禮士都無言以對。

奇里夫於是扚捕二人。

原來這又是美國法律作怪，若非如此，根本難以將二人入罪。

因爲明知二人是三年前的竊匪之一，却無贓證。

現在事情還未了結，符利沙和贓物何故失踪?

從電話綫還未被截斷這一點看，證明符利沙失踪的日子不會太久。

機場海關方面已查到了一些綫索，原來在出口名單中，查出符利沙十多天之前南飛巴拉圭旅遊。

「又是巴拉圭?」三俠大感意外，因爲他們本來就是由巴拉圭追到紐約來的，想不到最後要找的人，却又去了巴拉圭。

當巴斯，麥哈爾，保加等人被紐約警方送上法庭受審之際，三俠和紐曼等一班國際特警人員，又再度南飛巴拉圭。

這時候，巴拉圭法庭正審訊着比利和依素他們。

三俠和紐曼會晤了首都警方之後，亞森信市警局局長除了感謝國際特警的熱心之外，認爲很難將二人入罪。

紐曼覺得是否有罪不成問題，因爲殺死沙格的兇手已找到了。

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找到價值千萬的珠寶，以及符利沙的下落。

從巴拉圭海關的出入境旅客記錄中，可以證明符利沙確實來了這個南美小國觀光渡假。

而且憑酒店侍役的口供，亦證明他會過死了的沙格。

沙格生前是嚮導，符利沙是遊客，他們自然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三俠無法可想，當晚只有跑到依素家中去一次，希望從他們口中再知道一些新資料。

依素和比利獲准保釋出外候審，他們的罪名只是通姦與知情不報。

阿生正待入內，却在門外聽到依素問比利：「你是否眞的愛我?」

「是的。」比利反問：「到了這時候，我們同是待罪之身，你何必多問?」

「那麼，當我們無罪釋放之後，就結婚好嗎?」

「不會無罪的，除非有錢請律師。」

「你有錢麼?」

「沒有。」比利問：「你呢?」

「現在沒有，但將來有。」

「這是什麼意思?」

「你可知道沙格怎樣死的?」

「被美國人殺死的。」

「是的，他該死有餘了，他殺了一名老遊客奪了人家大批珠寶，準備在適當時候，與另一名情婦逃到外國去。可惜，有人向我告密，是我請槍手入樹林中殺死他的。」

比利大感意外，阿生等三俠更加意料不到。

比利問：「那批珠寶呢?」

「老教授本來帶來這裏，與沙格商量找買家。但沙格殺了他之後，埋屍樹林中，珠寶却失了踪。」依素道：「你一直說他死前講過什麼『酋長首級』，我也不明白，但現在我明白了。」

依素又說：「博物館是遊客常到之處，那死鬼一定把珠寶藏在一個眞空的銅像之內……」

「那麼，明天我們就去看看。」

「不，待坐完牢再說。」

「不，我們要錢請律師。……」

於是，阿生不再等了，立即去找局長，漏夜到博物館去。果然，珠寶就在一個酋長銅像的頭部之內收藏得十分好。

但是，警方却找不到符利沙的屍首，反而加控依素買兇殺死沙格的罪名。

酋長首級之謎揭開了，但犯罪者却死無葬身之地，眞是天理循環！（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吉卜賽人** 馬雲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奇功異技

黃中漢簫聲震武林

海雲

在香港以武功享譽的人，單是姓黃當中也有許多個，緊接黃飛鴻的一個姓黃的青年叫做黃中漢，當時學武，僅有二十多歲，現時超過四十歲了，頭頭尾尾學習黃飛鴻派的功夫已經有二十年。此外，他還兼學洪佛派，蔡家拳，以及洪拳，另有幾套獨特的功夫，叫做「小運天」以及「大運天」。

武器方面最出色的是「甘家棍」，以及「奪命簫」，這是一支能够吹得响的洞簫，這些罕見的武器，加上他本身的拳脚，就變成另外的一個門派，他把它叫做南蒼派。

武林中人多數知道他很年輕就協助黃飛鴻的繼室莫桂蘭組織黃飛鴻健身院，而且是莫桂蘭的得意門徒，但在事實上，他沒有投入莫桂蘭門下之前，已經拜過幾個師傅，學過幾種武功。

至於他的出身，是廣東中山縣人，一向住在南門昌盛巷，他的父親黃贊庭，是個中醫，但却喜歡研究武藝，後來他覺得自己的功夫有限，便由他的一個知己朋友楊伯伯教授另外一種武功，那時黃中漢僅有十一歲。

楊伯伯教黃中漢的一套「小運天」拳脚時，吩咐黃中漢不要把學習技擊的事情，告訴別人，免得別人向他求學，以至分心。

後來他再教「大運天」這一套拳脚，又把這兩套拳脚的來歷告訴黃中漢，它都是少林寺變化出來的，另有獨到之妙，至於甘家棍，一共有三十六式，照楊伯伯稱述，這種棍是清初大俠甘鳳池從朝元和尚學習得來的，憑着甘家棍，甘鳳池在武林稱雄，和白泰官等，號稱八俠，因爲棍法僅有三十六招，容易記憶，玩得熟練，隨手就可以把它施展出來，反而比較棍法太過複雜的另外一些棍更加容易學習，不過，學習雖易，變化無窮，打起來就全憑本身的內勁。

總之，這套甘家棍一定要內勁特別强的人然後有資格玩。

說過了這些，楊伯伯跟着傳授內勁，奇怪得很，楊伯伯的內勁是由洞簫練習出來的。

換句話說，他那枝洞簫就含有練功的意味，這一枝洞簫用茅竹製成，未製洞簫之前，那一枝茅竹必須從深山的野竹掘出來，加以斬伐，先行用油浸了七七四十九天，然後放在床底，永不看見太陽之處陰乾，又過四十九天，再用油浸，如是者一乾一浸，起碼要半年之久，那一枝茅竹然後堅靭，不易折斷，用來抵抗刀槍劍戟，因爲它外邊滑，裏面堅實，就算寳刀也無法把它砍斷。

這種由茅竹製成的洞簫，跟普通的洞簫相似。

但在楊伯伯的口中吹出來，憑着一股中氣，他就可以把洞簫的簫聲吹到非常激昂，宛如千軍萬馬，使人驚懼。

三十年來，楊伯伯一向都是在深夜吹簫的，他並非用來遣興，而是用來練習內勁。

他的簫聲遠達十里也聽得到，在星光月色之下，聽到這種簫聲，使人想像到古代的英雄人物，故此，楊伯伯十分得到喜

歡練武的孩子歡心，吹簫的一晚，自然而然有許多孩子聚在一起傾聽。

當時黃中漢的父親認爲楊伯伯是個奇人，想知道他的來歷，曾經在一個晚上，兩人坐在門外的石塊交談，黃中漢的父親問他的武功從何人學來，楊伯伯不敢吐實，只說他學的是少林武功當中的一個支脈，並不說出師傅的姓名，跟着他還作如此表示，烽烟四起，敵騎深入，他却身懷武藝，應該執干戈爲國犧牲的，但却蟄伏在鄉，銷聲匿跡，非常慚愧。

老黃聽了這番話，認爲他必然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不便多問，只好懇求他把兒子黃中漢教導成才，楊伯伯毅然答應，就此變成黃中漢的師傅。

黃中漢從他手上學到甘家棍法之後，楊伯伯然後對他說：「我每晚所吹的洞簫，志在練氣，並非吹簫自娛，我學技的時候，得到師傅傳授一套奪命簫的武功，故此製備這一枝洞簫，作爲掩護，實則碰着必要交手的時候，可以跟別人搏鬥的，全套僅有三十六式，那是獨門武器，並非等閒之輩能夠抵擋得住，切勿輕視。」

黃中漢苦練多年，對於楊伯伯手上的小運天和大運天這種拳套，另加簫和棍都已學齊。黃中漢的父親贊庭非常高興，在閒中告訴他，實則黃家一向幾代都是武術世家，祖父黃鴻彪乃是洪拳的高手，至於他本人，從事醫學，兼經營茶樓酒家，沒時間習武，因爲這樣，他的心裏仍然想要子孫能够學到一身好武藝，故此，看見黃中漢成才，十分欣慰，跟着黃贊庭對兒子說知，香港已經繁榮，跟以前不同，南北各派的高手雲集，最好跟隨他到香港學習更高的武功。根本上黃贊庭早就準備在港九經營茶樓生意的，帶兒子同行，互相協助，當然是很合理，故此他把自己的心事對黃中漢說知，不消說，黃中漢聽了，當然心上一喜的，他即時答應，過了幾天，便跟父親離開中山縣，到香港尋求發展。

所謂發展，父子的想法不同，黃贊庭想在茶樓酒家打出一條路，至於黃中漢，只是想練習拳脚，因爲這樣，兩人雖然同日到香港來，但却各走各路。

黃贊庭忙着發展事業，沒有時間陪伴黃中漢了，因此黃中漢就有許多時間到處暢遊，那時他們一家人住在灣仔，有一天，黃中漢單獨在高士打道散步，經過碼頭旁邊，看見煤炭倉外掛着一個木招牌，寫着「黃飛鴻授妾莫桂蘭教授拳脚，專醫跌打」的字句，那時香港報紙有人寫黃飛鴻的事跡，把黃飛鴻寫到有如此生龍活虎一樣，既然黃中漢知道莫桂蘭是黃飛鴻的繼室，追隨黃飛鴻已久，當然手上有很好的功夫，那時橫豎有空，便設法跟莫桂蘭結識。當晚把這宗心事禀告父親，黃贊庭聽了，便找一個酒樓行的朋友介紹，設宴欵待莫桂蘭，並使兩個兒子拜她做師父。

莫桂蘭那時寄居在親戚的家裏，並非正式設館授徒，因爲黃贊庭如此賞識她，要把兩個兒子一齊送到她那邊學技，她就很高與接受這種委託。

席間各人閒談之下，莫桂蘭知道黃中漢曾經在鄉間學過幾年功夫，便請他表演一番，黃中漢就在她的眼前玩了一套楊伯伯所教的小運天拳法，莫桂蘭說：「你的功夫有點基礎，不過馬步還未穩固，想學洪拳，便要從新學起。」

當時在宴會中，不便多談，只是隨意談談吧了，翌日叫他到她家裏，看她如何打出工字伏虎拳，跟着說：「這套工字伏虎拳雖是洪家拳的初步功夫，但却是少林正宗手法，苦練之後，馬步穩固，此後再打洪拳其他的拳脚，便覺身形手法靈活得多。」

黃中漢非常高興，點頭受教，從此以後，他就每晚偕同胞弟澤欽前往莫桂蘭寓所學技，莫桂蘭對他另眼相看，教完工字伏虎拳，再教虎鶴爪形拳，並使兩兄弟練習虎爪，在家裏裝置沙包，互相拋擲，一拋一接，初時貯沙五斤，後來一斤斤的加上去，拋接俱以指掌發力，練習既久，便覺出手有刀。

莫桂蘭教他的洪家拳脚很多，另有兵器，包括「五形拳」，「五行拳」，「子母刀」，「梅花小挑」，「單雙軟鞭」，「單鞭刀」，「拗碎靈芝掌」，「青龍偃月大刀」，「燕尾雙飛」，「十字梅花劍」，「三輾手」，另有空手拆雙刀，行者棒對拆等，非常熱鬧，多彩多姿。

黃中漢在洪拳方面愈學愈深，莫桂蘭把洪家的內功「鐵線拳」教授給他，並且對他說知，他的武功雖有相當成就，可惜運勁未到指尖，練習鐵綫拳便可補救這種缺憾，這一套拳技是由祖師鐵橋三教給林福成的，又再由林福成教黃飛鴻，黃飛鴻對這套拳相當重視，它有十二枝橋手，即是：剛，柔，迫，直，提，溜，運，分，定，寸，制，訂，十二種，務求鍛練鐵橋三力發於指尾，這種功勁不但自衞，還可養氣强身。

最後莫桂蘭還把五郎八卦棍傳授給他，另有兩人握棍拆招的一套棍法。

黃中漢苦練多年，便成爲她得意弟子，他知道黃飛鴻生前在香港註册，組織過一間「黃飛鴻國術社」，還有牌照，可以購各種兵器，於是，他託人多方調查，認爲確有此事，便糾集其他門人，設法相助，用黃飛鴻的兒子黃漢熙出來，加上莫桂蘭的名譽，便組織黃飛鴻國術室。

那時莫桂蘭已經七十歲，社務多數由黃中漢協助，同門當中有一個相當出色的青年，叫做鍾鏡波，以前同在洪佛派名師胡少南習技的，後來兩人認識，便到該處一邊學技，一邊助教，那時胡少南把莫家拳裏面的人字樁教授給他，一出手就是很有型的招式，跟住黃中漢學到鍾鏡波帶來的洪佛派拳脚，一種是獨臂拳，另外一種是十四蹄，兩套拳都是白毛照所教的，最古怪的是獨臂拳，玩拳之際，把一隻手臂放在背後，用另外一隻手打出，那是洪佛的高級拳術，後來再學佛家散手。

因爲黃中漢的門派愈學愈多，愈打愈精，便自立門戶，創另一門派叫做「南蒼派」，滙合南方幾種出色的門派招式在內，他的門徒很多，特別是在高士打道海旁，有許多艇戶拜他爲師。

黃中漢最擅長的「奪命簫」，並非無音簫那一類，它確是支洞簫，不過用精鋼鑄成而已，它一經吹奏，便有很悠揚的簫聲吹奏出來，不但聲聞十里，而且聲震武林。

（完）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紅袖刀訣

一覺黃粱夢

人，都做過夢。

夢境大多是離奇的，許多平時絕不可能發生的事，在夢境中會一一發生；許多平時絕對無法實現的希望，在夢境中會一一實現。

你一定做過各種希奇古怪的夢，我也曾做過。

你一定曾在夢中遭遇過種種荒謬怪誕的際遇，經歷過各種各樣使你悲歡怒懼的情景！我也一樣。

然而，你和我，甚至任何人，都絕對沒有做過這種不可思議的「怪夢」……

× × ×

今夜，好大的霧。

夜已深沉，霧更凄迷。

何凌風踏着那輕飄飄的霧，就像踩在雲絮裏，全身都是輕飄飄的，濃霧圍繞在他的四週，使他看來更飄逸，更朦朧。

如果沒有口袋裏那五十多兩銀子墜着，他眞會飄上天空，隨霧飛去。

有句俗話，運氣來了，山也擋不住，今天晚上，何凌風算是第一次體會到這句話的道理了。

就拿剛才在熊家場子的事來說吧，幾副牌眞是邪門的很，明明一個霉莊，換了何凌風就大發起來，莊家拿「一點」，閑家竟然連出三副「斃十」，閑家好不容易拿着「天地對」，莊家就能抓着「至尊寶」……

嘿！牌大一點壓死人，接連幾副絕牌，幾乎把那些下注的傢伙活活氣死，一個個拚命抹汗，拚命掏銀子……結果，汗算白抹，銀子都進了何凌風的口袋。

熊家場子枱面小，頭錢却大，在這兒能贏

半世生死謎

五十兩銀子，可不是件容易事，爲了紀念「豐收」，何凌風不願太委屈自己，所以，出門一拐彎，又進了劉麻子酒館——

從劉麻子酒館出來，他已經有七八分醉意了。不過，醉雖醉，可並沒有糊塗，至少他還記得「小翠」約好在等他，也沒有忘記去「梧桐巷」的方向。

走進那條熟悉的巷子，他忽然有一種莫名的衝動，「錢是人的膽」，五十兩銀子雖然不算多，在那些勢利龜奴們前幌一幌，也能叫他們狗眼睜大些，別以爲何某人是天生的窮措大，有朝一日，時來運轉，困龍也有昇天時。

拍拍沉甸甸的口袋，何凌風咳嗽一聲，挺直了腰，故作「舉首望天」狀，慢條斯理跨進了「鳳凰院」的大門。

雖已夜深，「鳳凰院」的大門還沒關，龜奴一見何凌風，連忙含笑相迎，道：「何爺，您來啦！」

何凌風仰着臉道：「怎麼，我不能來？」

龜奴笑道：「何爺說那兒話，請還請不到哩……」

何凌風道：「那是鳳凰院門前台堦砌的太高，沒有銀子墊脚跨不進來。」

龜奴見話不投機，只得乾笑兩聲，扯開嗓叫道：「何爺到了，小翠姑娘見客。」

門前高呼，門內接話，龜奴們一路掀簾子，接財神似的將何凌風迎了進去。

何凌風本想再「臭」他們幾句，想想「有錢大爺」何必跟這種勢利小人一般見識，那樣未免「有失身份」，於是，淡然一笑，昂首而入。

一邊走，一邊却得意地暗忖：這些傢伙消

息倒眞快，想必他們已經聽說我在熊家場子贏錢的事，才如此巴結。

剛進房間，小翠劈頭就埋怨道：「說好入夜就來的，害人家都快等瘋了，怎麼到這時候才來？」

何凌風笑道：「本想早些來，偏偏財神菩薩硬拉着不讓走，所以來遲了些。」

說着，將一個沉甸甸的小布包，輕輕塞進小翠手裏，柔聲道：「喏，給你。」

小翠道：「是什麼？」

何凌風道：「打開看看你就知道了。」

小翠用手掂了掂，道：「銀子。」

何凌風得意道：「不錯，正是那玩意兒，只有五十多兩。」

他以爲小翠一定會驚喜，一定會急急打開點數，興奮之餘，也許會緊緊摟着他，送上一個香噴噴的熱吻……

誰知小翠既沒有驚喜興奮的表示，也沒有解開瞧看，只順手將銀包向桌上一丢，幽怨地道：「人家有正經事等你來，你就只知道喝酒賭錢，難道你除了喝酒賭錢，就從來沒想想別的？」

何凌風道：「小翠，我這是爲妳呀，妳不是說妳娘生了病，急着等錢用嗎？」

小翠道：「急等錢用，也不能指望去賭場贏回來，這種錢會靠得住？」

何凌風道：「當然靠得住，我現在走運了，贏錢就跟吃花生一樣，今天要不是惦記着你，一莊推到天亮，不贏二三百兩才怪，小翠，你不知道那牌風有多邪……」

小翠道：「我不要聽你說牌經，人家有正經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

何凌風道：「是替妳娘治病的事？」

小翠搖搖頭，道：「娘的病已經好多了，是關係你自己的事。」

何凌風一怔，問道：「我的事？我的什麼事？」

小翠沒回答，卻先去房門外張望了一遍，小心翼翼掩上房門，再加了栓，然後牽着何凌風的手，並肩坐在床上。

何凌風只覺她的手很冷，很濕，更有些顫抖，不禁詫道：「究竟是什麼事？用得着這樣愼重？」

小翠臉色凝重，緩緩道：「凌風，我想問你一句正經話，希望你也正正經經回答我，行嗎？」

何凌風笑道：「行！你問吧。」

小翠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咱們相識也不少時候了，你沒拿我當窰姐兒看待，我也沒當你是普通尋歡客人，這件事，對你對我，都關係重大，就算我求你，千萬別拿我的話當玩笑……」

何凌風只好收斂了笑容。

他知道，女人越是說得正經愼重，越可能只是芝蔴綠荳屁事，在這種情形下，男人最好多聽少開口，儘管心裏不當一回事，表面却不可「等閑視之」。

小翠的聲音好低，幾乎貼着何凌風的耳根道：「凌風，你正當壯年，又有一身好武功，爲什麼寧願混跡市井，不想在江湖中闖一番事業呢？」

何凌風沒開口，心裏却暗暗奇怪：這丫頭今天吃錯了什麼藥，好端端的忽然提起這種「俗事」？

小翠輕搖着他的手，道：「人家跟你說話，你聽見了沒有？」

何凌風道：「聽見了。」

小翠道：「聽見了怎麼不說話？」

何凌風想了想，道：「你要跟我談的正經事，就是這個？」

小翠道：「不錯，難道你眞願意這樣自暴自棄一輩子，從來也不爲前途着想？」

何凌風笑笑，道：「依你的意思，要我去幹什麼？是仗着這身武功去偷去搶？還是去殺人揚名顯威風？」

小翠道：「當然不是，但你可以仗劍行道江湖，行俠仗義，扶弱鋤强——」

何凌風聳聳肩，道：「那不是我幹的，世上只有兩種人才幹行俠的勾當，一種是家裏有錢，想博取聲名，另一種是窮的發慌，企圖藉以攀交權貴，弄點好處，說穿了，不過都爲了名利二字而已。」

小翠道：「照你這麼說，那些行俠仗義的人，反而是虛僞小人了？」

何凌風道：「我沒說他們是小人，也不承認他們是君子，如果行俠不求名，那些成名大俠由何而來？如果不爲利，世上俠客早就餓死了，他們敢情撐得慌，吃自己的飯，管別人的事？」

小翠道：「我不跟你扯這些歪理，我祇問問你，你縱然不替自己設想，也該替我想想，難道你要我在這種地方呆上一輩子？」

何凌風道：「我不是早跟你說過了麼？只要我有錢，就會替妳贖身。」

小翠道：「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何凌風露齒一笑，道：「照今夜這種情形，一定不會等得太久——」

小翠道：「不！我不能等，一天也不能等了，凌風，你若要我，現在就帶我走。」

何凌風訝道：「現在？立刻？」

小翠道：「正是，咱們立刻動身遠走高飛，走得遠遠的，找一處誰也不認識咱們的地方，再苦，我也情願……」

何凌風伸手按按她的額角，道：「小翠，你在說酒話吧？究竟是你喝醉了？還是我喝醉了？」

小翠突然抱緊何凌風的身子，顫聲道：「求求你，凌風，我說的是千眞萬確的眞心話，快帶我走吧，再遲就來不及了……」

何凌風皺了皺眉頭，說道：「小翠，你今天是怎麼了？咱們日子還長着呢？怎麼會來不及……」

話猶未畢，門上忽然響起叩門聲。

小翠就像受驚的兔子，一把推開何凌風跳了起來，急急以手掩口，臉上流露出無限驚懼之色。

「誰？」

「是我，吳嫂。」門外應着，道：「姑娘請開開門，我替何爺送醒酒湯來的。」

小翠臉色突然變的一片蒼白，幽怨地望了何凌風一眼，深吸一口氣，默默拔開了門栓。

吳嫂今年三十多了，是「鳳凰院」專幹粗活的僕婦，人高馬大，體壯如牛，雖然戴了滿頭花，塗了滿臉粉，怎麼看也不像是個女人。

她一手托着木盤，一手推開房門，先探進頭來，朝着何凌風齜牙一笑，道：「何爺，你眞是個大忙人，今兒晚上你要再不來，咱們翠姑娘眞會害相思病啦。」

何凌風懶得跟她搭訕，「唔」了一聲，沒接腔。

吳嫂用眼角一掃小翠，又道：「咱們老媽媽聽說何爺多喝了兩杯酒，特地吩咐做了醒酒湯給您送來，何爺，您趁熱喝了吧。」

何凌風漫應一聲，道：「謝謝，擱在桌上好了。」

吳嫂從托盤裏取出醒酒湯，笑道：「醒酒湯越熱越解酒，現在時候也不早啦，何爺趁熱喝了，早些安歇，有什麼體己的話兒，明天再談也是一樣。」

何凌風道：「好，你先擱下，等一會我自

己會喝。」

吳嫂却不肯放下湯碗，又對小翠道：「姑娘，不是我嘮叨，酒醉的人都很疲倦，你該侍候何爺先歇着，別儘顧說話，讓何爺陪着你熬夜傷神。」

小翠低聲道：「我知道。」

吳嫂道：「知道了就好，年輕姑娘，要學着多體貼爺們，日久天長的，有多少話，怕說不完……」

何凌風只盼她快走，伸手接過醒酒湯，一仰脖子喝了下去，揮手說道：「好了，吳嫂，妳也早些去休息吧，你不走，咱們想安歇也不行。」

吳嫂笑笑了，道：「何爺這是趕我走，怕我躭誤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好，我這就走，這就走！」

她口裏說走，脚下却沒動，笑瞇瞇的望着何凌風，好像在等待什麼？

看樣子，是在等待給點賞錢。

何凌風只覺得那笑容好惹厭，想給點賞銀趕她快走，竟四肢乏力，眼皮沉重，一股濃重的睡意湧了上來。

嗯！酒醉的人都很睏倦。

何凌風眞的睏了，睏的身體軟綿綿的，腦中昏沉沉的。

這時候，他只想閉上眼睛，痛痛快快的睡一覺，至於吳嫂有沒有走，醒酒湯怎會解不了酒意？早已懶得去理會了。

他迷迷糊糊闔上眼睛，迷迷糊糊入了睡鄉，也迷迷糊糊做起「夢」來……

× × ×

這一覺睡了多久？他不知道。

甚至於現在是睡？是醒？他也不知道？

他祇知道，當他還沒有睜開眼睛時，先聞到一陣淡淡的幽香。

香味彷彿來自枕下，又好像來自衾被，連羅帳，床榻，整個房間，全部浮浸在一片清香中。

這香味好高雅，也好陌生，絕不是鳳凰院姑娘們慣用的那種庸俗薰香氣味。

他翻了個身，緩緩睜開眼睛，首先見到的，是一個年約十三四歲的綠衣小丫鬟，含笑站在床前。

再揉揉眼睛，環目四顧，才發現自己竟睡在一間精緻水閣裏。

水閣四面有窗，週圍綠水環繞，水涯岸畔，種滿奇花……那一陣陣幽香，敢情正是從水閣四週隨風飄送來的花香。

這情景，不啻人間仙境，難道自己竟成了誤入天台的劉晨和阮肇？

正驚愕間，綠衣小鬟已笑盈盈檢衽道：「爺，您醒啦。」

何凌風一怔，道：「我——」

綠衣小鬟道：「爺這一覺睡得眞酣，夫人來看過兩次了，爺都沒醒，婢子這就去告訴夫人……」

何凌風道：「等一等，姑娘，請問這是什麼地方？我怎會睡在這兒？」

綠衣小鬟先是一楞，接着，就掩口笑了起來，道：「爺，您宿酒還沒有醒嗎！還在說醉話？」

何凌風道：「不，我現在清醒的很，我是眞的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綠衣小鬟吃吃笑道：「我的爺，莫非您病啦，連自己的家也不認識了？」

何凌風道：「家？我自己的家？」

綠衣小鬟道：「可不是，誰不知道這兒就是聞名天下的『天波府』，這間水閣，就是爺最喜歡的後府花園內『掬香榭』。」

何凌風口中不禁喃喃道：「天波府……掬香榭……」

突然「哦」了一聲，道：「你說這兒就是九曲城天波府？」

綠衣小鬟笑道：「謝天謝地，爺總算想起來了。」

何凌風道：「那麼，我是誰呢？」

綠衣小鬟道：「爺，您連自己是誰都忘了麼？」

何凌風搖搖頭道：「不是忘記，我知道自己是什麼人，可是，我跟天波府根本毫無關係，怎麼會睡在這裏呢？」

綠衣小鬟忽然笑不出來了，瞠目叫道：「爺在說什麼？您竟然認爲自己跟天波府沒有關係？」

何凌風道：「不錯，我姓何，住在洛陽！雖然久仰天波府的盛名，却從來沒有交往。」

綠衣小鬟道：「什麼？你姓何？」

「是啊。」

「你……你說……你從來沒有跟天波府交往……」

「正是。」

「你……你……你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了？」

「不，我記得很清楚，我姓何……」

綠衣小鬟瞠着眼睛，連退了好幾步，突然驚呼一聲，扭頭就跑，就好像忽然發現何凌風頭上長出兩隻牛角……

剛奔出水榭，幾乎跟迎面兩人撞個滿懷。

那是主婢倆，一個穿鵝黃色衣裙，年紀比綠衣小鬟略大的侍女，正攙扶着一位盛裝少婦，由曲橋上娉婷地走過來。

黃衣少女一側身，飛快地伸手扣住了綠衣小鬟的胳膊，沉聲道：「小蘭，你在幹什麼，這樣冒冒失失的？」

小蘭氣吁吁道：「夫人，梅兒姐姐，你們來得正好，快進去看看爺，他……他……」

盛裝少婦道：「爺怎麼樣了？」

小蘭道：「他……不知道怎麼攪的，口口聲聲說不認識這地方……又說自己姓何，跟天波府從無交往……」

盛裝少婦吃驚道：「會有這種事？」

梅兒道：「夫人別聽她胡說，八成是爺酒醒以後，故意逗着她好玩，這小丫頭就大驚小怪當了眞。」

小蘭道：「這是千眞萬確的，爺說的很認眞，絕不像玩笑，不信你們親自去瞧瞧就知道了。」

盛裝少婦皺一皺眉，沒再問，急忙奔進水榭……

當她看見何凌風正安靜地躺在床上，這才長吁了一口氣，道：「小蘭這丫頭眞該打，嚇了我一大跳，你們瞧，爺不是好好的嗎？」

梅兒道：「可不是，小蘭總是這樣瘋瘋癲癲的，滿嘴胡說八道。」

小蘭委屈地道：「我眞的沒有胡說，是爺親口告訴我的嘛。」

梅兒道：「你還強嘴，爺分明好好的，怎會告訴你那些瘋話——」

何凌風道：「這位姑娘，不要錯怪她，她說的一句不假，絕非瘋話，我的確姓何，從未來過天波府，這件事，或許是一場誤會。」

梅兒一楞道：「誤會，什麼誤會？」

何凌風道：「我想，諸位一定錯把我認成另外一個人了。」

梅兒愕然望着盛裝少婦，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盛裝少婦也驚訝莫名，正色道：「七郎，不要這樣跟丫頭們玩笑，即使玩笑，也該有個分寸，你一句玩笑不要緊，傳揚出去，天波府還成何體統。」

何凌風道：「我說的都是眞話，並不是玩笑。」

盛裝少婦臉上掠過一抹困惑之色，道：「你眞的以爲自己姓何？」

何凌風道：「不是以爲，我的的確確是姓何。」

盛裝少婦一怔，道：「那麼，你認識我是誰嗎？」

何凌風搖搖頭道：「對不起，以前沒有見過，剛才聽兩位姑娘稱呼，想必就是天波府楊大俠的夫人吧？」

盛裝少婦又好氣，又好笑，回顧梅兒道：「你聽聽，這還是人話嗎！居然連我是誰也不知道了。」

梅兒道：「看來，爺一定昨天喝得太醉，到現在還沒有清醒……」

何凌風忙道：「不，我清醒的很，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是清醒的。」

盛裝少婦眼中閃起了淚光，憤憤地道：「這都是羅爺他們害的，每次總要把人灌醉才送回來，現在更好，醉得連自己的姓名，親人全忘了。」

梅兒低聲道：「夫人，要不要請羅爺過府來一趟？」

盛裝少婦想了想，道：「對，我倒要看他怎樣對我交待……」

回頭吩咐道：「小蘭，你去一趟，順便再帶個口信給他，要他把昨夜一塊喝酒的人，全請到，一個也不能少，誰不來，當心我打上門去。」

小蘭答應一聲，匆匆而去。

何凌風忽然問道：「夫人所請的羅爺，是不是住在洛陽南苑的關洛劍客羅文賓？」

盛裝少婦道：「不錯，你總算還記得一個人的名字。」

何凌風長吁道：「我跟他曾有一面之識，能把他請來，那是最好不過了。」

盛裝少婦哼道：「但願他也認識你，更希望他還記得他自己是誰。」

這話分明含着火氣，但何凌風只是笑了笑，沒有置辯。

他相信，關洛劍客羅文賓既然認識自己，也認識天波府主人楊子畏，等他一到，眞象自然大白。

不過，有件事却叫他想不透，他明明記得自己昨夜睡在「鳳凰院」小翠房裏，怎會突然到了「天波府」呢？

現在所發生的情景，究竟是眞實的，抑或是在夢中？

如果是夢，這倒的確是個不可思議的「怪夢」……

× × ×

掬香榭外脚步紛紜，來的人還眞不少。

最先進來的，正是羅文賓，在他後面，緊隨着四五位錦衣華服人物，全是關洛一帶有頭有臉的武林名家，人人都面帶驚容。

羅文賓大約已從小蘭口中得悉經過，神情顯得既焦急，又迷惘，一進門便大聲道：「子畏兄，怎麼樣了？」

這時，何凌風早已穿好衣服坐在椅上，聽了這聲稱呼，不禁一楞……。

羅文賓沒等他開口，又對楊夫人拱拱手道：「大嫂，這是怎麼一回事？子畏兄不是好端端坐在這兒嗎？怎麼小蘭竟說他瘋了呢？」

楊夫人冷冷道：「我也不知道他瘋沒瘋，反正他昨天出門時還好好的，今天醒來，就變了一個人，既不認識自己，也不認識家屬親人，口口聲聲硬說自己姓何……」

羅文賓駭然道：「那有這種怪事，昨夜子畏兄同府時，並沒有絲毫異狀，當時在府同飲的好友，現在全在這兒，大家都是親眼目睹的呀！」

楊夫人道：「說的是，你們是好朋友，何不當面問問他？」

羅文賓「噢」了一聲，轉向何凌風道：「子畏兄，你究竟在弄什麼玄虛，別跟老朋友開玩笑好不好？」

何凌風聽他一直稱呼自己「子畏兄」，心裏已感納悶，低頭沉吟了一下，說道：「羅兄，請你仔細看看清楚，我眞是天波府的楊子畏嗎？」

羅文賓大笑道：「怎麼，難道楊兄認爲不是？」

何凌風道：「世上面貌相似的人很多，羅兄可能一時眼花，認錯了人。」

羅文賓哈哈大笑道：「那怎麼會呢，就算我眼花認錯了人，這些朋友總不會都眼花吧？楊兄儘可問問他們……」

不待何凌風發問，衆人都紛紛道：「不錯，不錯，咱們跟天波府相交多年，誰不認識楊兄？」

何凌風道：「可是，諸位却認錯了人。」

衆人笑道：「多年相識，那有認錯人的道理？」

何凌風道：「我敢打賭，這一次，你們一定認錯了，因爲我自己知道，我根本不是楊子畏。」

衆人都楞住了，皆因何凌風語氣堅決，一點不像在說笑話。

何凌風道：「我想跟羅兄打聽一個人，不知羅兄還記不記得？」

羅文賓道：「誰？」

何凌風道：「有一次，羅兄在城郊打獵，爲爭一隻帶傷野兔子，曾跟一名窮漢較技賭射，結果，兩人却結交成了朋友，同在山上烤『叫化兔肉』吃，譽爲天下第一美味……」

羅文賓道：「哦！你是說那位落拓不羈的何凌風？」

何凌風道：「正是，羅兄還記得他？」

羅文賓道：「怎麼不記得，那人身懷絕技，武功不在你我之下，祇可惜頹墮自甘，不求振作，太過於孤芳自賞，恥與顯貴交往，寧願終生混跡市井風塵之中……」

何凌風道：「如果那位何凌風坐在這兒，羅兄還能認識他麼？」

羅文賓道：「一定能認識，他和小弟雖僅一面之緣，給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他的容貌……唉！可惜一塊渾樸美玉，未經琢磨，竟委於溝壑，實在令人惋惜之至！」

何凌風道：「羅兄想不想再見他？」

羅文賓搖搖頭道：「想又如何？可惜今生已經無緣再晤了。」

何凌風道：「爲什麼？」

羅文賓嘆口氣，道：「那位何凌風已經死了。」

何凌風一怔，急忙坐直身子，道：「誰說的？」

羅文賓回手一指，道：「是小田剛帶來的消息。」

× × ×

如果你以爲小田是個年輕小伙子，那就錯了。

小田名叫田伯達，其實年紀已經四十出頭，不過，你只要注意他那一副獐頭鼠目的長像和兩撇老鼠鬍鬚，就不難聯想到他在「小」字上的工夫，一定深具火候。

此人天生一副笑臉，擅長逢迎，週旋於顯貴之門，耳目又極靈通，所以大家都稱他「長耳小田」。

現在，田伯達就站在羅文賓身後，聞言急忙趨前兩步，低聲道：「不錯，我也是今天一早才聽到消息。」

何凌風眞想給他兩耳光，强耐着性子道：「消息怎麼說？」

田伯達道：「據說那位何凌風昨夜在賭場贏了不少錢，酒後去梧桐巷嫖妓，一夜風流，今晨突然暴斃在妓女小翠房中，有人說是謀財害命，也有人說是脫……」

目光一瞄楊夫人，忙自己狠狠打了自己兩記耳光，道：「我眞該死，眞該打，一時說溜了嘴，竟然忘記夫人在場了。」

何凌風冷笑道：「原來你只是聽人傳聞，並非親眼目覩。」

田伯達道：「這消息千眞萬確，洛陽城中已經傳遍了，現在屍體還停在鳳凰院裏。」

羅文賓道：「小弟對那位何凌風的遭遇深感惋惜，業已命人去查詢死因，代他料理身後，子畏兄忽然提起此人，莫非也認識他！」

何凌風笑笑道：「豈僅認識，我還知道他現在仍然活着，根本就沒有死。」

羅文賓道：「你怎麼會知道？」

何凌風一字一字地道：「因爲我就是何凌風。」

屋中衆人都吃了一驚，面面相覷，盡皆變色。

羅文賓忙伸手按按他的額角，又對他仔細端詳了一番，關切地道：「子畏兄，你沒有生病吧？」

何凌風道：「你看我像生病了嗎？」

羅文賓苦笑道：「那位何凌風我見過，他是他，你是你，怎麼會扯在一起呢？」

何凌風道：「我也正覺得奇怪，我分明是何凌風，你們爲什麼硬指我是楊子畏？我分明活着，你們爲什麼硬說我死了？」

羅文賓張口結舌，竟不知該如何回答。

楊夫人却哭了起來，哽咽道：「都是你們喝酒喝得好，把個人喝成了這樣，這是從何說起……」

羅文賓嗄聲說道：「大嫂，妳先別急，依我看，子畏兄可能是中了邪，被什麼兇神附了體……」

楊夫人啐道：「什麼兇神？根本就是你們這批酒鬼附了體，你們不拉他去喝酒，他會變成這樣？今天你們若不給我一個交待，誰也休想離開天波府。」

羅文賓挨了駡，滿面羞慚，無詞以辯，沉吟了一會，又轉向田伯達道：「小田，你的消息究竟可靠不可靠？」

田伯達道：「消息絕對可靠，我敢拿腦袋打賭。」

羅文賓道：「既然如此，祇有『釜底抽薪』，小田立刻趕回洛陽，把何凌風的屍體運到九曲城來，讓他親眼看看，破了他心裏的幻覺，病就自然好了。」

衆人紛紛點頭，道：「對，這倒是個好主意。」

羅文賓道：「大嫂，運屍入府，實屬迫不得已，您不反對吧？」

楊夫人道：「會有效麼？」

羅文賓道：「祇有這樣，才能絕了他心中幻想，使他相信自己不是何凌風。」

楊夫人輕嘆一聲，道：「好吧，祇要能讓七郎清醒，我都同意。」

何凌風一笑，接着說道：「我也同意，而且，我敢打賭，長耳小田的腦袋，得重新另配一個了。」

羅文賓不理他的訕笑，匆匆吩咐送田伯達出府而去。

衆人環立四週，都以同情的眼光視着何凌風，却誰也不跟他搭訕。

在他們心目中，何凌風已經是個不可理喻的瘋子，病情且已相當嚴重。

本來嘛，一個連自己是誰都會弄錯的人，不是瘋子是什麼？

在何凌風看來，却覺得羅文賓這些人簡直愚蠢的可笑。

一個活生生的人，他們竟然相信已經死了，眼前明明是何凌風，他們硬要指爲楊子畏，尤其堂堂天波府女主人，居然把陌生人認作自己的丈夫，——這些事傳揚出去，豈不令人笑掉大牙。

何凌風越想越覺得好笑，衆人見他無端發笑，就越覺得他瘋。

衆人認爲他瘋，何凌風就越覺得好笑。

於是，掬香榭內，氣氛變得很混亂，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在竊竊私議，也有人搖頭嘆息……。

× × ×

田伯達回來了。

兩名隨行漢子，合抬着一張舁床，床上用白布蒙着一具屍體。

羅文賓迎着道：「小田，辛苦了。」

田伯達一面擦汗，一面說道：「辛苦倒說不上，祇是一路上叫人好趕，我直嫌車子太慢，恨不得自己揹着它飛回來。」

羅文賓道：「死因查出來了沒有？鳳凰院的老鴇怎麼說？」

田伯達道：「還沒有，我當面問過小翠，據說何凌風昨夜進院時，已經喝得爛醉，倒床就睡，一夜都沒有醒過，今天清晨才發覺身體冰硬了……」

羅文賓道：「這麼說，是醉死的？」

田伯達道：「詳情還不能斷定，不過，那五十多兩銀包還在小翠房裏，一個子兒沒動，看來也不可能是謀財害命。」

羅文賓長嘆一聲，道：「可惜鐵錚錚的一條漢子，竟死得不明不白……」

轉望何凌風，又道：「楊兄，你堅認自己是何凌風，現在事實證明何凌風的確已在洛陽暴斃，而且，屍體已經運來了，你想不想親自看看？」

何凌風笑笑，道：「當然要看，我也不信世上會有兩個同樣的何凌風。」

羅文賓道：「好，但屍體面目多半很難看，大嫂請迴避一下。」

楊夫人和侍女們轉過身子，羅文賓招招手，兩名漢子將舁床抬到近前。

田伯達輕輕揭起了床上白布。

何凌風的笑容突然凝住了——舁床上躺着的，可不正是何凌風。

羅文賓道：「楊兄，你現在相信了吧？」

何凌風只覺一抹疑雲湧現腦際，反手一把，扣住了田伯達的腕脈穴道。厲聲道：「你從那裏弄來這具假屍體？快說！」

田伯達惶然道：「沒有啊……這……這的確是何凌風的屍體，一點也不假……」

衆人急忙圍了過來，紛紛道：「楊兄，你冷靜一點，不要激動……」

「楊兄，你先放開小田，有話好說。」

「對，楊兄，你先放手吧，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何凌風舉手摸摸自己的臉頰，心裏突然冒出一股寒意，大喝一聲，奮力摔開了田伯達，順手抓起舁床床槓，向外一送……

兩名漢子站立不穩，連人帶床撞出水榭門外。

何凌風如影隨形般，趁機衝出了水榭，急忙探頭伸向橋欄外……

「快攔住他，他要跳水自盡了。」

「先制他的穴道，捉他回來……」

「他已經瘋狂了，快截住他……」

其實，何凌風既未瘋狂，也沒有打算要跳水自盡，他祇是俯身橋欄邊，借那盈盈綠水，想瞧瞧自己的容貌。

他看清楚了，也驚呆了。

水中映出的，已經不是何凌風，而是另一個膚色白皙，眉目清秀的中年人。

不用說，這位英俊中年人，必然就是天波府的主人楊子畏。

何凌風沒有見過楊子畏，然而，面對水中人影，却似乎有幾分眼熟。

他不禁困惑了——難道自己眞的已經死了？難道自己眞的變成了楊子畏？——

沒容他多想，也沒容他細看，羅文賓等人已一擁而上，拉手的拉手，扯腿的扯腿，甚至於有人眞出手點閉了他的穴道，七手八腳又將他抬回水榭中……

× × ×

俗語云：一入侯門深似海。

九曲城天波府雖然不是侯門王府，却是名聞武林的一方大豪，若論宅第的寬廣，陳設的華麗，庭院的精緻，戒備的森嚴，更遠在侯門王府之上。

何凌風要想從天波府溜走，那眞是比登天還難。

可是，他無時無刻不想開溜。

這並不表示他鄙棄天波府的享受，不願意住在那皇宮似的府邸中，而是他必須確定自己是誰？

他究竟是誰，連自己也迷糊了。

自從目睹何凌風的屍體，自從在水中映出楊子畏的容貌，他就開始迷糊了。

屍體不假，無論身裁，五官，外貌，都跟何凌風一模一樣，絲毫看不出破綻。

楊子畏的容貌也不假，非但人人如此認定，連楊夫人也毫不懷疑，無論怎樣洗擦，揉搓，都證明絕非被易容或化裝。

可是，他明明記得自己是洛陽何凌風，怎麼忽然的變成了九曲城天波府的楊子畏呢？

一個人內心的思想記憶屬於這一個人，外表容貌却完全屬於另外一個人，的確是件十分痛苦的事。

所以，何凌風想溜，不僅是爲了逃避痛苦，也爲了尋回自己。

他想：祇有一個人，可能知道這件事的眞象——

誰？

小翠。

因爲他是在小翠床上失去自己，而且，他也記得，就在出事的當夜，小翠曾經要求他偕同遠走高飛，走得遠遠地，找一個沒有人認識他們的地方……

如今想來，那顯然就是即將「出事」的暗示。

何凌風決定要偷離天波府，唯一方法，必須先取得楊夫人和羅文賓等人的信任，用以換取行動的自由。

要取得他們的信任，唯一方法，祇有暫時承認自己就是楊子畏。

事實上，也非承認不可了。

何凌風已經被强迫在掬香榭中躺了三天，由羅文賓等人日夜輪流守護，明爲陪伴，實際就是監視，以防他「發瘋」。

水閣外，六七班和尚，道士，日夜不停地輪流作法誦經，驅邪降妖，整天整夜鼓鈸震耳，吵得人片刻不得安寧。

像這樣無分日夜的擊鼓撞鐘，別說妖魔鬼怪受不了，就算沒有瘋的人，也會被活活吵得發瘋。

可是，何凌風一直堅不承認自己是楊子畏，如今要改口承認，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至少，他得找「藉口」。

用什麼「藉口」呢？

有了……

× × ×

一隊道士正敲着法器，循曲欄橋向水榭這邊走來。

爲首那名法師，形貌瘦削，也蓄着兩撇老鼠鬍鬚，模樣兒跟小田有幾分相似。

何凌風早就看他不順眼了，因爲這老小子嗓門又尖又高，唸咒時跟鬼叫一般，好幾次把人從睡夢邊緣吵醒，現在正好借機會修理修理他。

等那法師到了水榭門口，正手持木劍，對空劃符唸咒的時候，何凌風突然一挺身子，從床上坐了起來，大叫道：「來人呀，捉鬼，捉鬼。」

羅文賓正陪伴榻側，急忙趨前探問道：「子畏兄，你看見什麼了？」

何凌風道：「鬼，一個頭大身小的鬼，有四隻手，三條腿，……快，快些捉住他……」

羅文賓駭然道：「在什麼地方？」

何凌風用手指着那名法師，一疊聲道：「喏，就在房門口，那個穿八卦衣，手裏拿着木劍的，他就是鬼，他就是鬼……」

羅文賓道：「子畏兄，你弄錯了，那是玉虛觀的古月法師，是特地請來捉鬼的……」

何凌風大聲道：「不！他就是鬼，我親眼看見鬼鑽進他的衣領裏面去了，你們快捉住他，快捉住他……」

這時，在屏風後面休息的楊夫人，以及在水榭附近守衛的武士，都聞聲紛紛趕了進來。

楊夫人關切地道：「七郎，你眞的看見有鬼？」

何凌風道：「怎麼不眞，就是那個鬼整整纏了我三天，不讓我休息，不讓我安寧，你們還不快些捉住他？」

楊夫人望望羅文賓，低聲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羅文賓道：「的確奇怪的很，他三天沒說一句話，現在一開口，却把古月法師當作了惡鬼……」

何凌風又大聲叫道：「你們快些捉住他，千萬不能讓他逃走了，他已經把我的命吞進肚子裏，他一走我就沒有命了。」

楊夫人皺着眉頭，說道：「我看這事必有蹊蹺，不如且照七郎的意思，先把那道士擒下再說。」

羅文賓遲疑道：「這……這個只怕不太好吧？」

楊夫人道：「不要緊，咱們以病人爲重，就算委屈他，事後多給他銀子就行了。」

說着，向武士們揮了揮手。

武士們領命，一擁而出，當場把那位古月法師捉了進來。

那些正在唸咒作法的道士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個全都嚇呆了。

古月法師更是如墜五里霧中，戰戰兢兢道：「這……這是爲什麼……我是捉鬼來的……你們怎麼反把我捉啦……」

何凌風大喝道：「你就是鬼，還敢假冒捉鬼的？」

古月法師嚇得傻了，吶吶地道：「我……我……」

何凌風道：「你承認了吧？趕快把我的命吐出來還給我，不然，有你的罪受。」

古月法師張大了嘴，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

何凌風道：「來人呀，取糞便汚血來灌他

，叫他把命吐出來還我，快動手。」

武士們見楊夫人並未反對，忙如命照辦，取來糞罐尿桶，將古月法師按倒地上，來了個「霸王敬酒，不吃不准走」。

可憐古月法師不吃不行，吃下去，實在受不了，「哇」地一聲，險些連腸帶肚全吐了出來。

他一嘔吐，何凌風便長長舒了一口氣，兩眼一閉，仰面倒回床上……。

羅文賓忙吩咐武士們將古月法師弄走，多給銀子，打發出府。

遣走了道士，何凌風也就「悠悠」醒來，睜開眼睛第一句話道：「啊！好餓。有什麼吃的東西沒有？」

病人知道餓，這就表示病已經好了。

楊夫人高興得幾乎流下淚來，一面急忙吩咐準備食物，一面問道：「七郎，你覺得怎樣？心裏明白了嗎？」

何凌風說道：「很好呀！我有什麼不明白的？」

楊夫人道：「你知道自己是誰？這兒是什麼地方？」

何凌風道：「笑話，這兒是掬香榭，堂堂九曲城天波府的後園，我自己的家，怎麼會不知道……」

楊夫人接口又問道：「那麼，你自己的姓名——」

何凌風道：「我就是楊子畏，難道你們看我不像嗎！」

楊夫人長吁一聲，道：「謝天謝地，總算沒事了。」

何凌風道：「莫非發生過什麼事？」

羅文賓忙笑道：「沒有什麼，那天在舍下，楊兄多喝了幾杯，醉了一大場，大嫂直在埋怨小弟，現在，總算沒事了，小弟也可以告辭了……」

何凌風道：「呃，別走，別走，老朋友相聚，難得醉一次，這有什麼關係，你大嫂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難道你還跟她生氣？」

羅文賓道：「小弟不敢。」

何凌風笑道：「這不就成了，咱們兄弟，還得多聚兩天，諸位都別走，大夥兒好好的聊聊。」

楊夫人插口道：「聊聊可以，千萬別再喝醉了。」

何凌風道：「薄醉又何妨？祇要別太過量，你又何必掃大家的興呢？」

田伯達諂笑道：「楊夫人，不是我小田嘴饞討酒喝，凡是大醉過的人，清醒後一定要再喝那麼幾杯，才不致被宿酒所傷，這叫做『還魂酒』。」

衆人都道：「對，這倒是實情，如果不喝『還魂酒』，會頭痛難過好幾天，喝酒的人都都有這種經驗。」

何凌風大笑道：「小田就是這些地方可愛，看來這頓『還魂酒』是非請不可了。」

歡笑聲中，楊夫人不便峻拒，只得吩咐備酒。

其實，何凌風並非好酒貪杯，而是存心借這次「聊聊」的機會，瞭解一些關於九曲城天波府的情形。

他對天波府所知極少，甚至連楊夫人的閨名都不知道，稱呼時既不方便，也容易露出破綻，無法獲得對方的信任。

果然，一席「還魂酒」喝下來，困難迎刃而解。

他不僅知道了楊夫人閨名馮婉君，而且打聽出她就是列柳城千歲府「一劍擎天」馮援的胞妹，一身武功，不在楊子畏之下。

九曲城天波府，列柳城千歲府，再加上岑南芙蓉城的香雲府，合稱「武林三府」，都是名聞天下的武林世家。

因此，楊子畏對這位如花似玉的妻子，除了「敬愛」之外，還有三分「敬畏」。

× × ×

楊子畏既然是個怕老婆的人，何凌風就不能表現得太「丈夫氣概」。

所以，當天晚上，馮婉君要他從掬香榭「搬」回臥房去睡，他也不敢反對，只有唯唯應諾。

但夫妻同房，難免會有「親熱」過程，這可就叫何凌風「爲難」了。

倒不是他太老實，怕親熱，而是夫妻在親熱時，少不得有些屬於私人的「秘密」，外人絕對無法「冒充」，一旦露出「破綻」，後果將難以收拾。

何凌風打從踏進臥房那一刻開始，心裏便像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憂心如焚，片刻難安。

他既不能拒絕同房，唯一的辦法，只有「拖」，隨手取了一本書，坐在窗前，「細細披閱」。

書裏寫些什麼？他一個字也看不進去，心裏只盼馮婉君早些睡，眼睛望着書本，耳朵却在傾聽內室的動靜。

梅兒收拾好床榻，早就反掩房門退出去了，偏偏馮婉君就是不肯先睡，一個人在內室「悉悉索索」，不知摸弄些什麼？

何凌風內心焦急，只好裝作體貼，道：「婉君，你累了就先睡吧，這幾天你也實在太辛苦了。」

馮婉君道：「你呢？」

何凌風道：「我還不睏，想把這幾頁書看完了再睡，你就不用等我啦。」

不料這番話，却引來一陣脚步聲，馮婉君反而從內室走了出來，含笑道：「究竟是什麼書，讓你看得這樣入迷？連覺都不睡了？」

何凌風道：「是一本——」

才說了三個字，忽然臉一紅，急忙住口，匆匆將書捲起，直恨不得尋個地縫塞進去……

可惜太遲了，馮婉君一伸手，將書奪了過去，口中說道：「好書也給我看看，幹嘛躲躲藏藏……」

話未畢，兩朵紅雲陡地飛上了臉頰，把書用力一摔，口中啐道：「該死，原來是這種混賬書……」

敢情何凌風心不在焉，順手從書架上抽出來的，竟是一本「野叟曝言錄」。

這種書，收藏在年青夫妻房中，本來是很平常的事，壞只壞在何凌風不該此時此地取出來看，這一來，倒要變成火上加油，弄巧反拙了。

看來，今夜要想「風平浪靜」渡過，祇怕是不能夠了。

何凌風假作哈哈一笑，掩去窘態，站起身來道：「好，不看書了，咱們去花園裏走走好嗎？」

馮婉君既未贊同，也未反對，祇低頭揉弄着衣角。

何凌風推開通往花園的沙櫥門，仰面深吸一口氣，道：「多美的月色，如此良夜，早睡豈不可惜？」

馮婉君仍然沒有開口，只輕輕伸過柔荑，挽着他的臂彎，含情脈脈依偎在他身邊。

天上月華如銀，園中花香拂面，夜涼似水，玉人依懷，這情景，不知會羨煞多少人。

何凌風却絲毫領略不到其中美妙情趣，他所感受到的，只是心亂如麻，苦無善策渡過今夜這一道「難關」。

「夫妻」倆踏着月色，在花園裏繞了一

圈，馮婉君似有些「衣薄不勝寒」，整個身子緊緊偎在何凌風懷中，步履蹣跚，嬌慵無限。

何凌風不是魯男子，幾乎有些把持不住了，只得在一條石櫈上坐了下來。

甫坐下，馮婉君便斜躺進「丈夫」懷裏，輕吁一口氣，低聲道：「七郎，還記得去年那場無妄之災嗎？」

何凌風一怔，竟答不出話來。

好在馮婉君並沒有等他回答，又自己喃喃接道：「去年春天，也像現在一樣，是個美好的月夜，也只有咱們倆人，坐在廬山小天池畔賞月……」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

何凌風忙笑着說：「怎麼不記得，廬山風景的確與衆不同，所以詩中說，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馮婉君道：「我說的不是廬山風景，是說你被毒蟲叮咬的那件事。」

何凌風又是一怔，他可不知道楊子畏曾被毒蟲叮咬的事，只得含混地道：「是的，是的，廬山那地方什麼都好，就是毒蟲太多，很討厭……」

馮婉君掩口笑道：「那該怪誰？還不是怪你自己異想天開，好好的忽然要下天池去撈月亮，結果，月亮沒撈着，背上却被毒蟲叮了一口，第二天就化膿紅腫，害得後來還用刀擠膿，留下一道疤痕，你還記得麼？」

何凌風苦笑道：「記得，記得，唉，當時我只爲了好玩，誰想到會那麼倒霉。」

馮婉君探手輕輕撫摸着「夫婿」的面頰，無限歉意地說道：「其實，都是我惹出來的禍，是我叫你去撈月亮的，當時，咱們都有些醉了。」

何凌風忙順着口氣道：「本來嘛，不醉也不會做那種傻事。」

馮婉君道：「我原是只是說說算了，誰知你竟然當了眞。」

何凌風道：「你說的話，我怎敢不當眞呢？你要天上的星星，我也會搭梯子去替你摘幾顆下來。」

馮婉君柔聲道：「七郎，你眞的那麼聽我的話？」

何凌風道：「當然——」

話出口，他就知道不好了。

馮婉君問這句話，顯然祇是個「引子」，因爲她的手已從面頰滑落到何凌風的頸項，而且，正順着領口，伸向胸膛，腰脅……

那柔軟的手，就像一條蛇，蜿蜒進入他的衣內。

何凌風既是「丈夫」的身份，自然不便拒絕「妻子」的親熱，但如此「下去」，「後果」堪慮。

他只好假作怕癢，扭動了一下身子，隔衣輕輕捉住那隻手，低笑道：「婉君，別這樣，被丫鬟們看見了會笑話的……」

馮婉君用鼻子「嗯」了一聲，道：「丫鬟們早就睡了，七郎，解開衣服，讓我摸摸那個疤痕，好麼？」

這可不是鬧着好玩的，他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疤痕，一摸之下，準砸。

何凌風急急說道：「反正就是那麼一道疤，有什麼好摸的呢？來，婉君，咱們聊聊別的吧……」

馮婉君道：「不嘛，我喜歡摸嘛，你一向都讓我摸的，今天怎麼不肯了？」

何凌風道：「不是不肯，我是怕被丫鬟們進來撞見了不好。」

馮婉君道：「告訴你過啦，丫鬟們都去睡了，沒有人會撞進來。」

何凌風道：「就算沒有人，這兒可能也有毒蟲，再被叮上一口，可不好受。」

馳婉君伲聲道：「七郎，你從來都聽我的話，事事都順着我的，今天是怎麼啦？」

何凌風吶吶道：「我……我……」

馮婉君道：「我不管，我一定要摸摸。」

她可是說到做到，左手用力一勾何凌風的脖子，右手已迅速探進他的衣服內，繞過脅下，伸到了背部……

何凌風欲拒不能，急得頭上冒出冷汗來，心裏暗道：「完了，這下什麼都拆穿了。」

誰知馮婉君的手停留在他的背部，並沒有任何「意外」的反應，只是輕輕地撫摸着，似憐惜，又似滿足地喃喃說道：「多可愛的疤，這是你替我撈月亮的紀念，我要一輩子撫摸它，永生永世不讓它離開我的手指……」

何凌風聽得驚詫莫名，當場呆住了。

他萬萬想不到，自己背部居然眞有一個疤——一個跟楊子畏完全相同的疤痕。

他從未在廬山小天池撈過月亮，也從未被毒蟲叮咬過，疤痕從何而來？

難道自己竟眞的是楊子畏？

難道何凌風眞的已經死了？

難道……

不，這絕對不是眞的，要想查證事實眞象，祇有去問小翠。

× × ×

小翠是鳳凰院掛牌的妓女，任何人都可以去找她。

何凌風却不行。

因爲他現在的身份是堂堂九曲城天波府的主人，自然不便輕易涉足花街柳巷，去見一個妓女。

爲了隱蔽行徑，何凌風特意披了件黑色大氅，頭上戴一頂闊邊大笠帽，用那寬大的帽沿，壓住了大半個臉。

等到鼓樓已經响過初更，才低着頭，跨進了鳳凰院的大門。

龜奴見有人上門，連忙扯開嗓子叫道：「見客——」

剛喊了兩個字，嘴裏忽然塞進了一塊硬綳綳的東西。

一塊冰冷雪亮的銀子。

何凌風勾着脖子，低聲道：「別大聲，也別嚷嚷，告訴我小翠在不在？」

龜奴先是一驚，待吐出來看清楚，不禁由驚而喜，急道：「在，在，在……」

何凌風道：「房裏沒有客嗎？」

龜奴道：「有！有！有！」

突然想起這話似有未妥，才連忙改口道：「老客，您問的是——」

何凌風道：「西跨院的小翠姑娘。」

龜奴「哦」了一聲，傻笑着道：「原來您是問小翠，沒有，沒有客人，小翠姑娘已經下簾子，不見客了，而且，現在也不住在西跨院了。」

何凌風道：「噢！爲什麼？」

龜奴道：「老客，您八成兒是外地人吧？還不知道小翠出了事？」

何凌風道：「出了什麼事？」

龜奴神秘地道：「這種事，本來不該隨便對客人說，不過，小的看老客您是個好人，不忍心瞞您，依小的愚見，鳳凰院標緻姑娘多的是，您老隨便挑一個，都比小翠强，千萬別再找她了。」

何凌風道：「找她便怎樣？」

龜奴道：「不瞞您老說，小翠最近出了件霉氣事，一個姓何地痞，喝醉了酒，突然暴斃在小翠房裏，從此以後，誰也不敢再進她的房門，老媽媽才叫她暫時歇了生意，搬去後院居住——」

奇人異功

陸韶新的肚腩功

·雲山·

中國的武功有許多門派是特別古怪的，西人認爲肚子突出，那是不健康的現象，但却在中國功夫裏面有一個門派練習肚功，練習多時，就可以憑着那種陰柔的內勁吃住對方打來的拳，絲毫不覺得痛楚。在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做體育教員的一個中國先生叫做陸韶新，他就精於鐵肚功，隨時把胖胖的肚子突出來，任由身壯力健的拳師向他衝前發拳出擊，看來實在不容易招架，他却處之泰然。

陸韶新師傅是廣東三水縣的人，他到渥太華大學教體育之後，還有許多次驚人的表演，一九六七年星加坡擧行第一屆全國國術擂台邀請賽，陸先生應邀登台表演氣功，自稱是鐵肚腩，任人發拳打擊，登台打肚腩的人有幾十個，陸先生逐一接受，沒有人能打得痛他。後來他因爲經商之便，到了三藩市，席間有一個歐美西洋拳的拳師占美，因慕陸師傅鐵肚的大名，希望試打幾拳，陸先生欣然接受，立刻解衣，任他發拳，占美毫不客氣，一出手就施展連環拳，連續打十六拳，猛烈衝擊，陸韶新穩如鐵塔，兀立不動，打完了十六拳之後，占美高擧一雙手來，雪雪呼痛，各人一看，那雙手的指掌巳經紅腫，事後占美拳師逢人都盛讚鐵肚陸，認爲他是中國功夫裏面認眞有名氣的一個。

日本正武館的館長鈴本正文先生跟陸先生是好朋友，兩人往往聚在一起研究武功，鈴本正文對他的鐵肚功甚爲欣賞。

陸先生到了加拿大的多倫多城內探望子女，有時抽空作太極拳以及氣功表演，都是很受歡迎的，在多倫多東方太極拳學院之內，他分別給人用各種拳術打肚腩，奇怪得很，他的肚子的確向外突出，使他看來形如企鵝，他却非常健康，事實證明，如果肚皮不够結實，內臟不够健康，別說捱幾十拳了，一拳就會痛得倒下來。

陸先生懂得中國拳法，但却因年齡巳高，只是按時打太極拳，他的鐵肚功是另外一種門派，屬於氣功那一類，他的性格，非常和藹，根本上就沒有仇人，他說自己學習功夫，只是玩玩。

這位陸先生在港九很有名氣，當

時他是香港洋服工會的理事長，兼一間洋服匹頭公司總經理，看來他是一個身家極厚的人，體型發胖，只是担心高血壓，不會打鬥的，殊不料他是拳擊的能手，不但經常練武，而且喜歡遊山玩水，碰着高興，就任人用拳頭相向，打他的大肚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陸先生跟朋友到菲律賓遊玩，在該處的旅遊勝地「百勝灘」下面，碰巧跟香港的電視紅人朱維德碰頭，當時朱維德還不知道陸先生是港客，以爲他是本地人，問他借布抹相機，交談了幾句，朱維德吃了一驚，說道：「爲甚麼你的廣東話說得這樣好呢？」

陸韶新聽了，哈哈大笑，說：「我們根本是香港人，不過到此地遊玩而已。」

朱維德聽到他的大名，知道他的綽號鐵肚陸，便邀請他在菲島各界人士面前表演一下中國功夫，陸韶新一口答應，說：「好的，我就在這個遊客區表演肚腩功，不管中外人士，或者菲島的本地人，任從輪流打我的大肚腩，如果連發三拳，在三拳之內把我打倒下來，本人立刻奉上五百元港幣的獎金，不過，打痛了手，恕不負責。」

當時菲島的人聽了躍躍欲試，因爲有些人不懂得廣東話，朱維德便用英語轉達，居然有三十多人搶先打他的肚腩。

最先揮拳打他的就是艇夫，個個孔武有力，不料每人打幾拳，連打七十多拳，陸韶新仍然紋風不動，而且有說有笑，忽然有人提議改用木棍橫打，陸韶新亦點頭答應，跟着打來打去打折了兩條木棍，然後罷手，在場目擊的人大吃一驚。一向研究醫藥的人更加驚奇，因爲陸先生的體型看來極像一個患了高血壓的經理，担心自己有心臟病，料不到木棍打折，他仍是笑口吟吟，毫無損傷。

當時菲律賓中華光漢國術館的館主盧慶輝先生透過朋友的介紹，跟他認識，立刻變成好友，盧館主爲了盡地主之誼，特別在岷尼拉市的翠華館設宴招待，美酒佳餚，賓主盡歡，一團高興。雖然陸先生任人拳打棍擊，毫無損傷，但總算麻煩了陸先生，故此，事後菲律賓幾間體育館館主聯合寫了一張條幅送給他作爲紀念，這樣寫着：「弘揚國粹」，雖然是一箋之微，甚有價值，更大的收穫就是他眞正表演「中國武功」，根本上只有中國功夫然後練習大肚腩，甚至日本也沒有肚腩功這一門，歐美人士就更則不必提了，以前只是在武俠小說上面看到大肚腩的拳師能够擋住對方頭捶，而且把它彈開，現時鐵肚陸憑着本身的功夫，證實確有肚腩功這麼一門功夫，值得稱讚。

何凌風道：「那姓何的，怎麼會突然暴斃呢？」

龜奴道：「誰知道，反正那小子終日游手好閑，吃酒賭錢，不是個好東西，八成跟誰鬥毆受了傷，或是黃湯灌得太多中了酒毒，外人可不管這許多，只知道他死在院裏，就說是『痛快』死的，害得小翠險些吃上人命官司。」

何凌風道：「說這話太缺德了，就算是『痛快』死的，這也是他自己該死，怎能怨上小翠。」

龜奴道：「說的是呀，可是一個掛牌姑娘，遇上這種倒霉事，還有誰敢上門？」

何凌風冷冷一笑，道：「這麼說，那姓何的是自己作孽，而連累了小翠。」

龜奴道：「豈止連累小翠，院裏生意也大受影響，那姓何的小子眞是害人不淺。」

何凌風眞想給他兩個耳光，終於强自忍住，淡淡笑道：「小翠住在後院什麼地方？不要聲張，悄悄的帶我去一趟，這銀子就賞給你喝酒。」

龜奴啞聲道：「老客，您不怕？」

何凌風搖搖頭，笑道：「放心，我若也死在後院，那是我自尋死路，決不會連累你。」

那龜奴貪圖厚賞，偸眼向四面望了望，招手道：「好，請跟我來。」

兩人由一道側門進去，繞過正房和前院，來到後進院子裏。

龜奴指着一棟靠牆的木屋，道：「那就是小翠姑娘的住處，老客，您可千萬別躭擱太久，被老媽媽知道，小的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何凌風揮手遣走了龜奴，仔細打量那棟木屋，不禁泛出無限感慨。

那木屋既陳舊，又簡陋，背臨院牆，側面就是堆放雜物的柴房，跟從前小翠居住的西跨院閨房相較，眞有天壤之別。

小翠雖然是個低賤的妓女，可是，對他何凌風却情有獨鍾，摯誠相待，他無以答報紅粉知己，已經內疚良深了，如今竟連累她遭受這種困苦和冷落，枉爲鬚眉，能不愧煞？

然而，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

是誰「害死了」何凌風？

又是誰使何凌風「變成」了楊子畏？

難道這就是所謂「借屍還魂」——

× × ×

何凌風決不承認自己已經「死了」，也不相信人死之後會有鬼魂。

他當然更不會相信世上眞有「借屍還魂」這回事。

所以，他非要當面問問小翠不可。

木屋小窗上，透出昏暗的燈光，屋裏有低沉的咳嗽聲音。

那是小翠的聲音，她的肺很弱，常常在入睡前會輕微咳嗽，尤其心裏有事，轉側不能入夢的時候。

何凌風忽然覺得鼻子酸酸地，輕吁一聲，擧手在木門上扣了三卜。

「誰？」

「是我，小翠，開開門。」

「你是誰？」

「何凌風……」

糟！一報出姓名，何凌風就知道糟了，再想收回已經來不及了。

果然，木屋裏傳出一聲驚呼，接着就是床板震動的聲響……

想必小翠本來躺着，聽了這聲回答，嚇得從床上跳了起來。

何凌風連忙改口道：「我是爲何凌風的事來的，小翠，你開開門好嗎？」

一陣悉索，「呀」！門開了一條縫。

何凌風一閃身，擠了進去，反手掩上了房門。

屋子裏好簡陋，一床，一几，孤燈熒熒，照着滿屋子悽涼。

小翠瑟縮在屋角落裏，蒼白的臉上遍佈驚懼，吶吶道：「你……你究竟是誰？」

何凌風緩緩摘下笠帽，道：「小翠，我是凌風，眞的，我的面貌雖然變了，可是，我的的確確就是何凌風，你一定要相信我……」

小翠瞪大眼睛，連連搖頭道：「不！不！求你不要嚇我好不好？何凌風已經死了，你究竟是什麼人？」

何凌風道：「小翠，不用說假話，你明明知道我沒有死。」

小翠顫聲道：「不！何凌風眞的已經死了，就死在西跨院裏，我親眼看見他們把他抬出去的……」

何凌風道：「我不管他們抬出去的是誰？反正我的確是何凌風，而且現在還活着，小翠，你必須相信。」

小翠搖頭道：「我不信，我不相信，我也不認識你，我只知道何凌風已經死了。」

何凌風知道這樣夾纏卜去，永遠扯不清，語氣一轉，道：「好吧，你一定不肯相信，我也不勉强你相信，現在你仔細看看，以前見過我沒有？」

小翠向他上卜打量了一陣，道：「沒有見過。」

何凌風道：「再想想看，會在什麼地方認識過我嗎？」

小翠道：「沒有。」

何凌風道：「這麼說，咱們今天是第一次初見？」

小翠道：「不錯。」

何凌風笑了笑，道：「可是，我却知道你的肚臍左卜方小腹上，有一粒紅痣，後腰右邊，有一塊黑斑，我說的對嗎？」

小翠一怔，楞住了。

好一會，才吶吶道：「你是聽誰說的？」

何凌風笑道：「我親眼看見的。如果以前咱們並不認識，今天才初次見面，我怎麼會知道你身上的暗記？」

小翠輕嘆道：「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幹我們這一行的，生張熟魏，送往迎來，身子供人玩弄，早已不算得秘密了。」

何凌風道：「身上暗記就算不是秘密，你跟何凌風之間的枕邊私語，總該沒有外人知道吧？那天出事的當晚，你曾經要何凌風帶你遠走高飛……」

最後一個「飛」字還沒說出口，小翠已臉色大變，截口道：「你在胡說些什麼，我一句也聽不懂，我不認識你，沒有工夫跟你胡扯，請你趕快出去，出去。」

何凌風目光瞬也不瞬注視着她，緩緩道：「小翠，你心虛了是不是？那天妳已經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才求我帶你走，妳也明明知道那碗醒酒湯裏……」

小翠的臉色已變得一片慘白，不等他說下去，沉聲道：「我不懂你的話，請你快些出去，再不走，我就要叫人來了。」

何凌風一字字道：「你不會叫的，小翠，因爲你知道我是誰，你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祇是不敢說出來而已。」

小翠用手掩着耳朵，連連搖頭道：「不知道，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眞的什麼都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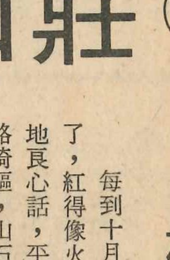
何凌風道：「小翠，你心裏有什麼恐懼？你受到誰的脅迫，爲什麼不敢說出來？」

小翠幾乎是以哭泣的聲音說道：「求求你，不要迫我，我眞的不知道，你們害我落到這種境況，難道還不够嗎？」① （未完）

一月完民間俠義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楓紅山莊(一)



楓紅飄山野

每到十月，楓紅谷一遍火海;楓葉紅了，紅得像火。吸引了不少遊客。說句天地良心話，平時很少有人到谷裏去玩。道路崎嶇，山石嵯峨，盤腸曲徑，不但難走，也容易迷途。可是一到十月滿谷楓葉紅如火的季節，遊客就成羣結件而至。人都是喜歡彩色的，摘一葉，夾於書中，置於案頭，的確頗有雅趣;尤其是讀書人，對於那正面火紅，反面金黃，脈絡分明，又附帶了許多古老故事的楓葉簡直到了着迷的程度。

從縣城到楓紅谷約莫二十幾、三十里不到，若是徒步，得兩個鐘頭;坐車吧!那種用騾子拉動的大膠皮也比徒步快不了多少。因此，還是徒步的多，三五知己，成羣結件，起個清早，緩緩行來，路旁是金黃的麥浪，說說笑笑，二十幾里地，不知不覺地就到了。

每當楓葉剛吐紅意，張二爺的嘴吧就開始樂得閤不攏來了;他在谷口開一家野舖子，賣茶，也賣點現成的吃食，如鍋魁，火燒，茶葉鷄子兒之類，雖說只有一個月的買賣，賺頭倒够他過一年的生活。

這天早上，張二爺跟往常一樣，天剛矇矇亮，他就叫醒了他那獨一無二的閨女——四喜子，兩人是臉也不洗，頭也不梳，先燒起兩口大灶。四喜子忙着煮茶葉蛋，老頭兒則忙着揉麵烤火燒，鍋魁，父女倆總得忙上個把鐘頭之後，才有空閒吃早飯。

血腥染江湖

「爹!一百個鷄子兒够了吧?」四喜子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問着她爹。

「加五十個，今兒來它個一百五。妳瞧!只不過隔了一夜，楓葉兒又紅了許多，今兒大好天，包管遊客多，沒錯兒，準賣完。」老頭兒充滿了信心。

四喜子今年十七歲，自十三歲那年死了娘之後，她就帮爹照顧野舖子的買賣。他們家住在老鯉塘，只有十月初到十一月中這一個半月才臨時搬到野舖子來住。四年來，她爹對遊客多少的估計簡直巳到了分毫不差的地步，因此她沒有表示意見，只顧低着頭數着鷄蛋下鍋。

一百五十個鷄蛋可得數老半天，其實她也是太仔細了一點，張二爺昨晚從各村子搜購來的鷄蛋總共才一百五十三個。剩下的三個她可沒有放下鍋去，留着，晌午炒一盤葱花蛋，父女倆好下飯。

就在她蓋上鍋蓋，伸了個懶腰的時候，遠遠突然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好響，好急，轉瞬間到了眼前，父女倆對望了一眼，眼眶裏都浮現了一個問號:這位客人怎地如此早呀?

一匹棗色馬，驃壯，腿肥，個頭兒大，蒙古種，一匹好馬無異指明了牠那主人的身份，不是尋常客。

這位客人約莫三十多歲，緊身襖褲包裹着結實的身裁。張二爺在這楓紅谷口作買賣作了二十多年，從晚淸作到民國，歷經兩個朝代，見過各式各樣的人;見過千奇百怪的事，一搭眼，他就看出這位馬上客不是採楓葉而來的遊客。

不是遊客跑來楓紅谷幹什麼?

來人拴上了馬，幾個大步進了野舖子，邊走邊嚷嚷着:「掌櫃的，有什麼吃的，喝的麼?」

「哦!這會兒還早咧!我先跟您沏盅茶，要是你眞餓得慌，教俺閨女跟你先煮幾個糖心鷄子兒。」

「行!有吃就行。」這位客人倒是一些兒也不挑剔。

四喜子可在那邊暗暗皺起眉頭來了，因爲她盤算好的葱花蛋已經變成糖心蛋立刻就要下在別人的肚子了。

「掌櫃的!」來客搭訕着問:「聽說你姓張是吧?」

「是的，弓長張。」

「這幾天遊客多麼?」

「哦!這幾天楓葉還沒有紅透，進谷的遊人還不算多，再過個三、五日可就熱鬧啦!」

這位客人的話可眞够多，先談遊客，然後又談到天氣:「前兒個縣城裏飄着毛毛雨，這兒的天氣怎麼樣?」

「前兒個……?」老頭兒皺着眉頭想，似乎想不起來了。「前兒個……」

四喜子忍不住提醒他:「爹!前兒個一大早倒是飄了一陣小雨，晌午的時候天就放晴了。爹的記性眞壞。」

「上了年紀的人，記性那有你們年輕人好啊!」

「張二爺!」客人笑着問:「那是你的閨女麼?」

「是啊!她是我的閨女四喜子……」

張二爺突然有了警覺，連忙將閑話打住。

「水開啦!我得給您去沏茶了。」

老頭兒提下開水沏茶，四喜子就抽空擋架上小鐵鍋煮糖心鷄子兒，那位客人却不肯閑着，離開了座位，幌到爐灶跟前來了。

「張二爺!說句老實話，我可不是來楓紅谷賞楓葉來的，我要向你打聽一件事情。」

「哦?」張二爺不禁發了楞。

「前兒個的遊客多不多?」

「不多。」四喜子接上了腔:「天氣不好，楓葉又沒有紅透，最多也不過二十來個遊客。」

「內中有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穿着皂色的短裝，揹了一支火銃，不知二位留意到沒有?」

「有!有!有!」這一回張二爺回答得可眞快。「就因爲他揹了一支火銃，我才格外留意了他，我還問哩，上楓紅谷帶火銃幹什麼。他說，一面看楓葉，一面打斑鳩，我心裏直暗笑，谷裏那有什麼斑鳩啊!」

「張二爺看他進谷去了?」來客問得很仔細。

「沒錯，我看他進去的，他還揹帶了兩個火燒，四個茶葉蛋。」

「你看見他出來麼?」

「這……」張二爺蹙起了眉尖，猶豫地說:「這我可沒注意了，有些遊客出谷之後再上我鋪子來坐坐，有些就不一定來了……四喜子!妳留意沒有?」

四喜子道:「他進谷之後，我就沒有再見過他。」

「張二爺!你去過縣城嗎?」

「去過，去過……」

「你可知道東大街的福華錢莊?」

「知道，好大的門面哩!」

「張二爺!福華錢莊的店東許大爺是咱們縣裏的首富，也是地方上的大善士。剛才我問的那個人就是許大爺的獨子許南坤，他打前兒出門之後就沒有再回去，我看，八成是出事了。」

張二爺的臉色變了，這麼多年來楓紅谷壓根兒就沒出過事，他怎能不吃驚呢?

半晌，他才開了口:「在谷裏能出什麼事呢?沒有毒蛇猛獸，又沒有……你是專程來找他的?」

來客並沒有回答，却提出了一個問題:「張二爺!像你這把年紀，我提一個人你一定會聽說過。」

「那可不一定哩!我是個鄉下土老頭，見聞淺得很，而且記性又壞……是誰?你倒說說看。」

「我說的是潘星五潘老爺子。」

「潘老爺子呀!」張二爺的精、氣、神全提起來了。「那誰不知道啊!有名的神捕，也不知辦過多少大案子，聽說淸廷還賜給他一件黃馬褂哩!後來改了民國，縣裏偵緝隊的隊長寶座還坐了十多年，直到他老人家歸天……噯!你提他老人家幹什麼?」

「張二爺!」來客很緩慢地說:「我剛剛跟你提起的潘老爺子正是先父……」

「呀!」張二爺這一聲大叫，將他那閨女可嚇了一大跳。「你原來就是……哦!哦!你今兒個來是爲了辦公事……」

「不!不!張二爺!我兩年前就巳經不幹偵緝隊了。我倒很想繼承先父遺志，幹點爲地方除害，爲好人伸冤的工作，只可惜這位新來的康隊長是警察學院出身的，還到德國去留過學，他瞧不起我這種沒上過正式警察學堂的人，就這麼泄了氣，辭了偵緝隊的差事……不過，福華錢莊的許大爺跟先父是好友，他的少爺南坤跟我也很熟，所以說我不能不管……張二爺!這還得要你帮忙。」

「你說，我能帮你什麼?」張二爺坐了下來。瞧神情，他是滿腔熱誠，一定會傾力相助。

「我想進谷裏去瞧瞧，老實說，我雖然是本地人，却壓根兒沒到谷裏去過，想麻煩你帶帶路。」

「沒問題，」張二爺滿口答應。「咱們這就去麼?」

「爹!」四喜子這會兒跑了過來。「這兩年來你的腿一直鬧風濕，你那能進谷呀?」

張二爺道:「四喜子!妳當我眞老了?妳爹……」

「姑娘!」來客連忙插上了嘴:「我明白妳担心舖子裏的買賣，我會表示一點心意作爲補償……」

「您會錯意啦!」四喜子顯得很急，連耳根子都脹紅了。「爹巳經好幾年沒進谷裏去過了，檢柴、砍柴的活兒都是我在

幹，路比我爹熟，勁兒比我爹足，要去我去。若是您讓我爹給你帶路，到時說不定變成您的累贅。」

「好啊！四喜子！妳跟爹搶起買賣來了。」

「爹！我去，鷄子兒巳經下了鍋，反正這野舖子也不需要兩個人照顧，說正格的，你留着，讓我去。」

張二爺抓抓頭皮，回過頭來問來客：「潘少爺！你看成麼？」

「成！成！張二爺！你往後可別喊我什麼少爺，聽起來怪蹩扭，我叫潘長清，你就喊我的名字吧！」

「那可不敢，」張二爺仍是恭恭敬敬的，轉頭又向他女兒吩咐：「好吧！妳去，一路小心點，快去將糖心鷄子兒端來給潘少爺吃了，好趕緊上路。」

潘長清問道：「姑娘！這一去一回得多少時間？」

「你若去看楓葉，晌午就可以回來；找人就不同了，得走得更深，更遠，脚下痲利點，也得天黑才能回。」

「潘少爺！」張二爺連忙往麵案前面跑。「我趕緊烙幾張餅，你們帶着也好充飢，水倒用不着，谷裏處處都是山泉。」

張二爺忙着弄麵烙餅，四喜子則去加柴旺火，似乎也想捎帶幾個熟鷄子兒進谷，以便充饑。

潘長清也回到他的馬匹旁邊，在馬鞍左側的一個囊袋之中取出了一些應用之物：那是一根粗痲繩，一柄利斧，一把短刀。囊袋中還放了一支匣槍，他猶豫了一下，却沒有將那支槍帶在身邊。

年輕的一輩的對神捕潘星五也許沒有太深的印象，老一輩却把他當天神一般敬重。儘管潘星五巳經歸西多少年，兒子都三十出頭了，潘星五仍然在他們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因爲如此，張二爺對於由自己的女兒帶領潘長清進楓紅谷這檔子事是毫不猶豫，神捕之子雖不一定仍是神捕，但最少是個正人君子。

等潘長清吃完糖心鷄蛋，鍋裏的鷄子兒也熟了，四喜子還是和平日一樣披掛了一柄彎刀，一根扁担，看樣子她還想順便帶一挑柴薪回來。所不同的是她今天多帶了一隻囊袋，裏面裝着張二爺剛烙好的幾張油餅，二十來個熟鷄子兒，平日可沒有這樣奢侈。

四喜子看看天色，太陽昇起了，却有一層薄暈，這種天氣多半會下雨，於是她又戴了一頂斗笠，再拿兩件簑衣綑成一個捲兒，掛在扁担的一頭，挑在肩上。

這一切，都看在潘長清的眼裏。他對此行充滿了信心，也有着無比的安全感，因爲他發現四喜子年紀雖然很小，却充滿了信心。

一切停當，就要上路了，却看見兩個人，每人肩頭一根扁担，扁担兩頭掛着空籮筐，從谷口走了出來。

「怎麼？」潘長清不禁好奇地問道：「谷裏還住得有人家麼？」

「潘少爺！你還不知道呀！」四喜子回答說，「谷裏有一個莊子，造在山頂上，叫做楓紅山莊哩！」

「我剛才忘記提起了，」張二爺也走過來加以補充說明：「這個莊子大概蓋好有十來年了，莊子裏住的是什麼人，誰也不知道，因爲從沒有人上去過……沒路，根本就不知道怎麼上去……可怪着啦！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這三天就有兩個人出來買東西，二五八趕上赴集，離這兒只不過十里路，這兩個人此刻去，不到晌午就回，重重滿滿的兩挑子，眞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將東西挑上山頂上去的，八成會飛。」

張二爺最後那句話眞逗，逗得四喜子笑出了聲。

潘長清却沒有笑，楞楞地看着那兩個人輕輕地問：「每次都是這兩個人麼？」

「潘少爺！你沒瞧見，他們不分陰晴雨雪，頭上都是一頂大斗笠，壓得低低的，誰瞧得見他們的面貌？他們也從來沒有上咱們野舖子來坐過。」

潘長清又問：「他們鐵定晌午之前就回麼？」

「一定。」張二爺肯定地回答：「絕不過晌午。」

「好！大妹子！現在，咱們暫時不進谷。」

「爲什麼？」四喜子不免發楞。

「咱們候他們兩人回來，然後跟進去，倒要看看他們挑着重担如何回到山頂的楓紅山莊。」

「潘少爺！」四喜子蹙了一下眉尖，緩緩地說：「這不妥吧？你是來尋人救難的，可不是來採楓紅山莊的，又何必躭擱半天寶貴的時間？」

「對！對！大妹子說得對！」看起來，潘長清倒不是一個執拗的人。「咱們這就走。」

潘長清似乎是個很爽俐的人；也似乎是個沒有心機的人。想到那，就說到那；說到那就作到那。一扭身就向外面走去。

不過，他剛伸出一隻脚踏出張二爺的野舖子，另一隻脚却好像釘了釘子似的再也沒有抬起來。

原來那兩個屬於楓紅山莊的人突然被四個壯漢攔住了去路。相隔約莫三十步，潘長清很清楚地看見了他們的面貌，以及他們臉上的神色，那絕不是不期而遇，而是早就在轉彎處的樹林子裏埋伏好了。

四喜子也發現了，疾步跑到門口來瞧光景，潘長清連忙低叱道：「快進去！別露頭。」

這一聲叱喝，威嚴自生，四喜子不但跑進了野舖子，而且還撲進了她爹懷裏。

那兩個帶扁担的漢子被四個粗壯的漢子攔住去路，沒有退縮，但也沒有閃身搶道，就那麼紋風不動地站住了。

奇怪的是那四個粗壯的漢子旣沒有說什麼，也沒有表明什麼，他們都像石頭般紋風不動地站着。

潘長清緩緩地收回了跨出去的那一隻脚，慢慢後退，又回到原來的座位坐下。

張二爺輕輕地問：「潘少爺！是……是……？」

「張二爺！」潘長清神色非常凝重地說：「你跟四喜子去幹活兒吧！該幹什麼就幹什麼，不管外頭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事兒，都不用去理，都不用去看。」

張二爺跟四喜子雖然不明白潘長清說這番話意義何在，却對他非常信服，立刻

分頭去幹他們的活兒。四喜子一個勁兒往灶裏加火，燒得鍋裏沸騰冒泡，張二爺的打麵杖敲在麵板上砰嘭響，但他的雙手却禁不住有些發抖。

外面的平靜是暫時的，殺伐吆喝之聲立刻響起，潘長清眞沉得住氣，他是背向外坐的，就是沒有回頭去看一下。其實，他是應該留意一下的。四對二，這巳經就不公平了，那四個人在出手傷人，或者殺人之後，也許會想到野舖子裏有人看到了他們的罪行，說不定他們還要來一手狠毒的殺人滅口哩！那時，又該怎麼辦？

也許潘長清早就想好了對策，也許他壓根兒就沒想到那種後果？總之，他的表現不算一個光明磊落的漢子；更不像是神捕潘星五的後代。他只求一件事——安安穩穩地置身事外。

殺伐吆喝之聲，扁担與鐵器碰撞之聲持續了很久，不時還響起了一聲驚心動魄的慘呼，最後這些聲音終於完全靜止了。

靜得出奇，十月的清晨，巳經很冷冽，也沒有鳥鳴，靜得使人感覺天氣冷冽得砭人肌骨。鍋子裏熱氣從鍋蓋縫隙中噴出來的噓噓聲是唯一的响動，張二爺手裏的打麵杖早就在半空中僵住了。

潘長清開始回頭了，動作很慢，似乎唯恐稍稍快一點就會扭傷他的頸頻子。

然而接下去的動作却又快得出奇，一閃身巳到了野舖子門口，因爲他沒有看到任何人影。原來那六個人僵持的地方這會兒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

站在野舖子門口，潘長清再仔細看，仍是什麼也沒有見着。

不過，他的鼻子却非常靈敏。神捕潘星五的兒子，在這一方面是有遺傳的；而且他還幹了好幾年偵緝隊，他嗅出了一種令人心悸的味道——死亡的味道。

現在，他的動作又開始慢了，每一步都跨得非常小心，似乎地上滿佈睡眠中的毒蛇，他必須謹愼選擇落脚的地點。但是，不管他怎麼慢，也終於抵達了血腥的現場。地上躺着四具屍首，每一個死者的腦袋都開了花。紅白相間的液體塗汚了業巳枯黃的草地。

想不到，勝者竟然是那兩個扛着扁担的挑夫。

他們在殺了人之後，就那麼從容地走了。

也許他們認爲他們的殺人行爲是合法的；因爲他們是自衞殺人。但是潘長清却不這樣想。他覺得：即使自衞，也不必一定要敲破他們的頭顱！……立刻他就發現他的想法錯了。地上散落四把鋒利的短刀，對於兇猛的掄刀攻擊者，除了用扁担敲破他的頭顱之外，難道還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嗎？

這時，那兩個頭戴斗笠，肩挑扁担的漢子又回來了。難道他們忘記什麼了嗎？

對了！他們忘記了殺人滅口。潘長清想到這裏，不禁連連的倒退了好幾步。

那兩個人却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他們將籮筐放下，將地上的四具屍體分別放在四個籮筐裏，當然，那四柄短刀也丟進了籮筐，再用他們的脚剷了些浮土掩蓋了草地上的血漬，然後挑着担子走了。

殺人滅屍，很乾淨，潘長清這樣想。

扁担的兩頭有沾了泥土，他們一定是用扁担當作撬鋤，挖了一個洞。他們也許怕這些屍體嚇走了遊客，楓紅谷豈不就太寂寞了麼？

那兩個人又回來了。

籮筐巳空，這證明潘長清的判斷沒有錯。

這一次去而復回，大概是爲了殺人滅口了。因此，潘長清握緊了腰間的短刀。一個在等待，一個向潘長清走過來。

他走得愈近，潘長清的刀，就握得更緊。

那個人終於到了潘長清的面前。

不管距離多麼近，潘長清都無法看清楚他的長相。斗笠壓得很低頭也低垂着。

「你什麼也沒有看見，」那人口齒清楚地說，幾乎是一字一字地吐出來的：「你只看到滿山滿谷的楓葉，除此之外，你什麼也沒有看見，記住！你什麼也沒有看見。」

我看到你們殺了四個人！潘長清很想這麼說，但他沒有說，他怕扁担敲破他的頭，更怕那無辜的父女倆遭遇相同厄運。

那個人說完之後，就夥同他的同伴走了。他們似乎充滿了信心；當他說潘長清什麼也沒有看到之後，潘長清就會覺得自己什麼也沒有看到。

潘長清走回到野舖子，他發現，張二爺和四喜子都嚇呆了。

「張二爺！你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我沒有看清楚。」

潘長清很感吃驚，但他立刻發現自己非常愚蠢，這種事情以前一定發生過，而他們也曾經以同樣的話對張二爺說過。

那麼，他還有什麼好問的呢？

四喜子却大胆地開了口，道：「潘少爺！那位許少爺的失踪，只怕和楓紅山莊有關。」

「哦！妳怎麼知道？」

「進谷之前，他曾經向我打聽過楓紅山莊。」

「哦？」潘長清那兩道濃眉皺到一起去了。「他曾經向妳打聽過楓紅山莊？他問了些什麼來着？」

張二爺連連向他女兒使眼色，四喜子却故意不去看他。她顯然拿定了主意，有什麼說什麼，知什麼說什麼。

「他問的可多着哩！」四喜子索性拿背對着她爹，免得心情受影响。「他問：楓紅山莊怎麼上去？……總之，他問得非常詳細，而且還問了一個挺新鮮問題。」

「什麼新鮮問題？」

「他說，楓紅山莊住着一個絕色的少女，他問我見過沒有？」

「妳怎麼回答他的？」

四喜子道：「這種傳說，我還是頭一回聽說哩！」

「四喜子，妳有完沒完？」張二爺終於忍不住吼了起來：「就算那位許少爺問過這些話，妳也不能硬說他的失踪與楓紅山莊有關呀！咱們在楓紅谷口作買賣，犯不着跟住在谷裏的人結怨啊！」

「張二爺！」潘長清連忙說：「都怪我給您添痲煩，不過，您放心，這兒只有咱們三個人說任何話都不會洩漏出去。」

「潘少爺!」張二爺苦着臉說:「你一定罵我是無胆鼠輩，可是，咱們這種人，孤老弱女的，惹不起啊!」

「二爺!我看得出您的神色早就不對勁了，心裏悶着什麼，還是抖出來的好。沒關係，我可以賭血咒，絕不對外人說。」

「唉!」張二爺沉重地嘆了一口氣。「你這麼說，我倒不好瞞你了。不錯，十天前……初五那天，他們也是照樣下山去辦糧食用品，也是出了這檔子事。」

四喜子接着加以補充:「那次是三個人，挺兇、挺狠，最後也是被他們砸碎了腦袋。事後，一個人到舖子裏來對咱們說:記住!你們什麼也沒看見……」

潘長清喃喃地說:「原來已經接連兩次了。」

「誰知道以前還有沒有?」張二爺說。「十月以前楓葉沒紅，咱們根本就從來不到這兒來……唉!我看我得尋別的生計啦!再這樣下去，嚇都嚇死了。」

「二爺!您還允許四喜子帶我進谷去麼?」

「可以，不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絕對不去探楓紅山莊，可是?」

「對!絕不要去探楓紅山莊。」

「二爺!我答應你。如果我要去探楓紅山莊，我就會教四喜子先回來。」

「潘少爺!我求求你，你也別去。」

「怎麼啦!二爺?」

張二爺道:「楓紅山莊去不得，那是一條死路。」

「二爺!瞧您，怎麼說得那麼恐怖呀?莫非你還聽說了什麼嗎?如果有，倒想請你說來聽聽。」

「是去年十月底的樣子，有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滿臉病容，我當時就覺得奇怪，身子不好幹嗎不在家裏休養，何苦來賞什麼楓葉，他問了我許多楓紅山莊的事，言下之意，似乎要去探楓紅山莊。他進谷之後，我就格外留意，從此就沒出來過。」

潘長清道:「也許他是夜晚出谷的，您沒瞧見。」

「潘少爺!你是不信我的話?你問問四喜子好了，一到向晚，谷裏就起濃霧，誰有那麼大的本事能在夜裏摸出來呀!」

四喜子沒有插嘴，却望着不遠的谷口，彷彿心裏頭在想着什麼事。

「好!二爺!我聽你的話，不去探楓紅山莊。我現在就跟四喜子進谷裏去，你今兒能夠不作買賣麼?」

「潘少爺可是有什麼差遣?」

「我想麻煩你一趟，到縣裏給我送個信兒。」

「你吩咐，我這就去。」

「告訴錢莊許大爺，說他兒子可能在楓紅谷裏迷了路，我已經進谷去找了，請他放心。另外，我還準備了一組人，教他們隨你來。」

「來了以後又怎麼樣?」張二爺問得很仔細。

「就在你的舖子裏等候着，如果有需要，我會教四喜子回來傳信……你會騎馬麼?」

「要是牠很馴服……」

「放心，很馴，不會把你摔下來的。二爺!」潘長清塞了兩塊大洋在張二爺手裏。「您拿着，就擱您一天買賣，眞不好意思。您要是不收下，我就不敢麻煩你父女倆帮忙啦!」

張二爺還不想收，他女兒却說:「爹!你就收下吧!潘少爺是個爽直的人，你也就不必婆婆媽媽的啦!」

「好，謝啦!」

因爲這匹牲口要讓張二爺騎着去辦事，潘長清就將囊袋中的短槍取出來插在腰裏。

大概是不想讓四喜子知道他帶了槍，所以取槍的時候，以身子擋着，沒讓他們看見。

張二爺從鍋中撈起了熟煮的鷄蛋，連同那一大盆麵粉放進一座櫃子裏，加上了鎖，又將灶裏的火全熄了，這才騎着馬走了。

谷口離張二爺的野舖子不過二十來步，剛進楓紅谷的時候，道路還很寬，再進去二里路，就逐漸狹窄，如果二人迎面相遇，也只能錯肩而過。

「四喜子!」潘長清邊走邊問:「平日那些進谷觀賞楓葉的遊客都是走這條路麼?」

「是的。」

「我可沒看見楓葉呀!」

「還早哩!一直往前走，約莫再過五里地，就開始走上坡，轉過前面那道嘴子，你就可以看到滿山紅葉了。」

「眞怪，剛才你們舖子裏還能看得到，進了谷反而看不到了。」

「因爲兩邊山壁擋住了，這本來是一條山澗，根本不是路，也不能算是谷，這楓紅谷的名兒也不知道是誰取的。」

潘長清道:「四喜子，妳常常到谷裏來砍柴麼?」

「咱們野舖子的買賣最多只作一個半月，我只要進來十趟、八趟，柴火就够燒了。」

「妳從來都沒有碰到過楓紅山莊的人嗎?」

「去年好像遇過一次。」

「他們會不會……?」

「他們總是低着頭走路，連看都不看我一眼。」

「四喜子，妳是不是覺得楓紅山莊的人都有些怪?」

「人都很怪，不單是楓紅山莊的人。楓葉有什麼看頭呀?却有那麼多人千里迢迢地跑來。」

「四喜子!妳唸過書麼?」

「是舅舅逼我唸的，什麼三字經，百家姓，女兒經，千字文，都讀過了。」

「難怪哩!妳那句『千里迢迢』可有學問啦!」

「潘少爺別說笑，我是半瓶醋。」

四喜子很隨和，也可以說她半大不小，還沒有一般姑娘家的那種忸怩。對潘長清來說，倒是挺方便的，使他減少了許多顧忌。

說說笑笑，那段潮濕的小徑就不知不覺地走完了。他們已開始爬坡，四喜子健步如飛，一直在前面領路。

這一段山坡路可眞够瞧，足足化費了

一個鐘頭。

到了頂端，潘長清坐下歇息，四喜子却忙着檢拾樹枝，並取出彎刀割草，堆了一個尖堆。

「四喜子!」潘長清好奇地問:「妳檢那些濕柴幹什麼呀?又重，又……」

「潘少爺!你聽說過烽烟傳警的故事麼?」

「聽說過。難道……?」

「我這兒一燃火，爹在野舖子裏就看得到烟，往日我就用這個法子，比方說，脚底板扎進了刺，柴火砍得太多，或者我太累……我爹就趕進谷來帮我的忙。」

「現在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法子。」

「我明白。」看上去，四喜子又不像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少女了，她變得非常成熟。

「如我們遭遇了危險，我就奮力抵抗，妳盡快逃脫，到這兒來燃火放烟……」

「潘少爺，你說，我們眞會遇到危險嗎?」

「很可能。」

「爲什麼呢?」

「四喜子!妳何必問?其實妳早就知道爲什麼了。」

「因爲我們要去探楓紅山莊。」

「四喜子!如果妳怕……」

「我根本就不怕，前年我才十五歲，我就想爬到楓紅山莊去看看，潘少爺!我大概跟一般的姑娘家不同，有點像男孩，也很好奇……」

「妳沒有兄弟姊妹?」

「沒有。所以我才時時不讓自己野，萬一野出禍事來，爹可就傷心啦!」

潘長清站了起來，他在察看他們剛才走過的路，喃喃地說:「這麼峭，這麼陡，他們挑着重担，怎麼走上來的啊!」

「他們一定會一種奇特的武功。」

「是的。我們再向前走吧!」

再向前走，雖仍是羊腸小徑，却平坦得多，走了二里之遙，轉過一個山嘴子，滿山楓葉盡在眼底，眞個是鮮艷奪目，宛如一片火海。難怪有多麼這人如痴如狂地要來一探了。

不過，潘長清却知道有一個人不是爲楓葉而來，那個人是許南坤;正因爲他別有所圖，所以才沒有回去。

這時，楓紅山莊也看得見了，在一座高高的絕壁之上，看山勢，那似乎無路可通。不過，潘長清却不如此想，路是一定有的，只是很隱秘，外人很難發現。

在一遍楓樹之中隱約可見房屋的一角，山莊有多大，此時很難估計。但是，潘長清却停步凝注了很久。

四喜子指點着說道:「遊客都是從這一條路進入楓樹林，我們要不要先過去看看?」

「不用。」

「哦?你是說，咱們直接去探楓紅山莊?」

「許南坤根本就沒有去楓樹林，他直接就去探楓紅山莊，所以我們不必浪費時間。」

「你早已知道了?」四喜子顯得很吃驚。

「許南坤讀的是洋學堂，思想很開化，有關楓紅山莊的傳說實在太多，所以他決定冒險一探，昨兒晚上我看過他寫的日記。」

「有關楓紅山莊的傳說很多嗎?」

「很多很多。」

「譬如那些?」

「據說山莊裏面住了一個很美的姑娘，可惜這個姑娘每天都只能坐在椅子上，因爲她的雙腿一生下來就是殘廢……」

「我就從來沒有聽說過。」

「還有哩。」

四喜子索性坐了下來，很神往地說:「聽完你說的故事咱們再進楓林好了。」

「這不是故事。」

四喜子道:「在我聽起來就像故事，蠻好聽的。」

「老莊主以前是個江洋大盜，殺了很多人，也刦了很多財。一方面怕仇人拿他殘廢的女兒作報復，另一方面也怕人搶他的錢財，所以才在絕壁上面建了一座山莊，作爲避禍之所。」

「喲!」四喜子天眞爛漫地說:「江洋大盜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麼?」

「如果他沒有這個殘廢女兒，他也許眞是天不怕，地不怕。」

「這大概是天理報應。」

「唉!四喜子!妳還小，根本不了解作父母的心情，妳這麼說可以，他可不這麼想哩!」

「他怎麼想?」

「他認爲這是不公平的，於是怨天尤人，心頭充滿了恨意。」

「恨又怎麼樣?」

「有了恨意，就得發洩，凡是企圖覬覦楓紅山莊的人，一旦讓他發現，那就休想活命。」

「哦?」四喜子突然緊張起來。「這麼說來，那位許少爺也許……」

「很可能。」潘長清的臉上立刻佈上了一層陰霾。

「那麼，我們這一趟豈不是去得沒有代價?」

「那倒不見得。」

「潘少爺，這話怎麼說呢?」

「最少可使以後不再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情。」

「我明白了，你要將那個殘暴的江洋大盜撵走，是不是?」

潘長清沒作正面回答，反問道:「我能辦得到嗎?」

「潘少爺，我看得出來，你最少有這種打算。」

「四喜子，我並不想將他撵走，只想把楓紅山莊的神秘性破掉，免得老是誘惑人。」

四喜子沒有再接口，目光楞楞地望着絕壁頂峯上的那遍火紅般的楓葉，以及隱約可見的屋宇。

「四喜子!妳在想什麼?」

「我正在想，住在那上面，一定很舒服。」

「不舒服。」潘長清緩緩地說:「定不舒服，因爲那上面太寂寞了。」

「寂寞?」四喜子大概不懂得這兩個字的意義，就算她懂得，也未必了解，她畢竟只有十七歲。

「一個雙腿殘廢的少女，一個充滿恨意的老頭，再加上幾個忠心耿耿，却性情乖戾的昔日伙伴，可以想得到，山莊裏面是不會歡樂的。」

「潘少爺！」四喜子臉上洋溢着稚氣。「你沒有進過楓紅山莊，怎能說得如此肯定呢？那些都只是傳說，是不是……」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那一點？」

「住在楓紅山莊的人不是好人。」

「不是好人？」四喜子又吃驚了。

「他們一定作過多少壞事，現在躲到這裏來只是逃避什麼，並不是想改過向善。要不然他們就不會動手殺人，四喜子！妳明白嗎？」

「我不明白。」她的語氣非常肯定。

「妳不明白？」現在輪到潘長清吃驚了。「妳還不明白？剛才妳不是親眼看到的麼？」

「是我親眼看到的，我看到四個人想對付兩個人，也看到那四個人手裏拿着刀子。那兩個挑着担子的人如果不殺人，就要被殺。潘少爺，你也一定是寧願狠心殺人，而不願被殺。」

潘長清啞口無言，他實在一時找不到辭兒去駁倒對方，仔細想想，四喜子的話也沒有什麼不對。

「潘少爺！」四喜子倒也沒有再追問下去，改口說：「現在是往下走？還是往上走呢？」

往下走是去楓樹林，往上走是去楓紅山莊；也可以說是去一個「去得回不得」的地方。

「我們找一個地方躲起來。」

「爲什麼？」

「跟着那兩個人……」

「潘少爺！這絕對不行。那兩個人能夠用兩根扁担殺死四個人，功夫一定很高，我們跟在後面，一定會被發覺。倒不如趁他們未回來之前，先去找路，你看怎麼樣？」

「好吧，我們先往前走段路再說。」

往前走了約莫一里遠，路就沒有了。荊棘，雜樹，高過人頭的野草，顯示這兒根本就沒有人來過。

「四喜子？妳以前到過這裏麼？」

「從來就沒有來過。」

「把妳的彎刀借給我。」

「幹嗎呀？」

「開路。」

「還是我來吧。」

當四喜子揮刀披荊斬棘時，潘長清開始對四喜子重新估計，她身子健壯，兩臂有力，的確是一個難得找到的好帮手，同時他也對前途重新估計，靠一把彎刀開路，只怕到不了山麓，人就已經累死了。

想到這裏，潘長清連忙叫停。

「怎麼啦？」

「這不是辦法。我看，我們還是退回剛才的地方，仔細觀察一下地勢，另外找路，他們上下一定不是從這兒走的。」

突然，在他們身後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你們是要採楓葉麼？路走錯啦？」

由於責任感所驅使，潘長清先以身子擋住了四喜子，這才緩緩轉過身來。

那是他這一生中所見過的人當中穿着最奇特的人，是個男的，因爲唇上留着短髭，但他却穿了一身火紅的短衵褲，一頭亂髮，束了一根紅布帶，如果這個人在市街上出現，大家一定以爲他是瘋子。

但是，潘長清絕沒有把他當成瘋子。

他說話的聲音是那樣穩定，他的目光是那樣清澄，從他站立的姿勢更可以看出，他是個很正常的人。

除了那身衣服，那身紅得像火也似的衣服。

「哦，我們不是爲採楓葉而來。」

「砍柴？」

「不，找人！」

「找人？是尋仙求道？還是……？」

「有一個人前兒進谷一直就沒有回去，他也許迷了路，也許摔跤受了傷，也許發了急病，所以我們進谷來找他，……你是住在谷裏的麼？」

「我是楓樹之神。」他說來一本正經，似乎絕非在開玩笑。

潘長清想笑，但他沒有笑，也不敢笑。於是抱拳拱一拱：「哦！失敬得很！」

「你看見我這一身紅衣就該明白……嗯，告訴我，你們要找的人多大年紀？」

「二十剛冒頭，還是個學生。」

「男的？」

「當然是個男的。」

「他姓什麼？」

「姓許，名叫南坤。」潘長清眞像把他當成神明了，問什麼就答什麼。

「你們去買些香燭，走到楓樹林的盡頭，在亂草中有一個小廟，弄清楚，那不是土地廟，是我楓神所住的廟。點上香燭拜一拜，要虔誠地拜，我會指示你們到那兒去找到這個姓許的年輕人。」

「是，是。」潘長清表現得必恭必敬地說。

「現在閉上眼睛。」

潘長清果眞閉上了眼睛，但他却豎起了耳朶，什麼也沒有聽到，可是當他再睜開眼睛時，那個自稱爲楓葉之神的人已經不見了。

「四喜子，妳以前見過這個人嗎？」

「沒有見過。」她似乎還在緊張。「潘少爺！你眞相信他是楓葉之神？」

「當然不信。」

「可是……」

「妳是指我對他必恭必敬嗎？在我沒有摸清楚他的底細之前，我當然不能輕舉妄動……走，我們到楓樹林裏去。」

「你眞要去拜麼？那就是去買些香燭呀。」

「不必了，只要我們有虔誠參拜的心就行了。」

他們回到原來歇脚處，往下走，進入一遍火紅似的楓樹林，這時已有三兩個遊客了。他們一直往林子深處走，終於走到了盡頭。

他們順利地在野草中找到了一個高不足二尺的小廟，裏面還有香火的痕迹。現在，那裏面放着一個紙卷，是剛放進去的，因爲卷紙上沒有被露水沾濕的跡象。

潘長清現在明白了，剛才那個穿紅衣服的不是怪人，他故意那樣裝扮，爲的是引起潘長清的注意……什麼楓紅之神？不過是要我來看看這張紙卷上寫的字罷了。

其實，他已經不需要看了，因爲他已經知道這張紙上寫了什麼了。

上面也許寫了很多字，但是其內容總括起來却只有兩個字——勒索。

潘長清的判斷果然沒有錯，紙卷攤着，只見上面如此寫着：

「令郎無恙，請於三日內籌欵十萬元，取欵方式另行通知，福華錢莊資產雄厚，分號處處，區區之數，不足爲奇，則令郎性命可保無虞矣！」

關於許南坤的失踪，潘長清曾有許多假設，但他絕沒有想到會是一件綁票勒贖案，現在他雖然親眼看到了白紙上的黑字，他仍然有些不相信這是事實。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也許與楓紅山莊無關，與楓紅谷無關，只不過綁匪是在楓紅谷下手而已。

「潘少爺！紙上寫些什麼呀？」

「楓紅之神，指示我們，許南坤沒有死。」

「你眞信？」

「神明的話怎不信？」

「哼！神明？我看他是個瘋子。」

「對了，四喜子！妳再認眞想一想，前天，這個人在妳的野舖子出現過嗎？也許他不是這身裝扮……妳再想想看。」

四喜子很認眞地想了一陣，到最後還是搖搖頭。

「四喜子，我告訴妳一件事，妳可別吃驚，有一股土匪用楓紅谷作根據地。」

「土匪？」她是非常吃驚的。

「嗯？他們綁走了許南坤，如今勒索十萬大洋的贖金……走吧，咱們不必再在這兒費精神了。」

四喜子道：「潘少爺，那麼，許少爺還活着了？」

「當然，土匪不會虧待他，因爲他是財神爺。」

「許家肯拿十萬大洋去贖人？」

「當然。許家就只有這麼一個寶貝兒子，何況十萬大洋在許家來說，根本就算不了什麼。」

回頭路上，四喜子沒有再說什麼，好像這些事情與她毫無關係。她老是跑在前頭，因爲她要檢拾枯枝以作柴薪。在離開楓紅谷之前，她已經收集了一挑子，連肩頭上的扁担都壓彎了。

老遠就看到野舖子門口拴了三匹馬，其中一匹是潘長清的。張二爺已經從縣裏回來，而且還帶來了潘長清所需要人手。

四喜子脚下加了勁，很高興地說：「潘少爺，爹已經回來啦。」

潘長清低叱了一聲：「四喜子，妳能不能走慢點？」

「爲什麼？」四喜子停了下來。

潘長清緩緩地說道：「妳爹回來了是沒有錯，不過，他帶來的却不是我所需要的人。」

「你怎麼知道？」

「因爲我不認識那兩匹馬。」

「哦，那會是什麼人？」

「不知道。我們要小心，四喜子，帮我個忙，將妳的彎刀藏在枯枝堆裏，待會兒就將一挑子枯枝放在舖子門口。」

「我懂，你走前頭，擋住我讓我好動手脚。」

× × ×

舖子裏那兩個都是二十幾，三十不到，也都在那兒慢條斯理地喝着茶，怪的是兩人一坐東一坐西，似乎根本不搭碴兒。

張二爺一個勁兒在揉麵，看見潘長清和四喜子到了門口，也只是微微一抬眼皮，沒說半句話。

張二爺這一表現，就是一個警號，因此，潘長清就在野舖子門口停了步；那四喜子也許根本不知道危險，也許是他天眞爛漫，不知事態有多嚴重，將一挑柴薪往地上一放，連消帶跳地進了野舖子。

「爹！有什麼吃的？餓啦！」

「先吃幾個茶葉蛋吧！」張二爺回答的語氣仍然是一點勁兒也沒有。

潘長清已經肯定了，張二爺已經受到這兩個陌生人的威脅，所以他是什麼也不敢說。

潘長清沒有進去，那兩個人倒出來了。是緩步走出，看樣子像是毫無聯繫，其實連先跨左脚再跨右脚的步子都是一致。

兩人一左一右地將潘長清夾住，這才同時站定，同時轉過身子。

「老兄是縣裏來的？」右邊那個先開口說了話；口音是外鄉人。

「不錯啊！」潘長清很爽利地回答。

「今天什麼時候到這兒的？」那人繼續問。

「一大早。」

「能不能將時刻說得清楚點？」

「七點多鐘。」

「嗯！你在這兒坐過麼？」

「坐過。」

「喝茶？還是吃點東西？」

「喝茶，順便跟張二爺聊聊。」

「聊聊！你們很熟？」

「說不上很熟，提起來大家認識。」

「然後你就跟他閨女進谷去了？」

「不是跟她去，是同路，我採楓葉，她打柴。」

「那匹馬是你的？」

「嗯！」

「怎麼讓張二爺騎着呢？」

「我進谷的時候，馬兒閑着。張二爺要騎，又有什麼不可？」

「不是你找他騎着你的馬，去給你辦事？」

潘長清沒有像流水般回答下去了，因爲他不知道張二爺是怎麼說的。現在，他只發現了一件事：張二爺根本就沒有到達縣裏，半路上就給這兩個人堵回來了。

「老兄！你沒有回答我的話。」那人輕聲催促。

「一定要回答？」

「一定。」

「爲什麼？」

「可避免麻煩。」

「我倒認爲回答了你的話才是找麻煩。各人有各人的私事，是不是？我的私事爲什麼要讓你知道？」

「我只是想了解你今天幹些什麼。」

「爲什麼一定要讓你知道。」

「因爲我有四個朋友在今天早上失踪了。」

聞此言，潘長清是一半吃驚，一半安慰。驚的是那四個死者背後又來了追魂索

魄的人:;安慰的是，張二爺眞算是一張緊咀，竟然沒有漏半點風聲。

「是怎麼樣四個人?」潘長清很鎭定地問。

「不用我多作描述，只要你曾經見過那四個人，你一定想得起來。」

「你應該先問問那位張二爺。」潘長清很想知道張二爺是如何回答的。

「我不想問他，倒想問問你。」

「爲什麼呢?」

「因爲他年紀太大，經不起拷問。」

「拷問?」不管多麼鎭定的人，聽到這種字眼也會吃驚的。

「因爲好好問你們，你們是不會回答的。」

「如果我們知道的事我們一定回答，事實上……」

「你將馬匹借給他騎，他放下買賣不作，騎着馬往城裏跑，爲什麼?大概是這裏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是不是?」

潘長清笑笑。

唰地一聲，潘長清肩頭上突然有一種火辣辣的感覺;另外一個不開口的漢子突然動了手;那是一根皮鞭，一根短得只有一尺二、三寸長的皮鞭，握在對方的手裏簡直比尖刀還要犀利。

「你看見了那四個人，是不是?」這一個倒是不錯，只會動口不動手。

「看見了。」並非潘長清生來賤骨頭，非得挨揍才說話，這是他早就決定了的;不被逼迫不開口。

「他們在那兒?」

「地下。」

「哦!死了?」

「不錯。」

「是誰殺死了他們?」

「如果你有耐性在這兒等，你會見到那兩個殺人者。」

「兩個?你是說，只有兩個人就殺死了我那四個朋友?」

「不錯。而且，他們兩個只有扁担，你的朋友還有刀;他們好像太缺乏自知之明。」

「他們的屍首呢?」

「被那兩個殺人者拖走了。」

「你說我們還可以見到那兩個殺人者，是什麼意思?」

「他們住在楓紅谷裏，現在到上伏集買東西去了，他們還要回來，還要經過這裏……」潘長清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他突然發現對方已經沒有注意聽他的話。

「你說的那兩個人已經回來了。」

潘長清沒有回頭看，但他聽到了脚步聲。他輕輕地說:「你不必去問他們，他們不會承認。」

「你可以指認他們。」

「可是，他們曾經警告我，這樣我會有麻煩。」

「不會，他們也要到地下去。」

這兩個人很矯捷地一縱而起，正好落在那兩個挑夫前面，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兩個挑夫停了下來，將扁担從繩套上卸下，拿在手裏。潘長清心中暗想:如果我是他們的敵人，就不容許他們有機會卸下扁担，因爲扁担就是他們的武器。

四個人僵持着，誰也沒有先開口。

看起來一定有一場惡鬥，而且是勢均力敵的一場惡鬥。這兩個人的份量一定比剛才那四個人要重，否則，他們絕不會自找死路。不過，這一場惡鬥在一瞬間還不會展開;很明顯誰先動手誰就會落下風。

四喜子輕悄地來到潘長清的身邊，說話的聲音也是輕悄悄的:「潘少爺!你爲什麼要找麻煩?」

「四喜子!這話怎麼說呢?」潘長清的目光仍然盯住那默默對立的四個人。

「你不該說的，人家已經跟你打過招呼。」

「哦!妳沒有見到我已經挨了一鞭子嗎?」

「以你的家世，以你的閱歷，一百鞭子你也應該忍得住。」

現在，潘長清可不敢將四喜子看成一個未成熟的小女孩了，禁不住轉過頭來望了她一眼。

「潘少爺!難道你是別有用心?」

「四喜子!妳怎麼會這樣說呢?」

「你實在不應該洩漏那四個人被殺的事。」

「我只是覺得，殺人者應該勇於負責，不該連累無辜的人，所以，我才說出實情。」

「潘少爺!你可知道一場拚鬥之後，那一邊贏?」

「很難預卜。」

「一定是楓紅山莊的人贏。」

她說得那樣肯定，似乎她曾經見過這兩個人贏過無數場惡戰，潘長清再次以驚異的目光望向她。

「那時，你就有了麻煩啦!」她說完之後，又走進了野舖子，就好像她是完全置身事外的。

潘長清正在低頭琢磨四喜子的每一句話，那邊的惡鬥已起，眞可惜，他沒有見到是那一邊先起戰端。

這是一場生死之戰，以潘長清曾經習武多年的眼光看來，每一招，每一式，每一拳，每一脚，都是直攻要害;這也是一場奇怪的戰鬥，因爲在交手之前，雙方都沒有說一句話。

楓紅山莊那兩條扁担的確已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像兩道長虹，也像兩條矯龍，似乎扁担的本身也有生命，也有武功修爲;那兩個陌生客也不簡單，四拳，四脚，再加上一條短短的皮鞭，竟然攻守有序，絲毫不亂。

潘長清看得目不轉睛，張二爺和四喜子却在忙他們的活兒。一個揉麵，一個加柴催火，彷彿在他們的身邊根本就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突然，楓紅谷口飛也似的奔出來一個人。

「有話好說嘛!幹嗎打架呀?」他一面加快跑過來，一面大聲吼叫。看架勢，他很想作個和事佬。

糟!潘長清不禁暗暗叫了一聲。這個和事佬一點也不知厲害，他只要一插手，立刻就會丢掉性命。

錯了!

潘長清的想法完全錯了，這位好管閑事的和事佬身子往前一衝，竟然將捉對兒厮殺的四個人分開了。

「各位!有話好說嘛!來!來!到野舖子裏喝杯茶，有什麼過節不妨說出來，讓我爲你們評評理。」

潘長清突然發現，這傢伙竟然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是楓紅山莊的人嗎?好像是。剛才在楓紅林中，他和幾個遊客都打過照面，這人並不在其中;他是楓紅山莊的人嗎?好像不是。因爲他分開這四個人的時候，用的手法很公平，並沒有所謂「拉偏架」。

他顯得非常熱心，但那四個人的反應却很冷淡，一個個抱膀子站在那兒，並沒有挪動一下脚步。

「不願意進去喝杯茶，消消氣嗎?好!就站在這裏說，你們爲什麼打架?」他的口氣不像和事佬，倒有些像問案的審判官。

手拿皮鞭的那個漢子始終不發一言，看起來眞像是一個啞吧。另一個這時開口了:「他們兩個人是兇手，殺害了我們四個朋友。」

「哦?」和事佬有些吃驚地問:「兩個人殺了四個人，可能嗎?」

「爲什麼不可能，咱們那四個朋友功夫太差。」

和事佬又偏過頭去問道:「有這回事嗎?」

兩個挑夫搖搖頭，否認了。

「喂!他們說沒這回事。」

「有人證。」

「誰?」

「呶!」手指指向潘長清。

潘長清站在那兒動都沒有動，他似乎早就在等待這一刻的來臨。

「喂!」和事佬又在發號施令:「你過來一下。」

潘長清走了過去，這使他將那個和事佬看得更清楚，他曾經懷疑這個人與那個「楓紅之神」是同一個，現在，他不覺得二人之間有什麼相同之處。

「喂!你是幹什麼的?」仍舊是審判官的語氣。

「來探楓葉的。」潘長清很穩定地回答。

「你看見他們殺人了?」

「親眼看見。」

「喂!」他的手指，像是有無比權威般向那兩個挑夫一指。「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那兩個挑夫仍然搖搖頭，不承認就是不承認。

「殺人現場就在那邊，殺人兇器就是他們的扁担，不過，我認爲他們是爲自衛而殺人。」

「你爲什麼這樣說呢?」和事佬又發問了。

「第一，對方是四個人，態度很惡劣地攔住了他們的去路;第二，對方四個人手裏都有刀。」

「嗯!當時野舖子裏有人嗎?」

「有。張老頭跟他女兒。」

「那麼，他們也應該看見才對。」

「他們不敢講。」

「爲什麼?」

「拿扁担的朋友曾經警告過，我們什麼都沒有看見，想想他們這麼兇，誰還敢多事?」

「那麼，你又爲什麼敢多事?」和事佬似乎對審判工作很內行問得非常仔細。

「那位拿皮鞭的朋友用皮鞭作刑具，抽了我一鞭，我那能不說?」

「嗯!你是被逼迫的……嗯!四個人的致命傷在那一個部位?」

「都是腦袋被擊破而死。」

「各位，我們一起到這位朋友所說的現場去看看好嗎?」

兩位陌生客同意了，那兩個挑夫也勉强同意了。現在，潘長清不得不佩服這個和事佬，他一定有什麼使人信服的力量，不然那四個人絕不會如此聽從他的調度。

現場的草被蹂躪了，泥土也顯得非常零亂，但是潘長清所指出的血漬已經揉和在泥土裏，經過風吹太陽晒已看不出明顯的跡象，他的指證顯然不够份量。

「老兄!」那位和事佬拍着潘長清的肩頭，說:「你當眞看到了那四個人被殺嗎?」

「不錯。」潘長清回答得非常肯定。

「在這兒?」

「不錯。」

「可是……?」

潘長清目光一亮，彎腰檢起一塊卵石，那塊石頭上有鮮紅明顯的血漬:「你看吧!石頭上的血漬還沒有凝固變色哩!」

那位和事佬的目光非常銳利，立刻就找出了毛病:「你瞧!血上面還黏了一根鷄毛，這好像不是人血吧?」

潘長清不禁一楞，沒錯，石頭上果然黏着一根鷄毛。

「老兄!你也不會沒事找事，」和事佬和顏悅色地說:「你把當時的情況說說看?」

「他們打鬥的時候我是背着身子的，老實說，我根本不敢看。後來打鬥的聲音靜止了，我才敢轉過身來，那時，他們兩人已經不見了。」

「往下說。」

「我以爲被殺的一定是他們兩個，跑過來一看，才發現我判斷錯了……四具屍體倒在地上，他們的死狀完全相同，都是頭上開花。」

「然後呢?」

「然後這兩個人去而復回，將四具屍體移走了。」

「嗯!再往下說。」

「他們將屍首處理好之後，又回來了，向我提出了警告。」

「請問:在他們移去屍首和再度回來向你提出警告之間，大約有多少時間?」

潘長清仔細地想想，再作回答:「大概半個鐘頭左右。」

和事佬又問:「他們兩個人的衣服換過沒有?」

「沒有。」

「老兄!你在說謊。」

「我爲什麼要說謊?」

「你自己明白。」

「你如何證明我說謊?」

「瞧!他們身上的衣服很乾淨，搬運屍體就算不沾到血，也會沾到泥土。再說，埋四個人需要多大一個坑?半個鐘頭的時間辦得到嗎?」①

（未完）

新派俠情傳奇小說

白羽令（二）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含冤亡命的楚駿，雖獲奇遇，練就奇功，但本身也爲此而染上寒毒，每日有一定時間寒毒便自發作，那日在赴秤鈎驛途中，又遇追踪前來找碴的紀倫等前來尋仇，當紀倫爲楚駿護身寒罡震退之際，一紅衣女郎和秋月秋心二婢突現身，喝退紀倫等人，楚駿可沒領情，逕向定西縣而去。紅衣女郎看出楚駿身染寒毒，並料他地初更時份定必發作，立偕二婢隨後趕往，那晚紅衣女郎偕二婢躍進楚駿睡房，果見他毒發將昏，紅衣女郎立命秋月將龍虎丹餵楚駿吞下，又取出銀針連刺楚駿身上二十一處大穴——

纖手癒寒毒

這二十一針，費去紅衣姑娘不少眞力，她抹了一把汗水，再長長一吁道：「好了，讓他睡好。」

青衫少年依然暈迷未醒，但已呼吸均勻，不再有痛苦的表情。

紅衣姑娘滿意的微微一笑，蓮步輕移，在一張木椅之上坐了下來。

秋心道：「小姐！他似乎已經無礙了，咱們何不回去歇息！」

紅衣姑娘道：「不，此人的病例十分罕見，我必須作一番仔細的觀察。」

秋月道：「此人的確怪異，任何寒病也不會如此之冷。」

紅衣姑娘道：「不錯，而且他的功力竟能與奇寒相合，向他攻擊之人，必會被反彈的寒毒所傷，此等現象，無論武學及醫理都是少見的。」

這主婢三人就是這麼秉燭夜話，直到三更時分，青衫少年才甦醒過來。

他雙眼才睜，便挺身一躍而起，目光向紅衣姑娘主婢一瞥，冰冷的面頰之上，現出一絲訝異之色。

羽令震江湖

只是這股詫異的神色一現即隱，同時雙眼一翻，冷冷道：「妳們是誰？」

秋心看不慣他那副晚娘似的面孔，櫻唇一撇道：「閣下闖蕩江湖，應該對紅衣堡有過耳聞。」

的確，只要是在江湖上混的，就不會不知道紅衣堡。

不過紅衣堡雖是名震江湖，知道它座落何處的人却並不多，因而紅衣堡三字還意味着一種神秘。

青衫少年身在江湖，對紅衣堡這個神秘的名詞當然不會陌生，現在秋心自稱來自紅衣堡，這可是一件聳人聽聞的大事。

誰知青衫少年只是哼了一聲道：「在下要休息了，妳們請。」

請，是請走，或請出，這表示青衫少年不在乎紅衣堡，秋心主婢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

無論紅衣姑娘如何良善，對青衫少年毫不留情的逐客，難免爲之神色一呆。

但，秋心却勃然大怒道：「好得很，咱們小姐爲了救你，不惜紆尊降貴，施針贈藥，你的痛苦減輕了，却恩將仇報的攆咱們主婢……」

紅衣姑娘叱喝一聲，道：「秋心，不准胡說。」

秋心櫻唇一噘道：「小姐，他太氣人了，我……」

秋月道：「不要說了，二妹，咱們小姐並無施恩望報之意，別人不領情也算不了什麼。」

由她們主婢的對話，青衫少年明白了剛才寒毒發作之時，痛苦減輕的原因。

只是他並無絲毫感激之色，那冷若嚴冰的神態，還是那麼拒人於千里之外。

秋心氣得幾乎想破口大罵，如非秋月一再使眼色阻止，她必然不會善罷干休。

好在青衫少年並未再下逐客之令，只是投目窗外，不肯對紅衣姑娘主婢稍假辭色。

紅衣姑娘嘆息一聲道：「少俠身中寒毒，已達十分嚴重的境地，如果不加治療必難活過百日！」

青衫少年冷冷道：「多謝指敎。」

紅衣姑娘道：「小妹稍明醫理，決非危言聳聽。」

青衫少年道：「我知道。」

紅衣姑娘道：「那麼少俠就應該及時診治，小妹願爲少俠稍盡棉薄。」

青衫少年道：「好意心領。」

紅衣姑娘一怔道：「少俠！你不相信小妹？」

青衫少年道：「不，在下不想欠下一筆人情債。」

紅衣姑娘道：「人情可以補償，何況小妹並無施恩望報之意。」

青衫少年道：「多謝，姑娘，可以請了。」

紅衣姑娘一嘆道：「不願欠下人情，甘願浪擲生命，少俠的固執實在少見。」

青衫少年道：「生死二字，在下並未放在心上。」

紅衣姑娘道：「不錯，人生百年，終有一死，不過上蒼賦予咱們的生命，咱們就得在塵寰之中留下一點鴻爪雪泥，少俠前途似錦，怎能如此浪擲生機！」

青衫少年一呆道：「這個……」

紅衣姑娘微微一笑道：「來，少俠，讓小妹替你把把脈。」

她拉起青衫少年的右腕，以食中二指輕輕壓在他的脈門之上。

這次他沒有拒絕，任由她爲他診斷，只是神色之間還是冷漠得像一座冰山。

半晌，紅衣姑娘長長一吁道：「少俠病症之奇，天下罕有其例。」

青衫少年道：「這是在下命該如此，姑娘不必爲難。」

紅衣姑娘道：「少俠不要誤會，小妹自信還有幾分把握，不過少俠所中寒毒過深，無法立癒沉疴罷了。」

青衫少年道：「姑娘是說在下將病魔纏身，長年與床榻爲伍？」

紅衣姑娘道：「按少俠的病狀，的確應該如此，不過少俠體內有一股十分驚人的眞力，寒毒雖重，眞力仍能運轉自如，因此，少俠不僅毋須呻吟病榻，而且武功亦可隨意發揮，只是每日戌亥之交，寒毒必會發作，那時如果來了敵人，後果將不堪設想。」

青衫少年道：「姑娘果然高明。」

紅衣姑娘道：「小妹可以使少俠毒發的時間縮短，並逐漸使它不再發作，但澈底清除寒毒，必須一個漫長的時日。」

青衫少年道：「這不要緊，只要寒毒不發，武功尙在，多花一點時間，又有何妨。」

紅衣姑娘瞧了一下窗外的天色，道：「距天亮已經不遠，待會再給少俠處方抓藥。」

青衫少年道：「多謝姑娘。」

紅衣姑娘道：「江湖兒女，講的是一個義字，小妹只不過舉手之勞，少俠何須客氣。」

青衫少年到此時才認眞的向紅衣姑娘打量一眼，面上的冰霜也解了開來。

但他忽然又眉峯一皺道：「姑娘，妳當眞要救治在下？」

紅衣姑娘道：「小妹出自誠意，少俠勿須懷疑。」

青衫少年道：「如果在下是一個江湖不齒之人呢？」

紅衣姑娘微微一呆，她似乎從未想到此一問題，不過她幾乎毫未遲疑的一笑道：「無論你是什麼人，都不會改變我的決定。」

青衫少年道：「不後悔？」

紅衣姑娘道：「決不。」

青衫少年道：「姑娘……」

紅衣姑娘道：「少俠，你還有什麼疑問？」

青衫少年道：「在下是想請敎」

紅衣姑娘說道：「小妹荊玉鳳，少俠呢？」

青衫少年道：「在下楚駿。」

× × ×

夜，悄悄的過去了。這一對萍水相逢的少年男女，在情感上已建立了一個良好的開始。

此後楚駿每日服藥兩次，並由荊玉鳳替他作一次銀針過穴，七日之後，病情已大爲好轉。

這天楚駿的興緻很好，他換了一件藍衫，邀約荊玉鳳外出郊遊。

定西是一個山城，窮山惡水，實在沒有什麼好遊覽的，但荊玉鳳不願使楚駿掃興，因而欣然接受了他的邀約。

他們剛剛走出店門，忽然迎面遇到三名大漢，楚駿冷如嚴冰的面頰，竟然爲之一呆。

這三人，是一名老者，及兩名中年大漢。

他們有兩個是當地的裝束，只有一名中年大漢身着勁裝，外披風氅，八成是遠來邊區的中原武林。

此人虬髯滿腮，狀如鐵塔，長像顯得十分威猛。

楚駿不在乎此人是如何的威嚴，但却忍不住生出一股怯意，因爲他是九曲莊弒師的兇手，對方却是九曲莊頗具權威的管事。

山不轉路轉，人總有見面的一天，既然迎面碰個正着，他也未存逃走的打算。

其實此人目光如電，早已將他瞧得明明白白，而且雙方相距不足五尺，逃，爲

時已晚。

果然，虬髯大漢發出一聲濃哼，脚下一跨，又向前踏進兩步。

「姓楚的認命吧，天下雖大，不會有你容身之處的。」

認命？只要是一個有活力，有朝氣，堅毅果敢，奮鬥不懈的人是不會認命的。

楚駿年歲尚輕，還有一段漫長的歲月，何況他含寃莫白，豈能認命！

只是九曲莊名震江湖，天下武林幾乎與他們都有交往。

虬髯大漢說的不錯，天下雖大，那兒有他容身之處？不認命又當如何？

因此，他遲疑着，對眼前的這一難關，顯得有點手足失措。

與他併肩而行的荊玉鳳已瞧出了其中的蹊蹺，她明白虬髯大漢可能是專爲楚駿而來。

也許楚駿犯了罪過，也許他當眞是一個爲人不齒的惡人。

但荊玉鳳自信她頗有知人之明，楚駿雖是神態冷傲，決不是一個奸惡之徒。

於是，她微微一笑道：「什麼事？朋友，你們之間有過節？」

虬髯大漢向荊玉鳳瞧了一眼道：「事不關己，希望姑娘少管他人的閒事。」

荊玉鳳道：「朋友，天下沒有解不開的結，楚少俠縱有開罪閣下之處，咱們可以給閣下一點補償。」

虬髯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補償？很好，只要姑娘把姓楚的人頭交給在下，九曲山莊可以不再追究。」

荊玉鳳面色一變道：「朋友是九曲山莊的？」

虬髯大漢道：「不錯，在下公孫昱，是九曲山莊的管事。」

荊玉鳳道：「楚少俠犯了什麼罪？要九曲山莊如此大張撻伐！」

公孫昱道：「弒師，這可是大逆不道，天人共憤的罪惡，姑娘還要管麼？」

荊玉鳳聞言一呆，她決未想到楚駿竟然犯下弒師的惡行。

她同情楚駿，也愛惜他一身奇特的功力，然而，逆倫弒師，罪無可逭，與此等之人接近，也將爲世人所不齒。

只是她答允過救治楚駿，並說過決不後悔，現在言猶在耳，却碰到如此一個尷尬的場面。

在思緒之際，她忍不住向楚駿瞧去。

瞧，是有分別的，她此時的目光最少含有幾分輕蔑的色彩。

然而，她這一瞥輕蔑的目光却接觸到一座冰山。

不，這不止是一座冰山，而那冰山之上還放射着一股懾人的光芒。

那麼這座冰山是不會倒的，荊玉鳳只瞥了一眼，她幾乎就可以用她的生命來作保證。

因而她那　蔑的目光忽然急劇的轉變，由輕蔑而同情，由同情而生出一股義憤之心。

於是她脫口而出道：「要管。」

這要管二字，不止是大出公孫昱的意外，連楚駿也感到有點愕然。

公孫昱在一呆之後，不由勃然大怒道：「你管得了麼？姑娘，妳可聽明白了在下來自九曲山莊？」

荊玉鳳道：「我聽得十分明白。」

公孫昱嘿嘿一陣冷笑道：「當今之世，還沒有人敢跟九曲山莊爲難，姑娘是那一門派的？我要問問妳的師長，居然教出妳這麼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徒弟！」

荊玉鳳道：「我無門無派，也沒有師長，不過你放心，本姑娘的作爲由本姑娘一人負責，你縱然殺了我也不會有人找你的。」

公孫昱道：「我再告訴你一次，包庇本莊的叛徒，就要接受與叛徒相同的處分，妳現在置身事外還來得及。」

秋心忍不住哼了一聲道：「別往臉上貼金，九曲山莊算什麼東西？小姐，讓小婢給他一點顏色瞧瞧。」

荊玉鳳道：「好，不過人家是九曲山莊的大管事，妳可別給咱們丟人。」

秋心道：「小婢知道。」

這位秋心姑娘，最愛惹事生非，現在有人找到她們小姐的頭上，這個機會她自然不能放過。

現在獲得荊玉鳳的允許，她十分興奮的踏前兩步道：「喂，有一件事你大概還不知道，爲了不致讓你至死不悟，我想說個明白。」

公孫昱道：「哦，姑娘請說。」

秋心道：「無論在西北道上，或是整個江湖，凡是對咱們小姐不敬的只有一個字，死！」

公孫昱向秋心由頭至脚的打量一陣，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有這麼一項規定？」

秋心道：「有。」

公孫昱道：「連九曲莊也不例外？」

秋心撇撇嘴道：「閣下忘記我說過的一句話了，我可以再說一遍，九曲山莊算什麼東西！」

公孫昱面色一沉道：「好，在下就向姑娘領教領教。」

他身旁穿着本地裝束的中年大漢道：「不勞公孫大俠動手，這丫環交給在下就是。」

公孫昱道：「多謝，夏大俠請。」

此人與另一名年歲較大的都姓夏，他們是同胞兄弟。

在定西縣，在西北道上，夏氏雙傑也是叫得响字號的人物。

老大夏穎使鞭，老二夏杰用刀，他們是出於崑崙門下。

崑崙是名門正派，夏氏兄弟雖然只是崑崙派的記名弟子，在行爲上仍不敢逾越分寸。

因此，夏杰雙拳一抱道：「姑娘請賜招。」

秋心道：「我找的不是你，閣下何必代人出頭！」

夏杰道：「咱們彼此都是一樣，並非在下强自出頭。」

秋心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氣了，接招。」

話落招出，一掌向夏杰的面頰摑去。

動手過招，很少使用耳光的招式，尤以女人打男人的耳光，可以說是一種恥辱，秋心出手就是一耳光，夏杰焉能不大感惱怒？

但無論他怎樣惱怒，總得先避開這一耳光再說，因此他脚下斜跨，旁移半尺，同時右掌急吐，猛扣秋心的脈門。

崑崙門下畢竟不凡，避招還擊，都拿捏得恰到好處。

可是他的還擊落了空，並未扣到秋心的脈門，而且也沒有當眞躲過那一記耳光，只見纖掌弄影，眼看就要摑上他的面頰了。

夏杰這一驚非同小可，此時他才明白，這位年紀輕輕的丫頭，竟身負莫測高深的武功。

他後悔自己太過以大意，以致自取其辱。

不管他如何後悔，這一記耳光決不能讓秋心抽着，否則江湖上將不再有夏氏雙傑的字號，甚至崑崙一派，也將因此而受到羞辱。

不讓抽可以，問題是他有沒有躲避那記耳光的能耐。

可惜他沒有，拍的一聲脆响，他挨了一記結結實實的耳光。

「臭丫頭，大爺跟妳拚了！」

這一記耳光打出了夏杰的殺機，他摘下背後的長刀，口中一聲虎吼，像狂飆一般向秋心捲去。

此人不愧是一個成了名的人物，刀法之精，在江湖道上還不易多見。

他是挾怒出手，第一刀，就已盡了全力。

往後是刀刀相連，幻成一片滴水難入的刀幕，而且每一招都挾疾風驚雷之勢，向着秋心痛下殺手。

秋心沒有使用兵刃，對夏杰的凌厲攻勢也顯得漫不經心。

只見她綠衣飄飄，像水中游魚一般在刀光中穿插遊走，夏杰連揮數十刀，就是碰不到她的衣角。

此等情形十分明顯，夏杰縱然再揮一百刀也是白費，只是羞刀難入鞘，他實在無法下台。

旁觀的夏穎嘆息一聲道：「停手吧，老二，技不如人，咱們兄弟認栽。」

大哥認了，做兄弟的還能說什麼？夏杰只得滿面羞慚的退了回來。

公孫昱過意不去，急忙雙拳一抱，道：「勝負乃兵家常事，希望夏大俠不要介意。」

夏杰道：「在下無能……」

公孫昱道：「不要這麼說，夏大俠，待兄弟去討個公道。」

他接着出場，向秋心冷冷道：「姑娘好功力，不過在下還要奉勸，請賢主婢不要爲一時之氣而惹下不必要的是非！」

秋心撇撇嘴道：「咱們不受恫嚇，你這一套已經不靈了。」

公孫昱道：「姑娘既執意如此，在下只好得罪了。」

秋心道：「閣下出招就是，廢話最好少說。」

公孫昱知道碰到這幾位不講理的姑娘，說廢話的確於事無補，但不待他出手，楚駿忽然挺身而出道：「慢一點。」

公孫昱道：「你終於出來了，大丈夫敢做敢當，怎能躲在幾個女孩子身後丟人現眼！」

楚駿冷冷一哼道：「公孫昱，我並不怕你……」

公孫昱道：「你的確並不怕我，一個喪失天良的弒師之人，怎麼會害怕一個管事！」

楚駿怒叱道：「住口。」

公孫昱道：「怎麼，你能做，我不能說？」

楚駿道：「我沒有弒師。」

公孫昱冷笑一聲道：「你認爲我會相信？」

楚駿道：「我沒有要你相信。」

公孫昱道：「那麼你爲什麼要逃？」

楚駿道：「爲了洗刷淸白，爲了追究眞兇。」

公孫昱道：「好，你跟我回去，公孫昱保證給你一個洗刷的機會。」

楚駿道：「我會回去的，但，不是現在。」

公孫昱哼了一聲，道：「只怕由你不得！」

楚駿道：「我說過，並不怕你。」

公孫昱道：「是因爲你有了仗恃？」

楚駿道：「公孫昱，你太過不知死活了，我要殺你不過舉手之勞，何須什麼仗恃。」

公孫昱冷哼一聲，道：「哦，我倒是有點不信。」

楚駿道：「那你就出手吧。」

公孫昱自然要出手，千里追踪，爲的就是緝捕叛徒，現在不期而遇，他怎能不出手！

楚駿是九曲山莊還未出師的小徒弟，他有多少斤兩，公孫昱十分明白，按他的估計，最多二十招內，必可叫楚駿服服貼貼。

可是問題不是這麼簡單，縱然擺平了楚駿，也不見得就能將他帶回九曲山莊。

因爲公孫昱想到，如若楚駿遇險，荊玉鳳主婢必會插手，由秋心適才所表現的功力來說，這主婢三人他實在不敢招惹。

想到這些，他沒有立刻出手，面頰之上却顯出一片輕蔑的笑容。

「我不願。」

「哦！」

「我不願與婦人女子動手，但你的後台偏偏是幾個女人。」

「原來閣下還有這麼一個習慣，不過你可以放心。」

「怎麼說？」

「我保證她們不會插手。」

「是麼？姑娘。」

是麼？加上姑娘二字，自然是詢問荊玉鳳主婢，可見公孫昱還是一個頗工心計之人。

總算荊玉鳳沒有讓他失望，這一招他用得十分成功。

因爲荊玉鳳答允決不插手，只是有一點使他不太明白，他發覺荊玉鳳射向他的目光，似乎是一片惋惜的色彩。

也許她在爲楚駿感到惋惜，或是祈求他這位大管事高抬貴手。

他心中一聲冷笑，手底下却毫不猶疑的展出了他仗以成名的絕學。

公孫昱的成名絕學是「碎碑手」，他的確可以一掌碎碑。

不過，他不願一掌震斷楚駿的心脈，能够將叛徒帶回九曲山莊，才算是大功一件。

因此，他只用了六成眞力。

據他的估計，六成眞力巳經足够讓楚駿躺在地上，然後再廢掉楚駿的武功，就可以達到他的目的。

砰的一聲，這一掌結結實實的印在楚駿的胸膛之上。

姓楚的八成是命該如此，竟然絲毫未曾躲避。

一擊奏功，公孫昱難免心頭一喜，不過他的笑容剛剛現出面頰，就忽然凝結了起來。

其實凝結的不是笑容，而是驚詫混合着難以忍受的痛苦，同時他一連倒退幾步，身形一陣幌搖，終於跌倒下去。

「你……」

他想說什麼，但全身戰慄，牙齦顫抖，竟無法說出一句完整的言語。

現在他明白了，適才荊玉鳳原是爲他而惋惜。

不錯，荊玉鳳適才的確是替他惋惜，此時見他被楚駿的神奇內力所震傷，又發出一聲幽幽的長嘆。

「秋月，去給他幾顆丸藥，叫他們走吧。」

爲楚駿治療寒毒的丸藥，必可醫治公孫昱所中的寒氣，荊玉鳳生具菩薩心腸，所以要秋月給公孫昱幾顆。

秋月遵命擲給公孫昱三顆丸藥，再眼看他們狼狽而去。

這場紛爭終於平息了，只是楚駿的神色依然冷竣已極。

他木立着，雙眼睜大，似乎陷入沉痛的往事。

這的確是一件椎心蝕骨的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試想，適才公孫昱當街阻路，宣稱他是逆倫弒師的兇手，人要臉，樹要皮，不管他是否蒙受奇寃，或者當眞是一個喪心病狂之人，但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說甚麼他也忍受不住這一沉重的打擊。

荊玉鳳心思細膩，十分了解楚駿的心情。

她知道此時縱然千言萬語都是廢話，楚駿不可能聽得進去。

於是她吩咐秋心準備坐騎，叫秋月結算店錢，然後緩緩靠近楚駿，伸手挽着他的臂膀，依偎着走向城外去。

楚駿好像一個木偶，出城，上馬，聯騎北行，他沒有問爲什麼要走，也沒有問要去那裏，直到暮色蒼蒼，他依然一言未發。

在一幢依山傍水的莊院之前，他們停了下來，秋心不待吩咐，便叩動莊門上的銅環。

這是一幢孤零零的莊院，附近十里之內，別無其他房屋。

莊院不大，但型式古雅美觀，像是富家的別墅，只是靜如死域，萬籟無聲，好像並無居住之人。

秋心叩了幾下銅環，便靜靜的等待着，片刻之後，莊門終於呀然而開。

應門的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瞧年齡，可能巳達六旬以上。

別看他老態龍鍾，但雙目一睜之際，神光烱烱逼人，敢情這位白髮老者還是一位隱世奇人。

他提着一盞風燈，擧目向荊玉鳳主婢瞥了一眼，立即啊了一聲道：「老奴參見小姐。」

荊玉鳳擺擺手道：「不必多禮，快替咱們準備晚餐。」

白髮老者躬身道：「老奴遵命。」

待荊玉鳳主牽馬入莊，他才關上莊門，向一側繞向莊內。

此時一名白髮老婦帶着兩對中年男女奔了過來，對荊玉鳳她們都以小姐相稱，辭色之間顯得十分尊敬。

楚駿似乎沒有留意這些，他像一個失魂落魄之人，處處聽人擺佈。

他們在一間陳設精美的廳堂落座，片刻之後，就擺上了一桌豐富的酒席。

荒山孤院，何以能於俄頃之間做出如此豐盛的筵席？本莊院無論男女，爲什麼好像都有一身不平凡的武功？

這些啓人疑竇之事，楚駿還是視同無覩，似乎天塌下來都與他毫無關連。

飯後荊玉鳳親自將他送往一間精舍，並由秋月服侍他服下醫治寒毒的丸藥。

這三位明艷照人的主婢，對楚駿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而他却始終是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

荊玉鳳能够容忍，秋月是看主人的臉色行事，只有秋心受不了，這口氣她實在嚥不下去。

「小姐！咱們這是爲了什麼？」

「怎麼啦？秋心。」

「做好事，小婢不敢反對，但咱們總不能憑空找來一個爺爺。」

秋心沒有指名道姓。

不必她指名道姓，任何人都會心知肚明。

可是人家姓楚的根本不理這個碴，說者自說，聽者自聽，他那冷冰冰的面頰，依舊使人莫測高深。

也許他不在乎。

他可以不在乎，荊玉鳳却在乎起來。

「秋心，妳胡說什麼？給我出去。」

小姐發了火，秋心嚥不住也得嚥，於是她噘着小嘴，與秋月同時退去。

現在房裏清靜了，只剩下楚駿荊玉鳳兩人。

他們沒有說話，甚至彼此之間沒有瞧看一眼。

只有燈花偶爾發出「畢剝」之聲，是沉默之中惟一的點綴。

良久……

「她說的對。」

「你說什麼？」

「秋心說的對，妳不該如此對我。」

「哦，難道你跟秋心一般見識？」

「不……」

「那是另有理由了，說說看。」

「妳沒有聽到公孫昱說的話？」

「聽到了，但我不信。」

「也有理由？」

「有，因爲我信任你。」

「不怕是偏見，是盲目？」

「你太小看我了。」

「怎麼說？」

「因爲我有知人之明。」

「這是危險的賭博。」

「可是我從未輸過。」

楚駿緩緩擰轉身軀，兩縷湛然目光，向荊玉鳳投射過去。

他是一座冰山，一個鐵漢，自從他逃離九曲山莊，曾經遇到瀕臨生死的可怕際遇。

然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無論處境如何難險，都無法在他的心湖上吹起微波。

現在，他的心弦起了震盪，意境也有點迷離。

這也難怪，所謂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可見知己是如何的難能可貴！

何況，荊玉鳳還是一個紅粉知音。

當他的目光射向荊玉鳳之際，正好碰到對方的目光也拋射過來。

它們吸引着，交纏着，讓時間溜走，燭淚成堆，他們仍不想收它回來。

最後……

「唉……」

「怎麼啦？姑娘。」

「我爲你感到不平。」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這也沒有甚麼。」

「可是咱們總不能含寃莫白。」

「是的，揹黑鍋我不在乎，但不能讓眞兇逍遙法外。」

「你想怎麼做？」

「回九曲山莊去，查明眞象，還我清白。」

「如何查？誰聽你的？再說無論武功多高，也不能與天下武林爲敵！何況你寒毒未癒，每晚仍須昏睡個把時辰，如若此時來了敵人，豈不要枉送生命！」

「這個……」

「我倒是有一個安排，不知少俠肯不肯聽我的。」

「妳說說看。」

「你聽過紅衣堡這個名字麼？」

楚駿道：「聽說是一個十分神秘的邪門派。」

「不，紅衣堡的確神秘，但決不是一個邪惡的門派，江湖傳言每喜惡意中傷，少俠千萬不能相信。」

「這麼說，姑娘對紅衣堡必然所知甚詳了。」

「不錯。」

「請教……」

「爲人間鳴不平，替江湖伸正義，是紅衣堡的宗旨。」

「哦！」

「世間壞人太多，很多事不是講理可以解決的。」

「所以紅衣堡就用霹靂手段？」

「這就是招怨結仇的原因，邪惡之名，也就不脛而走。」

「我有點明白了，姑娘，你可是紅衣堡的？」

「是！」

「姑娘替在下的安排，必然是投入紅衣門下了？」

「咱們現在不能分離，是麼？」

「這……」

「聽我說，少俠，你必須每天服藥，每天銀針過穴一次，還有，當你暈睡之時，咱們必須替你守護。」

「不必說了，我聽妳的就是。」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不過……」

「喂，你說。」

「我只聽妳的，別人我概不接受。」

「好，就這麼說。」

× × ×

龍嘴，是一個山鎭。

但羣山聳峙，一水潺潺，其景物的雄偉瑰麗，倒也並不多見。

由洛陽北上，經呂祖閣，在出山東麓，瀍水的西岸，就是這個美麗的山鎭，龍嘴。

其實龍嘴所以出名，並不是因爲它在名山勝水之間，主要的原因，是此地出了一位名人。

人傑則地靈，龍嘴出了一位名滿江湖的馮大爺，它自要人人皆知了。

馮大爺的確是一位名人，他不僅武功蓋代，而且交遊之廣，在當今武林也不作第二人想。

在洛陽他開設了一間「東都鏢局」。

走遍黃河兩岸，大江南北，甚至遠達關外，漠北，只要一支東都鏢旂，就沒有人敢向它正眼一顧。

馮大爺武功高，人緣好，自然而然的成了鏢局這一行業的領袖。

南北十三省九十八家鏢局全都惟馮大爺的馬首是瞻。

現在年關將近，洛陽正飄着鵝毛一般的瑞雪。

馮大爺在龍嘴老家納福，鏢局的業務交給他的首徒祝君平全權處理。

這天傍晚時分，馮大爺與二夫人正在大廳中圍爐取暖，看門的忽然稟報道：「稟大爺！祝鏢頭求見。」

馮大爺一怔道：「祝君平？」

看門的恭應道：「是，祝鏢頭正在門外。」

馮大爺道：「叫他進來。」

祝君平進來了，他是一個身材矮小，但面目精幹的中年人。

他在門外抖掉身上的雪花，然後進入大廳，躬身一揖道：「徒兒參見師父，二娘。」

馮大爺向祝君平打量一眼道：「這麼晚了，有事？」

祝君平道：「稟師父，有人送來一張拜帖。」

馮大爺雙眼一翻，看情形，好像要責備祝君平幾句似的。

本來嘛，馮大爺交遊遍天下，那一天還不接過十張八張拜帖，這麼稀鬆平常之事，還用得着在這般時辰，冒着風雪來煩人？

但，當祝君平取出拜帖，馮大爺的目光落在拜帖的一個圖案之上，他硬將要說的話嚥了回去，同時面色大變，一把將拜帖搶了過來。

一般來說，除了特殊的情形，拜帖通常都是紅色的，然而這張拜帖却是通體雪白。

那雪白的拜帖之上還繪着一隻羽箭，繪工雖然不高，馮大爺却有觸目驚心的感

覺。

拜帖裏面用硃筆這麼寫着：「閣下在十年前誤殺一人，七年前吞掉老參客的一筆鏢欵，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閣下應該知道怎麼辦。」

沒有上下欵，就這麼幾個硃紅草字。

但這幾個硃紅草字却像幾把利劍，毫不留情的向馮大爺猛刺。

馮大爺究竟是經過大風大浪的高人，在一陣驚愕之後，心情立刻定了下來。

他收起了拜帖，沉聲說道：「誰送來的？」

祝君平道：「不知道，是被人從門縫中塞進來的。」

馮大爺大怒道：「你就沒有出去瞧瞧麼？」

祝君平道：「徒兒追出去瞧過，並且曾經分派人手追查。」

馮大爺道：「沒有找到？」

祝君平道：「是。」

馮大爺揮揮手道：「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二娘道：「且慢。」

馮大爺道：「夫人，妳還有事？」

二娘道：「老爺！那拜帖之上，繪的可是白羽令？」

馮大爺道：「不錯。」

二娘道：「老爺！白羽令就是追魂牌，你怎能等閒視之！」

二娘語音戰慄，幾乎是在哭。

馮大爺的身體微微震動了一下，但他的神態還是那麼沉穩。

「老夫是何等人物，豈會將白羽令放在心上！」

「不，老爺，此事非同小可，咱們必須作萬全的準備。」

「不必。」

「老爺！有備無患，這幾十年來，你不是這樣才能躲過無數難關的麼？何況，馮景川名滿中原，任何挫折，咱們都承受不起。」

是的，樹大招風，名滿招忌，馮大爺馮景川名滿中原，萬衆景仰，但他却無法承受半點挫折。

因爲一座人們敬仰的偶像，不能有半分汚點，否則，清譽受損，白璧蒙汚，將是一項十分可怕的損失。

因此，馮大爺動容了，他投目夜空，認眞的考慮起來。

祝君平借着這個機會建議道：「師父！徒兒有一個想法。」

馮大爺道：「哦，說說看。」

祝君平道：「白羽令判人生死，濫施懲罰，久爲江湖同道所不滿，只因爲他出沒無常，人們對他無可奈何，現在既然找上門來，咱們何不就此散發武林帖，聚集各派高手，給他來一次了斷。」

二娘首先讚成道：「反客爲主，好計策，老爺，咱們就這麼辦。」

馮大爺略作沉思道：「計策可行，只怕緩不濟急。」

祝君平道：「咱們可以先放出風聲，約白羽令十日之後在邙山了斷，徒兒想他不會不遵守約定的。」

馮大爺道：「好，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吧。」

祝君平道：「徒兒遵命。」

× × ×

洛陽原是一個藏龍臥虎的所在，現在的洛陽更熱鬧起來了。

天下的武林都在向洛陽集中，每一個在江湖上混的，都想到這兒來開開眼界。

因爲馮大爺的武林帖人們都樂於効命，而且那神秘莫測的白羽令更具有無比的吸引之力。

因爲天下武林十分之多，却沒有一個人知道白羽令的底細。

他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是一個還是十個？

這是白羽令的秘密，沒有人能提出答案。

爲什麼他會如此神秘？原因是見到白羽令的沒有一個能够活下去。

他在江湖上流傳的只有一點，那就是白羽令的標識，就像馮大爺所收到的拜帖一樣，只是一個繪畫的白色羽箭而已。

但這個白色羽箭却具有無比的震撼之力，由洛陽城羣雄薈萃的情形瞧看，就知道它的威名的確不虛。

不過洛陽城最熱鬧的只有兩處，一個是東都鏢局，另一個就是馮大爺在龍嘴的居處。

武林帖是馮大爺發的，馮大爺自然要負招待武林羣雄的責任。

只是馮大爺的武林帖發的不多，只限於各大門派的掌門，以及一些具有特殊成就的一方霸主。

就這樣，東都鏢局及龍嘴兩處，已是車水馬龍，感到人滿之患了。

在龍嘴的是華山掌門水中秀，少林掌門楓葉禪師，黃河帮帮主痴虎魯非，方城城主萬萍等人。

這四大門派都距洛陽不遠，也是馮大爺仗以對付白羽令的主力。

自然，馮大爺相識滿天下，他的友人決不止這四個門派，不過遠水難救近火，在目前他只有這些仗恃。

對付一個白羽令，這些實力應該是足足有餘，在當代武林，這四大門派人材鼎盛，任何人都要對他們顧忌三分。

講到了這些高人，等於馮大爺已經張好了一張巨網，現在只等明天白羽令自行投到了。

翌晨天剛破曉，人羣便像潮水一般的湧上邙山，喧囂之聲也此起彼落。

這般人大都是瞧熱鬧的，雙方約會的主人，迄今還沒有現身。

馮大爺是何等身份，他自然不會一早到來。

白羽令更是神秘莫測，誰敢担保他會何時現身？

不錯，這的確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白羽令究竟會不會應約現身？

據說沒有人瞧到過白羽令。

據說凡是瞧到過白羽令的，必然會立遭慘死。

現在武林中人成千累萬，只要白羽令現身，所有的目光必定會一起向他投射。

難道他能够殺盡在場之人？

難道他有能力讓成千累萬的人立遭慘死？

除非他是魔鬼。

或者他是神靈。

不過，沒有人相信他是魔鬼或神靈，充其量他只不過是一個功力蓋代的超人而已。

因此人們並不畏怯，一張張帶着希望，興奮神色的面孔，在不斷的張望，以及交頭接耳的議論着。

時間慢慢的過去了，由晨至午，人們已經期待了幾個時辰。

馮大爺還沒有來，白羽令更是踪影全無，人們雖然還在期待，但神色上難免露出一些疲態。

忽然……

「瞧，人頭……」

「啊，當眞是一個人頭。」

「他是誰？」

「管他是誰，咱們不會去瞧瞧麼？」

是的，人們等待了整整一個上午，現在只發現了一顆人頭，那能不看？

何況馮大爺約鬥白羽令，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結果約鬥沒有實現，却忽然出現了一顆人頭。

這是意外，是突變，人們自然要瞧個明白。

那人頭是懸在一根竹竿之上，竹竿繫在大樹的樹梢，高高的，醒目已極。

人潮湧向大樹，無數的目光投向那顆人頭。

「啊，是馮大爺……」

有人瞧清楚了人頭的面貌，發出這麼一聲驚呼。

那呼聲尖銳，戰慄，像從九幽地獄傳出來似的。

它傳播着恐怖，震撼着人心，使在場的千千萬萬武林之人如同大禍臨頭一般。

於是，有人受不了恐怖的壓力而逃離邙山。

於是，瞧熱鬧的人潮在戰慄中一哄而散。

至於馮大爺是如何死的，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敢提隻字片語。

直到多日之後，人們才悄悄的談論着，他們談論的只是華山，少林，黃河，方城四大門派，因爲自從邙山一會之後，這名震江湖的四大門派竟然銷聲匿跡。

而且他們還有一項相同的宣佈：「閉門封山，謝絕江湖。」

另外一點爲人們津津樂道的是「東都鏢局」，這間執鏢業牛耳的大鏢局業已宣佈關閉，鏢師以下的人員全部風烟雲散，各自奔他們的前程去了。

武林中人曾經一度在洛陽造成繁榮，但這繁榮只不過烟雲過眼，刹那之間使燦爛趨於平凡，洛陽街頭就很難見到跨刀佩劍，橫眉豎眼的人物了。

自然，洛陽的轉變，並不能概括江湖，華山落雁峯頭就是一個例外。

落雁峯就是太華五峯的南峯，也是華山最爲險峻之處，此時冰雪封山，道險難行，除非輕功已具極高的火候，就休想越雷池一步。

此時正當晌午，一條紅色人影在輕登巧縱的直上落雁峯，身法之快，宛如一縷輕烟。

登上南天門，他發出一聲長嘯，身形輕輕一個旋轉，在一塊大石之上，停了下來。

落雁峯是華山派所在之地，他的身形剛剛曳落，立即湧出四名大漢。

「朋友是那條道上的高人？駕臨落雁峯不知有什麼指敎？」

四名大漢之一，向闖山者作禮貌上的詢問，他們的神色之間，却在作嚴密的戒備。

闖山者一身紅衣，連頭帶臉都包在一塊紅巾之內，這般裝束實在神秘已極。

他向四名大漢瞧了一眼道：「叫水中秀出來見我。」

此人眼神若電，語氣又是如此的狂傲與冷肅，華山門下四名弟子雖是心頭不滿，却不敢開罪這位神秘莫測的人物。

好在華山掌門水中秀已帶着門下趕來，他向紅衣人抱拳一禮道：「朋友是找在下？」

紅衣人道：「不錯。」

水中秀道：「朋友怎樣稱呼？」

紅衣人道：「紅衣殺手。」

水中秀心頭一懍，道：「紅衣殺手，朋友是……」

紅衣殺手右手一抖，一縷白光帶着嘯聲向水中秀奔去，勁道之急，宛如雷轟電奔一般。

水中秀暗凝功力，一把抓着那道白光，但身形一陣搖幌，竟被白光帶來的暗勁逼退一步。

一代掌門接不下紅衣殺手借物傳功之力，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

及低頭向掌心的白光一瞥，他好像抓到的是一條十分可怕的毒蛇，不僅面色大變，連身軀也顫抖起來。

在面上的肌肉抽搐一陣之後，他終於穩定了激動的心情，目光一抬，瞅着紅衣殺手道：「朋友原來是白羽令。」

紅衣殺手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閣下如果還有後事未了，你不妨先交待一下。」

水中秀的心頭再度一震道：「朋友要殺在下？」

紅衣殺手道：「你以爲呢？」

水中秀道：「聽說白羽令以除奸鋤劣爲宗旨，從不濫殺無辜？」

紅衣殺手道：「你應馮景川之邀，已有取死之道。」

水中秀道：「馮景川俠名滿中原，縱然他做了什麼爲惡之事，但惡名未顯，水中秀毫無所知，華山派應邀助拳，不過是聊盡武林道義而已。」

紅衣殺手道：「白羽令從不枉殺無辜，這話可是你說的。」

水中秀道：「這個……。」

紅衣殺手道：「快準備後事吧，姓水的，否則在下要出手了。」

水中秀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好吧，朋友既決心殺掉水某，華山派只得與朋友你盡力一搏，擺陣。」

所謂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任是何等之人，也不會甘心任人宰割，何況華山派的三英五傑，都是當今武林的後起之秀，華山金龍劍陣，更是名噪江湖，水中秀有這樣一筆龐大的資本，怎能不放手一拚。

華山門下訓練有素，一個驚人的劍陣，刹那之間已佈了起來。

水中秀親自主持劍陣，三英五傑爲劍陣的骨幹。

這是罕見的，華山派開派迄今，從未使用過如此龐大的劍陣。

這也難怪，白羽令先聲奪人，華山派面臨存亡絕續的關頭，他們怎能不全力以赴。

華山金龍劍術，在武林中頗負盛譽，此時由掌門親身主持，以該派八十名弟子佈成一道劍陣，聲勢之盛，足以使人人側目。

但一聲長嘯剛剛入耳，只見紅影一閃，一股冷澈心脾的奇寒忽然壓向劍陣。

劍陣中的華山門下，每一個人都感到如同驟然置身冰窖之中，手中分明持着一柄長劍，但僵硬的臂膀已然不聽使喚。

在如此情形之下，他們又怎能聯手攻敵？

不必比劃，華山派已遭到澈底的失敗，紅衣殺手如果要他們死，他們必然沒有一個能夠活命。

他們的確敗了，紅衣殺手如入無人之境，竟在金龍劍陣之中將掌門水中秀擒了出去。

他沒有殺死水中秀，也沒有施展什麼殘酷的手法，只是冷冷的哼了一聲道：「金龍劍陣只不過土鷄瓦狗罷了，還有什麼拿手的使出讓我瞧瞧。」

金龍劍陣是華山派壓箱底的本錢，這個不行，華山派就無寶可獻了。

縱然如此，水中秀仍不失一派掌門的尊嚴，他的面色雖是難看已極，但以不急不徐的語氣道：「技不如人，華山派認栽，但士可殺不可辱，希望閣下不要欺人過甚！」

紅衣殺手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有勇氣，好，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水中秀道：「朋友請說。」

紅衣殺手道：「馮景川十年前誤殺一人，七年前吞沒老參客一筆鏢銀，在下殺他，應該是罪有應得。」

水中秀一頓接道：「華山是當代武林的名門正派，貴掌門既不能爲人間鳴不平，替江湖伸正義，反而交接惡徒，爲虎作倀，在下如果殺你，似乎並不爲過。」

水中秀嘆息一聲道：「朋友說的是，你下手吧。」

紅衣殺手道：「我不殺你，只是想跟你打個商議。」

水中秀道：「那麼朋友請吩咐。」

紅衣殺手道：「天下的壞人太多，不平之事更是層出不窮，單憑幾個紅衣殺手是不够的，因此，在下想請貴派爲江湖道義出點力。」

水中秀略作沉吟道：「爲江湖道義出力，華山派自然義不容辭，但本門已經宣佈封劍封山，不入江湖……」

紅衣殺手道：「這不要緊，貴派可以暗中相助。」

水中秀道：「好吧，今後只要朋友一紙相召，華山派當聽憑調遣。」

紅衣殺手道：「多謝水掌門，在下就此告辭。」

躍下落雁峯再往南行，在夜幕低垂之前，他到達一個山鎭。

此地名叫石家坡，仍屬華山範圍，他沒有進鎭，一逕奔向一座殘破的廟宇。

這是一座山神廟，孤零零的，似乎久已斷絕香火。

紅衣殺手進廟略一瞻顧，便摘下他的蒙面紅巾。

他的臉色是冷峻的，嘴角微微牽動，目光緩緩流轉，神情上顯得有點疑慮。

良久，他輕輕嘆了一聲，才將所着的紅衣脫了下來，並由神座下取出一個包裹，換上一領藍衫。

原來這位紅衣殺手是楚駿所扮，除馮景川，服華山派，都是他的傑作。

他揹上包裹，步出廟門，雙目冷焰炯炯，向四週不停的打量。

看情形，他好像有什麼期待。

不錯，他的確是在期待，因爲荊玉鳳主婢跟他有約。約會的地點，自然是這座山神廟了。

夜色漸濃，風雪淒厲，他仍在廟外守望着。他信任荊玉鳳，認爲她不會失約。

終於，他發現了一條人影，不由吁出一口長氣。

接着，他神色一怔，暗忖：「荊玉鳳主婢是三個，爲什麼只有一條人影？」

再注目瞧看，沒有錯，的確只有一條人影，而且那人影曾經數度跌倒，似乎是一個負傷之人。

「難道荊玉鳳遭到了意外？」

他腦海掠過這一意念，身形已急縱而起，以追風逐電之勢，向那人影迎去。

「啊，姑娘妳……」

他一把挾起再次跌倒的人影，發現她是一位姑娘。

不過她並非荊玉鳳主婢，而是一位陌生的少女。

這位姑娘身着白衣，面容姣美，只要瞧她一眼，就會感到她是一個清麗若仙的姑娘。

只是她那白衣之上血漬斑斑，尤以胸前衣裂肉現，傷勢嚴重已極。

當楚駿扶起她嬌軀之際，她只是輕輕喂了一聲，便已暈了過去。

楚駿眉峯一皺，瞅着懷中的白衣少女，感到有點爲難起來。②（未完）

武林功譜

武當劍的門路

慧心

古代的武林高手，不一定文墨精湛，因此有許多寶貴的拳術以及刀槍棍棒失傳，如果從這方面看，那就不妨說一個能够練武兼寫作的人，比較武林高手更加值得重視。

現時在中國武林方面著作最多的一個人就是李英昂，他出版的武術叢書，包括「擒拿法」，「鐵砂掌功」，「太極拳譜」，「少林拳譜」，以及「泰國拳的秘密」，此外，他還把「精版太極拳」譯成英文本，暢銷全世界，另外製成八米厘的拳術教材小電影，送到歐美寄售，發揚中國的武術，至於他本人，武功仍是相當高的，他最擅長的不是拳術，而是劍法，武當劍大師郭岐鳳，由北方到香港來，一傳再傳，就傳到李英昂的手上。

一九五零年冬季，當時郭岐鳳南下，在香港登報，希望跟港九中西劍客切磋劍術，因此，引起李英昂的注意，前往拜訪他。

說到郭岐鳳，他的武當劍，是正式在長白山學習得來的，跟當時陳玉寬，劉海晏等人稱做七劍士，非常出色，至於劍法，雖然源出一流，各有各的特色。

當時武當派的高手李景林榮任中央國術館副館長時，郭到南京担任湖南國術館教練，跟顧汝章萬籟聲等人十分投契，後來他跟當地一個名拳師發生意見便即不幹，飄然的到日本發展，他的一手武當劍居然在日本稱雄，當時名震日本的克本，津衡中佐，籐本壯男等都鬥不過他，使日本的劍道高手對他有特殊看法，不敢輕視。

如上所述，可見郭岐鳳是武當劍第一級的高手，他跟李英昂見面的時候，李英昂只有二十多歲，郭岐鳳收他爲徒，循規蹈矩，教授武當劍，由淺入深，先練單劍套子，盡量要求手法眼法以及身形步法處處符合規矩，然後練對劍套子，即是兩人對拆，務求發展內勁，以及發劍的剛柔相濟，內外貫通，跟住練「劍圈和十五鋒」，完成了武當派的劍道。

單套劍子就是武當派的第一級，稱做「陰陽十三劍」，「珍珠滾盤劍」，以及「滾龍劍」，那是基本劍法，至於對劍的套子，一共有六套，那是「蛇形對劍」，「雁形對劍」，「獅形對劍」，「鷹形對劍」，「龍形對劍」，以及「混合形對劍」，此外，還要練習內功和輕功，修練無形劍，武當劍法是很精緻的，照李英昂的師傅郭岐鳳說：「劍術的修練最後的目的就是無形，並非手上有劍，卻能出手傷人，有如用劍衝刺，最厲害的九龍單指宋唯一宗師也不過達到三等的高峯，並未學習到最高級，可見武當劍實在不容易登峯造極。至於武當劍法的三等九級，各有特長，初等劍法當然是處於有形劍法，計分三級，完成了三級的劍法，稱做「劍士」。

第一級練劍是平面練習的，所持寶劍凡是六尺以下的人，那一柄長劍的長度以三尺七寸爲準，在一定範圍之內隨意發招，第一步是點形練劍，這種練劍方式就是預防遭遇到死角的地形，有如泥田，河邊，或者細小的房間之內，故此，需要在很細的地方發招，以點取勝。

第二步是線形練劍，這種劍術純然練習走小門的方式，有如巷戰，在六尺闊十四碼長的界綫之內發招，不能越過界限。

第三步是圈形練劍，這種劍法是特別側重身形步法的，不管追擊劍，側刺，反刺，以及突擊的衝刺，都不能够越過六公尺直徑之內，走步時是圓形的。

第四步是自由式練劍法，依照武當劍的內外四合，劍圈和十三鋒的原則實施，練習之際，不限地形和方式，重視發劍的神緒。

因爲武當劍必要時可以在野外作戰，故此，步法就要身輕步靈，還沒有練劍先練習走圈，跳高，跑步以及越過障礙物，其次在森林中練劍，置身在樹林之內，能够靠着大樹幹保護自己繞步走出發劍。第三步是在河中練劍的，一邊游泳一邊用劍。第四步是在泥潭之內發劍，全靠身輕步穩，練習之際，有閃刺，躍刺各種。

武當劍包括許多種方式練劍，那是一般劍術所沒有的，上術各點只是指有形的劍法而言，學習完成之後，就練習無形劍。

無形劍並分三級練習，第一級是用手放射的，劍長三寸，有如曲尺形，發出那種小劍，它可以放射之後繞了一個圈回到自己的手中。

最後的一種劍術就是內功，運行全身的氣勁，用口吐出一寸五分長的小劍，有如飛鏢，武當派稱這種劍做「口吐劍」，能够吐出來的劍在五十步內刺傷敵人，已經算是非常出色的了，聞說古代的劍師能够口吐飛劍，百步殺人，那是內功極端精湛的吐氣如虹的影响使然。

武當劍有三寶，即是「圈」，「角」，以及「氣」，無圈就不成角，劍有角度，但仍要有眞氣護體，眞氣一消，念頭一邪，舞劍有如舞棍，便會停留呆滯，故此，武當劍的劍客一定要光明磊落，心中絕無邪念。

武當劍的高手，先練有形，然後練意，再練神采，圈角純熟，用劍一開一合，非常靈活，有如一層層劍花，層出不窮，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用意在先，發劍在後，全身貫注，出神入化。至於武當陰陽十三劍，另有劍譜，依式練習，循序而進。

郭岐鳳後來在港患了毒瘤，活的時間並不長久，李英昂日夕在他的身邊作伴，後來郭岐鳳與世長辭，身後事由幾個弟子料理。以武功而論，李英昂可以算是很突出的，還因他懂得寫作，於是幾個師兄弟就推重他，由他著書立說，而且傳授武藝，繼續發揚武當劍法。

武當劍法的承先繼後程序，已如上所述，至於那一個門派的劍術，確是非常活潑的，看過它的人，有目共睹。

武林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玉手（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堡堡主黃天星等在劍門關口，被魔仙淳于洋率四大惡神偸襲，危急間，幸得無情趕到，將淳于洋及四大惡神盡數殲除，當晚趕至距北城不遠的松山，被魔頭薛狐悲手下幽異四妖中的二人，假扮北城護院刁勝、楊四海騙入城中，幸得在入城時，無情發覺其中有異，領先潛登城頭，搗破薛狐悲的陰謀詭計，黃天星等再一次渡過慘死慘難，薛狐悲老羞成怒，向端坐城頭的無情大喝一聲，冲天飛起，整個人像旋轉的風車，打着旋飛上城頭，旋轉的竟是杖影，薛狐悲自己就是軸心——

殺聲驚天地

薛狐悲的枴杖又沉又重，少說也有七十斤，這樣旋轉起來，任何人也招架不住，何況來勢之快，簡直不可想像，人剛飛起，已到了城頭，往無情直砸了下去。

黑夜中白影一沉，無情直挺挺往城下落了下去。

「碰」，磚石紛飛，一排密集的杖聲，敲在無情原來的位置上，也不知敲碎了多少塊石磚。

無情剛好穿過轎頂，落在轎中。

薛狐悲的身子就像一隻旋轉中的碟子，杖才一碰地，人又急飛出去，就在這時，無情在人未完全落於轎中之際，猛一抬手，五點星光飛閃而出！

兩點星光急打薛狐悲之胸腹！

薛狐悲人在半空，空門大開，更何況是無情的暗器？

無情已把握了最準確的時機！

薛狐悲急飛的身子，居然在半空變了：一連七八個觔斗，在毫不着力的半空中，竟一個觔斗一個觔斗的翻上去，越翻越高，就像一粒跳蚤！

血流似溪河

再準的暗器也打不到跳蚤！

五點星光自薛狐悲身上掠過，五點星光一過，薛狐悲的身子立時又帶動枴杖，斜斜飛起，竟消失在夜空中！

薛狐悲消失在夜空中，天地間忽然什麼聲息也沒有。

剛才驚心動魄的一場惡戰，竟奇蹟般終止了不成？

難道薛狐悲逃跑了？

不可能的。

鄺無極等反而因這時的沉寂，以致一額都是冷汗。

只見天空星光燦爛，城牆寂寂，轎裏沒有動靜，也不知道轎中人在想些什麼。

薛狐悲必定是準備下一趟的攻擊，而下一趟的攻擊必定是更猛烈的攻擊。

黃天星久走江湖，閱歷無數，至此也不禁手心揑了把汗。

就在這時，杖風急起！

杖風起自城門外，當衆人來得及聽見之際，杖風已進了城門，且逼貼在梅、蘭、竹三婢之背後！

梅劍、蘭劍、竹劍就站在轎子之後。轎子面向城內，無情落下去時也是面向城內，也就是背對城門。

攻擊却來自城門，也就是背後。

杖風一響起，已經近到極點了，無情沒有武功，自然無法招架，除非他馬上發出暗器，否則薛狐悲一衝近，那就生機全無了。

可是薛狐悲却是貼緊梅、蘭、竹三婢背後衝來的；就算無情得及回身，也不能發射暗器——除非先把三婢射死！

無情當然不能這樣做。

電光火石般的機會已失去，薛狐悲已出現。

薛狐悲衝過三婢背後的同時，他的杖已撞入轎子的垂簾中。

無論無情要發射什麼暗器，都來不及了。

就算是無情還能及時發出暗器，打中的只怕是背後的那幾個人而已。

薛狐悲的身子已衝至轎子的後槓，就在這時，後槓頂端忽然伸出了兩柄尖刀！

這兩柄尖刀是彈出來的，薛狐悲再聰明也想不到兩條木槓居然像兩隻手，猝然彈出了刀子；他的人現在就像往刀子衝去，枴杖未命中轎中的人，他的人左右胸勢必穿上兩個透明的洞！

刀已刺穿薛狐悲的衣襟，就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間，薛狐悲的身子已由前衝變成上昇，轉變之快，就像他本來就是像一飛沖天而不是前撲似的。

薛狐悲如一隻大鵬鳥般急昇，還借着刀勢一托之力，昇得更猛——不過衆人也及時看到，那嵌在木槓頂端突出來的兩柄刀，明幌幌的刀尖上都沾了幾滴鮮血。

薛狐悲上昇得快，下沉得更快——下沉得像他本來就是從上面躍下來使這一招「泰山壓頂」一般的。

這一杖蓋下來，不但無情的上路被封死，就算欲從前後左右躍出來，也一定被砸死，而且這一杖更犀利的不止是攻，而且是守，因爲就算有暗器射出來，薛狐悲頭上腳下，上路也守得風雨不透。

薛狐悲這一杖含憤出手，看來一杖就可把整個轎子摧毀！

這一杖直劈了下去，無情還是沒有出來。

就在這時；無情出來了。

他既沒有往上躍，也沒有往外衝，他居然是從轎下滾出來的——一滾，就滾出七八尺遠，變成角度斜向薛狐悲，就在這一刹那；他一揚手，三道白光「品」字形直射向薛狐悲的下盤。

薛狐悲的上盤自然攻不入，然而下盤就不同了。

現下薛狐悲人在半空，頭下腳上，全力擊出那一杖，實在絕不可能避得開這三道暗器！

好個薛狐悲，手中枴杖，突然旋轉飛出！

枴杖半空擊中了三柄飛刀，飛刀準頭便失，四射而去。

枴杖飛回薛狐悲手中，薛狐悲一個翻身已落在城頭，無情却不知何時已回到轎子之中。

薛狐悲人到牆頭，金鷄獨立，左右顧盼了一下，全身立時變成了一隻風箏似的，往最遠的地方逸去。

狐狸遇到兔子時，總是不放過，但遇到豺狠時，牠逃得比誰都快。

可是豺狠也追得比什麼都快。

薛狐悲一動，轎子也就動了，原來這轎子還有兩隻大木輪，轉動十分靈便，薛狐悲躍下城頭，轎子也衝出城門。

這兔起鶻落的幾個功夫，看得別人眼也花了，場中的十幾名的好手，竟連參加的份兒也沒有，直至木輪聲軋軋遠去，衆人才醒覺過來。

薛狐悲顯然是敗走的，臨走時還帶了傷，「幽冥四妖」只剩下三妖，這種種都不是有利的事，「幽冥三妖」互覷一眼，忽然分三面激射而去。

一面是左，一面是右，一面是往內闖——他們自然不敢往外衝，因爲黃天星這一干人全在城門口。

他們一動，黃天星等也就動了。

「楊四海」往城內闖，黃天星就往城內追。

「金銀四劍童」半空截住「刁勝」，因爲他們被「刁勝」的馬鞭逼退過，小孩子的好勝心並不見得比大人少。

鄺無極，姬搖花，戚紅菊，姚一江及竹、梅、蘭三劍，分別躍上城頭，吃定了那持刀大漢——她們差一些就給這傢伙淋成了油條，不找他找誰？

這廝的輕功極好，只是四面都是敵人，論武功他絕不在鄺、姬、戚任何一人之下，但若以三戰一，這持刀大漢也自知必敗無疑，何況還有姚一江與三劍婢。

持刀大漢只得盡量迴避，在城頭上跳來躍去，盡可能避免相遇戰。

× × ×

最遠的地方也有盡頭。

最遠的地方看來很遠，但你有一天可能會流浪到那裏，踏遍每一寸草地，而你最近的地方却未必眞正的走過。最近的事物往往不去珍惜，而渴求最遙遠的，等得到了遙遠的事物，才回想近處事物的好處，那時近處已成了天涯了。

所以遠的往往是近的，近的往往反是遠的。

薛狐悲就是往遠處走，所以走到了懸崖。

薛狐悲向下望了望，似乎已斷定了自己無路可逃，然後慢慢返身。

這時軋軋的木輪聲，漸漸迫了近來。

要是薛狐悲不是選擇了這個方向，單憑這轎子，還追他不到。

可是北城本來就是三面向山崖的，薛狐悲也只有四份之一的機會可逃而已。

「魔頭」出道江湖近三十年，幾時被人迫成這個樣子過？

轎聲已經近了，轎子停下，在月色下，安詳得像座神龕，誰也看不清楚龕裏有的是什麼樣的神靈。

薛狐悲拄杖而立，竟自有一番狂魔的氣焰：「無情，有種你就滾出來，咱們決一死戰！」

敢情他對這奇奇怪怪却令人不寒而悚的木橋，有一種說不出的殫忌。

只聽轎內冷冷地傳出了一個聲音：「我問你一句話。」

薛狐悲一呆：「你問吧！」

轎內的聲音竟似有一絲激動：「十六年前，江蘇淮陰城白瀑村，有一個人叫施中堂，又叫施舉人，江湖人稱『文武榜眼』，你認識不認識？」

薛狐悲一呆，喃喃地道：「施舉人，施舉人……他是不是有個老婆叫『玉女穿梭』甄綉衣？」

轎中無情道：「不錯。」

薛狐悲仰天長笑道：「不錯，那時我已出道十多年，也不見得有什麼人敢惹我——有個弟兄在白瀑村外幹件好事，她看見了，就用針綉瞎了他一隻眼睛，我就和三幾十個黑道弟兄，連夜把她全家姦的姦、殺的殺，一個也不留——」說到這裏，發出一陣夜梟般的笑聲：「你是施中堂、甄綉衣的什麼人？」

無情一個字一個字從牙縫裏說出來：「我是他們老人家的兒子。」

薛狐悲一呆道：「事前我們已打聽清楚：施家不就只有一個兒子嗎？」

無情冷冷地道：「不錯。」

薛狐悲道：「但那小孩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已一刀砍了下去，並放了把大火。」

無情道：「我也記得，不過我爬了出來。」

薛狐悲恍然道：「你的腿……」

無情無情地道：「蒙你所賜。」

薛狐悲大梟般狂笑而道：「我道是誰，原來老仇人到了。」

無情點點頭道：「不錯，所以今日我們兩人，必定只有一人能下山去。」

薛狐悲笑聲一停，目光閃動道：「一定？」

無情聲音像一塊冷鐵：「一定。」

薛狐悲忽喝道：「那便一定是你！」話未說完，柺杖已橫掃了出去。

他曾用柺杖直刺入轎，也曾由上而下力砸向轎，亦曾以旋轉的柺杖投入轎中，但都不成功。

他這一下橫掃，是立心要以蓋世神力，把轎子橫掃成兩爿。

把無情也掃成兩爿！

這少年他只不過臉對了一陣子，已全身不安，就算無情不來追殺他，他也不再讓能令他不安的少年再在江湖上出現的。

轎子的橫木有兩條，貫串前後。

轎側並沒有橫木。

薛狐悲一面出手，一面注意着轎中人的暗器，一面注意着木槓的動靜，他適才就在槓木上吃過大虧。

而今槓木上什麼動靜都沒有、連那兩柄帶血的刀也不見了。

槓木沒有動靜，轎側却有。

轎側的兩處，忽然開了兩個洞，伸出了兩柄鈎子。

鈎子及時扣住了柺杖。

薛狐悲一驚，連忙一扯，鈎子緊扣不脫。

薛狐悲情急，用力一拔，轎子給他一手掀起，但鈎子仍不鬆脫。

薛狐悲不是不知道這時候棄杖最明智，可是他也知道，一旦棄了杖，他的「驚天動地瘋魔杖法」也就完了。

就在這時，轎子的橫木上射出三點紅光。

一個人用臂力掀起轎子，再大力的人也不免變得有些遲鈍起來。

薛狐悲仍不肯放棄柺杖，他鐵袖一捲，竟向臉上一遮，三點紅光全飛入他的袖中。

但就在他用袖一遮之際，轎中人無情便已出手了。

七點藍光，自他手中急奔薛狐悲身上七大要穴！

薛狐悲馬上發覺，但在此時，他的袖子竟然起火了。

那三點紅光竟是火燐彈！

薛狐悲此時想不鬆杖也不可以了，但就算他鬆了手，那七點藍光也已到了，薛狐悲要接要避，都已來不及了！

薛狐悲立時一縮，全力後退。

他後退得快，藍光也追得快。

薛狐悲還是來不及閃避和接。

忽然薛狐悲的身子沉了下去，隨着一聲慘叫。

那七點藍光自他頭頂上劃過，而薛狐悲已從山崖落了下去。

他只顧身退，忘了身後是懸崖。

薛狐悲武功再高，也還是人，一飛出了懸崖，就衝不回來，像一團火球似的沉下去了。

慘叫聲久久不絕於耳。

一隻蒼白的手，慢慢掀開了垂簾。

蒼白的月色照在無情蒼白的臉色上，只見無情俊秀的臉，也不知是悲哀，還是在高興，但一定在沉思。

× × ×

無情回到北城，舞陽城還是那般死寂一遍，燈火全無，城門中半開半閉，連一個人也沒有。

黃天星等究竟去了那裏？

無情仔細估量一下，以黃天星等的力量對付「幽冥三妖」足是有餘，絕不可能反遭他們的道兒的。

這樣的一羣武林高手，絕不會無緣無故的失踪的。

就算他們有急事走開了，也必留下人告訴他，否則至少也會留下標記。

可是沒有。沒有人，也無標記。

無情覺得彷彿天地間有一張大網，正向着自己收緊，而自己尚不知道撒網的是誰。

無情忽然想到姬搖花，想到姬搖花的一顰一笑，他的心就更亂了。

無情慢慢操縱着轎車走進城門，就在這時，城上一物落下，落下時捲起一片刀光！

落下的當然是人，人手中拿刀，刀由上而下直刺無情。

這一下暗算十分突然，無情知道時，人已到了轎頂。

這人也似乎知道這轎子的厲害，寧願先搶入轎中，再與無情拚過生死。

無情沒有武功，所以他絕不這樣想。

他的手向一個木條一壓，人立時向下倒了出去。

那人一到了轎中時，無情却已轉到了車底。

那人立時拔刀欲插——刺穿轎底木板

，攻擊無情。

可是，那人一入轎中，慘叫聲即時響起。

無情也立時滾出車底，毫無殫忌地自外掀開了垂簾。

轎中的人就保留着原來的姿勢，但轎的三壁有三柄刀，同時嵌入了他背、左、右胸。

這人當然立時身死。

無情看見他，心裏立刻沉了下去。

這人是「幽冥三妖」中，剛才要倒沸油，並及時躲過他一記飛刀的其中一妖，就是那名持刀大漢。

「幽冥三妖」中既還有人在，那麼是不是等於說，遭毒手的是黃天星他們呢？

無情不及多想，立時將機鈕扳開，三柄刀立時收了回去，大漢軟倒，無情把他掃開，回到轎中——現在他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這頂轎子，這轎子一木一紋，無不是他親手造的，親手雕的，所以這頂轎子的性能，他最信任。這頂轎子的功效有時不僅能彌補他兩條腿的缺憾，有時甚至就是另一個和他一樣暗器無常的生死戰友。

但轎子不是人，尤其因為不是人，別人才防不着，死在「他」手上的人，就更多。

而且也因為轎子不是人，所以他們之間從沒有誤會，也不會出賣。「它」不是人，但比人更值得信任。

無情對這種轎子有說不出來的親切之情。

他記得有一次在崑崙絕頂上，受五十三名黑道中人的攻擊，但這五十三人，沒有一人能衝過這頂轎子的防衞綫，人都倒下了，轎子依然屹立。

這頂轎子既是他戰友，也是他恩人，甚至是他的家。

他自小失去了親人，除了諸葛先生及三位師兄弟在一起時，就只有在這頂轎子裏最溫暖。

想起了親人，無情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姬搖花。

就在這時，他也看見了姬搖花！

× × ×

姬搖花倒在地上，沒有動，但衣襟却動了，因為寒夜的風吹來，姬搖花的衣襟隨風抖動。

無情似忽然給人迎面打了一拳似的，全身都僵住了，一直由手心冷到心頭。

夜色很濃，月亮又躲進了雲層，他不能肯定姬搖花還是不是活着。

無情咬一咬唇，轎子便緩緩向前移動，他一生人失望的事太多了，多得已足够使他有勇氣面對更多的失望。

轎子到了姬搖花的身前，姬搖花依然沒有動靜，無情還是不能肯定，於是他的身子平平飄了出來。

星空下，這無腿的可憐人，正是剛才威震「魔頭」的名捕無情！

無情「走」出轎中，用手探了探姬搖花的鼻息；他的手觸摸得到乃是潤滑的臉龐，而且鼻息是溫暖的。

無情歡喜得幾乎忍不住叫出來，他馬上探手去把姬搖花的脈。

猝然，姬搖花的手一剪，反而搭住了他的脈門，他的全身立時痲痺了！

姬搖花翻身而起，快速、靈活、美妙，一足踢出，轎子給她踢得倒退丈遠。

這一切變化無情連想都沒有想過，現在要想，已來不及了！

無情只覺得屈辱與憤怒，被騙的屈辱與憤怒！

一切都靜了下來，姬搖花搭扣着無情的手，猶像姊弟一般親熱。

然後姬搖花轉過頭去看無情，笑得像一朵春花：「你知道我是誰？」

無情的目光又冷又毒，像望着一個完全陌生的人：「『魔姑』。」

姬搖花的笑聲像銀鈴一般，十分好聽：「不錯。『魔姑』姬搖花。」

無情緊抿着嘴，像一塊岩石，再也不作一聲。

姬搖花看了看他，彷彿覺得很有趣，像哄小弟弟似的道：「你想不想知道黃天星等去了哪裏？」

無情冷冷地搖搖頭，姬搖花就是「魔姑」，黃天星等還有什麼活路可言？

姬搖花搖搖頭道：「我知道你想什麼，不過我沒有殺他們，我只不過點了他們的穴道而已，等他們經過兩個時辰的心平氣和，就可也製造藥人了。」

無情出追薛狐悲後，鄺無極、戚紅菊、姚一江及三劍婢追殺持刀大漢，追不多久，鄺、戚二人同時覺得腰間一痲，便已軟倒，眼睜睜地看着姬搖花片刻間也把姚一江與蘭、竹、梅三婢制住。

這時持刀大漢早已跑了。但他又潛伏回北城，為的是等薛狐悲回來，却見回來的是無情，不禁要暗算，最終仍免不了死於無情之手。

然後就到「金銀四劍童」。

四劍童力戰「刁勝」，忽然一個軟倒了下去，另一個見是姬搖花，呆了一呆，輪到他倒了下去，「刁勝」亦趁機衝出，逃逸而去。

另外兩童，自然不是姬搖花的敵手，不消半刻便被制伏。

黃天星窮追「楊四海」，驀發覺身邊多了一個人，正是姬搖花，黃天星心中正想：跟女人一齊追敵最倒霉……才想到這裏，他就覺得「玉枕穴」一痲，軟倒了下去……

姬搖花柔媚地笑道：「現在他們都在我掌握之中，不出一個月，他們都是我屬下的『藥人』了。你想不想知道北城的人去了哪裏？」

無情冷得就像塊花崗石。

姬搖花笑道：「你眞倔强，但我還是會告訴你：北城的人，被我們殺了四份之一，餓死的、病死的有四份之一，被我們所擒制做成『藥人』的，又是四份之一，剩下四份之一，城裏是守不下去了，退到柴關嶺下的留侯廟中去，又被我們困住了，出不得來了。」

姬搖花看了看無情又笑道：「你一定奇怪我在這裏，而『魔頭』、『魔仙』、『魔神』又死了，誰能困住他們是不是？我告訴你吧，他們除了個周白宇及白欣如，個個都幾無力再戰了，所以叫我南方巡使、西方巡使、北方巡使盯住他們就可以了——聽說是你殺了東方巡使的，他們要留住你雖不大可能，但要留住北城的殘兵

傷卒，還是不難。」

姬搖花看見無情在冷笑，笑問道：「你笑什麼？」

無情冷然道：「要是三巡使就可以留得住他們，妳爲何還不乾脆衝進廟裏把他們制住算了！」

姬搖花認眞地點點頭道：「果然給你瞧破了！他們的人力我是不怕，但他們揚言說，只要我衝進去，他們不單不歸降，而且即刻集體自刎，也不讓我把他們製成『藥人』……你知道，我要的是活人，活的人才能製造『藥人』呀。」

無情忽然盯着她，姬搖花笑得花枝招展，道：「怎麼啦？你不認識我了？」

無情冷冷地道：「不。我只是不解，妳要那麼多『藥人』幹什麼？」

姬搖花忽然大笑，似聽到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話一般，笑到肚子都彎了，可是手上所扣無情的脈門，卻絲毫沒有放鬆：「製造『藥人』幹什麼？雄霸天下呀！我手上有這麼多爲我効死的人，像『千里一點痕』戚三功、『凌霄飛刀手』巫賜雄、武當長虛道長、少林鐵鏡大師……等等尖頂兒高手，等我再破了『東堡』、『南寨』、『西鎮』，那我就是武林第一大帮派的宗主了。哈哈哈……」

無情看着她，彷彿看着的是一頭披上人皮的獸一般，沉默了很久，然後刀一般尖刻的問：「那麼，妳的『藥人』呢？」

姬搖花突然靜了下來，然後道：「問得好。這些日子我一直沒有把他們使用出來，不過從現在開始，我隨時可以召喚他們來了。」

無情的話像刀一般地刺過去：「以前妳反對使用『藥人』，是因爲『魔頭』、『魔仙』、『魔神』等也懂得施用之術，而且是他們帮妳擒下這些人的，而妳只想獨霸天下，不想別人的共用與分享，對不對？」

姬搖花臉色變了一變，忽然笑道：「好厲害的洞察力！不錯，我就告訴你吧！『四大天魔』之所以會單獨一個一個去對付你們，以致一個一個單獨地被擊潰，是我力主的，也是我安排的。到京城裏去激你或諸葛先生出手的，也是我的主意。我是要假你們之手除去淳于洋、雷小屈及薛狐悲，要不是我設計，你們才制不住我們合擊之力。」

然後臉色蕭殺得像刀鋒一般，望着無情，一字一句地又道：「就算是我一個人，一樣可以放倒你們。你們由頭到尾，只不過是被我利用而已。」

無情只覺一股寒意，打從心中昇起，外表仍全不動聲色，歎道：「就連薛狐悲、雷小屈、淳于洋這等人，也給妳利用到夠了，還死得個不明不白。」

姬搖花忽又笑得像朶春花，道：「我們四人都懂得製造與駕禦『藥人』之法，可是而今天下只有我知道了。老實說，『藥人』全留在我們的老巢九龍山的玄天洞裏，是我建議說『藥人』暫不可用，讓時日越久，藥力完全發揮時施用才較安全——這些話，卻把他們騙倒了。我最不喜歡別人跟我共用一樣東西，否則，我就寧願摧毀那件東西，也不願共同佔有。」

無情平靜地道：「我已讓妳利用得夠了，妳就讓我死吧。」

姬搖花笑着看着他：「你知道我怎麼忍得下心讓你死呢。」

無情冷笑道：「難道妳也想把我製成『藥人』不成？」

姬搖花瞇着眼睛笑看着無情道：「我的『藥人』有一個毛病。」

她以爲無情一定會問「什麼毛病」，誰知無情嘴抿得緊緊，什麼也不問，像與自己全不關心似的。姬搖花嘆了一口氣道：「我的『藥人』雖爲我効死不二，但腦子裏都不會思想——藥力的第一步是要他失去記憶力，甚至機智，少了智慧，他們的武功都較呆滯，打了個折扣——」說到這裏，姬搖花端詳無情而道：「要是我把你製成『藥人』，你一定不能再駕禦那頂轎子，而且一旦缺少了智力，你的暗器又會大打折扣，何況你又不會武功——我闖蕩江湖數十年，其實是寂寞的！」說到這裏，幽幽一歎道：「我在山上與你一談，確實很喜歡你。如果我做了武林第一宗主，你就是宗主的夫君了，這樣別人求之不得哩。我需要你這樣智力的人，來協助我成大事。」

無情的表情像吞了一粒鷄蛋——活生生一口吞下一粒帶殼的鷄蛋——那麼驚訝，然後道：「妳需要利用到我的智力，來完成妳武林大業；又見我雙腿已廢，只要暗器一無，便甚易控制，正好適合妳的人選，是不是？」

姬搖花居然柔情似水地道：「我已在山上向你打聽清楚了，你沒有什麼親朋戚友，正好是我所需要的人選。而且憑你的關係，要制服其他三捕甚至諸葛先生，也在所不難，這都全仗你了。而且北城的人見你來了，必大喜出迎，你只要一出手制住周白宇與白欣如，別人只怕連自殺都來不及了。」姬搖花又柔媚的笑了笑，用力一隻手撫了撫無情的頭髮，妮聲道：「你雖然年輕了一些，而且雙腿又沒了——但我不會嫌棄你的。」

無情忽然笑了，笑着道：「妳雖然醜了些，我也不見怪，可惜妳太老了，老得可以做我媽媽。」

姬搖花撫摸無情的頭髮的手，忽然變成了鐵一般硬，閃電般在無情臉上摑了一記，厲聲道：「你不要命了？」

無情蒼白的臉上留下五道手痕，嘴角邊着血絲，仍然笑道：「還是讓我先死的好，否則我多活幾年，倒要我替妳守生寡了——妳的武林宗主寶座，我也就當仁不讓了。」

姬搖花十指箕張，正要往無情頭頂插下去，忽然鐵青的臉又慢慢鬆弛下來，五指也一根一根柔軟了下來，笑道：「我知道你想死快一點，我偏不讓你如意——我給你瞧瞧我底眞面目，看你後不後悔剛才沒答應！」

姬搖花說着媚笑着，然後轉過身去，在臉上塗塗抹抹一陣子，忽然厲聲道：「你最好不要亂動，我可以不要你死但要你再廢去雙手也很容易！」

過了一會，姬搖花轉過身來，樣子比原來的要成熟一些，但風韻比原來的更濃，更爲美艷照人，眞的笑時可以搖起百花來。

姬搖花除了易容物，跟原來的輪廓還是很相像，一個易容術怎麼高的人，總不能把高矮肥瘦，或極醜變成極美的。天下根本沒有絕對的易容術，如果有的話，天下也就根本沒有醜怪的人了。

姬搖花得意地望着無情，笑道：「怎麼樣？」

無情淡淡地道：「我只恨不得妳早死一些。」

姬搖花露齒一笑道：「沒有挽回的餘地。」

無情斬釘截鐵地道：「沒有。」

姬搖花沉思了一陣，終於歎了口氣，揚起手掌，說道：「看來我只有把你也殺了。」

無情緩緩把眼睛閉上。

姬搖花的手忽又放了下來，揚聲叫道：「馬巡使，你不是想替臧巡使報仇嗎？這人就給你了。」

城頭有人悶應了一聲。姬搖花轉過頭去，向無情悄聲道：「你知道我爲甚麼要把你交給『西方巡使』馬建德嗎？因爲他外號『辣手催魂針』，殺人手段，最是狠毒，他與臧巡使的交情也最好，而『東方巡使』，就死在你手上，他會把你刺得一身是針，雙手俱廢，才讓你慢慢的痛苦地死去……」

姬搖花說到這裏，故意的頓了頓，然後銀鈴一般笑起來，忽然道：「馬巡使，這人就交給你了。」

只見一藍衣人緩緩行來，冷凝的步法，已足够使人心寒。這人自黑暗中，就似一座幽靈，無情的心向下沉。

就在這時，無情忽然嗅到一種奇異的焦味。

馬建德已經走近來，姬搖花笑道：「你說要先挑去他的手筋好，還是刺他成瞎子。」

馬建德沉聲道：「瞎子。」手中一尺二寸長的金針，閃電刺出！

同時間，姬搖花的臉色倏變，疾喝：「你不是——」

金針急刺，不是刺向無情，而是直刺姬搖花的眉心。

同一刹那間，無情空着的左手，閃電般掏出了一柄匕首，向姬搖花右脇空門擲出。

而城南城北兩處，忽然撲出兩個人，兩柄利斧直劈姬搖花背門，一條鞭子急捲姬搖花咽喉！

刹那間，姬搖花成了衆矢所指的目標，不同的兵器在同一時間向她狠命的招呼過去。

姬搖花喝出那一聲時，即時左手一抓，頭一側，右手一鬆，右腳飛出，右手卻一反，一手捉住兩面利斧。

她左手一抓，已把馬鞭抓住，鬆右手出右腿，已把無情踢飛丈外，無情那一刀自然也擊她不中。

只是在這倉促間，姬搖花頭一偏，只避過了眉心死穴，然而左眼一陣刺疼，忽然全黑！

姬搖花發出了一聲令人驚心動魄的尖叫。

那「馬建德」見一招未能使姬搖花致命，忽然射出金針。

姬搖花尖叫成了排山倒海的聲音，雙手一掄，那使馬鞭與雙斧的人立時飛跌了出去，姬搖花一抬手撈住金針，一手按住鮮血淋淋的左目，頭髮散亂，用右目瞪大着看，看着金針上沾的她自己的一丁點鮮血珠子。

那被掄飛出去的二人也立即爬了起來，圍了上來，但都十分畏懼，不敢冒然出手。

那「馬德建」不知何時已換了一柄枴杖，冷冷地瞧着「魔姑」姬搖花。

只聽姬搖花厲聲吼叫道：「是你！你沒有死？」

「馬建德」嘿嘿笑道：「我當然沒死，我要是死了，妳可稱心快意了。」

無情被姬搖花踢中一脚，跌出丈外，他的內功十分淺薄，這一跌半晌爬不起來，可是當他嗅到焦味時他便已知道，來的人不會是「西方巡使」「辣手催魂針」馬建德。

因爲這股焦味，是中了他自製的火燐彈才會發出來的。

這人當然是適才摔下山崖去的「魔頭」薛狐悲的。

狐狸總是狡猾的，牠不單可以欺善怕惡，可以逃命，甚至可以詐死。

如果來人是薛狐悲，那麼一定已聽到剛才姬搖花的話，他絕不會放過「魔姑」的。

所以，無情立即當機立斷：他只有一個機會，他若不乘這個機會全力掙脫，縱不死在姬搖花手下，薛狐悲也不會放過他的。

薛狐悲爲的是要殺姬搖花，但絕不是爲救他而來的。

只聽薛狐悲笑得就像是頭狐狸：「搖花，妳雖聰明，我可也不笨，雷老三、淳于老四可以爲妳而迷得神魂顚倒，我可清醒得很。我一直就在奇怪妳爲何要我們分批出手，開始還說殺鷄焉用牛刀，可是淳于老四也喪命了，妳還是堅持說法，我可不得不懷疑了——適才我與無情交手，在城頭上，看見有一個人一直躲在別人的身後，我想黃天星同行的人不致這樣沒種吧，於是望多幾眼，臉孔雖變了樣，但身段還是被我認出來——不是妳是誰！妳已在那時尚不出手助我，必懷鬼胎，於是我借故落荒而逃，爲擺脫無情的追蹤，故意落下山崖，其實，算準了下面有一棵老槐樹，也算準了無情行動不便，不會到山邊來觀望——不過那小子厲害，我還給他燒了一身焦黑！」

薛狐悲一面說一面瞪住姬搖花，厲聲道：「我一回來，先聚集了我僅賸的兩個部下，潛伏在這裏，趁妳與無情說話，便放倒了馬建德，剛才妳叫我出來，我還以爲已給妳發現了——不過既然已出了來，妳的眼睛也不鈍，與其遲早給妳先發現，不如我早些出手。哼哼，搖花，想我薛狐悲待妳不薄，我無親無故，就待妳像女兒，教妳武功，使妳成名，現在妳武功高了，名氣也比我大了，居然連我也不放過，好毒的心思啊妳！」

姬搖花卻仍是瞪着一隻眼，看着手上的金針，一臉是血，十分淒厲可怖，更高的易容術也不能把一隻失明的眼珠復明過

來。

薛狐悲冷笑道：「要不是我手上武器不順手，只怕妳現在不止是瞎了，而是死了。」

姬搖花突然嘶聲大叫道：「要是你用別的武器，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子，死的就是你！」

薛狐悲大笑道：「姬搖花，別人怕妳，我可不怕妳，何況妳一隻眼睛已經瞎了，已經是醜老太婆啦。」

姬搖花猛抬頭，彷彿刹那間老了三十年，其容悽厲無比，忽然尖嘶着，衝了過去！

這一聲尖嘶，十分特異，遠處隨即響起兩道尖嘶，這時姬搖花已與薛狐悲打了起來，只見一天都是杖影，以及黃影急閃，快得連招式都幾乎看不見。

這時薛孤悲手下的二妖，持斧大漢與執鞭大漢，雙雙撲來，欲助「魔頭」對付「魔姑」。可是隨着那兩聲特異的長嘯，城頭上已出現兩人，一綠一白兩道影子，急撲兩妖！

無情一看他們的衣飾，便分曉他們是「魔姑」手下「四方巡使」之「南方巡使」「鬼火追命鈎」卓天城以及「北方巡使」「雙筆白無常」崔嵬坡二人！

卓天城已使展雙鈎，纏住馬鞭大漢；崔嵬坡兩隻判官筆，招招不離雙斧大漢身上要穴！

就在這時，無情忽然掠起。

他既不撲向姬搖花與薛狐悲的戰團，也不參於二妖對雙使的厮殺，他只是向適才姬搖花發出一聲尖嘶，而雙使以呼嘯回應之處撲去。

他首先衝入轎中，然後推動轎輪，向前急駛。

姬搖花正打得性起，根本不理會無情的去向，事實上，這幾個亦無暇分心於無情的踪影。

無情識別着方向，蜿蜿蜒蜒的轉了兩道小徑，到了一座山洞前，裏面黑黝黝的，什麼也看不見，無情試探着問：「黃老堡主，鄺兄，戚女俠，你們在嗎？」

裏面全無人應。無情側耳細聽，終於聽出有一點點細微的鼻息聲，而且好像還不止三四個人的鼻息。

無情沉聲道：「若裏面有黃老堡主，而穴道又被制的話，請用你獨門的『長鯨呼息法』呼吸，以示證明。」

果然裏面有一種沉厚的，深瀚的呼息聲傳來。一個人穴道被制住，但很少說連內息也不自主的，所以內力眞正高深的人遇到較差的點穴家，縱穴道被制亦可運內力衝開的。

無情立刻衝了進去，幌亮了火熠子，果然看見黃天星，戚紅菊，鄺無極，姚一江，蘭劍，梅劍，竹劍及「金銀四劍童」，橫七豎八的臥在地上，穴道完全被制。

衆人的眼光都露着欣慰之色，也帶了一分羞愧，無情立刻企圖爲他們解穴，但他立刻遇到問題。無情內力甚弱，但他練的暗器必需要能認穴打穴，無情對人體各大要穴，都認識得十分透澈，可是這些人的穴道是被姬搖花重手法所點倒的，無情內力不足以化解之。

無情若無能力解他們的穴道，亦無法以他個人之力把他們救走，只有眼巴巴的呆在當場。

無情情知只有一法：立刻到「留侯廟」，去找北城周白宇，聯絡北城的人手，來拯救他們。

無情主意一定，立時倒返出洞。他肯定姬搖花，綠衣巡使與白衣巡使都潛伏在附近，「留侯廟」就絕不會遠到哪裏去。

他必須要在姬搖花與薛狐悲決出勝負之前，找到北城的人。

無情一出山洞，立時觀看地面，找到一處脚印最多的路徑，勇往直去，果然不消片刻，一座古廟，便出現在眼前。

留侯廟相傳爲張良從赤松子遊辟穀處，有北方寺院的恢宏，南方藝匠的精巧，曲折相通，出幽入勝。廟創於漢，建築手工之偉宏簡直出人意表。而今在黑夜裏，這座古廟簡直像一具古神，聳然立於黑暗中，龐大，古老，而且恐怖。廟前橫匾「相國神仙」冷冷地橫在那兒，似在瞪着無情。

無情長吸了一口氣，正欲發話，忽然看見廟前橫七豎八的有一些黑壓壓的東西，腥臭之味不斷襲來，仔細一看，原來都是一些死去的人，不是身首異處，就是殘肢斷軀，慘不忍睹。

正在此時，廟簷四角，斜飛出四個人，自四個不同的方向襲來，人未至，各自手一揚，七八點星光射出，直射轎中的無情！

就在這刹那間，無情已冲天而起，暗器盡打入轎中。

無情於半空中喝道：「住手。」

可是那四人不由分說，兩柄長劍直刺無情咽喉，兩柄直取胸門。

無情於半空中一連三個觔斗，已落在「留侯廟」階前，運氣大叫道：「住手！我有話說。」

後面的四劍已帶着尖嘯，急刺而來，無情猛轉身，手中刀光一閃，閃電般在暗夜中劃過，四名大漢同時覺得眼前一花，手中劍一輕，四柄劍都中腰折斷！無情叫道：「得罪了。我是來找——」一人喝道：「賊子，你們妖言我已聽够了！」另一人道：「老丁就是這樣被他們說動，被他們害死的！」還有一人道：「要殺就殺，我們絕不會投降，你不必多說！」最後一人嘩然揮動斷劍前衝：「妖賊，我跟你拚了！」

四個人又衝近無情，無情既無法招架，暗器又不能傷人，唯有退避！

這一退，已反躍入廟中，當時風聲忽響，十七八條好漢已持各式各樣的兵器圍住了他，有人罵道：「好哇，竟一個人衝了進來，咱們圍起來殺了他！」

「單刀入虎穴，有種！只怕你來得去不得。」

「我要殺了他，以祭小三子之靈！」

「媽的！看不出這小子好眉好貌，竟是魔徒！」

「你眞的當咱北城無人了！」

無情勉力說了幾句話，但內力不足，被人七口八舌的語音混淆了。

這時幾柄火把亮了起來，只見廟的四角，有二三十個婦孺老幼，或鮮血纍纍的人，或倒或臥，或倚或靠，都仇恨的盯着

他。無情心叫苦也：要是全部人一齊衝來，他四路又被封死，若不用暗器傷人，又只有死路一條。

這時忽聽一聲嬌叱，白虹一閃，一白衣女子連人帶劍，直刺無情，來勢之快，令人應變莫及。

無情雙手朝地一拍，倒翻而起，避過一擊，已退到牆角。

白衣勁裝女子一擊不中，劍鋒一迴，竟無半絲停滯，又連人帶劍急刺了過來。

無情退無可退，雙掌往地上一按，在白衣女子鬢髮上倒翻出去，一面大叫道：「我是來見周城主——」

白衣勁裝少女，一劍落空，劍尖往上翹，人也跟着美妙的一個大翻身，倒追無情，劍刺背門。

無情人在半空，苦於無處發力，大喝迴身，手中金光一閃，白衣勁裝少女見勢不妙，迴劍一擋，「噹」一聲響，一枚飛砆撞在劍身上，斜飛而去，嵌入牆上，齒輪上還帶有白衣勁裝少女的幾絡青絲。

白衣勁裝少女玉容失色，無情急急落地，正欲發言，忽然躍出三人，一名使鍊子鎗，一名使峨嵋分水刺，一名使斬馬腰刀，三人一撲上來，一言不發，各展殺手，猛攻無情！

無情長歎一聲，此時是生死存亡之際，傷人也不得已了，左手一翻，三枚白骨喪門釘急射而出。

這三枚暗器只求傷敵，不求殺人，但亦甚不易避；可是這三人，一人把鍊子鎗舞得風雨不透，砸開白骨釘，一人半空一刀斬落，居然準確地把白骨釘斬爲兩截，還有一人雙刺一分，一個「懶驢打滾」，便避過白骨釘，欺近身來，一招「鳳凰點頭」就向無情刺來。

單看這三人一出手，便知絕非泛泛之輩，無情猛然記起那假冒「刁勝」者的話：「北城快要撐不下去了，『四大天魔』率十六名手下攻了三次城，我們快守不下去了。城內十大護法，已戰死三名，另三名被抓去製成『藥人』，反過來攻城，另兩位護法受了重傷，唉……」無情一見這三人，使斬馬刀的漢子膀上綁着白布，血漬斑斑，正是受過傷來的樣子，可是已無暇多想，峨嵋分水刺已襲到，無情長歎一聲，忽然心生一念：何不制住其中一人，讓大家不敢妄動，再慢慢解釋個清楚？

無情意念一生，雙手一按，長身而起，大漢雙刺不中，正待迎空再擊，不料漫天一陣閃光，二三十件暗器齊罩了下來。

這大漢不愧爲北城中十名武功最高其中之一者，只見他臨危不亂，一雙峨嵋分水刺指指點點，居然把二三十件暗器都格開，連碰也沒碰在他身上。

可是無情這時候已落在他身後，手中掣出一柄匕首，就在這大漢忙於格開暗器時，無情的匕首已橫在他後頸上。

那使斬馬刀及鍊子鎗的大漢雙雙搶到迎救，無情另一手一震，十二點鐵蒺藜射出，兩人急閃，已來不及救那使峨嵋分水刺的漢子。

這時廟角又撲出一人，使虎頭流金鐺，虎吼撲來，身上也帶着傷，無情沉聲喝道：「誰再行前一步，我就先殺了他！」

此語一出，這使流金鐺的大漢立時停下，滿目都是關切之情，望着那使分水刺的大漢。

其他包圍着的人紛紛怒叱，高喊，但不敢上前：「快把高護法放了！」

「你敢動高護法一根毫毛，我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小兔崽子，你還想作困獸鬥！」

「小子，放下高護法可饒你一死！」

無情嘆了一口氣，正想解釋，猛聽那使峨嵋分水刺的大漢嘶聲道：「我寧願死，也不受這些鼠輩的威脅！」

話未說完，反手雙刺，刺向自己的左右太陽穴！

無情心中大驚，沒料到這漢子性情如此剛烈，他適才以匕首制住大漢，全靠對方全力應付暗器，所以才得手，而今這大漢竟然自殺，以無情的武功，根本也救不及，只要此人一死，無情就算能說出實情，只怕也得結下不解之怨了。

正在這時候，廟角忽然急起兩道劍光，「叮叮」兩聲，一連刺中兩柄分水刺，分水刺準頭一歪，擦過大漢額角而過；這時兩道劍光又分而合一，成了一道劍光，劍光握在一白衣青年手中。青年臉如冠玉，霜寒蘊威，凜然而立。

那白衣勁裝少女立刻到這白衣青年的身旁，悄聲道：「要小心，這人的暗器很厲害！」

無情長歎一聲，猛把手拿峨嵋分水刺的大漢一推，把他推出七八尺開外，白衣青年一怔，沒料到無情這麼輕易就放過了這「高護法」。無情道：「謝謝你。」

白衣青年一呆，道：「謝我什麼？」

無情望了他一眼，道：「謝謝你替我救了這位大哥！」

白衣青年道：「救他是我本份，你謝我作什麼？」

無情道：「要不是你救了他，我的寃就萬口莫辯了！」

白衣青年道：「制住他的也是你，你有什麼寃？」

這時那使虎頭流金鐺的大漢嚷道：「別跟這種賊人多說，讓老子幹了他！」

白衣青年道：「涿護法，請少安毋躁，我們問明再說。」

無情道：「我不是『四大天魔』那一伙的。」

白衣青年道：「哦？」

那使斬馬大刀的漢子恨聲道：「別聽他胡言妄語，要不是『四大天魔』那一夥人，你半夜三更來這荒無人跡的『留侯廟』幹什麼？」

白衣青年道：「你且說說看。」

無情道：「我來找你。」

白衣青年「哦」了一聲，奇道：「你知道我是誰？」

無情道：「我知道。」

白衣青年道：「我從未見過你。」

無情道：「但我知道你就是『北城城主』周白宇。」

白衣青年笑道：「不錯。」

那使斬馬刀的大漢又道：「那你來幹什麼？」

無情道：「東堡堡主黃天星已至，可是被『魔姑』所制，命在旦夕，我不會解重手法的穴道，因此來要你們去救援。」

暗器叢談

鐵鴛鴦奇遇

希華

中國古代的暗器當中，最犀利的一種暗器叫做「鐵鴛鴦」，可以說是暗器之王，使用這種暗器的人，必須身手敏捷，手腕有勁，否則，不容易把它拋出，或者不容易拋得很遠。

鐵鴛鴦每隻重六兩，看來雖然是不很沉重的，但因究竟有六兩重，拋出去想它飛擲到十丈外，那就不容易。鐵鴛鴦全體用鋼鐵鑄成，身長三寸，闊一寸半，鴛鴦之頸微彎，頭部突出，且有一嘴兩翼，看來正如浮在水上的鴛鴦，它的口稍爲張開，上下兩片嘴唇等於剃刀片，異常尖銳，給它碰着就會割傷，更奇的是這一點，它的嘴唇碰着，即時把鴛鴦內部的彈簧鬆開，另有一條毒箭由嘴中吐出，稱做鴛鴦舌，此外，由於它身上有兩隻鐵翼，雖然每翼僅闊一寸，但因它觸及機關，能使體內的鈎脫去，那條鴛鴦舌就向外射出，可以射到二十尺遠，故此，整個鐵鴛鴦拋向敵人那邊，任何一處接觸，即時有毒箭射出來，那種暗器一物三用，實在難以抵擋。因爲鐵鴛鴦的兩唇尖銳，內藏毒箭，故此，携帶它必須用一種叫做鐵套封住了嘴，免得它偶然碰着，就發箭傷人，打鬥時先把鐵套拿走，然後拋出。至於拋擲鴛鴦的手勢，跟拋擲飛鏢相似，完全用「摔勁」，先用手指扣緊鐵鴛鴦背後的一節，然後用大拇指緊按鐵鴛鴦的背脊，用陰手或陽手拋出均可，如屬轉身拋出，可以用「回手」，拋出之時，一拋就拋到盡，手上有勁，鐵鴛鴦如箭離弦，務求鐵嘴對準敵人。

練習鐵鴛鴦一定要在荒地，那種鐵鴛鴦不必內藏毒箭，只有其形，已可以發生效用，初時向樹幹拋擲，後來向樹枝拋擲，務求它每擊必中。

鐵鴛鴦是宋代一個道士發明出來的，當時宋朝徽宗稱帝，雲陽的白鶴館有一個道士叫做雲鶴道人，他雲遊到峨嵋山，在石室之內的秘窟找到一古書，用手抄寫的叫做「機輪經」，書內寫下各種製造暗器之法，鐵鴛鴦就是其中之一，另有袖箭，飛天炮等，極爲詳細，當時雲鶴道人就把該書所寫的暗器摹仿製造，另外用該書所寫的毒藥，毒汁製造毒箭，藏在鴛鴦口中，至於那種鐵鴛鴦，當時江湖上的人紛紛仿製，認眞精於此道的卻不多見，後來到了清朝中葉，有一個讀書人叫做李生，他就以鐵鴛鴦稱霸。

李生是江南的望族，從小就十分聰明，而且嗜武，雖然他生長於富貴之家，迫於讀書，閒來無事，他卻研究武功，因爲性之所近，他長成之後，特別喜歡跟拳師往還，而且有些朋友是江湖人物，揮霍無度，以至家道中落，李父悒鬱於心，一病不起。

李生喪父之後，更加放肆，大權在握，廣招江湖上的奇才異能之士，在家供養，朝夕論武，於是，李生的武功大進，後來他的母親亦因腦病而死，她逝世之後，李家瀕於破產，江湖人物認爲無可留戀，紛紛散去，李生雖武功精湛，但卻無以爲生，索性把僅餘的祖屋賣去，獲得數百両金，浪跡江湖。當時他僅有二十四歲，相貌溫文，沒有人知道他身懷絕技，十八般武藝，已盡通曉，且又精於鐵布衫金鐘罩，偶然給人用棍撞擊，亦無所傷，至於暗器，一向苦練鐵鴛鴦，百發百中，他頗爲自負。

有一日，李生獨行至山清水秀之處，忽有強盜數人湧出，拔刀揮棒，以爲李生空手無法招架，李生大怒，喝令他們急退，否則必死，衆匪不聽，展開圍攻，李生憤而擲出鐵鴛鴦，即時一人重傷，剩下的劫匪不敢戀戰，扶着傷者狼狽而逃。

李生照常前往，半個時辰之後，忽然有一個貌美如花的少女疾走過來，喝問李生是否用鐵鴛鴦傷人，李生笑着說：「如果你是盜魁，看見傷者，便知我用鐵鴛鴦打傷他。」

看來很是嬌柔的少女，忽然臉色一變，說：「我正是想跟你較量鐵鴛鴦，恕我發招了。」

跟着她的玉手一揚，有一個鐵鴛鴦飛出，向李生的顏臉撲攻，李生沒有轉身，從袖中發出另一鐵鴛鴦，兩個鐵鴛鴦的唇片相合，砰然一聲，纏在一起，就此跌下來，沒有噴出毒箭，少女再發兩枚鐵鴛鴦，李生亦以鐵鴛鴦迎擊，就在這時，三個劫匪各用雙刀圍攻，李生無法抵擋，險些受傷，少女喝令各人停手，勸他同到山寨與眞正的盜魁相見，李生無計可施，索性把心一橫，讓她帶走。

那座山的形勢十分險峻，山寨之內有一名濃髯子的盜魁，高高在上，遙見李生，他振聲狂笑，說：「李公子，何以在此相見呢？」

李生抬頭看他，認識他以前曾經寄食於家內，而且他正是把鐵鴛鴦傳授於自己的一個英雄人物，叫做紀雄，立刻點頭，兩人相見甚歡，紀雄說：「無怪手下說有人用鐵鴛鴦傷人了，我在江湖上行走，只是把鐵鴛鴦傳授兩人，一個是你，另一個是弱女小冰。」跟着他介紹那個少女相見，那時她忽又恢復溫柔的姿態，神如秋水，貌比桃花，李生看了非常欣賞，既然兩人暗中動情，紀雄知道李生未娶，便想把掌珠奉上作爲嬌妻。

李生就在寨中成親，紀雄不但賜以掌珠紀小冰，還以劫來的珠寶相贈。李生帶了嬌妻和金銀珠寶回到故鄉，即時興建高屋巨宅，富甲一方。

使斬馬刀的大漢嘿地笑道：「鬼才相信。」

白衣青年周白宇忽然道：「趙護法，他的話我相信。」

使斬馬刀的大漢怪叫了起來，道：「你相信。」

周白宇笑笑道：「因爲我也知道他是誰。」

趙護法奇道：「他究竟是誰？」

周白宇含笑望定無情，一字一句地道：「他是『無腿行千里，千手不能防』——『武林四大名捕』中的無情。」

趙護法，梁護法等都齊齊吃了一驚，道：「他是無情？」

使鍊子槍的大漢大喜道：「難道我們的援助終於到了！」目中露出狂喜之色。

無情道：「不錯。我們來了，但也損失甚大，而今除我一人外，其他的人都被制住了，可是『四大天魔』中『魔神』，『魔仙』及其八名手下也給我們殺了，『魔姑』，『魔頭』八名手下也死四個。我即刻要人去救他們，否則就來不及了。」

周白宇斷然道：「好，我去。」

使鍊子槍的大漢道：「周城主，你相信他的話？」

周白宇昂然道：「別人遠自千里來援我們，也只有『信，義』二字，咱們豈能以不信不義待人，教日後貽笑江湖呢！熊護法！」

另一名使峨嵋分水刺的大漢急道：「城主，我跟你一齊去。」

周白宇幽然道：「不行，彭護法，你要和趙護法，熊護法守在這裏，這裏傷者都要你們照顧，我一個人去便行，免得這裏反被人所乘。」

那四個護法似十分敬服周白宇，都答：「是。」

那白衣勁裝少女道：「白宇，我與你一道去。」

無情見周白宇臉色有一絲爲難，於是道：「我也知道妳就是外號人稱『仙子女俠』白欣如，是周城主的未婚妻是不是？妳的劍法很好，妳可以去一道幫個忙。」

白欣如粉臉上掠起一片紅霞，嫣然道：「謝謝你。」

無情道：「事不宜遲，馬上出發。」

周白宇道：「好！我們邊行邊談。」

× × ×

這所謂一面行一面談，是無情在轎中，周白宇與白欣如仗輕功急奔中的談話。

無情簡略地把黃天星等爲何被「魔姑」所制的因果說了出來，也把姬搖花與薛狐悲之鬥的經過簡略地道出。

周白宇也說出了「四大天魔」圍攻北城的始末。「四大天魔」率二十餘「藥人」奇襲「舞陽城」，全城上下，來不及準備，死傷過百，「藥人」都是武林中的好手，不過本性巳全失，武功也略爲打了個折扣，也給殺了七八個。

周白宇終於在狂瀾中率十大護法奮起迎戰，以血換取了「四大天魔」的撤退，堅守北城。

可是「四大天魔」也包圍了北城，攻城三次，北城糧食斷絕，傷亡過半，護法也死了三名，傷了一名，周白宇只好作突圍戰，結果兩名護法被擒，一名護法受傷，對方的「藥人」又折了七八名，可是北城的人還是衝不出來。

跟着下來一名護法誤中奸計，被誘騙出城，製成「藥人」，這三名被製成「藥人」的護法，率領八九名「藥人」以及「四大天魔」的人，再次攻城，終於城破，北城中人傷亡十分嚴重，周白宇率領賸下百餘人，退至山下「留侯廟」作最後堅守。唯「四大天魔」那些「藥人」與那三名護法，也在此役中全部喪生。

是故周白宇等堅守「留侯廟」，撤退時又獲得一些糧食，抖擻精神，見那三名被製成「藥人」的護法之下場。寧可拚死，也不被擒，「四大天魔」也十分憚忌，一方面「藥人」已缺，不敢妄動。另一方面，「四大天魔」想把這些北城高手製成「藥人」，也不想迫之過急，反而一無所獲。

可是周白宇等也明知衝不出去，因爲百餘人中，婦孺佔了三十餘人，另十餘人已無力再戰，能戰者僅六十餘人，一旦與「四大天魔」力拚時，必吃大虧，可能全軍覆沒。唯有在廟中靜守，反而能佔地利人和，給予重大反擊，並等候援兵早日來臨。

而今說來，「四大天魔」之所以遲遲未再出擊，除了「藥人」已盡，逼虎跳牆與暗箭難防外，還有「四大天魔」內部明爭暗鬥，加上黃天星這一行援兵與對方的方拚，削弱了「四大天魔」的攻擊實力，以致無力再擊。

經過個把月來的苦戰，北城的人已筋疲力盡，周白宇是一城之主，被迫撤城，而且全城傷亡如此之重，除了痛恨之外，更覺無顏以對祖先之基業。

現在最大的困難剩下兩個：

一，如果「魔姑」與「魔頭」巳先決出勝負，贏的是姬搖花的話，那末她必知黃天星等的所在地，可能巳回來，而黃天星等巳遭了毒手也或未定，至少，無情這三人又將與「魔姑」姬搖花一番惡戰。

二，不管是姬搖花或薛狐悲勝，他們都一定會調動其他未用的「藥人」——據悉尚有四五十人之多——再攻北城，那時縱黃天星等安然無事，要擋住這批失去本性的高手，也甚爲不易，何況薛狐悲或姬搖花任存一人，也是極爲頭痛的對手。

最重要的是，如果此際黃天星等巳成「藥人」，那周白宇等就是再多三倍的人手，只怕也非一敗塗地不可了。

一個月又十三天以來，周白宇第一次現出笑容，白欣如也是。

就算無情肅殺的臉上，也不禁有欣慰之色。

因爲他見到黃天星，而且巳解了他們的穴道。

鄺無極一跳起來就痛罵姬搖花，戚紅菊和竹劍，梅劍，蘭劍等罵個不休，四劍童鼈了半天的氣，一旦自由，不禁跳跳蹦蹦的，姚一江告訴無情，姬搖花初把他們擒來時就想餵他們吃一大堆的藥，但這些人牙關緊閉，就算吃下去的也硬嘔吐出來，姬搖花無可奈何，臨走時向一綠一白兩個怪人說明要看住他們，並餓他們幾天，待我們失去抵抗意志力時，不吃也得吃。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千面寶寶(二)

文·馮嘉
圖·盧令

危險的航道　奸狡的歹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經過一夜安睡，精神恢復過來，擺脫了那兩個小江派來保護他的人，前往游泳，當他走到沙灘，有另二個小江派去保護文愛蓮的大漢對他說文愛蓮正在海中游泳，司馬洛游往與文愛蓮會合，文愛蓮問他關於鍾博士的事有什麼新發展，司馬洛邀她找個地方談談，文愛蓮說不願回到岸邊，她討厭那兩個保護她的大漢——

「是到岸邊去，但不是我們的岸邊。」司馬洛說：「對面的岸邊，你游得過去嗎？」

「我游得到這裏，我當然游得到那邊去了。」文愛蓮說。

「那很好。」司馬洛說：「讓我們來比賽吧，看誰先到達那邊。」

他們兩個人就這樣向對岸游去，一面游着，司馬洛一面就心中一面覺得好笑，因爲那個在沙灘保護着他們的人一定十分焦急了，眼看着兩個人快要離開視綫之外，但讓他們去焦急好了，司馬洛可沒有請他們同來，是他們自己來的吧了。

他們在差不多半小時之後才達對岸，游得並不快，司馬洛說是比賽，但他們游起來却是一點都沒有競賽意味的，似乎他們都知道他們應該保留着精力，並沒有意思游到精疲力盡。

他們在一處多石的岸邊登陸，司馬洛輕輕地扶着她的腰，在她的咀唇上淺淺地一吻，說：「現在，他們看不見我們了。」

「你以爲他們會不會用望遠鏡？」文愛蓮用雙手按住他的胸膛，輕輕地把他推開，以保持着他們兩者之間的距離。

「我認爲他們一定會。」司馬洛說：「所以我們應該走到一個望遠鏡看不到的地方，來，轉過那邊那一堆大石有一個天然的山洞，那裏面就是用望遠鏡也看不見我們了。」

「你怎知道那邊有個山洞？」文愛蓮問。

「我又不是頭一天到這裏來渡假。」司馬洛說：「我到過這邊來。」

「我也是的。」文愛蓮說：「我也見過那個山洞，我還進裏面找過，希望裏面找到一些海盜收起來的寶藏之類。」

「你當然找不到了。」司馬洛說：「現代的海盜還來這一套嗎？他們有什麼貴重的東西，他們會放到銀行的保管箱裏的，我聽說有一個銀行刧賊，在這間銀行裏刧到了錢，就馬上跑到後面街去，到同一間銀行的分行去，把錢存進自己的戶口。」

文愛蓮笑得彎腰。

「他說這是很對得起良心的做法。」司馬洛說：「他不過是替那間銀行把錢搬一搬吧了，算起總數來，銀行方面實在是沒有什麼損失，總之，你既然到過那個山洞，你一定明白那個山洞是最適宜談話的地方了。尤其是適合我們。」

他們到達了那個山洞，那是一個暗而深的天然山洞，洞內的地面也是石頭，大致上是崎嶇不平的，不過在一邊洞壁却有一塊大石突出來。

而這大石的表面是平坦的，唯一的缺點就是略爲傾斜，而不是水平的，不過，既然是天然的山洞不是酒店，他們也實在難再苛求了。這塊石頭可以讓他們當作櫈子躺下來，或者在適當的時候還可以當作一張床。

目前，他們則祇是把這塊石頭當作櫈子而坐了下來，文愛蓮說：「好了，現在可以講了，事情究竟有什麼發展沒有？」

在司馬洛告訴了她昨夜和小江所談的話，這不算是什麼新發展，祇是引起文愛蓮更多的恐懼。

她又瞪大了那差不多比咀巴更大的眼睛：「這豈不是很糟糕？這東西假如落在野心家的手上，是會令世界大亂的。」

「還可能引致世界末日。」司馬洛輕吻着她的耳朵說：「因此，在世界末日降臨之前，我們應該盡量爭取機會享受人生。」他把她擁進懷裏，吻她的咀唇。

她把咀唇移開了，說：「在追求我的許多男人之中，你這個藉口算是最糟的了。」

「起碼我夠坦白。」司馬洛說：「我並不否認我想要的是什麼。」

「不過，在所有追求我的男人之中，祇有你是一位英雄人物。」文愛蓮又說：「因此我看，我可以接受你這個藉口。」

她的咀唇回來了，送上，四片咀唇相觸，緊緊地吸着。

跟着他的手就在她的背上輕撫着。司馬洛覺得，他們已經有了一整夜的時間作情緒上的準備，所以現在應該是已經準備好了，再也不需要什麼前奏曲。

於是他就馬上找到了她的游衣的背扣，解開了她的泳衣的上截跌下來。

但是她緊吸着他的咀唇，不讓他的頭低下

去，而在喉嚨裏說：「不要看，不准看。」

司馬洛看不到的，祇好用手去摸，他的手的觸覺可以讓他知道他所摸到的大概是什麼形狀，而且他摸到那形狀正在改變，輕輕的尖頂正在突起，而且開始發硬了。

當他的手再動了一陣之後，她就不再作任何抗議。

她的身子整個軟了下來，而且在不斷地發抖着。

司馬洛把她輕輕放在石上，讓她躺在那裏，以便解除泳衣的另一截，這時，他是可以看到他要看的一切了。

他所看到的，使他的血脈奔騰得更速，而他也更急於動作了。於是不久之後，他所看的便給他自己的身體遮住，他們的身體貼近時已沒有任何阻隔，有些地方就更是連空氣的阻隔都沒有。

她有着一具嬌小的身軀，似乎除了眼睛大之外，什麼都是嬌小的。

也許唯一的缺點就是身下的是一塊石板，太涼，而且也太硬了。

但在興奮之中，他們也顧不得這許多了，他們的動作很快就達到瘋狂的程度，她並不是第一次，亦沒有說她是第一次，她懂得怎樣做，也十分懂得如何享受，以及如何讓對方得到高度的享受。

正如她所說，她已經不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

他們在這裏已經消磨了半個鐘頭了。再靜靜地閉着眼睛，休息了五分鐘，他們才開口說話。

她說：「這是美的經驗，現在不懷疑你所講的故事是誇大的了。」

「我從來不愛說謊的。」司馬洛說：「我不是對你講過，這山洞是個好地方嗎？」

「這裏的確是個好地方。」她說。

「這個地方好在不必更換床單。」司馬洛說：「弄髒了，祇要一走了之就行。」

她在他的腿上拍了一掌，司馬洛「哇」的一聲叫了起來。

「我講錯了什麼？」他苦着臉問，因爲她這一掌打得實在重。

「你們男人都愛講這種不負責任的話。」她說：「你們男人也都不愛負責任，但這一次，你却是非負責任不可的。」

「負責任。」司馬洛苦着臉看着她：「負什麼責任。」在做完了這一件事之後，再沒有比這一句更掃興的話了，尤其是對於司馬洛而言。

「以後。」文愛蓮說：「不論你到什麼地方去，不論你幹什麼，我都要跟在你的身邊了，直到鍾博士的事情解決爲止。這件事我決不放過，獨有的內幕報導，將來要由我文愛蓮執筆。」

司馬洛吁了一口氣，他還以爲她是要談結婚的問題，他說：「這個容易了，祇要你不怕危險。」

「我不怕危險。」文愛蓮說着，捧着他的臉，在他的咀唇上深深一吻，「我有你在保護着我，你不是說你保護我嗎？」

「當然我會保護你的。」司馬洛說：「經過了今天之後，我更加要拚命保護你了。」

「謝謝你。」文愛蓮說着拿起她的泳衣穿回，「但是我們現在也該回去了，再不走，他們來找我們，那就眞不好意思了。」

她說得對，所以司馬洛馬上把他的泳褲穿回了。

穿回泳衣的時候，場面則是比較尷尬一點了，假如是在屋中，在房間裏，則不會有這種場面。

在房間裏，有房門在保護着，他們不必急於穿回衣服，喜歡在床上躺多久就多久，而且還可以把燈熄掉，以防備任何尷尬場面。

他們再跑到水邊，在水中泡一泡，以洗去身上沾着的污泥以及其他的痕跡，但洗不掉的却是司馬洛身上的傷痕。

司馬洛的肩上給咬了一個血印，背上也被抓了幾條血色的指甲痕。她是很熱情的，熱情起來時就很瘋狂了。

「你還有沒有氣力游回去？」文愛蓮問。

「當然有。」司馬洛驕傲地說：「我是一個鐵人，這一點點劇烈運動，在我來講算不了什麼。」

「不過我們還是走路回去好一點。」文愛蓮說道：「這上面有一條公路，我們兜個圈子，回去在他們的後面出現，給他們一個意外也好。」

「這是個好主意。」司馬洛說。

於是他們爬過那些亂石叢，轉了一個彎，便看見公路了。

公路上有疏落的車子經過，他們拉着手，慢慢地走上去。

文愛蓮說道：「假如我們能夠坐的士回去更好。」

「你累了嗎？」司馬洛問。

「女人總是不愛走路的。」文愛蓮說。

「可惜我們不能坐的士。」司馬洛說：「因爲沒有人帶了錢在身上游泳的。不過，你以爲我們能不能截部車子搭順風車呢？」

「我一個人是絕無困難的！」她說：「不過帶着你，人家可能不會停車了。」

「碰到一位女司機，可能情形又會不同。」司馬洛說。

「但那時我可變成不受歡迎人物了。」她說。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看來我們是注定走路了。」

路邊的樹林裏忽然响起了汽車的號角聲，兩個人嚇得跳起了一呎。

司馬洛連忙把文愛蓮一推，和她一起跌到地上，並且抱着她打了一個滾，滾到了一棵大樹的後面。

一部汽車從樹林中駛出來了。有人伸出頭來叫道：「司馬洛，你怎麼了？」

那是他的「朋友」小江。

「你——」司馬洛啼笑皆非地說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來接你嘛。」小江說：「你躲在那後面幹什麼？」

「我怕是來暗算我的人。」司馬洛說：「我怎知道是你？你是個男人，爲什麼不出現得光明正大一點，一定要鬼鬼祟祟的。」

小江吃吃笑：「既然你害怕，那你爲什麼又要到這樣遠的地方來？好了，上車吧，既然文小姐說她不想走路回去。」

「既然有人肯接我們回去，這也不錯的。」文愛蓮說：「我們上車吧。」

司馬洛祇好和文愛蓮一起走向車子，但是他却作了一個很古怪的姿勢，那就是把兩臂交抱在胸前，而左手搭住右肩，右手則搭住左肩，看他的樣子，他就像是覺得冷似的，其實他的目的，却是在於遮住他的肩上給文愛蓮咬的傷痕。

不過他在遮掩，文愛蓮却是一點也沒有興趣掩遮，她用手摟着他的腰，身子和他挨得緊緊的。

司馬洛打開車子後座的門，和文愛蓮一起坐了進去，兩個人都坐在後座。

這樣，他們變成是把小江當司機辦了。但小江既然是一位老朋友，司馬洛相信他一定不

會介意的。

小江把車子開動了，以不徐不疾的速度向他們那兩間屋子駛去。

司馬洛問道：「事情有什麼新發展嗎?」

「沒有。」小江說：「我通宵沒有睡過，還是沒有什麼頭緒。」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我老早說過，我們是可以等待的，我們還有相當多的時間。」司馬洛說。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鬆弛下來。」小江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什麼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司馬洛問道。

「鍾博士這是第二件大案了。」小江說：「第一件大案，還沒有解決，第二件大案就來了。」

「第一件大案子是什麼?」司馬洛問。

「我們正在找尋綠牡丹!」小江說。

「牡丹也有綠色的嗎?」文愛蓮說：「牡丹雖好，也要綠葉扶持，綠色的牡丹，豈不是要紅葉扶持。」

「綠牡丹是蝎黨的一個女人員。」小江說：「最近有三個我們的人員死在她的手上，我們正在找她。」

「我就是綠牡丹。」文愛蓮說。

「你不是綠牡丹。」小江說：「綠牡丹，約比你大十五年，她在我們以為她會到的地方裝了一隻炸彈，我們的人員去到的時候，炸彈爆炸了，但是在她裝好炸彈離開之時附近有人見到她。」

「唔!」司馬洛說：「綠牡丹，聞名已久，這似乎還是第一次有人見到她的眞面目。」

「文小姐。」小江說：「我現在講的這件事是我們部門裏的機密，在未得我許可之前你不准寫出來，否則我會給你很大麻煩的。」

「什麼寫出來?」文愛蓮說。

「你不是記者嗎?」小江說：「你們這一類人，最喜歡把別人不願意公開的事公開。」

「我記得我似乎並沒有告訴過你我是什麼人。」文愛蓮說道。

「我也沒有問過你。」小江說：「我祗是調查過，我知道你的一切，可以查得到的，我就不問。」

「你這種人，甚麼人都不信任的，是不是?」文愛蓮說：「假如你問我，我也不會對你說謊的。」

「反正你講的我也不敢完全相信。」小江說：「所以我不如自己去調查了，我們的工作，第一條誡條就是不要信任何人。」

「江先生。」文愛蓮挨在司馬洛的身上說：「你這車子眞舒服，你可以多兜幾個圈子，讓我們兩個人多享受一會嗎?」

司馬洛看不到小江的臉，他祗看到小江後腦上貼着的膠布藥棉，但他猜小江臉上的顏色現在很可能接近一隻熟透的蕃茄了。小江並沒有回答，也沒有接受文愛蓮的請求，他祗是一直把車子開回司馬洛的屋子。

「謝謝你。」司馬洛還是兩手交在胸前，掩着肩上的傷口，「小江，我也要多謝你一整夜的保護，使我得以活着看到今天的太陽，但現在，請你把這些保護者撤回去好不好?」

「他你對們又沒有什麼不方便。」小江說道。

「媽的，小江。」司馬洛說：「你也知道我是懂得保護自己的，而且我也喜歡自己保護自己，現在，我要到城裏去，我不想一大羣跟班跟着我。」

「你到城裏去幹什麼?」小江問。

「我有些事情要辦。」司馬洛說：「反正你這邊又茫無頭緒，要動手也動不來的，現在我自己要去找點綫索，用我自己的方法。」

小江遲疑了一下，點點頭：「好吧。」他知道司馬洛的性格，一定要派人跟着的話，司馬洛會想辦法把這些人擺脫，那就變成是多此一舉了。他又說：「但你不要失踪太久，我們最好保持聯絡。」

「行了。」司馬洛說，「我每隔十二個鐘頭打個電話給你怎樣?」

「別打電話了，用這個吧。」小江從袋裏掏出一隻金屬的香烟匣，遞給司馬洛，司馬洛接住了。

「這是什麼?」文愛蓮問。

「小型無綫電聯絡器。」司馬洛解釋說：「可以用來通話，祗要距離不遠過三十哩。」

「我沒有嗎?」文愛蓮問小江。

小江冷冷地瞪了她一眼：「我們這種東西是非常貴的，不能隨便浪費。」

文愛蓮把頭擱在司馬洛的肩上，幽然地說：「你這位朋友江先生是不喜歡女人的。」

「他不喜歡我的女人。」司馬洛微笑：「這才是眞朋友嘛。」

他們看着小江帶同他的手下們走了，司馬洛舒了一口氣進入屋子，文愛蓮也跟着他進去。他說：「你不要回到你的屋子去休息嗎?」

「現在，你的屋子也等於是我的屋子了。」文愛蓮嬌憨地說：「而且，我說過我要死跟着你的，你進城裏有事辦，我更要跟着你，看看你究竟辦的是什麼?」

「好，」司馬洛說：「那你換一身衣服再來吧，第一件事，我們是先進城裏去吃一頓午飯。」

「好。」文愛蓮說：「但是你不會把我丢下，偷偷地一個人去吧?」

「當然不會。」司馬洛說：「你把我當什麼人了?你以為我的話講過了就算數嗎?」

「這是我從你的故事裏得到的教訓。」文愛蓮說：「你說你做事喜歡一個人做，有人要在跟着你的話，你總是想辦法撇開的。」

「哦，你是不同的。」司馬洛說：「我答應過你，我就不會把你撇下，不過，你也得答應我，要服從我的命令，我認為可以讓妳跟我去的地方，我就讓你跟我去，但我認為你不能跟我去的地方，你就得聽我的話，不要硬跟着我，同意嗎?」

「遵命。」文愛蓮呶着咀：「不過這倒是新鮮的經驗，以前，每一個男人都是聽我的指揮，從來沒有一個會對我講什麼地方可以去，而什麼地方不能去的。」

「新鮮總是好的，不是嗎?」司馬洛說：「每一次都是一樣，公式化起來，那就沒有趣味了。」

「現在你說起來，我就果然覺得有點道理了。」文愛蓮說：「我們再做得新鮮一點吧，你不必來接我了，我準備好之後找你就行。」

「這最好不過了。」司馬洛說：「我是個大男人，我喜歡女人給我最少的麻煩。」

「那你應該做日本人。」文愛蓮說。

「我到日本去了，可惜現代的日本女孩子都不像我們心目中的日本女孩子，她們都極力企圖學外國女人，爭取女權之類。」

「年紀大一點的大概不會吧。」她說：「大一點的總會保留着一點舊時的習俗吧?」

「誰對年紀大的女人感興趣?」司馬洛說道。

文愛蓮走了，司馬洛首先把小江留給他的槍拿出來，檢驗一遍，雖然這不是他慣用的東西，但是這却是一把精良的槍，相當可靠，小江這個部門是出得起錢的部門，他們用的，當然也不會是蹩脚的東西了。

他洗了一個冷水浴，穿上衣服，在襯衣的外面縛上了那一套槍套，再把槍揷好了，穿齊

了鞋襪，文愛蓮就來了。她倒不像一般女人一樣出一次街，要花上一整個世紀的時間去打扮，然而她也並不是沒有打扮，而且她打扮得很好看，隨便然而不襤褸，她的美麗是清新的!

他們坐上了司馬洛的車子，進城裏，路上，司馬洛忽然取出那隻用聯絡的烟匣來，說：「小江嗎?」

「在這裏。」小江的聲音馬上從那隻烟匣裏傳出來。

「小江。」司馬洛說：「跟踪我的車子是你的嗎?」

「你在說什麼?」小江問。

「我問你是不是?」司馬洛說。

小江顯得有點尷尬的：「我們不過是在保護着你吧了。」

「把他們撤回去吧。」司馬洛說：「有車子跟着我，我不知道究竟是朋友的車子還是敵人的車子，這會使我浪費很多時間，也分散我的精神。」

「好吧，好吧。」小江說。

司馬洛收回了烟匣，文愛蓮四面張望着，奇異地說：「你怎麼發現的?我根本沒有看見什麼車子。」

「我也沒有看見。」司馬洛說：「我祗是猜吧了。我猜他會這樣做，他果然這樣做。」

「好狡猾的男人。」文愛蓮說：「你對自己的朋友也是要使用詭計的。」

「太老實的人在這世界上根本不能生存。」司馬洛說：「還有你這手袋，又大又重，裏面放着些什麼機器嗎?」

「你似乎什麼都注意到的。」文愛蓮說：「我這手袋裏的是照相機。」

「帶着照相機幹什麼?」司馬洛問。

「我是記者。」文愛蓮說：「這個時代，甚麼事情都要有圖為證，光是寫沒有用，祗是寫，亂寫一通也寫得出來，誰需要採訪什麼，所以，我要把我所見到的拍攝下來，證明我所寫的是眞的。」

「你的照相機，有給打壞過嗎?」司馬洛問。

「數不清楚那麼多次了。」文愛蓮說：「有些人是不喜歡給拍到照片的。」

「你知道就好了。」司馬洛說：「為什麼你不用那種小型袖珍照相機，拍了人家也不知道，我看你手袋裏這樣大一塊，一定是連同閃光燈的那些龐然巨物。」

「我有一隻小型的。」文愛蓮說。

「那你還帶着那大的幹什麼?」司馬洛問道。

「我需要那閃光燈。」文愛蓮說：「有些場合是需要用閃光燈的。」

「我帶你去的地方，除了吃飯的地方之外，都是沒有人喜歡給拍到照片的。」司馬洛說：「不，你還是把照相機留在車上的好，我不想一天陪你去買幾次新照相機，你拍不到什麼，還要損失照相機。」

「我已經有經驗。」文愛蓮舉起手袋來，「你看，我這裏有一個洞，小型照相機就是裝好這裏面，我把手袋對準我要拍的，拍了人家也不知道，需要閃光燈的時候，我才把這大的拿出來。」

她打開手袋，拿出一隻連同閃光燈的大相機。

「這是廉價貨!」司馬洛說：「怎拍得到好照片?」

「我這是用來做做樣子的吧了。」文愛蓮說：「那隻小的才是上價貨，你看，是這樣的，當我知道有人會打壞我的相機而又要用閃光燈的時候，我就用這廉價貨，這閃光燈和小型照相機也相同，因此閃光同時可以應用，有人要打壞我的相機，我就雙手奉上，照相機打壞了，對方安心了，我也安心了，因為袋裏的照相機沒有打壞。」

「原來你也是個充滿詭計的人。」司馬洛說。

「當然了。」文愛蓮說：「不然為什麼我這樣値錢，這世界上，成功是沒有幸運的，一定要靠眞本領。」

「我可能是第一個打壞你的照相機的人。」司馬洛說：「假如你不聽我的話。」

「我還沒有違背過你的話呀。」文愛蓮說道。

「我告訴你我的一條新規矩吧。」司馬洛說：「第一就是不准拍我的照片。」

「怎麼，難道你不想揚名嗎?」文愛蓮說：「想想看，你的照片刋登在我們的刋物上，世界性的。」

「我早就有很多機會這樣做。」司馬洛說：「假如我這樣做了，那你也早就認得我是誰了。我不怕揚名，人人都知道我的名字，那不要緊，假如人人都認得我的樣子，那你告訴我，我這工作還怎麼可以幹下去?」

「好吧，」文愛蓮聳聳肩：「不過眞可惜，主角的照片刋不出來。」

「你就說主角打壞了照相機好了，」司馬洛說：「你可以打壞照相機，把照相機的屍體刋出來有圖為證。相信你的故事的讀者，大概都肯相信了。」

不過，司馬洛心裏還是覺得高興，文愛蓮到底是一個有頭腦的女人。帶一個女人在身邊去做工作總是不大放心的。

不過文愛蓮否還起碼至於令他太擔心。

× × ×

他們在午飯之後所到的第一個地方就是有着不適宜她拍照片的人，那地方甚至不適宜文愛蓮進去。她祗能在車子裏等着。那個住在海邊的老水手有一頭銀色的頭髮，臉上的皮膚可能有一萬條皺紋之多。他的年紀已超過六十，不過他仍然是很壯健，而且精神奕奕的。

他倒了一杯茶給司馬洛，在那間小石屋的地板上踱來踱去，小心地打量着司馬洛，他終於說：「你是老楊介紹的?我沒有聽老楊提過你。」

「我半個鐘頭之前打電話給他，他推薦你的。」司馬洛說。

司馬洛說的話是眞話。他說他用他自己的綫路去想辦法，他果然是用自己的綫路去想辦法。司馬洛在許多地方都有朋友，他這姓楊的朋友，在此地就是有這個老水手朋友。這些是小江不會聯絡到的朋友，這就是為什麼司馬洛對於小江是這樣値錢了。

「而且，」司馬洛又說：「他知道你老是閙窮，他也早叫我別忘記這一點。」

老水手走到窗前，向窗外窺望一下，皺着眉頭：「車子上那女人，她是誰?」

「這個女人你別管，」司馬洛說：「她不認識你的，所以我也不帶她進來。」

「好吧，」那老水手終於答應合作，「你想知道一些什麼?」

「老楊說你對這一帶海邊的情形很熟，」司馬洛說道：「你可知道，昨夜或今天晚上或明天晚上之類，會有些什麼重要人物要出海嗎?不是那種買船票坐上豪華客輪的重要人物，而是……」

「你所指的是鍾博士嗎?」老水手說：「那個什麼飛彈專家?」

「對，」司馬洛問：「你有他的消息。」

「我只是聽說他給人捉去了!」老水手說：「他是最新鮮，最炙手的一個重要人物，所以我猜你要找的多半就是他，這樣吧了。」

「對了！」司馬洛說：「假如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那是最好不過了，或者，你知道他是那一條船出海的。」

「爲什麼一定是坐船走的？」老水手問。

「這樣走得比較容易，」司馬洛說，「海面寬大，船又不少，可以到處行駛。火車有鐵路，飛機有機場，汽車有公路，這些都是容易截住搜索的去路，就祇有船，是最容易逃過偵察的。」

「我還沒有聽到消息。」老水手說，「我沒有聽到有什麼重要人物出海，不過我也不是一切都知道的。譬如說，他們把這個放到小艇上，載到停在港口的一艘大貨船，藏起來，由貨船儎着走，這個我就不會知道了。」

「不是這個！」司馬洛說：「讓我先告訴你一個秘密吧！這個重要人物是由一個人捉走的，這個人單獨行動，決不可能有助手，因爲他是一個不喜歡讓人家看到他的眞面目的人，他不會和一艘貨輪勾結之類。他極可能是來到這裏僱一艘船，多花一點錢儎他通過公海，離開這裏的水域，到另一座城市去。這個你是熟的，你知道有多少人在這裏工作。」

老水手在另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說：「假如你要找的人是這位什麼鍾博士，那麼，這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了。我猜找他的人不止一個。你是——」

「我是出得起錢的人！」司馬洛說：「你不信任我，也應該信任老楊，和信任這個。」

他從袋裏掏出了一大疊鈔票。這是他特別從銀行提出來的，而這的確是許多人都信任的東西。不信任人，也會信任鈔票。

老水手看着那些鈔票，遲疑着：「我跟老楊嘛，是老朋友，數目不會太清楚，有時也講講感情——」

「我知道，」司馬洛說：「你跟我，則是沒有感情可言的，因此，我也不會少給你。你跟老楊有一個固定的價錢，我就加倍好了。」

他把鈔票一張一張數出來放在桌面上，數定了一個數目，老水手要伸手過來拿，司馬洛用手按住。數目數對了，這證明他果然是認識老楊的，用手按住鈔票則是表示，在他所要知道的情報未曾到手之前，他不會把這些鈔票交過去。

老水手祇好把手縮回去，他搔着後腦說：「我很熟這邊的情形。這裏的海域比較複雜，要出海而越過公海是不容易的，暗礁很多，很容易觸礁，生手不行，一定要由老手掌舵。」

「我也聽說過了，」司馬洛說：「我聽說這個地方有很多走私的船隻，這些當然是由老手掌舵的。」

「當然了！」老水手說：「但做走私的，通常不會運人。私貨酬勞高，又不會說話，有什麼風險的時候，把私貨丟進海裏就行，事後還可以去撈起來，但是對人却不能如此了。」

「除非酬勞很高。」司馬洛說。

「是的，」老水手說：「除非酬勞高過運一帮普通的私貨。讓我想一想……唔，唔，梁家兄弟前兩天推掉了一帮私貨不幹，哥哥不見了，祇剩下弟弟，但弟弟手頭却相當闊綽，我猜他們很可能是接到了一樁比私貨更好的生意了！」

「詳細情形你知道嗎？」司馬洛問。

「不清楚，」老水手搖搖頭，「不過，這個似乎是應該由你去查的，我是一個老人了，打起架來我很吃虧，所以我不去查問什麼。我可以告訴你的就是這麼多了。」

他又伸手過來拿那些鈔票。

「你還沒有告訴我梁家兄弟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司馬洛還是按着鈔票。

老水手告訴了他一個地址，又說：「祇有弟弟才在家，哥哥出海去了。」

司馬洛放了鈔票，老水手又不伸手拿了，因爲這是他的桌子，祇要司馬洛把鈔票留在他的桌子上就行了。司馬洛走向門口，老水手說：「見到老楊時，代我問候他。」

司馬洛回到了車子，文愛蓮還坐在車上等着他，她問：「有什麼成績嗎？」

「成績不錯！」司馬洛說：「我猜無論如何比小江更好。現在，我們去看那個可能把鍾博士儎了出海的人。」

「你剛才去見的是什麼人？」文愛蓮問：「神仙嗎？」

「祇是一個老人，」司馬洛說，「不過在這裏，他差不多像神仙一樣了。」他開動了車子。

「我已經把屋子拍了下來，」文愛蓮說：「以後我會再回來替他的人也照一張照片。」

「祇要別找我就行了。」司馬洛說。

× × ×

「我們想租一艘船！」司馬洛第二次叫。

那人仍然躺在那用架子架了起來的船底，只是兩腿伸出來，他看來是正在那裏修補船底之類。

「這裏究竟有沒有船租？」司馬洛再問一次。

「沒有。」船底下那人終於回答。

祇是看得見他的下半身。一條撕去了一半，褪了色，很舊的藍布牛仔褲，緊緊裹着一雙強壯而黑實的腿子。一個很強壯的年輕人。

文愛蓮繞到船的另一邊蹲下來，低着頭說：「這是怎麼攪的，這裏船很多，但人人都說不租，我們又不是不肯出錢。」

這也許是帶一個美女在身邊的好處，男人總是對美麗的女人有興趣的，於是這個男人就鑽了出來，一個年紀大概剛剛三十出頭的男人，上身赤裸着的，有一身豐富的肌肉。可惜那張臉却不大配合。鼻大眼小而整張臉都凹凸不平的，好像銹蝕不堪的舊船的船底。這是嚴重暗瘡留下來的印記，雖然醜的人不一定就是壞人。但這也要看眼睛而定，這人有着一雙並非善類的眼睛。

他爬起了身，打量着文愛蓮，就像要用眼光把她身子上的衣服剝下來似的。他說：「你們肯出多少錢？」

「你要多少錢？」司馬洛問。

「這要看你們是要到什麼地方去？」那人說。

「我們祇是要到海面去遊遊，拍些照片。」司馬洛說。

「我們是遊客，剛從倫敦來的。」文愛蓮說。

「你這兩位遊客的本地話倒講得眞不錯。」那人說。

「我們那邊唐人街，住的都是中國人。」文愛蓮解釋說：「我們講的話跟這裏的中國人沒有什麼大分別。」

「你們找錯地方了。」那人說：「沒有人到這裏來遊河的，這裏風景並不好，沒有魚釣，沒有魚吃。你們看淸楚旅遊手册吧，你們應該到銀灣那邊去。」

「哦，那邊我們去過幾次了。」司馬洛說：「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別的遊客不會來的地方。」

「你來這個特別的地方租船，費用也特別高。」那人說。「這不是很聰明的事情。」

「例如怎樣高法？」司馬洛問。

「一天計算，五百元！」那人說：「我有一條船在那邊。」他伸手指指一座小碼頭旁邊停着的一艘小貨艇。很舊的摩托艇。假如用以作爲渡輪乘客，勉强可儎得下二十人左右吧。

「五百元，這還不算太貴。」司馬洛說。

「美金計算！」那人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說。

「你瘋了，」文愛蓮說：「那有這麼樣貴的。」

「所以沒有人睬你們，」那人說：「大家都明知道遊客也出不到這價錢的。我們這些船是用以儎貨，走很難走的水路，你有貨運就值得。兩個人遊河就花不來了。」

文愛蓮看着司馬洛，司馬洛聳聳肩：「這個價錢也是太貴了一點，不過，我們回去也多一個談話的話題了。我們可以對朋友說，如何出五百塊美金租一條船去遊一個不值得遊的地方！」

「我們也不能這樣地把錢亂丟呀！」文愛蓮說。

「假如你們決定了。」那人說：「那錢要先付！」他伸手出來。

司馬洛掏出錢來，一張一張放進那人的手中，一面說：「我們沒有帶美金，我們都換了本地錢。」

「那更好，」那人吃吃笑：「這個時代很難講的，說不定我們回來的時候，五百塊美金只值四百塊美金了。」

他收足了司馬洛的錢，點點頭：「好，現在我們可以起程了嗎？什麼時候回來？」

「天黑之前，」司馬洛說：「我們約了人晚飯！」

「那請上船吧。」那人領着他們上了船。把船開動了。

船向海灣的出口進發，文愛蓮跟司馬洛一起站在船頭，文愛蓮一面舉起相機拍照，一面低聲說：「司馬洛，你究竟在幹什麼？」

「這個人知道鍾博士給運到什麼目的地。」司馬洛說：「我要找機會跟他說話。」

「那爲什麼要出海？」文愛蓮問，「那爲什麼不在岸上問他？」

「我不知道他在岸上有多少朋友，」司馬洛說：「但在海上，我可以肯定不會有人來帮忙他，我覺得這是一個不會輕易跟我們合作的人，一會兒，你多跟他談話，羨慕他的健壯身裁，向他多抛媚眼，這個你會做的。」

「對我喜歡的人，我不懂這樣做，」文愛蓮說：「但，對我不喜歡的人，我却很會這樣做。」

他們的船出了海中心，到了大海中，那人把馬達關掉了，走出來，說：「我看這裏行了，再遠，除了海之外，你們就沒有什麼好拍攝的！」

「你——你貴姓？」文愛蓮問那人。

「我姓梁，你叫我阿貴好了。」那人說。

「阿貴哥，」文愛蓮說：「那邊海中有許多石頭，那又不是島，是不是叫暗礁？」

「對了！」梁貴說：「現在水退露出來，」梁貴說：「水漲時看不見，船就容易觸礁了。因此不熟地方的人根本不能在這裏開船。」

司馬洛注意到，他們的船是正在一個水流很急的地方，馬達停了，船就很快隨水漂流，在這個地方，梁貴是不應該離開掌舵室的，他應該開着馬達，與水流對抗，使船定留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文愛蓮說：「阿貴哥，聽說這裏以前是海盜出沒的地方，是嗎？」

「對了，」梁貴說，「不過那是許多年前的事了。看那些暗礁你就知道，海盜熟悉這些礁石，官船一來他們就逃進來……」

就這一個題目，已經够講的了，而且正如文愛蓮所說的，她很會對她不喜歡的人做這種事情，她懂得怎樣用自己的吸引力吸引對方的注意力。她的眼光不時會在梁貴那一身結實而壯健的肌肉上掃一掃，而且她把她的注意力集中在梁貴的身上，於是自然而然地，在旁邊的司馬洛就感到沒趣了。最後，司馬洛揮揮手，「哎，這裏晒死了，你們談吧，我到裏面去坐坐。」

「隨便吧！」梁貴揮揮手，顯然感到有點光榮地，由於他是搶走了文愛蓮的注意力，文愛蓮能够做到這樣，果然也算她是造詣不淺。

司馬洛走進了掌舵室內，找張櫈子坐了下來，那艘船仍然正隨水漂流着，流得相當快。司馬洛不知道文愛蓮有沒有注意到，但梁貴則必然知道的，不過，他正在詐作不知道。

船流過了兩排暗礁的中間，到了另一處海面，這裏顯然是比較安全的水面了，祇看見相當遠的地方還有一排暗礁突出在水面，但船是正隨着水流向暗礁流過去的話，就要撞上去了。司馬洛不知道梁貴究竟在攪什麼鬼，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梁貴津津有味地跟文愛蓮談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最後忽然醒覺地說：「噢！對不起，文小姐，我得去把船開一開。」

他匆匆走向掌舵室中來，文愛蓮也想跟進來，但司馬洛一個眼色制止了她，於是她留在外面，又舉起照相機來拍照，梁貴匆匆把馬達發動了，喃喃地說着：「眞糟！」

「什麼眞糟？」司馬洛問。

「我一時忘記了，現在，船流到了這邊來了。」

「這裏有什麼特別嗎？」司馬洛說。

「我們可能要兜個大圈子才能回去了。」梁貴說。

「我們又不是急着回去，」司馬洛說，「兜個大圈子好了。」

「到了這裏，兜個大圈子也不一定行，現在正在潮退，說不定我們要等潮漲，那可能要天亮才回去了。」

「那卽是說我們要多付五百元了？」司馬洛說，「美金計算？」

「算了，算了，」梁貴說，「這是我的錯，祇好由我自己負責了。」

梁貴把船一直向那排暗礁駛進去，看來他就像要把船向那暗礁上撞去似的，司馬洛倒不擔心，他跟文愛蓮都是會游泳的，而且，這船也是梁貴的船。

梁貴果然是有他的道理的，那艘船在一條似乎不可能的縫間通過了，安然無恙，梁貴舒了一口氣：「現在，我們安全了。」

「這一下眞高明。」司馬洛說。

「這是在潮退的時候才能辦到的。」梁貴說，「出去可以，要駛回裏面就難了。這樣要等潮漲的時候才行。」

司馬洛把兩手交叉在胸前：「你的意思是，我們要等明天早上才能回去。」

「沒有辦法，」梁貴說，「等着瞧瞧好了，我也不是想這樣的。」

「你別當我傻瓜好嗎？」司馬洛說，「我們要上岸，你可以把我們載到別處登岸的，你自己要後天回去，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的船不能在別處靠岸的，」梁貴說，「這是牌照的問題。」

「好了，好了，」司馬洛說，「我們也不是趕着回去，還是談些別的吧。譬如說，梁貴，你的哥哥在哪裏？」

梁貴轉過來看着他，問道：「你怎知道我有哥哥？」

司馬洛走到掌舵室門口，舉起一隻手來按着門框：「我當然查淸楚了才來找你，難道你眞以爲我給你五百美金，祇是爲了游河嗎？」

「那——你來幹什麼？」梁貴問。

「我想知道你哥哥到什麼地方去了。」司

馬洛說。

「他開了另一艘船出海去了。」梁貴說。

「運些什麼？」司馬洛問，「到什麼地方去？」

「我怎麼知道？」梁貴道：「那是他的事情。」

「我出得起五百美金租你的船，」司馬洛說道，「祇要你回答得滿意，我出得起更多錢的。」

「我恐怕沒有本事賺你的錢了。」梁貴說道。

「你害怕什麼嗎？」司馬洛問。

「我不是害怕，」梁貴說道，「我是不知道。」

「你哥哥載了一個人出海，」司馬洛說，「我想知道目的地是在何處，你祇要開個價錢就行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梁貴說。

司馬洛掏出一疊鈔票來，數着，梁貴轉身繼續掌着舵，不看他的鈔票。

「難道你軟的不吃，要吃硬的嗎？」司馬洛說。

梁貴又轉過身來，臉上的表情變得相當猙獰了。他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錢是軟的，」司馬洛說道，「拳頭是硬的。」

梁貴低頭看了看自己那一身結實而豐滿的肌肉，僅有的一點恐懼似也沒有了。他說：「你不是眞要打我吧？」

「我還是希望你吃軟的，」司馬洛說，「但你一定不肯的話，那我祇好動手了。」

梁貴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前來，也許有一位小姐在場，假如他受到恐嚇而屈服的話，那他就很失面子了。他冷冷地說：「你以為我梁貴是三言兩語就可嚇倒的嗎？那你就錯了！」

他一伸手上前，要執住司馬洛的衣領，他想執住而已，司馬洛却並沒有讓他執住。司馬洛舉起一隻手來，把他的手一下就撥開了，差不多同一時候，一隻手再揮動，掌緣就在梁貴的額側擊了一記。

梁貴作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轉身，然後腳步浮浮的，向旁邊跌了兩步，然後才能站定身子。他一咬牙，臉上露着咆哮的表情，又向司馬洛衝過來，一拳擊向司馬洛的面部。

這也是一個相當愚蠢的打法，擊中對方的面部雖然威風，然而面部却是一個很小的目標，並不容易擊中，對方的頭一動，就會打歪了。司馬洛就是把頭一側，閃過了他這一拳，一隻手掌伸直，好像一隻鐵鏟一樣向梁貴的肋骨一揷，另一隻手已握成拳頭，擊中梁貴的心窩，梁貴整個人飛開了，撞在船的舦盤上，然後滑倒在地。

他慢慢地爬了起身，忽然迅速拉開舦盤旁邊的小抽屜，一抓就抓出了一把手槍。

「小心，司馬洛！」文愛蓮在後面叫着，跟着就是白光一閃。司馬洛知道那是攝影機的閃光燈的閃光，閃光來自他的背後，對他沒有多大影响，然而正正對着的梁貴就不同了，他的眼前變成一陣空虛，什麼都看不見，祇能把槍伸前去，叫着：「不要動，不要動！」

「快躲，司馬洛！」文愛蓮在後面把司馬洛推向旁邊，使他離開那槍的火綫。

司馬洛却祇是微笑着，向着梁貴一直走過去。

梁貴扳了一次槍機，槍沒有响，再扳一次，槍還是沒有响。接着他的槍就給司馬洛奪過來了。

司馬洛轉身對文愛蓮微笑：「難道你以為我在這裏坐了這麼久，還不知道這裏面有一把槍嗎？槍是在原處的，但子彈已轉到了我的衣袋裏。」

梁貴又要爬起來了。司馬洛把他一推，他的頭撞進了舦盤間的空格之內，那舦盤有點像馬車的輪子，中間是有一格一格的空間的，那些空格剛好可以讓梁貴的頭伸進去，隨卽，司馬洛就把舦盤扭動，梁貴的頭也隨舦盤的扭動而升了起來，直至他祇有腳尖着地。

假如司馬洛再繼續扭動舦盤的話，就可能會發生兩種情形，第一就是他的頭與頸子分離，第二就是他雙腳離地，整個人給吊了起來，也許是第二個可能性屬多的，不過梁貴却沒有意思停下來等着看，他忙叫道：「不要……不要……」

司馬洛停住了舦盤，梁貴現在的處境是變得相當尷尬了，他雖然用手扶着，亦不能把自己的頭拉出來，因為那空格既不太寬亦不太窄，頭僅僅可以伸進去，但角度不適合就無法脫出來了。

「你要不要我放手？」司馬洛問。

「不，不要！」梁貴連忙又說，他是在船上生活的人。這舦盤他是把慣了的，假如現在差不多扭盡了的時候放鬆，舦盤就會很快地自己扭回原狀，那時，他的頸子也可能會給扭斷了。

「那很好，梁貴！」司馬洛說，「你不想死，你就得回答我的問題。答得不滿意，我就放手。你死了不要緊，你哥哥總要回來的，當他回來的時候我還可以問他。頂多是多浪費一點時間吧了。」

「他……他是載了兩個人出海。」梁貴連忙說。

「兩個怎樣的人？」司馬洛問，「記着，不要說謊，我不喜歡說謊的人。」

梁貴連忙形容了兩個人的樣子。

「怎麼——？」文愛蓮大為詫異，但司馬洛做了一個手勢叫她別說下去，她詫異是有理由的，因為梁貴所形容的兩個人之中沒有一個是鍾博士的模樣。鍾博士是一個老人，戴眼鏡而有山羊鬚，那種典型的學者模樣，文愛蓮雖然未見過面，但司馬洛是把鍾博士的模樣對她形容過了的。

「他們是朋友？」司馬洛問。

「我……我猜不是的。」梁貴說，「先來的那個人……是這樣的，那個高的早兩天先來跟我們接頭的，他出五千元叫我們準備好一艘船替他載人，昨晚他就把另一個人帶來了，這另一個人不大願意走，但又不得不跟着他走，看來像是受着威脅。」

「這個受着威脅的人，」司馬洛問：「姿勢有什麼特別嗎？」

「他——走得很慢，像是很疲倦的，也許他是給打過一頓，我不能斷定——」

「你哥哥把他們載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問。

「越過公海，到白浪角去。」梁貴說。

「把地圖找出來，」司馬洛對文愛蓮說，「看看白浪角在什麼地方。」

「但——」文愛蓮遲疑着。

「把地圖拿出來，」司馬洛不耐煩地命令着。

文愛蓮祇好打開手袋，拿出了一張地圖。他們是有準備而來的，而這張地圖就是他們準備好了的東西之一。她在地圖上找出了白浪角，指給司馬洛看。

「這地方並不太遠，」司馬洛說，「他們現在該已經到達了。」

「應該在今天早上就到達了，」梁貴說，「我並不是故意要向你們潑冷水，但是，假如你們想把人追回來的話現在是已經太遲了。」

「白浪角？」司馬洛說，「為什麼要去白

浪角，那裏是一個什麼地方？」

「你看看地圖就知道了，」梁貴說，「那裏的海岸綫很曲折，小小的海灣很多，都可以登陸的，而且白浪角附近也是像這裏一樣，暗礁特別多，形勢險惡，就是海岸巡邏隊的警輪也不敢在那裏隨便行駛，更不用說追捕了。所以，許多私貨都是在那裏卸貨，有不少沒有證件而入境的人也在那裏登陸，自然，風險是相當大的，有時也會有一隻船撞在礁石上，那就死定了。不能求救，也沒有人能救。不過，我的哥哥，他是在這一帶長大的，他就是閉上眼睛也不會失手，他是最好的一個，沒有比他更好的了。」

司馬洛也相信是如此，那個老水手也說梁家兄弟是最好的，就可惜他來得太遲了一點。

「還有一點，」司馬洛說，「那人也是出錢，我也是出錢，你知道我是出得起錢的，為什麼你不肯告訴我呢？」

「你們……」梁貴苦笑，「我們是也要講職業道德的。」

「別胡說八道吧！」文愛蓮不屑地說，「這又不是什麼道德的職業，要講職業道德？」

「不能不講的，」梁貴說：「凡是賺錢的職業都有規矩的。誰先找我們，我們就先替誰做事。假如有一次三心兩意，消息傳開去了，人們都知道我們不可靠，以後就沒有人來找我們了。你這樣逼我，我才沒有辦法不講。」

「這個我相信你，梁貴，」司馬洛說，「但你讓船漂流到這裏來，又說什麼要明天早上才可回去，這是什麼玩意？」

「這是眞的。」梁貴說，「現在正在潮退，船是開不回去的。」

「你並不是不知道一點的，」司馬洛說，「你為什麼要讓船漂流出來？」

梁貴苦笑：「這是為了另外五千元，那人再給我們五千元。他說可能會有人來追，他要我想辦法把來追的人拖一段時間，我的目的祇是浪費你們的時間，我是沒有惡意的呀！」

「你的辦法蠢得可憐，連小孩子都看得出來。」司馬洛說。

「但你們現在的確沒有辦法回去，」梁貴說，「在潮漲之前，船的確是沒有辦法駛回海灣裏面去的。你們一定要在船上過夜了。」

「你可以從別的海邊靠岸的，」司馬洛說道。

「你有地圖，你可以看到的，」梁貴說，「唯一可以登岸的就是光明坪的碼頭，但這要兜一個很大的圈子，我們還是要半夜才能到達，而且，我的船也沒有這許多燃料，我是已經準備好了的。」

「我是說這附近的海岸，」司馬洛說，「你隨便找一處靠岸不行嗎？」

「沒有幾個地方可以靠岸的，不是水太淺就是亂石太多，這裏——」勉强伸出一隻手指着地圖，「這裏有一片沙灘，大約一個鐘頭之後可以駛到，但這船不能上沙灘，你們願意游泳是可以的。」

「我不怕游泳，」文愛蓮說，「我們都會游泳的。」

「但你有沒有看到這沙灘距離公路有多遠？」梁貴說，「你們登岸，要步行好遠才能到達公路，還要截車，我看你們還是要到天亮的時候才能到市區。」

「你這……你這……」文愛蓮憤恨地咬牙切齒着。

司馬洛却顯得相當平靜，還不如文愛蓮那麼激動。他溫和地說：「愛蓮，請你找根繩子來吧，我要把梁先生縛起來。」

「你……你想怎樣？」梁貴哀鳴道，「我已把一切都告訴了你，而我又不收你的錢。」

「我會給你錢的，」司馬洛說，「我祇是不想你太自由。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在什麼地另藏着一把槍。」

「沒有了，」梁貴說，「眞的沒有了，而且，你們還得趕回岸上去，你要我替你們開船的。」

「多謝，不必勞煩你了，」司馬洛說，「我們會飛，我們是超人，明白嗎？」

文愛蓮找來了一根繩子。這是船上必有的東西。在司馬洛的指示之下，她把梁貴的雙手拉到背後，縛住了。

「梁貴，」司馬洛說，「假如你就這樣掉下海中，你能游回岸上去嗎？」

「你——你想怎樣？」梁貴恐怖地叫道。

「梁貴，」司馬洛警告地說，「當我問你的時候，你不要問我，你應該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現在回答我吧。」

「可以的，」梁貴說，「我是在海邊長大的，不過……」這時司馬洛的視綫移到他的腳上，他更為恐怖了，臉色也轉成泥土一樣。他吶吶着說：「不……不要！不要……你要殺我，你用槍好了。」

「算了，」司馬洛說，「他的腳用不着縛了。」

梁貴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司馬洛把他的頭從舦盤的空格間拉了出來，這使梁貴的耳朵痛極，頭骨也有爆裂的感覺，但當司馬洛放開了舦盤的時候，他就感到痛苦也是值得的了，因為那舦盤非常迅速地往回轉，假如他的頭還在裏面司馬洛就放手，那他的頭骨非要折斷不可。

他呆呆地坐在地上，深呼吸着，司馬洛掏出一疊鈔票，塞進他的衣袋，說：「梁貴，很多謝你告訴了我我所需要的情報，這是你的酬勞。」

「謝……謝！」梁貴苦笑着。

「現在再告訴我，」司馬洛說，「假如任從這船漂浮，那會怎樣？」

「照目前的水流看，我們會流到雙魚灣裏面停着，但那裏是沒有地方登陸的，」梁貴說，「但你要趕時間的話——」

「算了，」司馬洛揮揮手，「多謝了，我用不着你來擔心我的時間。」他掏出香烟匣來，取出一根香烟，點上了，深深地吸了一口。

文愛蓮在扯着他的衣袖，低聲說：「司馬洛，我要跟你談談。」

司馬洛和她一起到了門口去，那裏他們可以看到梁貴，但梁貴聽不到他們講話的。

文愛蓮低聲說：「司馬洛，你沒有聽出來嗎，他哥哥所載的人並不是鍾博士！」

「假如他說得出鍾博士的模樣，那才是奇事呢，」司馬洛說，「千面寶寶是個化裝專家，你以為他會不會替鍾博士化裝之後，才運走呢？」

「這個……」

「梁貴說這個被押走的是個中年人，走起路來像很疲倦，像給人打過一頓似的，」司馬洛說，「就因為這人不是個中年人，而是一個老人，是鍾博士。鍾博士是一個老人，他的行動並不敏捷。」

「那麼，那另一個人，」文愛蓮說，「現在我們起碼可以知道千面寶寶大概是什麼樣子的了。」

「我却沒有那麼樂觀，」司馬洛說，「你以為千面寶寶不會也經過化裝嗎？他會以其面目示人？我猜連他也忘記了自己是什麼模樣的了！」

「噢，這樣，」文愛蓮可惜地嘆了一口氣，接着又說：「但我們怎能離開這裏？」

司馬洛舉起手上仍然拿着的烟匣：「這個

，這是用以和小江聯絡的，我叫小江弄部直升機來，我答應過梁貴我們會飛走的，假如飛不起來，那他會很失望了！」

「你果然是一個滿腦子詭計的人，」文愛蓮不禁笑了起來，「你總是能比別人先走一步的。」

「當然了，」司馬洛說，「假如不是這樣，我們就活不了那麼久了。」

「我很高興我拍下了你剛才打架時的照片，」文愛蓮說，「這是很珍貴的照片！眞正的動作，有槍有拳頭。」

司馬洛向她伸出手，道：「菲林，菲林給我。」

「不行，」文愛蓮忙道，「我不能給你，而且，我拍到的全是你的背部，不要緊的。」

「好吧，」司馬洛說，「我相信你一次，但假如你是騙我的話，我會有很好的辦法對付你的。」

「我——我知道你這人很有辦法，」文愛蓮說，「所以我當然也不敢騙你了！」

小江的辦事效率相當高，起碼在調動方面是如此。直升機在十五分鐘之後就來了，放下繩梯讓他們爬上去。梁貴在裏面看得目瞪口呆，能夠召來一部直升機的人，當然不會是等閒人物了。

但當司馬洛跟着文愛蓮爬上繩梯時，他又着慌起來了。「我怎辦？」他在雷鳴般的引擎聲中叫道，「你得放開我呀！」

「你自己想辦法好了，」司馬洛說，「這是我給你的一點懲戒，你不會死的，你說這船繼續漂流下去，會漂流到雙魚灣，你又說這樣縛着兩隻手也能游泳，到時你就跳下海中，游泳上岸好了。」

「不要這樣！」梁貴又哀鳴着，「請你放我，請你放了我！」

司馬洛已經不再理會他，而跟隨着文愛蓮也登上直升機了，在直升機上，文愛蓮又忙着用照相機拍照片。

小江看着司馬洛，表情很怪，不知道應該高興還是應該慚愧。司馬洛聳聳肩：「我早說我自有辦法的，所以我叫你別派車子跟着我，假如你的人跟着我這件事也許做不成功了。」

「你也不算太成功，」小江說，「你來遲了，鍾博士現在可能已經到了任何地方。你既然有這個主意，爲什麼昨天晚上不實行？」

「我不是神仙，」司馬洛說，「我花了一整晚時間才想出來的。」

「我還以爲你一直沒有空動腦筋。」小江又諷刺地。

「我要在不受到騷擾的環境之下才能動腦筋的。」司馬洛說，「現在，讓我們先到白沙角去看看吧。」

開船到白沙角去要很長時間，但是乘飛機去則完全不同了，他們很快就到達，而且可以居高臨下地觀察。

他們就在白沙角的上空停留着，居高臨下地觀察着。那個地方一如梁貴所說，是一處險要的水域。從空中望下去尤其清楚，可以看到水中暗潮的分佈，果然像是八陣圖一樣，船要在這中間通過而靠岸，非要對這裏的形勢瞭如指掌以及經驗豐富的辦不到。

不過一旦登岸，爬上山坡，就有一條公路，祇要有一部車子在等着，就可以順利進入市區了。

「豈有此理！」小江說，「這是無可追查的。我早就說，他們現在可能已經到了任何地方了。」

「我們的對手是一個非常機智而聰明的人，」司馬洛說，「他的每一步棋子，都走得很好！」

「媽的，」小江咬牙切齒着，「當我捉到他的時候，我要——我要——」

「你會把他殺掉嗎？」文愛蓮問，「你們會不會用私刑？」

「你別管這個，」小江厭惡地看着她，「我講的話，你別寫出來，你亂寫一通，我要你的命！豈有此理，司馬洛，你定要把一個記者帶在身邊嗎？我連講話都得小心翼翼了！」

「這位小姐救過我的命，」司馬洛微笑，「既然她是救命恩人，那她要跟着來看看熱鬧，我又怎好拒絕呢？而且，千面寶寶也很可愛，至今爲止，他還沒有殺過一個人，他可以殺死我，也可以殺死你，那時可能沒有人查出這是他幹的事，甚至沒有人去查了。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你的口氣，簡直就像是帮他的了！」小江氣憤地說，「別忘記，他是我們的敵人！」

「但這是一個可愛的敵人，」司馬洛說，「我看他現在這樣做，簡直就是在向我們挑戰。假如我能夠把他擊敗，這倒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他現在已經把你擊敗了，」小江說，「他現在可能已經把博士賣掉了，正在數錢，一面在偸笑了。」

「現在這下面是R市，」司馬洛說，「這個地方，也是你的勢力範圍嗎？」

「這個地方也，是我的勢力範圍，」小江說，「我已經通知了我們在R市的人總動員，向每一條綫路調查了。我就祇怕查得遲了一點，在我們開始調查之前，鍾博士已經給運了出去！」

「我們在R市降落好嗎？」司馬洛說，「既然鍾博士已經到了這裏來，我們也沒有需要再回到那邊去了。」

「我們在R市的總部降落好了。」小江說。他說着吩咐了機師，於是機師改轉方向，向右邊飛過去。

文愛蓮用手碰碰司馬洛，說：「司馬洛，你在這邊也有朋友嗎？像那個老水手一樣的朋友？」

「有的，」司馬洛說，「我在很多地方都有朋友。」

「你這位朋友又是誰？」小江問。

「我提議你還是別問他了，」文愛蓮說，「他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他去問，他的朋友會講眞話，你去問，他的朋友不會對你講什麼的。你也不害羞，你這樣大一個組織，情報來源那麼多，你却還是要在司馬洛的朋友身上來打主意。」

「司馬洛，」小江暴躁地吼道，「你叫她別開口行不行？」

「哼，」文愛蓮說，「你脾氣這樣壞，我看你根本不適合幹這種工作，幹這種工作的人是應該有很強的耐性，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小江不做聲，祇是望着窗外，也許他是正在按捺着脾氣，使自己不要忍不住把文愛蓮推下飛機而已。

司馬洛微笑：「好了，好了，我們都別亂講話了，還是留點精神動動腦筋，做一些有建設性的事情吧！」

他們沉默下來了，那直升機好像一隻畸形的大鳥似的飛過郊野的上空，後來又到達了市區的上空。司馬洛又說：「這裏還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你是說這飛機？」小江道。

「不，」司馬洛說，「我是說這城市。這城市還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是指對於千面寶寶而言。他到了這裏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了，消息已經傳開了，鍾博士是一個值錢的人，可以說是一件無價之寶，一定每一個人都

在注意着。尤其是這個城市，是龍蛇混雜之地，再加上一個蝎黨，每一個有點辦法的人都張開了耳目，因爲每一個人都想把鍾博士搶到手中。千面寶寶把鍾博士運到了這裏來，怎麼運出去？」

「方法多的是，」小江說，「他可以聘用梁家兄弟把鍾博士運到這裏來，自然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把他運出去了。」

「不，」司馬洛搖着頭，「聘用梁家兄弟的時候，消息還沒有傳出去，那是比較簡單的，但是現在消息傳遍了，就沒有那麼容易了。他能信任誰？尤其是像他這樣一個人。他不能讓自己的眞面給任何人知道，因此他做事必然是一個人做，沒有助手的，而且也不會跟什麼大的組織有聯絡，否則，他這個人就不會這樣難找了。」

「假如他已經約定了是在這裏交人收錢呢？」小江說，「這樣他就不必擔心了！」

「我正是懷疑情形就是這樣，」司馬洛說，「我得看看地圖。」

× × ×

小江在這座城市裏當然有地圖，而且是很詳細的地圖，各種地圖都有。每一幅地圖都可以用幻燈機放大的，映在牆壁上，他們可以坐在椅子上，細細分析。

祇有梁富是站着的，誠惶誠恐地站在那裏。梁富就是梁貴的哥哥。雖然是兄弟，但是身形一點也不像。梁富是又瘦又長的，好像用幾根竹子構成的一隻假人。他的船在回程時給小江的手下截住了，用直升機送到這裏來。

「梁富，」司馬洛說，「你這件事情，我們可以不追究，但是你得跟我們合作，你要對我們講眞話，明白嗎？」

「我願意講眞話，」梁富又惶恐地說，「祇要你問，我就回答。」

梁富一面以爲自己可以把警方玩弄於股掌之間，但是這一次，他就知道自己是碰上了大釘子了。他也許是一條大魚，可以隨便吞下小魚小蝦，然而這一回他所碰到的却是一條鯨魚，鯨一口就把他吞了下肚。

「再告訴我一次，」司馬洛說，「你是把這兩個人送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已經講過了——」梁貴說。

「再講一次吧，」司馬洛說，「再講一次，詳細一點，詳細一點是沒有什麼害處的。」

梁富祇好再叙述一次，他是如何在破曉時份把這兩個人送到白沙角，還用小艇划他們登岸，這之後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他的任務是把他們送到這裏，讓他們登岸，他們登岸之後做些什麼以及到什麼地方去，這是他們的事情，跟他並無關係。

「爲什麼要在白沙角？」司馬洛說，「遠一點行嗎？看看這地圖，告訴我，他們可不可以，在另一個地方登岸？」

「他們喜歡在這裏登岸，」梁富說，「這是他們決定的，我沒有參加意見。」

「讓我這樣說吧，」司馬洛靠在椅子上，吸着香烟，「在白沙角登岸，對他們是不安全的。是不是因爲除了白沙角之外就沒有其他地方可以登岸了？」

「這裏也可以的，」梁富走上前去指着地圖上海岸綫上的另一點，「不過要多走十二個鐘頭時間，但這裏是另一座城市。」

「這是S市，在你而言是沒有問題的，」司馬洛說，「他們要你送他們到S市，你一樣可以辦到，是嗎？」

「沒有問題，」梁富說，「而且還比較容易，不過路長了，錢是要多收一點的。」

「好了，」司馬洛揮揮手說，「沒有你的事了，你可以出去了，梁富。」

「我——我可以走了？」梁富驚喜地問。

「不，」小江說，「你不可以走，這裏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休息的。」

「但——但——」梁富又要抗議，但是小江手下的二個人員已經把他扶了出來。

小江看看文愛蓮，顯然認爲她也應該出去，但是文愛蓮故意坐近一點，用大眼瞪着司馬洛，而司馬洛又沒有任何表示，小江亦沒有辦法作這個提議了。

司馬洛指着地圖說：「你聽見梁富怎麼講的，千面寶寶在白沙角登陸，而到了這座城市來，他本來可以再去遠一點，那個地方，不會有許多人爭奪這位嘉賓，藏起來容易運出去也容易。那爲什麼他要運到這裏來呢？」

「這邊生意似乎會比較好，」小江說，「那邊雖然安全，但是沒有買主。這邊買主多的是。」

「買得起這樣値錢的東西的人，也決不會是個普通平民了，」司馬洛說，「一定是一個大集團。千面寶寶是在這裏交貨的。問題是交給誰？」

「這裏雖然品流複雜，但是祇有五個大集團，」小江說，「我已經派了人在留心着各方面的綫路，任何一個集團得到了這樣大一件貨，秘密應該都不能守得住，我們繼續打聽下去，是應該會有消息的。」

「有哪五個大集團？」司馬洛問。

「一個是開賭的，一個是販毒的，一個是專門走私黃金的，一個是專營妓寨的，第五個是專向商業機構收保衞費的，」小江說，「他們的生意界限分得很清楚，不會爭執，而且有時還互相利用，他們五個集團合作得相當好，這正是令我們頭痛的地方，他們不爭執，我們就很難把他們擊破。」

「還有第六個集團呢？」司馬洛問。

「祇有五個，沒有第六個，」小江說。

「開賭的，販毒的，走私黃金的，賣人肉的，收保衞費的，」司馬洛把右手豎起來的五指一隻一隻按下去，「他們都不需要火箭飛彈，把鍾博士送給他們，他們也不一定要。」

「但鍾博士是一件無價之寶，」小江說。

「他們的行業也是無價之寶，」司馬洛說，「你不明白嗎？一個集團，做慣了一個行業，利潤好，他們就不想改行了。這五個集團都不是那種會向一個科學家動腦筋的人，他們亦不懂科學，假如鍾博士無意中撞進他們的手中，他們也許會動動腦筋，但他們決不會派人去把鍾博士捉回來。千面寶寶也不會笨到先把鍾博士捉來了再向他們兜售，想一想，千面寶寶是在這裏交貨，一定還有一個大集團收！」

「司馬洛講得對，」文愛蓮說，「鍾博士這個人不是好玩的，他們拿到手中，未必用得着，而且可能拖垮了他們本來的事業，他們才不會冒這個險！」

「但是這裏沒有另一個集團，」小江說，「連蝎黨也不在這裏活動。假如千面寶寶是把鍾博士賣給蝎黨，也不會在這裏交貨，他們會選擇梁富所講那個遠一點的地方。」

「但梁富的確是把鍾博士帶到了這裏來，」司馬洛說：「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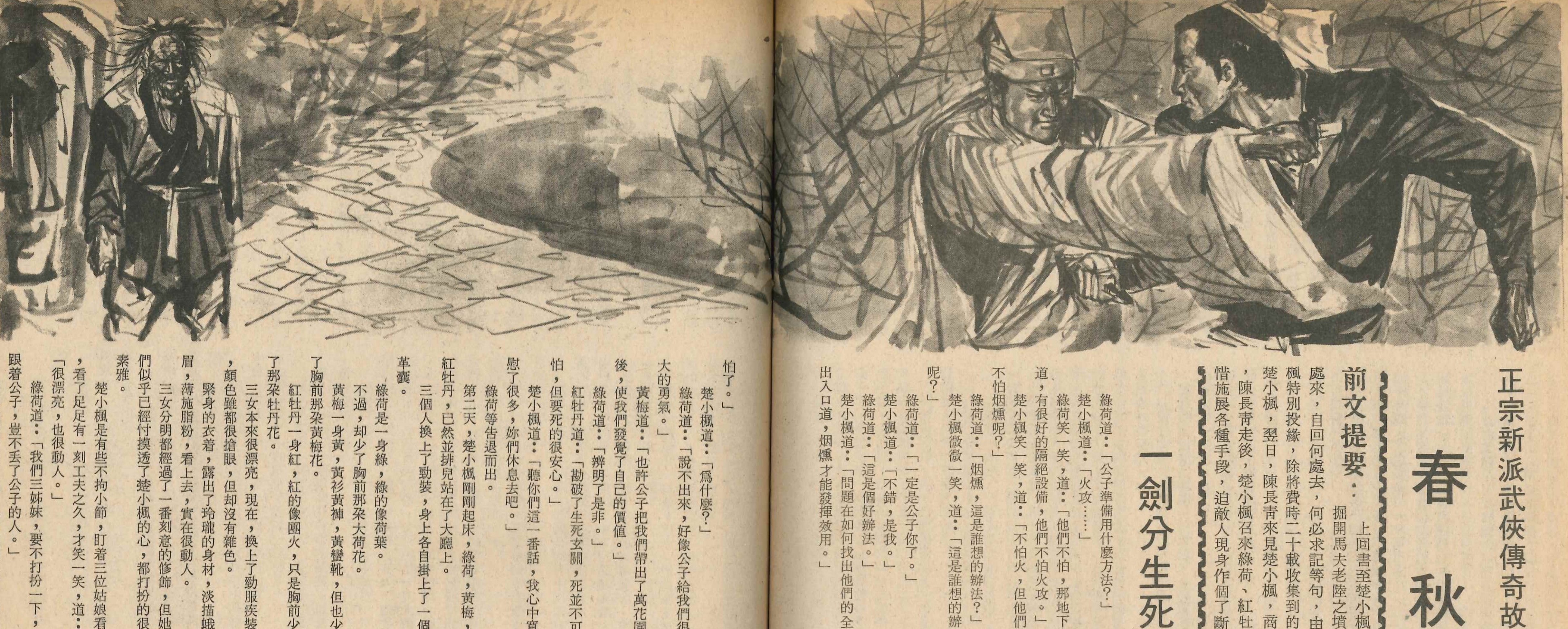
「我們正在查，」小江說，「這樣大的買賣，決不會查不出來的。」

「查是需要時間的，」司馬洛說，「我們有這時間嗎？」

「沒有時間也得查，」小江說，「祇好盡我們之能了，事實上，我們也是正在盡我們之所能！」

「好，你去盡你們之所能吧，」司馬洛站起來，「我也去盡我之所能。」

「你要到那裏去？」小江問。②（未完）



正宗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爲求證實春秋筆生死之謎，賁夜趕回迎月山莊掘開馬夫老陸之墳，果證實棺中無屍，只有一紙條，寫着他由何處來，自回何處去，何必求記等句，由是證實老陸確是假死，丐帮黃老帮主似對楚小楓特別投緣，除將費時二十載收集到的兵器譜九篇贈予外，並將自悟三招絕學傳授給楚小楓，翌日，陳長青來見楚小楓，商量要用火攻萬花園，逼迫敵人現身，一決勝負，陳長青走後，楚小楓召來綠荷、紅牡丹、黃梅，向她們說知，此次再入萬花園，不惜施展各種手段，迫敵人現身作個了斷——

一劍分生死　片語定安危

綠荷道：「公子準備用什麼方法？」

楚小楓道：「火攻……」

綠荷笑一笑，道：「他們不怕，那地下複道，有很好的隔絕設備，他們不怕火攻。」

楚小楓笑一笑，道：「不怕火，但他們怕不怕烟燻呢？」

綠荷道：「烟燻，這是誰想的辦法？」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這是誰想的辦法呢？」

綠荷道：「一定是公子你了。」

楚小楓道：「不錯，是我。」

綠荷道：「這是個好辦法。」

楚小楓道：「問題在如何找出他們的全部出入口道，烟燻才能發揮效用。」

綠荷沉吟了一陣，道：「其實，用不着找出太多的出入口，找到三五個，想法子把濃烈火烟灌進去，然後，別的出入孔道，自然透出烟氣……」

楚小楓笑一笑，接道：「對！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

綠荷道：「公子是眼光遠大的人，不會注意到小地方……」

楚小楓微微一笑，接道：「倒是被你這個丫頭抓住把柄了。」

綠荷，黃梅，紅牡丹相視一笑，主僕之間，又多了一層相互的諒解。

楚小楓輕輕咳了一聲，道：「綠荷，無極門中有很森嚴的戒律，所以，無極門中弟子，一個個都很嚴肅……」

綠荷接道：「至少，公子就不太嚴肅，讓我們說話，允許我們自我的存在。」

楚小楓笑道：「別拿我當作無極門中所有的人看待，我是唯一的例外。」

綠荷道：「哦！」

楚小楓道：「你們跟隨着我時，可以稍隨便一點之外，見着別的人，一定要有規有矩，謹愼小心。」

綠荷道：「公子的意思是……」

楚小楓笑道：「難道妳們眞的不明白。」

綠荷道：「公子的意思，是要我們都變成淑女一樣了？」

楚小楓道：「對！都變成淑女一般。」

綠荷道：「可是我們是丫頭啊！」

楚小楓道：「丫頭的規矩更大。」

紅牡丹笑一笑，道：「公子的意思是說，要我們見着別人時，裝的規規矩矩，和公子在一起，沒有外人時，可以隨便一些。」

楚小楓道：「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讓你們裝，而是很認眞，至於我們單獨相處，可以隨便一些，但也不能胡鬧。」

黃梅點點頭，道：「我們明白，公子放心，我們決不會給你丟人。」

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道：「這我就放心了，你們也去休息一下，準備一下，妳們心中明白，這件事，對你們的關係很大，所以，你們的十八般武藝，有多少，就搬多少帶去。」

綠荷道：「聽公子的口氣，好像我們三姊妹，很善暗器一樣？」

楚小楓點頭道：「對！你們要會用暗器，就多帶一些暗器，必要的時候，就請盡量的施展。」

綠荷點點頭，道：「公子，本來，重入萬花園，我心中有些害怕，現在，我忽然覺着不怕了。」

楚小楓道：「爲什麼？」

綠荷道：「說不出來，好像公子給我們很大的勇氣。」

黃梅道：「也許公子把我們帶出了萬花園後，使我們發覺了自己的價値。」

綠荷道：「辨明了是非。」

紅牡丹道：「勘破了生死玄關，死並不可怕，但要死的很安心。」

楚小楓道：「聽你們這一番話，我心中寬慰了很多，妳們休息去吧。」

綠荷等告退而出。

第二天，楚小楓剛剛起床，綠荷，黃梅，紅牡丹，已然並排兒站在了大廳上。

三個人換上了勁裝，身上各自掛上了一個革囊。

綠荷是一身綠，綠的像荷葉。

不過，却少了胸前那朵大荷花。

黃梅一身黃，黃衫黃褲，黃蠻靴，但也少了胸前那朵黃梅花。

紅牡丹一身紅，紅的像團火，只是胸前少了那朵牡丹花。

三女本來很漂亮，現在，換上了勁服疾裝，顏色雖都很搶眼，但却沒有雜色。

緊身的衣着，露出了玲瓏的身材，淡描蛾眉，薄施脂粉，看上去，實在很動人。

三女分明都經過了一番刻意的修飾，但她們似乎已經忖摸透了楚小楓的心，都打扮的很素雅。

楚小楓是有些不拘小節，盯着三位姑娘看，看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才笑一笑，道：「很漂亮，也很動人。」

綠荷道：「我們三姊妹，要不打扮一下，跟着公子，豈不丟了公子的人。」

楚小楓笑一笑，道：「看你們衣着，雖然顏色仍很嬌艷，但標識却已取下，這證明了你們已有了一點改過之意。」

綠荷道：「過去，咱們姊妹是江湖上的小妖女，現在，咱們至少在慢慢的往好處變，不過，公子也別一下子要求我們的太多。」

楚小楓道：「這個我知道，只希望每天都看到你們一些改變。」

綠荷輕輕吁一口氣道：「公子，我們會盡力改變自己。」

楚小楓沒有再行接口。

綠荷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公子，我們過去一直玩世，認眞了一次，就吃了景二公子的不少苦頭，現在，我們內心之中，却已經古井不波，所以，你盡可以放心，我們決不會作出來使你丟臉的事。」

楚小楓微笑道：「聽完你這幾句話，我實在很放心，我雖然放心了你們，但我不放心別人！」

紅牡丹奇道：「別人，別人是誰啊？」

楚小楓道：「這個，我也不知道，不過，他們一定是男人，那是不會錯了。」

紅牡丹道：「我還是有些不明白。」

綠荷道：「我的傻妹子，公子是說咱們打扮的這麼花枝招展，一旦有男人找上來，咱們該怎麼辦？」

紅牡丹道：「那自然有辦法了，咱們殺了他就是。」

綠荷道：「哼，如是能殺了他，而公子也不會這般謹愼的告訴咱們了。」

紅牡丹道：「這怎麼行，他們調戲婦女，死有餘辜。」

綠荷道：「說起來是不錯，不過，事情決不會這麼去辦。」

紅牡丹道：「那要怎麼辦，我就想不出別的法子，總不能要咱們跪在地上求他們，請他們幫個忙吧？」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妳們不要再爭論下去了，你們每個人，都只說對了一半。」

綠荷道：「公子高才，自不是婢子們能夠猜中玄機。」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少灌米湯，我不吃這個……」

語聲一頓，接道：「如是外來的登徒子，你們自然可以教訓他一頓，但如對方不是外來的人呢？」

紅牡丹道：「如是你公子，咱們自然不會反抗了，你要幹什麼都行。」

楚小楓一皺眉頭，道：「我自信還有這一點定力，我也沒有把自己算進去……」

紅牡丹接道：「本來也不用算嘛。」

楚小楓道：「問題是別人，無極門中人，我的師兄弟，還有丐帮中人……」

紅牡丹接道：「丐帮是正大門戶，想來，決不會有觸犯血戒的人，至於你們無極門下，那就很難說了。」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你是說無極門的戒規不嚴。」

紅牡丹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你們無極門在江湖上不算是大門戶，弟子不多，所以，我們很少聽到無極門的傳說。」

楚小楓道：「就人數而言，我們確然算不上大門戶，但如論門規之嚴，我們決不在丐帮之下。」

紅牡丹道：「你這麼一說，我們更不用怕了，丐帮和你們無極門，都有着很嚴厲的門規約束他們，想想看，還有什麼，値得顧慮的地方。」

楚小楓道：「話不是這麼說，需知，他們雖有很嚴厲的門規約束，但你們三個，像盛放的春花一樣，到處散佈芬芳，難免會引起他們

的誤會。」

紅牡丹道：「誤會，什麼誤會？」

楚小楓道：「這就很難說明白了，譬如妳們的一顰一笑，都可能使男人動心。」

紅牡丹道：「那容易，咱們不笑就是。」

楚小楓道：「這件事，不是三五句話可以說得清楚，總之，你們要學的穩重大方，使別人不動邪念。」

綠荷道：「容我們慢慢的學吧！」

這時，陳長青已緩步行了過來，道：「楚少俠，可以動身了吧？」

楚小楓道：「晚輩正在候駕。」

陳長青笑道：「咱們走吧！」

楚小楓道：「敝掌門師兄呢？」

陳長青道：「他們第三批去，咱們先走一步。」

楚小楓道：「貴帮可是走了一批人。」

陳長青道：「是！敝帮第一批的人手，已於昨夜中三更出動。」

楚小楓未再多問，點點頭，向前行去。

距離萬花園還有百丈左右，已見到丐帮弟子，守在各種的要道之上。

這一次，他們似乎是明目張膽，已經不避行踪。

除了丐帮的弟子之外，楚小楓還發覺了不少身着藍色勁裝的人。

回顧了陳長青一眼，低聲說道：「老前輩，那些人，可是排教弟子。」

陳長青道：「對！這一次，排教也出動了不少的人。」

楚小楓道：「爲無極門中事，勞動貴帮和排教中人出動，弟子實在有些心中不安。」

陳長青道：「初到襄陽，也許是爲了敝帮和貴門的交情，但現在，却不是如此了，萬花園這個神秘的組合，對江湖上的威脅很大，丐帮和排教，也可以是他們先要下手的對象，現在，我們只能說是自保了……」

楚小楓接口說道：「老前輩這話說的太謙虛了……」

陳長青道：「老叫化說的是由衷之言，不但我們丐帮有這個感覺，就是排教中人，大概也有這種感覺。」

楚小楓點點頭，說道：「這件事情，發生的實在很怪，春秋筆，兵器譜，再加上這個默默無聞的神秘組合，想來，實在是有些複雜萬端。」

陳長青道：「武林春秋筆，是近年中武林中第一奇人，第一大事，受盡了武林的尊仰，怎麼會和武林中的刦運，連在一起呢？」

楚小楓道：「晚進的意思是，覺着春秋筆這個人，一直在不停偵察武林中的隱密，而且，把它公諸於世……」

陳長青接道：「這方法不錯啊！武林中最難防備的大奸巨惡，就是外貌僞善的人，他們表面上，可能是殷商巨賈，也可能是一方大豪，也可能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但他們却一直在暗中爲惡，叫人無法看得到他，也無法找到他們，這才是最可怕的惡人，但春秋筆揭發了他們，使他們的僞貌被揭穿。」

楚小楓道：「老前輩，見過那個春秋筆出現的情形麼？」

陳長青道：「見過，那眞是武林中從未有過的盛會，春秋筆公諸武林的春秋記事册上，揭發了很多的事，有些人，受不了這種名譽上的損傷，當場自絕，也有些急的當場發瘋，實在是叫人觸目驚心。」

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道：「老前輩，這情勢在場之人，會覺着很刺激，但對那些人，是不是太過冷酷了一些呢？」

陳長青哈哈一笑，道：「就仁恕之道而言，也許是有些過份，但，如就丐帮而言，老叫化是主張，除惡務盡，莠草盡除，良禾才能生長。」

楚小楓道：「老前輩，在下之意是說，春秋筆如若能在除惡之中，再加一點行仁，那就有些不同了。」

陳長青道：「楚公子，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也沒有十全十美的人，像春秋筆這樣的人，算不上十全十美，至少，也是九全九美了。」

楚小楓歎息一聲，未再多言。

這時，羣豪已經行近了萬花園。

完全出人意外的是，景二公子單人一劍，站在花園門口處。

楚小楓搶前一步，道：「景二公子，咱們又見面了。」

景二公子目光一掠綠荷，黃梅，紅牡丹，淡淡說道：「萬花園中有很多高手……」

陳長青接道：「咱們來的人，也不少。」

景二公子冷冷說道：「老叫化，聽我把話說完之後，你再接口不遲。」

陳長青點點頭，道：「好！你請說，我們不在乎拖延一點時間。」

景二公子目光轉注楚小楓的身上，道：「三個水性楊花的丫頭，變了心，想來，定然告訴你不少的隱密。」

楚小楓道：「嗯！」

景二公子皺皺眉頭，道：「單看閣下這一股穩重之氣，在下已經知道遇上了勁敵。」

楚小楓道：「二公子誇奬了。」

景二公子道：「你知道萬花園地下，建了不少的複雜地道。」

楚小楓道：「我知道。」

景二公子道：「閣下準備如何下手？」

楚小楓道：「逼他們出來，決一死戰。」

景二公子道：「用什麼辦法？」

楚小楓道：「萬花園中，有不少的花木，在下就地取用烟火燻他們出來。」

景二公子道：「好辦法。」

楚小楓道：「試試看吧？反正，我們的時間很多，耗上個三五天，也不要緊。」

景二公子笑一笑，道：「我看，不用費那樣大的事了。」

楚小楓道：「怎麼，閣下準備迎戰了？」

景二公子笑一笑，道：「聽過閣下的辦法，咱們似乎已別無選擇，只好放手一搏了。」

楚小楓道：「那很好，大家各憑武功，以決生死。」

景二公子道：「萬花園中，地勢寬闊，正好放手一戰，楚公子，陳長老請入園吧！」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怎麼？難道一定要在萬花園中動手麼？」

景二公子道：「公子，如是不入萬花園，咱們不會迎戰。」

楚小楓道：「這倒也是，二公子暫請回園，叫他們佈陣等候，在下等還得商議一下。」

景二公子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楚小楓回顧了陳長青一眼，道：「老前輩閱歷豐富，對此事有何高見？」

陳長青道：「他們如若堅守不出，咱們不入萬花園，雙方豈不成了僵持之局。」

楚小楓道：「老前輩，這一個組合，不但充滿着神秘，而且處事寡絕，我想他們必已早有惡毒的準備。」

陳長青道：「什麼準備？」

楚小楓道：「舉例而言，他們可能在這萬花園中埋伏了火藥，桐油……」

陳長青接道：「引起爆燃，豈不連他們的人也要活活坑斃於此。」

楚小楓道：「晚輩的看法，他們不會在乎

這一點人手的損失，但對我們而言，那就大大的不利了，無極門中的人，全數坑斃於此，貴帮和排教，也將損傷了大部份精銳。」

陳長青道：「這眞是很惡毒的辦法，小楓，這不是舉例，這簡直大有可能。」

楚小楓道：「實在大有可能。」

綠荷在旁插口道：「不是可能，而是確有其事了。」

楚小楓道：「妳知道。」

綠荷道：「小婢本來不知道，因爲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日夜都住在火藥桐油之上，現在想來，當眞是可怕極了。」

楚小楓道：「綠荷！這不是理由，必須要有事實根據。」

綠荷道：「萬花園中，有很多地方，戒備火燭，違者立時杖斃，現在想來，任何一個門派，也沒有這麼嚴的規矩，這樣的戒備，他們究竟是在怕什麼？」

楚小楓道：「怕點燃了地下火藥，桐油的引綫。」

綠荷道：「對！」

楚小楓道：「所以，他們想要咱們進入萬花園中決鬥。」

綠荷道：「一旦動上手，不論勝負，都將埋骨園中。」

楚小楓道：「這才是他們眞正的用心。」

陳長青接口道：「這件事，景二公子知道麼？」

楚小楓道：「他應該知道。」

陳長青道：「難道他不怕。」

楚小楓說道：「他可能早已想好了藏身之處。」

陳長青道：「已是如此，咱們就不進萬花園。」

楚小楓道：「不進萬花園，又如何能够犂庭掃穴呢？」

陳長青道：「這危險太大，咱們總不能冒這個險吧？」

楚小楓道：「這個險，自然是不能冒，但也不能形成對峙之局。」

陳長青說道：「小楓，你好像已經胸有成竹。」

楚小楓道：「試試看吧！現在，我還沒有完全的把握。」

這時，白梅，白鳳，董川，成中岳，宗一志，聯袂而至。

白梅首先問道：「陳老叫化子，事情怎麼樣了？」

陳長青道：「很棘手！」

白梅道：「能不能說明些。」

陳長青說明了楚小楓的推斷之後，接道：「其實，告訴你也一樣沒有法子。」

白梅道：「這眞是惡毒辦法，同歸於盡，叫人如何一個防法？」

楚小楓道：「辦法倒有一個，只是太過歹毒了一些。」

白梅道：「兵不厭詐，你說說看？」

楚小楓道：「咱們由萬花園後面放火，逼他們由前面出來。」

白梅道：「好辦法。」

陳長青道：「對！逼出他們，他們就非用武功不可了。」

語聲一頓，接口又說道：「其實，他們放手一戰，實也無法預知勝負，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白梅道：「也許，他們早已把重要人物，重要的東西，移開此地。」

楚小楓道：「自然，這也很有可能。」

白梅道：「老叫化，咱們說幹就幹，你就叫他們出手吧！」

陳長青接口道：「好！我這就下令他們出手。」

立刻發出了暗記，而且，故意提高了聲音道：「施用火攻。」

丐帮弟子，果然不少，一聲令下，數枝火箭及火珠，已經抛入了萬花園中。

景二公子匆匆奔了過來，臉色一片怒色，道：「楚小楓，你這是什麼意思？」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這意思還不明白麼？咱們不願意進入萬花園中。」

景二公子道：「爲什麼？」

楚小楓一笑，道：「因爲，咱們不想中計上當。」

景二公子道：「咱們約好了你們在萬花園中一決勝負，你們怎可以變卦失約。」

楚小楓道：「話是不錯，不過，咱們想了一想，覺着閣下如若在萬花園中，埋伏下什麼暗算，豈不是要我們大上其當。」

景二公子道：「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楚小楓道：「這話，閣下也能說出口，倒是不得不叫在下佩服了。」

景二公子道：「此言何意？」

楚小楓道：「咱們彼此之間，敵對相處，你們萬花園中可能設下了很多埋伏，咱們希望能够作一個公平的了斷。」

景二公子道：「公平的了斷？也不能在萬花園外動手。」

楚小楓道：「不能在萬花園外動手，爲什麼？」

景二公子道：「咱們總不能驚動路人。」

楚小楓笑一笑，道：「彼此拚命一戰，各憑武功，以分生死，連命都不要了，還怕什麼驚動路人？」

景二公子冷冷說道：「這麼說來，諸位是不敢進入萬花園了。」

楚小楓道：「彼此之間，以武功分出生死，談不上敢不敢進入萬花園中，在下等不願進入萬花園，也不過想一個公平二字。」

景二公子道：「楚小楓，爭辯之詞，隨口可言，這些話，不說也罷。」

楚小楓道：「景兄，我看，咱們兩個人，先分生死如何？」

景二公子道：「閣下想和我先打一場？」

楚小楓點頭道：「對！咱們兩個，先分出生死。」

景二公子道：「楚小楓，你好像心中有把握一定勝我，是麼？」

楚小楓道：「那倒不是，在下只是覺着，咱們之間，似乎是已經到非打一場，很難解決的境界了。」

景二公子道：「好吧！咱們就在這萬花園，一決生死吧！」

楚小楓道：「好！不過，未動手前，在下有兩句話，先要告訴閣下。」

景二公子道：「我洗耳恭聽。」

楚小楓道：「我們很快會在後山，左，右放起一把火，他們如是現在不自動出來，那就永遠別出來了。」

景二公子臉色一變，道：「怎麼？你們要在後山放火？」

楚小楓道：「在下先行奉告，總算還不失光明氣度。」

景二公子淡淡一笑，道：「不過，楚兄也別想的太如意，就算放上一把火，也未必能把我們全燒出來。」

楚小楓道：「試試看吧，反正，目下，咱們仍是個勝負未分之局。」

景二公子右手握在腰間的劍柄之上，冷冷說道：「楚小楓，你也亮劍吧！」

楚小楓心中一動，暗道：我已告訴他放火之事，他竟一點也不焦急，難道他們眞的有辦法，避開這場大火麼？

正在心念轉動之際，突覺寒芒一閃，直向頭上劈了下來。

楚小楓右手長劍出鞘，揮劍迎了上去。

但聞鏘然一聲，金鐵交鳴，雙劍觸在一起，爆閃出一串火星。

兩把劍，突然間，都自腰間折斷，使兵刃錯開。

但兩人手中的斷劍，仍然斬向對方。

這是景二公子早就算計好的辦法。

前數天，兩個人一場搏殺，景二公子已經感覺到，自己在招數變化上，決非對方之敵，所以，他改變了打法。

想出了這一個兩敗俱傷的法子。

在雙劍交接之中，他發出了强烈的內力，一下子震斷了兩支長劍。

景二公子估算過雙方的功力，單以內力而論，楚小楓却强不過他。

但雙劍驟斷，內力收回不得的情景之下，楚小楓再想變招克敵，幾乎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這方法雖然是陰損十分，但必須有一個條件，那就是用此方法的人，必須也把自己的性命給賠上去。

因爲，雙劍所指之處，都是對方的要害。

如若無法及時收住內力，劍勢直襲過去，對方就傷於劍下的成份，是十佔其九。

這是一個很精美的估算，景二公子把自己的生命也投了上去。

果然，楚小楓未想到景二公子會在第一招的交接之中，就發出內力，震斷長劍，使雙方同時陷入了死亡的危難之中。

景二公子在雙方長劍折斷之後，斷劍去勢加速，直刺向楚小楓的前胸。

楚小楓手中之劍，本來也指在景二公子的前胸要害，但在內力收回不及的情勢之下，劍勢也刺向了景二公子的前胸要害。

陳長青赫然驚叫。

但他已無法搶救了。

雙方的劍勢，都刺中了對方。

景二公子根本就沒有躲避的打算，楚小楓的斷劍，刺中了景二公子的前胸要害。

楚小楓却在千鈞一髮之中，施出了一種很奇奧的步法，忽然間，向旁側閃去。

但仍然晚了一步，斷劍刺中左肩。

景二公子一心想制楚小楓於死地，這一劍，用的力道很大。

斷劍直透後肩。

洞穿了楚小楓整個左肩。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工夫，陳長青，綠荷，黃梅，紅牡丹，全都奔了過來。

綠荷飛起一脚，踢向景二公子的小腹，黃梅，紅牡丹，却同時出手，扶住了楚小楓。

景二公子左手輕揮，撥開了綠荷踢來的一脚，冷厲的喝道：「妳要找死。」

他仍有着鎮懾三婢的餘威，同時，也被那橫裏擊來的一掌，震的右腿麻木。

這時，景二公子和楚小楓也都同時丟開了手中的斷劍。

陳長青橫裏一躍，擋在了楚小楓的身前，冷冷說道：「閣下的手段，很下流。」

景二公子前胸上插着一把劍，但仍然挺胸而立，看上去，神態中有一種淒厲的詭異。

他口齒欲動，似是有話要說，但却沒有回答陳長青的話。

楚小楓緩緩越過陳長青，左肩上，也帶着那柄斷劍，道：「景兄，可是有話要對在下說明。」

景二公子點點頭。

他極力避免開口，用動作代替。

楚小楓道：「好！你請說吧，兄弟洗耳恭聽。」

景二公子開口了，一張嘴，竟流出了一股鮮血。

那說明了他傷到了心脈要害。

只聽他語詞含混的說道：「你怎麼避開我那一劍。」

原來，景二公子惜言如金，不願說話，那是因爲他說話的機會，不太多了。

楚小楓說道：「我曾經學過五行大挪移的身法。」

景二公子點一點頭，又說道：「我自覺算的很嚴密了，但，仍然低估了你，不錯，五行大挪移……」

話未說完，人已倒了下去。

楚小楓輕輕呼一口氣，道：「景二公子，我實無殺你之心，你雖是我的敵人，但却是一個很可愛的敵人。」

景二公子已經閉上眼目，突然睜開，微微笑道：「楚小楓，謝謝你這句話，萬花園，千萬不可進去。」

楚小楓點點頭，道：「多謝指教……」

語聲一頓，接道：「景兄，萬花園中，是不是埋了炸藥。」

景二公子道：「是……」

這一個是字，似乎是用盡了他全身的力量，是字說出口，七竅湧出鮮血，氣絕而逝。

這一劍，刺中了他心臟要害，就算是大羅金仙，也無法使他復生還魂了。

楚小楓對着景二公子的屍體，抱拳一禮，道：「景兄，這一揖，聊表愧疚。」

右手抓着劍柄，拔下左肩的斷劍。

一股鮮血，激射而出。

紅牡丹取出金創藥，奔了過來，包紮了楚小楓的左肩傷勢。

陳長青輕輕吁一口氣，低聲說道：「好險毒的打法，江湖兇險，防不勝防，以後，你要特別小心了，……」

看看楚小楓的傷處，接道：「傷到了筋骨沒有？」

楚小楓搖頭，道：「還好，只是一點皮肉之傷。」

陳長青點點頭道：「楚公子，一半機智應變得宜，未傷到筋骨，也算是你的運氣了，這一劍的形勢，應該傷到鎖骨的。」

楚小楓笑一笑，道：「拔出了斷劍之後，晚進才知道運氣實在太好，這一劍未拔出之前晚輩也覺着這條左臂，十九已經殘廢了。」

陳長青道：「這大概就叫吉人天相了，本來，這一劍……」

他沒有說下去，笑一笑，突然住口。

這時，排教弟子丐帮弟子都已大批趕到，在前面設下了埋伏。

陳長青回顧了白梅一眼，接道：「白兄，看來，無極門還有重振雄風的一日……」

白鳳接道：「都要拜領老前輩之賜了。」

陳長青道：「那裏，其實，整個武林同道，恐怕還要沾你們無極門的光了。」

他言有所指，但却並未盡意。

沒有人接口，也沒有人答話。

楚小楓表現的太奇突，無極門中人，沒有人學過五行大挪移的身法，楚小楓是唯一的例外。

奇怪的是，沒有人去問楚小楓，白鳳沒有問，董川也沒有問。

這時，一陣陣濃烟，正從後山處，升了起來。

奉命放火的丐帮弟子，顯然已經發動。

陳長青緩緩道：「咱們也退後一些吧！」

這時，萬花園中，數十個抱着長劍的大漢，快速的奔了出來。

當先一人，身着白衣，冷冷喝道：「立卽給我站住。」

楚小楓停了下來，三女也都停下。

陳長青，白梅等，也都停了下來。

數十個劍手疾快的圍了上來。

白衣人居中而立，手握劍柄，道：「這個人是誰殺的？」

楚小楓道：「我！」

白衣人道：「抬下去。」

兩個劍手奔行過來，抬起了景二公子的屍體，回入萬花園中。

顯然，這些人，還不知道這萬花園中有很惡毒的埋伏。

白衣人道：「你叫……」

楚小楓道：「楚小楓。」

白衣人道：「你可知道，殺人償命這句話麼？」

楚小楓道：「諸位可是想替景二公子報仇麼？」

白衣人帶來的劍手，除了兩個人抬了景二公子的屍體入萬花園之外，尚餘二十八個劍手，分隨在那白衣人的身後。

冷厲一笑，白衣人抽出了長劍，緩緩地說：「不錯，咱們正要替二公子報仇。」

楚小楓道：「好！那諸位可以出手了。」

白衣人抬頭看去，只見丐帮弟子不下數十位，已各舉起手中的兵刃，準備出手。

除了丐帮的弟子之外，還有無極門中人，也都亮出了兵刃。

雙方已成劍拔弩張之勢，一場羣戰，一觸卽發。

楚小楓淡淡一笑，說道：「景二公子是我殺的，諸位如要替景二公子報仇，對我出手就是。」

董川大步行了過來，道：「師弟，你肩傷未癒，休息一下，這幾個人交給師兄吧。」

成中岳，宗一志，迅快的迎了上來。

楚小楓輕輕一笑，道：「成師叔，大師兄，你們不妨休息片刻，這一陣。暫時交給小弟如何？」

董川道：「師弟！你的傷……」

楚小楓道：「這不過是萬花園中的三流殺手，老實說，小弟雖然受了點傷，但自信還能應付他們。」

董川道：「我知道，師弟有此能力，可是爲什麼不讓我們出手呢？」

成中岳道：「是啊！小楓，就算你還有餘力，可是，我們都閒着沒有事啊！」

董川道：「師弟……」

楚小楓苦笑一下，道：「掌門人，成師叔，你們教過宗師弟那三招劍法沒有？」

成中岳道：「我已傳過他了，只不知是否已經練熟了。」

宗一志道：「小弟練熟了。」

楚小楓道：「那很好，你們要保護我，對付他們第一流的劍手。」

董川突然間若有所悟，道：「好，那就照師弟的意思，我們退後一些。」

當先向後退開。

連同丐帮中人也都向後退去。

白衣人冷眼旁觀，發覺了情形有異，冷冷說道：「楚小楓，你準備好了麼？」

楚小楓緩緩拾起一把斷劍，道：「好了，閣下可以叫他們出手了。」

他血流不已，雖然未傷到筋骨，但傷的亦不太輕。

老實說，在場之人，很多都想不明白，他何以要出手迎敵。

白鳳第一個忍不住，低聲道：「爹，你看小楓爲什麼要獨立迎敵，是稱强還是好勝？」

白梅道：「這孩子，作事一向神出鬼沒，連我也有些想不明白了。」

白鳳道：「爹也不知道？」

白梅道：「嗯，有一點想不通。」

白鳳道：「那我就叫住他吧。」

白梅道：「不！不要叫他，這孩子作事，有一點神出鬼沒的味道，老實說，連我也有些想不明白，但他必有深意。」

綠荷，黃梅，紅牡丹，全部亮出了兵刃，守在楚小楓的身側。

楚小楓笑一笑道：「綠荷，我用不着你們出手。」

綠荷道：「公子，我們……」

楚小楓道：「你們退後三步，等我落敗時，你們出手不遲。」

三婢互相望了一眼，緩緩向後退開。

楚小楓斷劍平胸，半側身軀，不時一皺劍眉。顯然，他的傷勢，還在疼痛。

忽然間，楚小楓側身而上，道：「諸位不出手，在下要出手了。」

白衣人冷笑一聲，長劍斜指，三個勁裝劍手，疾迎上來。三支劍，合圍楚小楓。

楚小楓斷劍落胸，突然一個快速轉身。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傳入耳際，楚小楓忽然間衝出了三個劍手圍困之中。

但見他身子連續轉動，人和劍渾爲一體，衝入了劍手羣。

那是奇怪無比行動，倏忽之間，已由劍手羣中轉了出來，閃到了綠荷等三個女婢之後。

搏殺忽然間靜止下來。

綠荷，黃梅，紅牡丹，都舉起手中的長劍，同時左手，也握住了暗器。

楚小楓忽然間，閃到了三人身後，使三人心中感到了很大的快樂，也使他們覺得責任的重大，無論如何，要保護好楚小楓，擋住對方合力的一擊。

那知事情竟然大出意外，靜寂如死的對峙之中，忽然間有二個劍手倒了下去。

這些劍手之間，分佈的距離，並不太遠，一個人倒下去，就會撞到了另外一個人。

但聞一連蓬蓬之聲，不絕於耳，數十個劍手，眨眼間倒下了一大半。

沒有倒下去的人，仍然靜立着不動。

陳長青，白梅，都看得楞住了。

董川，白鳳，成中岳，更是看得心中震動不已。他們想不出這是什麼劍法，這完全不是無極門的劍路。

再看楚小楓時，臉色却一片青白，傷口迸裂，鮮血沿着手臂流了下來。

白鳳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小楓，你又受了傷。」

楚小楓道：「沒有，只是舊傷迸裂，出了一點血。」

白鳳冷冷說道：「孩子，這本來不必你出手的，你爲什麼要出手？」

楚小楓低聲道：「我想試試自己的劍法，這一批殺手，該是他最弱的一批人。」

白鳳的臉色，仍然很嚴肅，緩緩說道：「小楓，你太逞强了，看看你的臉色……」

白梅和董川都行了過來。

楚小楓道：「晚輩遵命。」

轉身向後行去。

綠荷，黃梅，紅牡丹，緊隨身後。

楚小楓行約百餘步，在一株大樹之下，盤膝坐下，閉上雙目。

他實在很累，適才一擊，耗消去他十之七八的眞力。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急於趕往淮上，通知樊鍾秀逃避甘十九妹的追殺，窮一夜之功，將吳老夫人关繪在牆上的奇功異招，强記心中，以俟日後練習，吳老夫人見他已將奇功熟記，可見他去意已決，遂命吳慶送他離去。吳慶送走尹劍平返回茅舍，甘十九妹已率阮行等追到，吳老夫人因怒火攻心，失去平素沉着冷靜，自暴身份，引起甘十九妹殺機，吳老夫人雖具上乘功力，又自創出奇招異功，惜因病魔纏身，數度展出凶功怪式，均不能傷甘十九妹毫髮，由於情緒激動，瘦弱之軀，不停顫抖擺動……

玄功驚魔女

原是八面密封，無懈可擊的處身之招，却由於吳老夫人力道不繼，從而現出了破綻。

須知招法的運用在於本身功力爲後盾，雖有鬼神不測之玄妙招式，如無龍馬精力爲後盾，亦是枉然。

甘十九妹稱得上心思靈敏，目光更是明察秋毫，吳老夫人的衰勢一落眼底，自是不會錯過。

只見她身子猝然向前一撲，紫衣飄動，一朵雲似的向着吳老夫人身邊襲了過去。

她顯然早已看出吳老夫人內在功力之不濟，是以隨着前撲的身勢，聚凝了極爲猛銳的功力，以霹靂萬鈞之勢猝然向吳老夫人身前攻了過去。

果然，在這般猛銳的攻勢之下，吳老夫人頓時大現不支，怪嘯一聲，整個瘦軀遂即向後倒了下去。

絕着拯痴兒

甘十九妹自出道以來，所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其道理即在於她動手時的千變萬幻，思維之明斷，出手之神速，兩者一經配合，常是操勝制敵最有利的先機。

速度快極了。

一個身子向「倒，一個身子是往前湊，兩者滙合處，現場忽然捲盪起一片猛烈狂風——

倏地白色的劍光像是閃電般的亮得一亮。

吳老夫人發出了嘶啞的一聲怪叫——隨着她疾滾的身子，掌中鳩杖已點了出去。

雙方的招式看過去都微妙極了。

吳老夫人吃虧在於內功的不濟，否則這一式怪招當有可觀，然而眼前除了勉强尚能具有嚇阻的功用，甚至於連傷害對方都似難能。

那種出手的杖姿，確是美極了。

像是一條躍水的靈蛇，「噗！」一聲點中在甘十九妹右膝上寸許之間。

甘十九妹來的快去的更快，鼻子裏嬌哼了一聲，快出的身勢就像倒捲而回的浪花，霍地一個反翦，已飄出丈許以外，只覺得膝上一瘦，一連打了兩個踉蹌，差一點坐倒在地。

吳老夫人這一式「怒蛇行波」，原可以有十分制勝的把握，這一杖本意是奔向甘十九妹右膝之「犢鼻穴」，却吃虧在功力與臨場經歷之不够紮實，以致於失了分寸，「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否則一經點中了對方此一穴道，甘十九妹的這條右腿可就算是廢了——

然而眼前，却僅僅不過給與甘十九妹以短暫的痛苦而已——一刹間，她那張花容月貌般的面頰變成了雪也似的白，嬌軀亦情不自禁的起了一陣顫抖。

似乎是極爲短暫的一刹，她遂即又恢復了正常。

吳老夫人杖勢一經遞出，身軀幾乎是一般的快捷，鯉魚打挺般的自地面上躍起來。

可是，她却不能像甘十九妹那般的再能保持從容，瘦衰的軀體一連幌了幾幌，才算站穩了，大片的鮮血，由她左面肩窩部位淌出來。

甘十九妹的劍，顯然在她那個部位留下了半尺的一道血槽，傷勢雖說不重，可是看來却十分駭人，尤其在吳老夫人精氣兩疲之際，這一處劍傷加諸在她心裏的威脅，尤勝於外表之所承受。

「好個……賊丫頭……」

也許是由於這一劍，使她更加提高了警覺，打自內心起，對於面前的這個甘十九妹，再也不敢心存大意，甚至於充滿了驚悸。

她喘息得更加劇烈，手中鳩杖時高時低，變幻着不同的姿態，用以阻嚇甘十九妹再次的進攻。

老實說，甘十九妹確也對她心存了戒心，由於方才的一式出手，使她再一次的證實了對方這個老婆婆果然厲害，那些奇異的招式，確是她畢生見所未見，雖然自已在功力方面遠佔上風，是無可疑，但是對方這些鬼神莫測的招法，却也不得不提高警覺。

「吳嫗！」甘十九妹冷笑着：「妳已經嘗

過了我劍上的威力……下一劍也就是妳喪命之時！」

「妳……休想……」

吳老夫人咧着嘴，病情，劇喘，激動，使得她不勝狼狽，口涎不停的淌滴着，身子又開始不安穩的那麼幌動起來。

雖說如此，她已嚐過了敵人的厲害，再也不敢少緩須臾，一雙眸子狼鷹般地狠厲地向甘十九妹身上盯視着。

甘十九妹把對方這副樣子看在眼睛裏，情不自禁的現出一番從容。

她微微一笑道：「用不着這麼緊張，先止住了妳的流血再說！」

吳老夫人搖幌着身子却是不理睬她，她雖知自己失血不少，可是却知道再也不能分神兼顧。

一旁的吳慶却不禁悲從中來，猛地撲過去道：「娘——妳受傷了！」

吳老夫人一揚手中杖道：「滾開！」

吳慶身子一蹌，通通通一連後退了三步，險些爲母親鳩杖所中，他還是第一次看見母親發這麼大的脾氣，不禁嚇了一跳，有點手足無措的樣子。

「沒有出息的東西……」吳老夫人怒視着兒子罵道：「早先你要是肯認眞……練功，今天……爲娘何至於會受這個委屈……你……」

她一邊訴說着，情不自禁的落下了眼淚，那副樣子更見凌厲——

「到了這個時候，娘可顧不了你了！」吳老夫人眸子裏閃爍着凌厲的淚光，眼睛看向甘十九妹，却是向兒子說話：「小子——吳家可只有你這麼一條根……要死要活可全在你……好糊塗的東西！」

吳慶心裏怦然一動——他那裏會不明白母親的用心？只是一時之間體會不出來罷了，現在猝然爲母親一提，才忽然想到了事情嚴重。

一念之間，不禁使得他驚出了一身冷汗。

吳老夫人有意爲兒子製造機會，話聲一出，陡地身子向前欺近，掌中鳩杖呈「一」字形，直向着甘十九妹身上封了出去。

——這一招分明是屬於她的怪招之一，鳩杖一經遞出，形勢頓現不同，看上去雖然只是平列着的一根木杖，可是透過這根鳩杖的前後左右，俱都顯現出凌厲的一種殺機，這種感覺只有敵對的一方才能得以體會。

甘十九妹對她早已深具戒心，自不願再輕試其鋒——其實，在這一場戰鬥裏，她已穩操勝算，更不必非要與對方硬拚死活。

一念觸及，甘十九妹抱元守一，退立不動，耳邊只聽得呼！呼！兩聲杖風，吳老夫人的鳩杖緊擦着她兩耳邊旁落了下來……看上去却是險到了極點。

也不過只是這兩杖而已。

面對着甘十九妹這種沉着之勢，這第三杖她却是萬難揮出，非但如此，她更覺出格阻於甘十九妹正面的氣勢之外，不得不急忙退後。

甘十九妹仍然站立在原來地方，她雙手捧着劍柄，那口短劍閃爍出一片白光，除了她本身功力之外，這口劍更像是有斬金削鐵之利！

吳老夫人一顆心分作兩處，既要專注於甘十九妹的攻勢，更要爲兒子安全退身而分心！

偏偏吳慶並不能體會出母親的苦心，只作出一副難以取捨猶豫形像。

吳老夫人驀地閃身到了他面前，叱道：「來——爲娘護着你，只管走你的。」

吳慶遲移了一下，吶吶道：「娘……不走，我也不走。」

吳老夫人凌厲的目光盯着他正要喝叱，陡然面前人影一閃，甘十九妹已襲身過來。

一股强猛的氣機驀地切進來，甘十九妹掌中那柄短劍光芒乍吐，電光石火般的直向着吳老夫人身上捲到。

吳老夫人大吃一驚，左掌一推，把兒子用力的推出去，就勢鳩杖盤舞，叮噹！一聲，迎着了對方的短劍，足下「倒踩浮雲步」，一連向後面退了兩步，才把身勢站住。

只是甘十九妹的劍勢不止如此，這頭一劍只是個虛幌子，緊接着第二劍跟着出手。

只見她皓腕輕投，短劍却由手腕之下翻出去，一片劍光平掃而出，直削吳老夫人面首。

這連環雙劍施展得至爲巧妙，腕底現劍，更稱得上一絕，吳老夫人嘴裏「啊！」一聲，急切間左手一吐，身軀向下一彎——活像個彎腰的蝦米，右手鳩杖却反向背後一揹——

甘十九妹短劍已將得手，臨時改變了計劃，身軀翩然翻出，落向一隅。

她實在猜測不透，何以吳老夫人這些怪異的招式，却給自己於無形的威脅，自從出道以來，即使對付晏春雷一役，也不會這般一再失手，走過空招，甘十九妹顯然已被激起了一腔怒火。

吳老夫人雖說是逼退了甘十九妹的凌厲攻勢，可是看起來她本身却已是强弩之末。

這時候甘十九妹却又由她身子側面切身逼近過來。

隨着甘十九妹踏進的脚步，傳過來那種凌人的無形力道，頓時就使得吳老夫人大不輕鬆！爲了抗拒對方的內力攻勢，她不得不勉爲其難的提聚內力，這麼一來，使得她原本就空虛疲竭的身子益加難以支持。

二人只相峙了短短的片刻，吳老夫人頓時體軀搖幌不已，並且發出了咳聲。

「吳嫗！」甘十九妹冷笑道：「快把那個依劍平交出來吧！也許看在妳獻人的份上，我可以饒你母子不死，要不然，哼——妳心裏明白，妳還能支持多久？」

吳老夫人剔眉睜目，滿臉獰惡，却是一言不發，她在盤算着一招凌厲的殺着，如果這一招能够得手，雖不見得就能立斃對方於杖下，却足可以挽回自己的頹勢，立於不敗之地。

是以，在她諦聽甘十九妹語涉奚落的一番話後，根本未想到置答。

一旁吳慶眼見母親這般形樣，心裏大生恐懼，當時忍不住道：「甘姑娘且慢出手——」

甘十九妹冷眼向他一掃道：「你有什麼話說？」

吳慶吶吶道：「實不瞞姑娘說……妳要找的那個人，已經傷癒離開了這裏。」

甘十九妹神色微微一變，搖搖頭道：「不可能——」

吳慶道：「我說的是眞話，他雖然身中了你們的毒藥暗器丹鳳籤，可是我娘却把他救好了——」

「哦——？」甘十九妹目光轉向吳老夫人，臉色尤其駭異：「妳居然能解救我丹鳳門的獨門暗器……？簡直令人不可置信！」

吳老夫人聆聽至此，忍不住哼了一聲道：「信不信由你，畜牲！不許你再多說。」

甘十九妹把對方母子這番對答形像看在眼中，却已相信了八分，當下冷冷一笑道：「這麼說，那個依劍平確實並不曾死了？好吧！我姑且相信你們的話就是了，只是，這麼一來，我却是不能饒過你們母子，除非是你們能把他再找回來——」

眼神一偏，盯向吳慶，嫣然一笑道：「吳慶，你能找到他麼？」

話聲才落，耳聽得一旁的阮行忽地急叱一聲——値此同時，甘十九妹也察覺到了——

空中人影「呼！」的一閃。

吳老夫人蓄勢已久的一招殺手，終於在她

認爲適當時候施展了出來！——其勢絕快，快到令人不及交睫，在吳老夫人騰起的身勢裏，活像是疾風裏的一片烏雲。

甘十九妹面迎着對方凌人的身勢，動若脫兔的向着右面閃出了丈許。

雙方的勢子都算得上快到了極點——大片的力道在她二人身子猝然迎合時，迅速的向着四下裏擴散開來。

在吳老夫人揚起的衣角裏，鳩頭杖那麼沉實有力；畢直的抖刺了出去，其勢萬鈞，如蒼龍出海。

甘十九妹陡地花容失色，發出了淒厲的一聲嬌叱！——

人，杖接觸的一刹那，快同電光石火，但只見甘十九妹甩揚當空的一天秀髮，馬尾也似的散開着，驚嚇，凌亂，已使得她那張美麗的臉一時爲之扭曲了。

——就在那一雲，劍光再閃，依然是發自腕底，隨着甘十九妹揚起的一片單寒翠袖，一片血光，再次由吳老夫人腕臂間濺飛了出來。

緊接着甘十九妹的身子，有如旋地的陀螺，颼颼！一陣子疾轉，飛擲了出去！——

她已經難以再保持着從容的姿態，「噗通！」一坐倒在地！可是緊接着她手拍地面，足足把身子躍起來八尺開外，翩然如白鷺翼空，飄飄然落向地面。

吳老夫人的那一杖似乎又差之毫厘，雖不曾直接命中她的前胸，却將她身披的斗篷上貫穿了一個透明窟窿，非僅僅如此，杖上的力道已重重的侵入了她的體魄，設非是她本身內力充沛，再萬倖於吳老夫人的內力不濟，兩者倘失其一，甘十九妹已萬無命在。

——這一切怎不令她心膽俱寒。

反之，吳老夫人的功虧一簣，已使得她自身再也無反轉乾坤之能！她似乎已使出了全身之力，再也不可能有能力攻出第二招，甚至於退而求其次的來保全自己了。

這一招，設若在她病勢未曾發作之前，甘十九妹萬萬不能夠逃得活命，只由於本身內力的不足，而坐失了大好良機！非但如此，却反爲對方敗中求勝的劍勢所傷——吳老夫人之悲痛懊喪可想而知。

隨着她蹣跚跌出的足步，一頭白髮鬼也似的散了開來：「好賤人……」

只說了這麼三個字，只覺得眼前一陣金星亂冒，機伶伶打了個寒噤，乍然出了一身虛汗，那一層緊盤丹田的眞力，突然渙散了開來。

對於一個練武的人來說，這種現像不啻是死亡前的一種暗示，任何情況下「眞氣渙散」都顯示出「死亡將臨」！——吳老夫人乍然有感，不禁呆得一呆，遂即發出了一聲低沉的啞笑。

須知吳老夫人亦如甘十九妹一般，是屬於極聰明的那一類人，也只有具有她那種「大智」的人，才能在生死頃刻的關頭，愼於自處。

「丫頭……」她强自作出一副「强者」的姿態，打量着對方說道：「妳可知道我的厲害了……？」

甘十九妹目光瞬也不瞬的逼視着她，聆聽之下，她情不自禁的作出了十分淒涼的微笑——對於這個老婆婆，她無寧起自內心的感到欽佩。

只是她的「自負」，絕不容許向敵人示弱，她正在謀求取勝對方的招法，同時也在觀察對方可能的異動。

吳老夫人鳩杖點地，蹣跚的向前走幾步。

甘十九妹蛾眉一揚，抱劍前胸——

閃爍的劍氣，說明了她仍有極充沛的內力，可以隨時與對方作一番殊死週旋。

吳老夫人站住脚步道：「丫頭，警告妳，下一招，我絕不會再失手……妳小心着吧！」

然後，她掉過身子來，徐徐的走向吳慶身邊——

「來！」吳老夫人自恃着道：「跟爲娘進去，我不信誰有能力阻攔着我。」

說罷，怒視甘十九妹一眼，轉身向草堂步入。

吳慶巴不得與母親能卽刻抽身，當下答應一聲，緊跟在母親身後向前行進。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却不曾有何行動，腦子裏這一刹急轉如電——

她雖看出了吳老夫人的鬼詐，却一時猜不透她此刻的用心，再者她確實也領教了對方的厲害，對方既敢在自己監視之下，從容轉回，必然是有恃無恐，一個輕舉妄動，必將要吃大虧。

有了這一層的顧慮，甘十九妹儘管心存疑惑，却仍然按兵不動，未曾出手。

可是，她却也不甘心就這麼中了敵人的緩兵之計，當下輕移蓮步，向前跟進。

吳老夫人發覺到她跟過來，頓時止步，回過頭來冷冷的道：「丫頭——妳要再跟過來，可休怪我杖下無情！」杖勢一揮「呼！」一聲橫架當頭。

然而，畢竟她力道不濟，過份恃强，情不自禁的可就露出了破綻——

雖然只是小小的破綻，却也難以逃過甘十九妹精明的一雙眸子。

她發覺到吳老夫人舉起的那隻鳩杖微微顫抖了一下，就只憑這一點點小的現像，頓時使她感觸到對方的精力枯竭，立刻她臉上展露出勝利的微笑！

「强弩之末，吳嫗！妳還敢恃强詐人？」一面說着她繼續向前步進：「我倒要拆穿妳這個紙老虎。」

話聲出口，手中短劍猝然暴射出一片奇光，迅速的向着吳嫗身上罩落下來，也就在劍光罩體的同時，掌中劍已如同流星曳空般直向着吳老夫人頂門上飛刺下來。

這一招劍法奇猛，眞有飛虹貫日之勢，又如江河倒瀉，所謂「劍以氣行」，看起來却有不同凡響之勢。

劍勢的威力立刻就顯示了出來——

吳老夫人由不住大吃一驚，儘管她精竭力疲，面對着敵人這般凌厲的壓倒性殺手之下，却不能再假作鎭定，隨着她嘶啞的一聲呼叫，瘦弱的身子倏地倒翻過來，掌中鳩杖施出全身之力，作「乙」字形向上揮格出去。

若在平時，這種「乙」字杖形，配合着吳老夫人的特殊手法，必將會有十成的功力，然而此刻在她力竭三窮之下，不啻大大的減弱了它的威力——

只聽見「喳！」的一聲脆响，那支平素吳老夫人愛若性命的鳩杖，竟然被甘十九妹的短劍一折爲二。

劍光下瀉有若是飛捲而起的一片浪潮，白光一閃，緊接着血光乍現，吳老夫人身形一個快旋，巨鷹一般的飛了出去！——前胸部位，已爲甘十九妹冷森森的劍尖劃開了一道血口。

事實上，卽在甘十九妹落劍斬斷鳩杖之初；也就嚴重的傷害了吳老夫人的內臟！她原本就已經眞氣渙散，那裏還承受得住內外兼具的一擊？頓時忍不住嗆出了一口鮮血。

——可是她仍然十分倔强，她心裏惦記着一件要緊的事，絕不甘心在沒有完成之前，就此伏誅。

帶着一聲淒厲的怒吼，只見她陡地躍身而起，就像是瘋狂一般的撲了出去，就在她一雙斷杖力揮之下，已把「雙照堂」的兩扇大門砸了開來。

——緊接着這兩扇木門突地又沉重關上。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正要撲身上前，驀地面前人影一閃，吳慶已橫身攔在面前。

「妳……敢！」——

聲音裏充滿了無比的悲憤，他倏地抽劍在手，抖顫的語音，抖顫的劍身……顯示着此一刻他內心的驚悸與矛盾。

「哼！」甘十九妹烏油油的一雙眸子輕睨的盯着他：「怎麼，就憑你那兩手，還敢攔着我麼？」

「我……」吳慶大喝一聲：「我殺妳！」

寶劍一偏，「颼！颼！颼！」一連三劍，猛厲的向着甘十九妹身上攻了過去。

甘十九妹似乎根本就不當回事，甚至於她臉上尙還帶着一絲微笑。

在吳慶凌厲的三招劍勢之下，只見她「長身」「側身」「擰身」——不過是毫不起眼的三個動作，妙在這三個輕微的動作用以化解吳慶的劍勢，却是恰到好處！以至於吳慶所揮出的每一劍，看上去都似砍中，事實上却都是差之毫厘，緊緊擦着她的衣邊呼嘯而過！

三招之後，受招人若無其事，出招人却因一時用力過猛而收招不住，踉蹌數步才得拿樁站穩。

甘十九妹看着他，輕輕一嘆道：「你的功夫太差，比起你母親來，至少要差上七成！」

吳慶睜圓着眸子道：「妳——！」

足下一上步，當胸一劍直向甘十九妹刺扎過來。

這一次甘十九妹更是毫不在意，左手輕起，但憑左手三指，已拿住了對方的劍尖。

唏哩哩！一陣子寶劍顫抖聲，那口劍搖動的那麼厲害，顫曳出點點寒光。

「是怎麼回事？」甘十九妹那雙妙目睇着他道：「我看你的心意不專，這一劍比起前三劍來，更要差上許多。」

吳慶雖是瞪圓了眼，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張臉更是齊頸往上發紅，甘十九妹順勢向前一推，吳慶由不住通通通一連向後退了三四步才得站穩。

一旁的紅衣人阮行倏地舉杖怒聲道：「我殺了他。」

木杖一舉，正要撲上去，却爲甘十九妹反手抓住了杖身道：「慢着！」

阮行怔了一下道：「姑娘莫非還打算要留下他的活命不成？」

甘十九妹微微點了一下頭：「不錯，我是有這個意思，他現在還不能死！」

話聲方住，只聽得吳慶怒吼了一聲，再次撲了過來，掌中劍倏地高舉着，直向甘十九妹當頭砍下，——他如何能夠得手？

却見甘十九妹手勢微起，倏地駢指向前一指，吳慶忽地打了個哆嗦，遂卽定身不動，只見他瞠目結舌，一副木訥表情，敢情是被對方以隔空點穴手法點住了穴道。

遂見吳慶五指一鬆，掌中劍噹啷一聲跌落塵埃！他身軀僵直，一動不動，活似一個門神般的站在當場。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關照阮行道：「看住他。」

遂卽微微一笑，轉身重向「雙照草堂」那兩扇緊閉的門扉道：「不用說，那個依劍平一定藏在這裏了！」

阮行說道：「姑娘須愼防這個老婆婆的鬼詐。」

甘十九妹冷笑道：「她眞氣渙散，氣血兩虧，已是將死之身，還能有什麼花招。」

蓮步輕移，向前走進了幾步，忽地冷笑一聲，五指猝聚功力，驀地一掌推出，只聽見「碰！」的大响一聲，木門霍地被重力撞開，連帶着整個草堂都爲之搖動不已。

一股火光，由敞開着的門扉裏映射出來。

甘十九妹吃了一驚，身形微閃，飄向門邊，這才看清了草堂的一切——確是使她驚詫不已。

只見吳老夫人白髮散披，一身鮮血趺坐在草堂正中，環其身側左右四牆，俱都燃着熊熊的烈火，火勢向上蔓延着，大有席捲整個草堂之勢。

吳老夫人這番超乎常情的行爲，不啻使得甘十九妹大爲驚異，當時不假思索的身軀微搖，已閃身縱入草堂之內！——一股濃烟直撲向她的面頰，火舌更像是張開多爪的鱆魚，向着她身邊蔓延過來。

對於像甘十九妹這等身負奇功異術的人，這番火勢，也不禁令她大爲驚心。

首先，她閉住了氣息，使得驟撲面頰的濃烟不得進入，繼而默運玄功，將護身潛力急速的向外擴張着，頓時，撲向她身側四週的火舌，遂卽被逼得向後倒捲過來。

吳老夫人衣衫上已沾染了數點火星，開始燃燒——

當她目睹着甘十九妹這番作爲之後，亦不禁心生欽佩，發出了桀桀的一陣子笑聲——

「丫頭！」她嘶啞着聲音道：「莫怪妳能猖狂一時，果然有可恃之處……」

甘十九妹秀眉一剔道：「吳嫗，妳是在鬧什麼鬼玄虛？莫非想引火自焚？這又何苦？」

「哼！」吳老夫人道：「妳知道什麼？」

甘十九妹道：「姓依的呢？現在交出他來，妳還有活命的機會。」

「哼哼！誰希罕妳的憐憫！」吳老夫人無視於衣衫上火起，冷冷的道：「我老婆子若非是困於眼前的病勢，妳這丫頭又豈能是我的敵手？……」

甘十九妹心念着「依劍平」這個人，無心與她鬥口，正待反身退出——

吳老夫人忽然道：「妳來晚了一步！」

甘十九妹回過身來道：「怎麼？」

「因爲『依劍平』已經走了！」吳老夫人冷冷的道：「妳如果早來一天還能碰見他……現在妳再想找到他，可就勢比登天！」

甘十九妹道：「妳說的是眞的？」

「事到如今，我又何必騙你！」吳老夫人冷笑道：「我不妨再告訴妳，他如今已盡得老身眞傳，甚至於由於某些原因，來日他的造詣，更不知要高過我……多少，妳和妳那個老鬼師父的報應，可是到了。」

「哼！」甘十九妹冷笑道：「憑妳……？連妳自己還不是我的對手，又能調教出什麼了不起的弟子……？」

「妳要是那麼認爲，可就大錯特錯了！」吳老夫人心存必死，反倒獲得了心靈上的平靜，聆聽之下，她哼一聲道：「妳知道什麼……丫頭，妳且看來！」

一面說，吳老夫人的目光遂卽向四壁間掃視過去——

甘十九妹先時並不明白她言中之意，見狀遂卽跟着她的眸子，向着壁上看去。

一看之下，頓時令她吃了一驚，這才發覺到在一片濃烟烈火之後，也就是原有的牆面上，竟然繪製着一幅幅的怪異圖畫——

各式各類的奇怪圖面，充斥着滿滿四壁。

起先，甘十九妹只是心裏驚異而已，那裏知道，她正是像尹劍平一般，那種深具「靈智」智力之人，是以，當她目光在那些圖畫上一經逗留之下，頓時就感覺到一股莫名的强大無形壓力，霍然將她身形牢牢罩住。

這種奇特怪異的感覺，正與當日尹劍平初入草堂時的感覺一般無二，甚至於較諸尹劍平

前此的感覺更要凌厲而具十分肅殺——

須知當日尹劍平只不過是受困於四壁間一百二十八張圖譜的凌厲殺機，而今日甘十九妹卻更須面對着足以焚石爲灰的烈火焚身，兩者合一，會合而出無形攻勢，簡直是無以倫比。

甘十九妹登時嬌軀一陣顫抖，忽然間像是爲一幢無形的罩子罩住，那裏能移動分毫。

只不過極短的一刹，她已花容色變，全身汗下，嬌軀上下連連搖幌不已。

吳老夫人目睹及此，啞聲笑道：「丫頭——妳可看見了？老實告訴妳吧，這壁間一百廿八幅圖畫，乃是老身畢生靈性所創作的奇異招法，其中更有很多是專爲對付妳們『丹鳳軒』的特有招法和功力——這也就是妳爲什麼會感到特別痛苦的原因！」

甘十九妹登時心裏明白過來，自然大吃一驚，由於事發突然，再者那些功譜的凌厲，滲合着的無形殺機，更是驚心動魄，猝然加諸，眞有排山倒海之勢，以甘十九妹那等功力，竟然不得妄自移動寸步。

一種莫明的恐懼之感，刹時間侵襲着她，原是極具自恃冷靜的那顆心，也就情不自禁的活蹦亂跳起來。

吳老夫人目睹及此，由不住極爲得意的怪笑起來——

一片火花，起自她趺坐的身下，使得她本身已受困於烈火之中。

吳老夫人卻並不現出絲毫張惶，其實她早已抱定必死之心，而此番能夠運用機智把甘十九妹圍困在眼前火勢之下，她顯然得意極了，當然利用此一刻良機與對方講斤論兩，可就稱得上正是時候。

「甘明珠！」吳老夫人打量着她道：「眼前妳已被我威力無匹的暗藏殺機所鎭壓住——憑妳靈性智慧，也許不難化解脫身，但是……只怕那時妳將同我一樣，勢將早已葬身火窟——你上當了！」

甘十九妹心頭一震，由於這突如其來的殺機，來得過於厲害，使她心智分神，運出體外以抗拒火勢的功力自是相形見弱，四面湧至的火焰，幾乎已延至足下，甘十九妹一雙眼神只爲四壁間那些奇形怪狀的圖形所緊緊吸住，卻似不能兼顧其他方面。

吳老夫人雖在火勢蔓延之中，卻不曾絲毫亂了情緒。

她獰聲道：「丫頭，妳如果答應永不傷害我子，我即可指引你一條明路，立刻退出火場……妳可答應？」

談話之間，整個草堂內已蔓起了大片火勢，水火無情，任何人當此情況也鮮能自恃——

甘十九妹雖說是心具極智，絕頂聰明之人，只是在此性命俄頃，彈指攸關的一刹，也不由得不爲之驚心。

吳老夫人啞聲嘶道：「怎麼講——？妳當眞想死麼？」

甘十九妹只得點頭道：「好吧——我答應妳就是。」

吳老夫人乾笑了一聲道：「好——我們一言爲定，丫頭，妳是嚇昏了頭，只移開妳的一雙眼睛就行了。」

話聲方歇，一股烈焰，已把吳老夫人整個吞噬了，大股的火焰在她身上燃燒着，轉眼之間已把她燒成了一具枯朽，遂即倒斃當場。

甘十九妹諦聽之下，方自依言把一雙眸子移開，大片火焰已把四壁全部吞噬，畫面俱失，由此而滋生無形壓力，自然也就爲之解除。

頃刻之間，草堂已爲大火全部蔓及。

此刻不走，更待何時？

再也不容她有第二個念頭滋生，遂即閃身向草堂外面縱出，等到她身子於草堂之外，再同過頭來打量這所草堂，不禁驚嚇得面色大變，只見一股衝天烈焰直衝霄漢，整個草堂已是火海一片！能夠全身退出，當眞說得上是不可思議的異數。

現場響起一陣劈拍之聲，此時微有東風，風助火勢，更成無邊火勢，無數火星飛濺向正中草舍，使得原本無恙的整幢舍房，亦爲之同時火起。

甘十九妹甚感懊喪的嘆了口氣，嬌軀一閃，已來到呆立原地的吳慶面前。

火光熊熊，映照着吳慶的臉，顯得一片通紅。

他面對草堂敞開着的大門，是以草堂內所發生的一切，以及母親的引火自焚，他都看得極爲清楚，嘴裏雖不能言，心裏卻是十分清楚，兩行淚水情不自禁的奪眶而出，點點滴滴直由兩腮滑落在地。

甘十九妹目注着他，說道：「方才情形，你已看見，妳母親是自己引火而死，並非是我殺死！」

吳慶臉上除了悲傷外，並沒有什麼表情。

甘十九妹道：「妳母親既已身死，你我之間已無所謂什麼仇恨，我可以不殺你，不知你是不是還記恨着我？」

吳慶聆聽之下，情不自禁的翻起眸子向她看去——他雖然不能移動身軀和雙足，但是那眸子卻能傳神，就在他靈活的目神傳視裏，甘十九妹看不出他對於自己的深切仇恨，只是傷心而已！

於是她不再担心，舉手一拍，已把先時封鎖在他身上的穴路解開。

吳慶身子一幌，踉蹌跌出了幾步。

——他站定之後，看了甘十九妹一眼，似乎含有無限悲憤——只是卻說不上「切齒痛恨」，接着他遂即低下頭，痛哭出聲。

甘十九妹靜靜的看着他，等到他悲痛的情緒稍稍抑制住之後，才上前去：「我想你一定非常的懷恨我，當然這也難免——」

吳慶凌厲的目神，忽然盯視向她，作了一個憤怒膺胸的樣子，卻是說不出話來。

「哼！」甘十九妹道：「我當然無法阻止你的懷恨，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你能明白，我對你已經破格留情的，你就不應該再做出傻事來。」

吳慶恨聲道：「妳的臉美若仙女，可是妳的心卻是毒若蛇蝎，我眞恨不能親手……殺了妳！」

「你能麼？」甘十九妹揶揄的微微笑道：「即使我不還手，我看你也是不能，因爲你的心過於善良，雖然你外表看上去不失爲一個大丈夫，但是你的內裏卻過於儒弱！」

吳慶不禁怦然一驚——

這幾句話，顯然他並不覺得陌生，因爲在過去，他早已不止一次的由母親嘴裏聽過，此番話出諸於甘十九妹的嘴裏，怎不禁令他暗吃一驚呢？

甘十九妹那雙黑白分明，蘊含着無比智力的，瞳子繼續盯視着他的臉，冷冷的道：「————至於你形容我的心毒如蛇蝎——這句話可就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也許在某一方面，我所表現的遠比你更仁慈，只是有一點，我要告訴你，那就是我所行的是我所當行的，一經做過之後，我永不後悔！」

吳慶看着他，冷笑了一聲，這一瞬他腦子裏紊集着太多的凌亂，過份的悲傷，幾乎使他整個的思慮都爲之麻木，腦子裏除了眼前所見，簡直是一片空白！

——他搖着頭道：「我誰也不恨……只恨我自己……恨我自己！」

一面說着，他狠狠的把五根手指插進頭髮

裏，用力的抓着，整個身軀佝僂下來，「妳走吧……你們都走！都離開這裏。」

甘十九妹道：「我們當然要走，只是你也不例外——」

吳慶忽地一怔道：「我——？」

「不錯！」甘十九妹點點頭道：「你跟我們一塊走。」

「我——？」吳慶吶吶道：「爲什麼？」

甘十九妹道：「爲要找到那個依劍平。」

「找……？」吳慶莫明其妙的道：「找他爲什麼要我也跟着……？」

「當然要你……」甘十九妹道：「因爲你們母子有恩於他，據我初步對他的了解，這個人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他如知道你落在我們手裏，必然會設法營救你，那時可就落在我的掌握之中！」

吳慶呆了一下，嘆息道：「妳果然足智多謀！……我既然落在妳的手裏，也只得聽憑妳的隨意擺佈了。」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只要你明白這個道理，我也絕不難爲你，只要捉到了依劍平，我立刻就放了你。」

吳慶悵惘的看着一天的大火，頻頻苦笑道：「也只有這樣了！」

說完面向焚成餘燼的草堂屈膝下跪，默念着母親的音容，恭敬的磕了三個頭，遂即含淚站起。

甘十九妹點頭道：「倒看不出你還是個孝子，其實你母親已病入膏肓，即使沒有這一場火，她也捱不了多久，只可惜她畢生所研習的奇異武學，竟然隨同她的身子一併付之一炬，未免……」

嘴裏說着，她情不自禁的想到了繪於草堂四壁的那些奇功異招，以及自己初入被困時的凌厲殺機，更由不住對那些巧奪天工的奇異功譜，心存無限嚮往與遺憾——設若這些奇異的功力圖譜，能夠落在自己手上，假以時日，定成不世奇技，那時將不知更是一番何等氣勢！

想到這裏，素性自恃，冷靜用事的她亦不禁不生悵惘遺恨不已，忽然觸及那個依劍平，若照已死的吳老夫人口吻所說，分明他已得到了老夫人的眞傳，莫非這些傳授包括壁間的那些奇異功譜不成？

甘十九妹一經涉思及此，更不禁爲之一驚，越加的對逃離的尹劍平放心不下。

眼前火勢已由極盛而微，這片小小孤島上，除了眼前之房舍以外，別無可燃之物，是以一待房舍焚燒將盡，火勢也就自然快要熄滅。

一旁的阮行看到這裏，又上前向甘十九妹抱拳道：「姑娘起駕！」

甘十九妹這才忽然警覺，卻把目光移向吳慶，冷冷笑道：「吳兄請！」

吳慶無可奈何的感嘆一聲，遂即轉身向停泊在岸邊的那艘大船上走去！——

他有意快行幾步，不要足方邁動，只覺得一股冷森森的劍氣直由背後透衣襲來，由是遂即將腳步放慢，那股劍氣遂即又收了回去。

一行三人乃向船邊踱去，待臨近船前，阮行先舉步登向艙面，回過身來監視吳慶上船，吳慶只管低頭前行，一副逆來順受模樣！——

那裏知道，他早有見地，事先已想妥了退路，只見他一隻腳方向舟邊一踏，卻是暗聚眞力，猛地雙掌同出，直向艙前阮行身上猛擊出去。

當然，吳慶絕不能忘記身後的大敵甘十九妹，是以，雙掌乍一推出，整個身子凌空一個疾滾，「噗通」一聲大響，已翻落湖水之中。

這一着卻是運思的極爲巧妙，竟連身後大敵甘十九妹也被瞞過。

只聽她一聲清叱，玉手翻處，白光疾閃如電，緊緊擦着吳慶的衣邊斬落下去，雖是險到極點，卻並未能傷着他皮肉絲毫。

甘十九妹一劍落空，嬌軀跟着縱起，直向水面上落去，足尖在水面上輕輕一點，曲身探掌，只聽見「呼啦！」一聲，扯下了吳慶一片衣衫，卻並未能阻攔住吳慶入水的勢子，反倒濺了她一身水漬，緊跟着她挪動身軀，海鳥掠空般的落了船頭，起落之間，快若電光石火。

湖水清可見底，眼看着吳慶的身子，直似一條大魚般潛行於湖水之底，直向下流箭矢般的飛快消逝而去。

甘十九妹眼看着吳慶去勢如矢的身子，事出意外，不禁一時呆若木鷄。

阮行急忙叫嚷着，吩咐起錨，還想要追下去。

「來不及了！」甘十九妹苦笑道：「我居然也會看走了眼，這個混小子竟然會有這般俊的一身水功，實大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阮行呆道：「這都是姑娘過於仁心，其實剛才要是一劍把他殺死，也就不虞他逃脫！」

甘十九妹看了他一眼，冷笑道：「武林中人最重信義，我既然答應了他母親饒他不死，自不能背此信諾，我如果眞有心取他性命，方才那一劍即不會上來即走偏鋒，否則焉能會有他的命在？」

她微微嘆息了一聲，又道：「看來這個吳慶雖不似那個依劍平那麼可怕，卻也不可輕視……你可知道，這又是什麼原因？」

阮行一怔道：「卑職不知。」

甘十九妹輕輕哼了一聲，說道：「那是因爲他生就一張忠厚木訥的臉，其實他絕非是你我所想像中的那種笨人，而且，我覺得甚是失策！」

阮行道：「失策？姑娘莫非有懼於他？」

甘十九妹漠漠的點了一下頭。

阮行吃驚的問道：「什麼？憑他——憑他還能……」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道：「那是因爲在基本上，他已經穩站於不敗之地，他雖然絕非是我的對手，但是我爲了遵守對死者的諾言，卻永遠不得傷害於他……」

阮行點頭道：「姑娘所說甚是，這一點姑娘顯然是疏忽了，不過再給他十年二十年的功力，只怕他也難以是姑娘的對手，姑娘限於諾言，不便殺他性命，卻可以將他永世囚禁，不令復出，他也就一籌莫展；再也不得不利於姑娘了！」

甘十九妹看了他一眼道：「你知道什麼……方才我與那位吳老夫人對答時之一切，你可曾看見？」

「卑職看見了。」

「那就好！」甘十九妹冷冷道：「你可知我當時何以會受制於吳老夫人，進出不得？」

阮行搖搖頭，奇道：「姑娘不說，卑職也不敢問，當時卑職在外眼見姑娘進退維谷，面色蒼白，顯然在極度痛苦之中，這又是爲了什麼？」

甘十九妹輕輕一嘆道：「當時情形確是如此，天下怪事，無奇不有，唉——我之不死，也算是命不該絕！——人外有人，直到今天爲止，我才體會到這句話眞諦，果然不假……」

阮行一個勁兒的眨動着一雙白菓眼睛：「姑娘是說那個吳老夫人——？」

甘十九妹冷笑道：「吳老夫人說的不錯，假使她不是身罹重疾，我絕非是她的對手。」

阮行回想着先時與吳老夫人動手情景，不禁猶有餘悸的道：「那個老婆婆所施展的招法，確是古怪的很，眞是我生平僅見！」

「我也是一樣，」甘十九妹道：「你可知爲什麼？」

阮行搖頭道：「卑職愚蠢！」甘十九妹吶吶的道：「繪畫在草堂四壁的那些奇異圖畫。」

——一剎時，她已經想通了這其間的關竅，更由不住起自內心打了一個寒噤。

「那些奇異的武功招法，就是得力於那些奇異的圖畫！」甘十九妹忽然想明白了這層道理：「這個吳老夫人確是一個武林中罕見的奇人，她竟能造就出這麼多怪絕天下的奇異招式，不能不令人對她心存畏懼！」

阮行道：「可是她已經死了！」

「不錯！」甘十九妹陷於沉思之中：「但是她兒子還活着。」

阮行呆了一下，道：「姑娘是說那個逃走的吳慶？難道他學會了那些招法？……」

「當然沒有，」甘十九妹冷冷的道：「如果他已經學會了那些招法，今日你我何能取勝？我倒是不担心他，而是担心那個依劍平！」

「依劍平？」阮行神色一愕道：「他莫非已經得到了那個吳老夫人的傳授？」

「我心裏正是這麼想，」甘十九妹瞳子裏交熾着憂慮：「他是一個聰明絕頂，靈性甚高的人，果眞要是得到老夫人的傳授，日後勢將對我丹鳳軒構成威脅，才這是我所深以爲憂的事情！」

阮行吶吶的道：「姑娘說的太可怕了，這件事我看還不至於，依劍平來去匆匆，未見得就會學了多少，再者，吳老夫人與他冒昧生平，也未必會把一生心血所得，這麼容易的就傳授給他一個外人。」

「你說的不錯！」甘十九妹微微點頭道：「這個吳老夫人雖然與我第一次見面，我却能斷定她是一個工於心機，十分深沉精明的人，她當然不會一上來就對那個依劍平心存信任，只是最後依劍平必然會得到她的賞識，……唉！如果我判斷不錯，這個依劍平必然已得到了吳老夫人的垂青，……至於依劍平是否已學得了那些草堂秘功，可就難以想像了！」

阮行道：「難道那些圖畫所顯示的功力，眞是這麼厲害？」

「可怕極了！」甘十九妹回想着踏入草堂的那一刻：「那是一種武林絕無僅有的功力，是一種屬於心靈操縱，超越想像之外的至高功力！」

一剎間，她那張美麗的臉，變成了雪白顏色！

「我確信每一張壁畫裏，都涵蓄有極高的智慧結晶！」她的思維益見精細：「若非是那種具有大智，天生靈性的人，萬萬難以參透……唉……我如果能早一步發覺那個吳老夫人的企圖就好了。」

阮行也想通了，獰笑道：「姑娘說的不錯，那個老東西分明怕她死後，那些草堂秘圖，會落到了姑娘之手，所以才引火燒屋。」

甘十九妹冷笑道：「她當然是這麼想，哼——現在我們唯一的希望是這些秘功並不曾爲依劍平所習會，否則的話，日後當對我們極爲不利！」

阮行道：「姑娘，這件事情……該怎麼是好？」

甘十九妹莞爾一笑道：「眼前之計，只有先拿住了這個依劍平再說——」

「可是——」阮行怔了一下：「他到底是在那裏呢？」

「這個不難，」甘十九妹輕啓朱唇，現出了珠光白潤的一口貝齒：「經過了這些事情之後，我已經把他摸清楚了，我們到淮上去找樊鍾秀去，說不定在那裏會見着他。」

× × ×

天上下着牛毛細雨——

幾隻燕子呢喃着由眼前低飛過來——認着那一片低矮的竹梢剪翅掠過去。

似乎是天又要黑了。

再過幾天就淸明了，却不像有什麼春的氣息，風吹過來襲在人臉上，再沾上點雨星子，眞叫人受不了。

尹劍平騎在馬上，身上披着簑衣，身後的那口「玉龍劍」敲在鞍子上鏘鏘的响個不住。

淒風苦雨——對於一個孤行道上的人來說，實在是最苦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不健忘，這一陣子春雨，總該下了有十天來——換句話說，自從他離開吳家，登程上道以來，間關千里於鄂皖道上；這陣子雨就從來沒停過。

人是大病初癒，耐不住這沿途風雨泥濘，那張原本挺俊的臉，看上去可就憔悴多了。

在襄陽他花了五兩銀子買了這匹棗紅馬，馬販子吹噓說是有千里的脚程，那裏知道，第一日只走了百多里，這畜牲就差一點累倒了；往後尹劍平不得不加以小心，偏偏逢着那陣子永遠也不停的雨，牲口的四隻蹄子壓根兒就沒有離開泥濘，那股子蹩扭勁兒可就別提了。

在馬上他吃了個乾鍋餅，這會子可又餓了，胯下那匹「棗兒紅」更是不耐長途，不止一次的發出了嘶鳴聲，看樣子不找個地方「打尖」是不行了。

好不容易來到了一條碎石子鋪就的官道上，那匹牲口却只是就地繞着圈子，說什麼不肯再往前走，尹劍平無奈只好下了馬，才發覺到馬的前蹄不大得勁兒，敢情左前蹄的馬蹄鐵掉了。

可眞是倒霉！尹劍平嘆息一聲，一隻手拉着馬，往前道上觀望了一下，似乎不遠處有個鎭市，酒招子迎風招展，今夜住的問題大概是不用發愁了，猛可裏——

身後陡地响起了一陣馬蹄聲，一匹駿馬霍地自岔道拐出來，來勢奇猛，馬上漢子喝叱一聲，人馬看是收不着勢子，直向着尹劍平身上衝闖過來。

尹劍平方自聞聲，對方人馬已向着自己側面撞來——

馬上漢子三十左右年歲，濃眉大眼，鼻直口方，下巴上留着一綹子短鬚，襯着魁梧的一副身材，眞是好一條漢子。

這人背揷長劍，頭頂着一頂荷葉捲風帽，身上披着一領紫色長披，胯下倒與尹劍平一般騎着一匹「棗兒紅」，只是却遠比尹劍平這匹馬神氣多了。

看樣子人馬行了不少路，那漢子一身漂亮的衣帽，全部爲雨水浸濕了。

馬上漢子想是來得過於猛疾，臨時收韁不及，却將一腔怒火發洩在擋道的尹劍平身上。

「小子——想死麼！」

嘴裏一聲喝叱，右手一掄，手上馬鞭子沒頭蓋臉的直向着尹劍平抽了下來！

事發突然，尹劍平禁不住大吃一驚，那匹「棗兒紅」更是唏聿聿長嘯一聲，霍地人立前蹄，這當口對方人、馬，連同着那根抽下來的鞭子，一股腦的全部招呼了過來。

尹劍平乍見之下，按馬騰身，陡地一個翻滾之勢，「呼！」的掠向側面，就勢力帶馬韁，把馬頭拉回三尺來——就憑着他這一手應變之勢，總算避過了一場看來無法避免的傷難。

紫衣漢子人馬有如狂風般的直衝出丈許以外，才算收住了前奔之勢。

紫衣漢子倏地回過臉來，原是十分暴怒的臉色，突然化爲驚異，只把一雙朗朗神采的眸子睜大了；看向尹劍平，却又冷冷一笑，二話不說的遂即帶馬疾馳而去。

尹劍平老大不高興的趕上了一步道：「喂——回來——」

一連喚了兩聲，對方却是頭也不同去了。

尹劍平原想跨馬追上去，看着那匹不爭氣的馬，却也是無可奈何，平白的生了一肚子氣，更是有說不出的懊惱，只得拉馬繼續前行。

天越加的黑，雨似乎又下大了。

前面有一片燈火，照耀着一處小酒店，棚子下拴着十來匹牲口，尹劍平就走過去，左面不知是一個什麼衙門，告示牆上貼着有一塊告示，很多人撐着傘在那裏看，並且討論着。

尹劍平拉馬來到近前，他體魄高大，不須要擁進去就可看見，在兩盞油紙燈籠的映照之下，那一塊鮮紅的緝拿告示，像是才剛貼上去，却已被雨水打濕了，紅紙黑字都走了樣，只是却可以依稀認出。

告示上寫的是：「重金賞緝！查獨行大盜雲中鶴一名，武技高强，作案纍纍，爲欽命要犯，前經通緝在案，潛匿年餘，輾轉鄂皖，猶不改舊惡，復於廬州，桐城，蒙城，鳳陽各處，頻留盜跡，官民受害至劇，特定重金賞格如下：通風報信，一舉將該寇成擒者，賞白銀一百兩，擒獲送官者，賞白銀五百兩，告出至緝獲期內均爲有效，盼八方豪士，共襄義舉，置金以待，絕不食言，年，月，日。」

尹劍平心中微微吃一驚，有關這個「雲中鶴」的盜號，他倒是曾經聽說過，據他所知，這個人武技精湛，經常出沒於京畿要地，爲一獨行巨寇，告示上所書「欽命要犯」，倒也並非誇大，想不到此人竟然會來到了皖境爲害地方，却是未曾想到的事情。

看告示的人在紛紛議論着，還有很多人老遠冒着雨走過來。

尹劍平看所貼的告示月日，正是今天，也許就是剛才不久，那些字跡很快的已爲雨水冲刷不清，後來的人已難以看清。

對於本地善良百姓來說，這可不啻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是以立刻就引起一陣喧嘩。

尹劍平却對這件事沒有什麼興趣，看那出告示的官衙，是鳳陽府的落署，他心裏倒是鬆了口氣，猜想着已來到了鳳陽地面。

人家往裏面擠，他却是往外面出，又拉着一匹馬，好不容易擠出了人羣，却見四面八方得訊來觀看告示的人還着實不在少數，裏三層外三層，把這個地方圍了個風雨不透。似乎「雲中鶴」這個獨行大盜，早已深爲人知，是以才會有這番聳動。

尹劍平拉馬來到了那個小酒館前，一個披簑的毛頭小夥計跑過來，一面高挑着燈道：「客人要住棧麼？」

尹劍平問：「這裏是什麼地方？」

小夥計道：「這是臨淮關，再向西百十里，可就是鳳陽了！天又下雨，路又滑，客人你休息一夜明天一早再起程也還不遲。」

尹劍平點點頭道：「好吧，我這匹馬該釘馬掌了，這裏有地方麼？」

「有有。」小夥計龇着牙說：「小號裏就有人專釘馬掌，客人你大概也餓了吧？先是吃點東西吧！」

就這樣，尹劍平就被讓了進來。

小酒館亂哄哄的倒是上了個滿座，前面賣吃食酒菜，後院有兩排房舍，權作客棧，有個挺動聽的字號叫「鳳凰窩」，買賣不大，生意可是好得很。

這裏地當淮河流域，民性剛强，歷來多英雄豪傑，語言亦流行北方官話，店東像是一個回子，販賣的各項吃食以牛羊肉爲主，包子餃子一應俱全。

尹劍平把牲口交給了那個小夥計，却把馱在馬背上的一副行囊長劍帶在身邊，在滿堂亂哄哄的喧嘩聲中，被接引在角落的一個座頭上坐下來。

——這個座上原有兩個客人，一個四十上下，另一個却有五十開外，看樣子像是本地人，地方小人多，大家都意存將就，誰也不會見怪。

尹劍平告了擾，在靠邊的一個位子坐下來，隨便點了兩樣菜，要一盤包子，再來一壺酒，這才把身上的簑衣脫下來，連同隨身的行囊寶劍一併放在板櫈上。

同座的二人酒菜都用着的不多了，每人睜着一雙發紅眼睛，話也就不打一處的出來了。

四旬左右的那個人，打着一口濃重的皖北腔調道：「雲中鶴來到了皖北，我們這個地方以後可沒好日子過了！」

五旬左右的那個人嘿嘿一笑，齜着牙道：「你怕個什麼？咱們兄弟是『豆腐拌小葱——一淸二白』，要錢沒錢，要人沒人，你就是拿八抬大轎去接他，他也不會光顧到你我頭上，是不是？」

一面說，這個人拈着下巴上的一綹山羊鬍子，很是幸災樂禍的吃吃笑着。

四旬漢子睜圓了眼道：「話可不能這樣說，你我兄弟固然是用不着發愁，可是『人不親土親』，別人倒楣，我們臉上也不光彩！」

「算了吧！」山羊鬍子搖着手道：「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憑你我那個手兒，你還想揷上一手是怎麼着？」

四旬漢子赫赫一笑，看了尹劍平一眼，倒也不心存忌諱：「老大——」他聲音略微壓低了：「你看了告示沒有？五百兩呀！」伸出了一個巴掌：「五百兩銀子，可不是個小數目呀！怎麼樣，老大，只要你點頭，我們哥五個可全聽你的，眞要是抓着了雲中鶴那小子，咱們哥五個這個臉兒可算是露足了！」

山羊鬍子嘴裏嚼着菜，斜乜着一雙老鼠眼，滿臉不屑的道：「算了吧你，老三，別平常伸胳臂抬腿，自己以爲挺不錯的，哼——不是我說一句自己洩氣的話，憑我們這五塊料還想抓雲中鶴？哼！我看連井裏的蜻蛙也抓不着一個——」

四旬漢子瞪眼道：「怎麼，雲中鶴他不是人？他媽的，他有三個腦袋六個胳膊？」

「雖沒有三頭六臂，也差不了多少！」

「我就不服氣！」四旬漢子像是動了肝火：「他要眞有功夫，幹嗎不在京裏呆着，還至於被人攆得像條狗一樣的東逃西竄，來到了我們皖北？」

「哼！」山羊鬍子冷笑着道：「你聲音放小一點好不好？吼個什麼勁兒！」

四旬漢子看了座上的尹劍平一眼：「怕什麼，雲中鶴的事誰不知道？他小子不來便罷，要是眞來了，我還眞要碰碰他！」

「你呀！算了！」山羊鬍子撇着嘴，奚落的道：「你要是眞敢動，我把你好有一比。」

「比作何來？」

「肉包子打狗——你是有去無同。」

四旬漢子翻着兩隻紅眼，看樣子眞像是立刻就要與他這個拜兄翻臉。

山羊鬍子一隻手捋着鬍子，冷冷的道：「兄弟，你不要不服氣，我說個人你聽聽。」

「誰？」

「鳳陽府的『一劍驚天』尉遲太爺比你怎麼樣？」

這一句「尉遲太爺」起碼驚動了三個人，——四旬漢子，尹劍平，還有隔座上的一個年輕秀士。

四旬漢子是震於「一劍驚天」尉遲太爺的英名。

尹劍平是正中下懷，因爲他此來鳳陽，就是爲了找到那個叫「尉遲蘭心」的姑娘，好將拜兄晏春雷臨亡前託囑轉告，是以乍然聽到鳳

陽府有一個「尉遲太爺」，焉能不爲之心動？

至於隔座的那個年輕秀士，他爲什麼有所驚動，可就不得而知了。

既稱「秀士」，當然模樣兒長的不賴，唇紅齒白，儀表斯文——看過去頂多不過十八九歲，頭上戴着一頂讀書人的方帽，身上穿的是一襲雨過青的儒衫，眉長目秀，凝神顧盼之間，透着精明透剔，鮮見一種年輕人氣緻！——

他正在吃一碗麵，當他聽到「尉遲太爺」時，那雙眸子可就情不自禁的向着隔座的羊鬍老人注視過去。

四旬漢子在一驚之後，才接上了山羊鬍子的話，嘿嘿一笑道：「尉遲太爺當然是我們地頭上的第一把好手，兄弟怎麼能夠比得上！」

山羊鬍子瞇着一雙細小的眼睛冷笑道：「你知道就好，哼哼，這地方誰不知道他老人家掌中的一口『雷音劍』，和囊中的十二粒『七寶珠』，就是走遍了皖省全境也沒有第二個敵手——」

「怎麼樣？」四旬漢子有點莫明其妙：「尉遲太爺固是一世英名，可是又與那個雲中鶴有什麼聯帶關係，老大，你說這些幹什麼？」

「當然有關係。」

山羊鬍子乾了面前滿滿一杯酒，臉上帶着一絲傲然，也許他即將要說出來事情，並不爲外人所知，是以未說之前先就有幾分神秘——

尹劍平低頭用餐，只是一雙耳朵却在細心傾聽。

年輕秀士更是斂聚目光，分外留神。

山羊鬍子這才慢吞吞的壓低了聲音道：「兄弟，還不知道麼，尉遲太爺栽了！」

「栽：：栽了？」四旬漢子顯然一驚：「栽在誰手裏？」

「還會是誰？」山羊鬍子冷笑道：「就是你我剛才談到的那個雲中鶴。」

「啊——？」四旬漢子睜圓了眼：「竟會有這種事？」

尹劍平慢慢斟了一杯酒，端起來飲着，借以掩飾他的留神傾聽的那種不自在。

青衣秀士白皙的臉上，微現忿容，更加全神貫注，山羊鬍子雖然把聲音放低了，却不能逃過以上兩個人的耳朵——

「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山羊鬍子挑着他那一雙黃焦焦的老鼠眉毛：「可是千眞萬確，你知道吧！尉遲太爺的傳家之寶『鎖子金甲』失竊了！」

「眞的——」四旬漢子怔了一下：「你是說尉遲太爺的那件家傳寶衣？」

「誰說不是！」山羊鬍子冷笑着說道：「你知道是誰下的手？哼，我告訴你吧——雲中鶴！」

「啊——？雲中鶴他眞有這麼大的膽子，居然動手動到了尉遲太爺的頭上。」

「怎麼不敢？」山羊鬍子道：「還有一個傳說——聽說尉遲太爺還跟雲中鶴照了臉！」

「照臉」就是「見面」的意思，尹劍平懂得，那個青衣秀士也懂得。

四旬漢子驚訝的道：「動了手？鎖子金甲可曾追回？」

「哼：：追回來？」山羊鬍子凌聲道：「老爺子差一點連命都賠上了！」

「會有這種事？」四旬漢子頓時呆住了：「難道說憑尉遲老爺子那一身能耐，居然會不是那個雲中鶴的敵手？這太不可能了！」

「事實確是如此，」山羊鬍子慢吞吞的道：「聽說這個雲中鶴年歲不大，却有一身極好的功夫，他有一手『鐵琵琶功』，聽說走遍大江南北未曾遇見過敵手，尉遲老爺子也許是上來輕敵大意，竟然吃他捏碎了肩骨，現在是半身不遂，拖着一條胳膊！」

「好小子——雲中鶴他小子，眞有這個本事？」

「絕錯不了！」山羊鬍子道：「據說尉遲太爺連傷帶氣，足足病了有一個月，現在已是一個標準的廢人了！」

話聲一頓，他轉看了那個青衣秀士一眼，却也發覺到了尹劍平的留神傾聽，樣子有點不大得勁兒，用手在臉上抹了一下，剛想要推杯站起。

尹劍平見他樣子像是要走，忍不住抱拳道：「老兄請了——」

山羊鬍子人一笑，道：「豈敢！朋友有事麼？」

四旬漢子怔了一下，像是忽然發覺到座上還有個外人似的，只是傻不龍冬的看着他。

尹劍平向二人抱拳道：「適才聽二兄說了許多，足使茅塞頓開，失敬，失敬！尚未請教二位大名是——？」

四旬漢子赫赫一笑正要答話，那個山羊鬍子却立刻搶答道：「不敢，不敢，在下姓李，名秋奎，這是我拜弟胡順，剛才說的話無非是道聽途說，信口雌黃，朋友你聽過好比馬耳東風，一笑拉倒，千萬不要較眞——」

話聲略頓，遂即向那個叫胡順四旬漢子道

唐漢强舊金山稱霸

賴嚴霜・文

近年在港九兩地拳風最盛的是詠春，其次是蔡李佛，至於羅漢門，雖然有些高手座鎮，仍非滿門桃李，反而在舊金山却有許多僑胞學習羅漢門的，有一個武林高手姓唐，叫做唐漢强，他的誼父易卓然，正是孫玉峯的嫡系門徒，故此，他能夠把羅漢門的絕招傳給誼子唐漢强，使他在由金山稱霸。

現時唐漢强仍然在舊金山設館授徒，至於他會得開館教授武功，那是非常偶然的，事實上那時他只是在舊金山讀書，白天到校攻讀，晚上練武，故此，很少人知道他懂得打功夫，他學習的是無綫電，有時在學校裏面研究電學，那一晚就不再練武，因此，他實在不會招忌的，偶然有一次在無綫電學校裏面攻讀的一個僑胞，姓張，單名一個轟字，就快要跟同校的空手道同學比武，自問沒有把握取勝，久仰唐漢强精於拳技，急求他指點幾下散手。張轟當晚學習過羅漢掌，三日後登台比武，居然把一個學過兩年空手道的同學擊倒，他無意中把這件事情說出來，盛讚唐漢强的羅漢掌出色，不但學習多年，必有成就，即使學習了一晚，也有機會取勝，這樣子的說話散佈到外邊去，便引起別個地方學習空手道的青年登門求見。

那兩個人也是僑胞，不過學習日本的空手道而已，唐漢强當時不肯應戰，後來因爲對方苦苦懇求，自稱不了解中國功夫與空手道有何分別，互相印證，不管誰勝誰負，也是不成問題的。那時唐君仍未設館，心裏暗想，自問確有把握取勝，假如打輸，也是無傷大雅的，於是，在無綫電學校的球場比賽，分別跟兩人交手。

他施展羅漢門的絕招，封住對方的拳脚，使他們無法把空手道的劈空掌以及脚刀施展出來，那兩個青年當時認輸，後來却不服氣，打電報到東京通知他們學過空手道的教師，請求這位教師到舊金山跟唐漢强交手，於是展開另外一場龍虎鬥。

唐漢强實在料不到對方如此重視打贏打輸，因爲三日後有一個中國的僑胞鄭某由日本來，登門拜訪，自稱兩個門徒輸給羅漢拳希望唐君互相印證，彼此都是中國人，輸了也不成問題。既然對方如此重視此事，唐漢强無法拒絕，便即展開拳脚，跟鄭某過招。

唐漢强練習羅漢門多時，步法靈活，而且他躲閃的身形手法非常熟練，拳法如箭，一攻一守，都是第一流的架式，雖然鄭某精於空手道，互相撞擊，一時之間，仍未分出勝負來，連續二十五分鐘後唐漢强看準機會，貼身發拳，用一招羅漢捶擊中對方的腰部，剛剛打中氣門，鄭某渾身發軟，無力再戰，只好認輸。

事後唐漢强查悉，初時與他搏鬥打輸了的兩個青年只是空手道三段，

後來跟他搏鬥二十五分鐘然後打輸的鄭某，却是五段以上，因此使他對中國功夫的信心大爲增加，寫信回港對誼父易卓然說知此事，認爲連續幾次搏鬥，勝來似乎有點僥倖，只是因爲中國功夫的拳套很多，每次練習，總是超過半小時，每天練習兩次，等於天天搏鬥，氣力較長，因此取勝，嚴格點說，實在沒有必勝的把握。

這封信雖然寫得如此謙虛，但仍有些地方値得自傲的，由此使他發生一個概念，可能設館授徒，使羅漢門的拳技在舊金山發揚光大。

既然他有這個觀念，後來師傅兼誼父的易卓然寫信給他，認爲他可以自行開館，免得辜負師傅和師公的苦心栽培，因此，他就在舊金山設館。

當時稱做唐館，專教羅漢門拳技的就是他，不料他剛剛設館三日，就有一個鬥牛勇士到訪，他是西班牙人，喚做加力多，一向在舊金山設館，門徒不少，由於他的門人告訴他，附近有一個姓唐的人開館，身型並非高大，僅有五尺四寸半，似乎體重不會超過一百三十磅，因此使他發生反感，認爲此時此地，不能夠讓任何一個人妄談中國功夫，就設館授徒，於是登門挑戰。

那時唐漢强已經設館，當然不會退讓，但却對他說知，他所學習的拳脚實在沒有根基，一打就輸，因爲他是正式設館授徒，打輸了就面目無光，加力多聽了，冷然說：「我來挑戰並非求贏，只是求輸，我反而希望你用中國功夫把我擊倒，如果有這種事情發生，我立刻關門，不再授武，變成你這間武館的學生，我門下原有的學生，全都移到這邊來，讓他們學習中國功夫。」

既然他這樣說，不但向唐漢强挑戰，而且向中國功夫挑戰，唐漢强無法拒絕，便即依言應戰。

兩人擺開架式，剛剛交手，唐漢强就使用他苦練七年的羅漢門絕招「閃步一捶」，那一招打得相當古怪，閃過一步，就發一捶，如果那一捶擊中對方，幌了一幌，就會繼續吃拳頭，鬥牛勇士加力多吃了一拳後，閃電般連吃三拳，不能不服，他的性格爽快，立刻投身於唐漢强的門下，而且把本人的武館結束。

經過這一次，兩個拳師會戰之後，唐漢强的名氣就响起來了，那時他只有二十六歲。

唐漢强能夠把羅漢門的招式打得出色，除了本人苦練拳技之外，還因他拚命學習一個「快」字，一秒鐘他能夠連發六拳，拳拳有勁，而且一分鐘繼續發出，可以在一分鐘之內打二百七十六拳，每次發拳即時閃開，閃後再發另外一拳，這是他的看家本領，亦即羅漢門的絕招：「閃步一捶」，他能確確實實把這一招打得出來，剛是鬥牛勇士尅星，故此一戰揚威。

唐漢强是易卓然師傅的誼子，至於易卓然，他本來投身於黃嘯俠學習羅漢拳，後來透過黃嘯俠直接跪拜師公，向孫玉峯學習，故此，他的武功並有黃嘯俠與孫玉峯兩家拳脚，後來傳到唐漢强，唐漢强又把拳種略加變化，主力仍是羅漢拳，實則兼有蔡李佛的招式在內，故此打得更爲出色。

何以羅漢拳跟蔡李佛拉在一起呢？原因是黃嘯俠的影响，因爲黃嘯俠沒有投身於羅漢門之前，在蔡李佛的拳師李恩門下學習多時，那時他叫做黃鶴，後來他跟羅漢門的掌門人孫玉峯過招，到處給對方克制，於是改投羅漢門的門下，話雖如此，他的拳術根底仍是蔡李佛，故此，他雖然是孫玉峯的首徒，拳脚方面，仍有蔡李佛的招式在內，偶然有機會便把它施展出來。

中國拳術變化多端，能夠在一個門派之內加進別個門派的優點，當然是更加有威勢了，難得唐漢强如此苦心求學，除了把兩大門派的拳術融合爲一個整體之外，還苦練出拳快速，他認爲西洋拳的優點就是一個快字，一邊發拳，一邊跳躍，不能不說那是一種特色，値得模仿。橫竪羅漢門有閃步一捶這一招了，它跟西洋拳的拳法極端相似，索性苦練發拳快速，他的羅漢門本身拳脚加入蔡李佛的靈活招式，再加西洋拳的發招方式，愈打愈快，使他能夠在舊金山站得穩。

：「老三，咱們也該走了，招呼小二算賬。」

胡順答應一聲，正要站起，却被尹劍平按住道：「胡兄小待，容小弟敬一杯水酒，尚有事求教！」

胡順看了旁邊拜兄一眼，朗笑一聲道：「這就不敢當了，兄弟你大名是——。」

尹劍平道：「在下姓尹，此來鳳陽乃是訪一個朋友，萍水相逢，也算有緣，小弟敬二兄一杯！」

說罷雙手舉杯以向，二人互看一眼只得舉起杯來，彼此乾了一觥。

那個叫李秋奎的山羊鬍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尹朋友你大概不是本地人吧？」

尹劍平道：「不錯，小弟是冀北人氏，此來鳳陽，乃是訪一個朋友，不意連日下雨，一路就擱了多日，至今才來到了臨淮關。」

「噢噢！」李秋奎道：「是呀，這一場雨，足足下了有半個月，今年的莊稼倒是不愁沒有水了！」

叫胡順的那個四旬漢子道：「尹朋友你要找的那個朋友姓什麼可曾找到了？」

尹劍平道：「還沒有，小弟正要請教！」

胡順笑道：「請教不敢當，你那朋友在鳳陽只要略有聲名，我兄弟萬無不知之理——請教貴友大名怎麼稱呼？可是住在鳳陽？」

尹劍平方要答話，只聽見隣座一聲「算賬」。那個青衣儒衫秀士已自位子站起來。

由於秀士所坐之處，正好與尹劍平相對，二人雖非相識，却顯然都係卓然不凡之輩，也曾有過幾度眼上來往，此刻其中之一站起欲去，另一人多少有點悵然惜別！尹劍平正待說出的話，未免頓了一頓。

留有山羊鬍子的李秋奎一眼看見道：「怎麼那位相公與朋友你是一路的麼？」

「啊——不不……」尹劍平頗似孟浪的道：「我們並不相識——」

於是又拾回先前欲說的話題道：「小弟此去鳳陽要找的人，亦是位覆姓尉遲前輩——」

那一旁站起算賬待離的青衣秀士，聽到這裏，忽然面上微微一驚，雖是故作矜持，一雙眸子亦情不自禁的向着尹劍平看了一眼——

此刻算賬的小二已跑來，那秀士嘴裏却輕輕的吐出：「清茶一碗。」

說了這四個字，他可就又坐了下來。

「複姓尉遲——？」胡順道：「朋友你要找的莫非是尉遲太爺？」

「這個小弟就不知道了！」

胡順道：「你那朋友大名怎麼稱呼？」

「這個——」尹劍平略似汗顏的搖搖頭：「小弟也不清楚，不怕二兄見笑，小弟因來得忙，對於這位父執前輩的名諱，竟是記憶不住，眞是荒唐之至！」

「這可就難了！」李秋奎一隻手捋着山羊鬍子：「鳳陽城北，複姓尉遲的人家，總有百八十戶，老弟你如果說不出那位前輩的名諱，那可就麻煩了！」

尹劍平倒是沒想到有此一差，不禁登時楞了一楞！

胡順道：「你那位前輩可擅武麼？」

「這個——」尹劍平點頭道：「擅武。」

他所以這麼猜，是因爲想到拜兄晏春雷乃是武林世家，那麼所結交之人必係武林中人。

「噢！」李秋奎點着頭道：「那麼就是北楊村的人了，北楊村的人都擅武，不過也有十來戶人家，尹朋友，你要找的莫非就是方才我們說的那位尉遲太爺，尉遲老劍客麼？」

尹劍平輕嘆一聲道：「這個小弟尚不敢斷定——」

胡順一笑道：「你乾脆說找這位朋友有什麼事吧！」

尹劍及微微一頓道：「是——這個小弟一時不便啓齒。」

——一隅，那青衣秀士格外的對他加以注視，那雙眸子咕咕嚕嚕只在尹劍平身上轉個不休。

胡順呵呵一笑道：「這個，請恕我們帮不上忙了——」

尹劍平忽然想到了關鍵所在：「有了——小弟雖然一時糊塗，記不起那位父執前輩的大名，只是却還記得，這位前輩身前有一個慣施刀劍的愛女——」

胡，李二人彼此對看了一眼，胡順遂道：「那位姑娘叫什麼名子？」

「這個……」尹劍平思索着道：「她叫尉遲蘭心！」

胡順，李秋奎相視一笑。

青衣秀士那雙眸子睁得更大了。

胡順呵呵一笑道：「你要是早提起這個姑娘，也就用不着這麼費事了，鬧了半天，原來你要找的人，還是尉遲太爺，你所說的那個尉遲蘭心姑娘，正是剛才我們兄弟所提到的那個尉遲太爺他老人家的掌上明珠！」

李秋奎頻頻點頭道：「這你就問對了，在這裏你提起尉遲太爺的名諱，也許尚還有人不知，可是要一提起這位蘭心姑娘來，可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胡順笑嘻嘻的道：「前一輩子，我聽說尉遲太爺好像要爲這位姑娘準備辦喜事呢！這位姑娘大概就要出閣了，聽說她婆家在很遠的地方……也是個有名望的武林世家子……」

尹劍平點點頭道：「不錯，小弟正是爲這件事……」說到這裏，忽然想到這件事的不足爲外人道，忙却把到口的話呑進了肚子，臉上更不禁現出了一番黯然。

胡順怔了一下，偏過頭來去看他拜兄李秋奎，李秋奎臉上亦現一番狐疑。

然而，即使綜合了這兩張臉上所有的驚異，疑惑也不若另一張臉——青衣秀士的那張臉，那般的深刻，那般的激動。

也許是內心的過於震驚，或是另外的什麼因素，這個青衣秀士，那雙大眼睛裏交熾出一種謎樣的神采，白晳清秀的臉上，陡地染上了一片紅暈，五指一顫，叮噹一聲戰抖，手中的那盞香茗，差一點把持不住跌倒在地上。

有了這番失態，他似乎顯得很窘迫，遂即把臉孔轉到了另一面，不再向尹劍平以及那個桌子上的人多看一眼。

尹劍平等三人並不曾發覺到那個青衣秀士的反常，倒是李胡二人感覺到尹劍平的反常。

「哈哈！」一笑，留着山羊鬍子的那個李秋奎，直直的看着尹劍平：「兄弟……你別就是那個武林世家子……你就是尉遲家那個未過門的姑爺吧？」

「對了！」胡順也睁大了眼，一定是你……赫！兄弟，你就是尉遲家的那個女婿——是不是？」

尹劍平想不到他二人竟會有此一誤，當時呆了一下，窘笑道：「二位猜錯了，小弟是受人所差的一個帶話人……二位千萬不要胡亂猜測！」

胡順「赫！」的一笑，越加仔細的在他身上打量着。

李秋奎瞇着一雙眼睛嘻嘻笑道：「尹朋友，如果在下這雙老眼不花，朋友你身上還很有一把子功夫，大概還是個練家子吧！」

「這個——」尹劍平抱拳道：「略通武技，比之二位可就差得太遠了。」

山羊鬍子鼻子裏「哼！」了一聲，微笑道：「眞要是那樣，老夫我這雙眼睛，可就看花了！」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